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唐双龙传

(三)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第一章 阴癸艳魅

骡车穿林过溪，落荒而去，愈走愈快。

寇仲和徐子陵却是愈追愈惊。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

即使拉车的是上等良驹，又有一流御手操纵，由于这并非平坦大道，颠簸难行，他们也应该追上多时。

偏是两头骡子像懂认路般，尽朝林木山石空隙处左穿右插，快逾奔马，完全超出了它们本身速度的限制。

两人心知不妥，觑准一个机会跃上树顶，居高临下瞧去，立时遍体生寒。

只见一个满头银丝白发，身穿金色宽袍的女子，安坐御座上。

她以一个奇异而不自然的姿态上身前俯，双手探出，掌贴骡股。

而两头骡子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拚命狂奔。

绝世美人娉娉则仍横躺车内，安详得不受任何外事的影响。

这种催发动物潜力的霸道功夫，两人不但闻所未闻，连想都没有想过。

不过两头骡子显然撑不了多久，这残忍之极的事快要结束。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心中都燃起不耻对方所为和义愤的火焰。

这时狂奔的骡子硬生生撞断了十多颗挡路的小树，冲上一道斜坡，速度明显减缓了。

徐子陵见机不可失，叫道：“我助你！”故意堕后了少许。

寇仲和他合作多年，还不知机，提气跃起。

徐子陵双掌似若无力的按在他背上。

寇仲应掌腾空，比平常快上近倍的速度，像彩虹的弧度般凌空向骡车投去。

眼看要追上骡车，那银发女子背后像长了眼睛似的左手金袖一扬，十多黑芒朝寇仲洒去。

寇仲不慌不忙。

井中月离背而出，画了个大圈，十二根牛毛针应刀堕下。

不过他始终也受到影响，慢了下来，骡车奔至坡顶，往下狂冲。

徐子陵加速赶至，再推了寇仲一把。

寇仲借势人刀合一，冲天而起，后发先至，越过坡顶，飞临银发女上空，一刀劈下。

银发女螭首猛摇，银发扬起，竟化成一束鞭子般抽打在寇仲的井中月上，时间角度，拿捏得无懈可击。

寇仲那想得到她有此怪着。

发刀相触，两人同时剧震。

寇仲给她似若绵绵无尽般的柔力内劲震得往后抛飞时，银发女亦给他的劲气冲撞得娇躯前俯。

两骡惨嘶一声，同时倒地身亡。

车子收势不住，连着向下滚滑的骡尸，往下冲去，情势混乱至极点。

寇仲知她已把自己攻入她体内的气劲，转嫁到两头可怜的骡儿身上，

心中大恨，不过此事已无可挽回，眼看车子即将因撞上骡尸而翻侧，忙提气一个筋斗，左手抽出腰间长鞭，往车上的馆馆卷去。

岂知馆馆因车子斜倾，朝前滚去，加上车势甚速，鞭梢差少许才及得上馆馆，功败垂成。

此时骡车一边轮子离地，快要掀翻往另一边。

银发女像一朵金云般腾升起来，旋身挥袖，当馆馆被她金袖卷起时，秀发散垂下来，美赛天仙，轻飘如落叶。

寇仲与银发女打了个照面，立时心生寒意。

此女轮廓颇美，可是脸色却苍白得没有半丝人气，双目闪动着诡异阴狠的厉芒，活像从地府溜出来向人索命的艳鬼。

骡车翻侧，被下滚的骡尸拖得不住与坡土磨擦，发出杂乱的碰撞声。

银发女抱起馆馆，一个空翻，落往坡脚的青草地上。

不远处有道小河流过，对岸是青翠碧的树林，在月色下更是幽深宁美。

寇仲和徐子陵先后赶至，与她成对峙之局。

银发女木无表情的道：“果然有点斤两，难怪连任少名都要栽在你们手上。”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听得人很不舒服。

寇仲哈哈笑道：“阴癸派妖女，给我报上名来。”

银发女面容不改地道：“我何时告诉你我是阴癸派的人？”

寇仲一振手上井中月，喝道：“你的内功路数和艳尼同出一辙，还想骗我们吗？”

银发女仍是没有半点表情的冷冷道：“算你有点眼力，我乃教主座下四魅之一的‘银发魔女’旦梅，以此女丽质天生，身具异禀，最适合入我派之门。你两人知机的话，就立即有那么远滚那么远，否则我会教你们后悔莫及。”

寇仲微笑道：“我倒不信你有教我们后悔莫及的本领，何不放下此女，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真材实学。”

旦梅双目厉芒闪动，低喝道：“滚！否则我先杀此女。”

一直袖手旁观的徐子陵晒道：“真是好笑！你刚刚说完要代贵教主招纳馆馆，现在却又说要杀死馆馆；可见你满口胡言。少说废话，仲少，先给点厉害让她见识见识。”

寇仲大喝道：“好！”

喝音才落，寇仲一挺脊骨，神态倏地变得威猛无俦，扬刀跨步。

他一对虎目炯若寒星，射出森冷无比的厉芒，气势坚凝强大，最奇怪是他似乎一点都不怕旦梅会拿馆馆来作挡箭牌。

连在旁的徐子陵亦感到他井中月带起的森严肃杀刀气，跟他正面对峙的旦梅所感受到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旦梅苍白的容颜首次露出惊愕神色，厉叱道：“你是否不管此女性命了！”

寇仲暴喝道：“正是如此。”

井中月迅疾出击，化作长虹，取的竟是旦梅横抱手上的馆馆。

徐子陵像早知如此般，双手横抱胸前，神态悠闲，一副待看好戏的样子。

旦梅终于脸色微变，往后飘飞。

寇仲却不肯放过她，如影附形，流星赶月般追过去，井中月当头劈下，

动作快逾电闪，同时刀风如山，凌厉无比。

旦梅气得双目凶光毕露，腾身而起，金色绣裙底下一对纤足车轮般连环疾踢，挡架着寇仲有如暴两狂涛的刀势。

劲气交击之声不绝如缕。

寇仲见她脚法如此厉害，杀得性起，一个筋斗早到了旦梅头上，井中月化作漫天寒芒，朝她盖头罩下。

这着最厉害处就是令旦梅难以用脚去封架他的刀。

旦梅冷哼一声，竟将手上的绝色美女馆馆往上抛起，迎向寇仲的刀锋，她同时急堕地上，横旋开去。

其实寇仲看似刀刀狠辣，事实上却是招招留有余地，见计得逞，连忙收刀，左掌拂在馆馆身上，自己则往后翻开。

徐子陵终于出手了。

他快逾电光石火般掠往旦梅，全力出击，一点都不留情。

刹那间两人交换了十多招拳脚。

旦梅不但失了锐气，早先已被寇仲劈得血气翻腾，此时那抵得住两人的车轮战术，给徐子陵觑隙一掌切在她左肩处，登时口喷鲜血，踉跄横跌。

她也是了得，借势一声厉叱，落荒逃走，越过小河，没入对岸林木深处。

馆馆似给一对无形的手掌托着，缓缓降在柔软的草地上，丝毫不损。

寇仲来到徐子陵旁，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到这美得像不食人间烟火仙子般的女子身上。

寇仲伸手搭在徐子陵肩头，低声道：“多少成机会？”

换了任何人都绝听不懂寇仲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但徐子陵当然不会有问题，淡淡道：“至少八成，无论是长叔谋又或旦梅，都是想把我们引开；好让这阴癸派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嫡传弟子对我们进行某一项阴谋，而想来这阴谋必须有身体接触才行。”

寇仲色变揉手，道：“我的手不会有事吧！”

徐子陵知他又在装神弄鬼，失笑道：“去你的娘。若这样碰碰都有事，连宁道奇、毕玄和傅采林，再加慈航静斋斋主都不是她的对手了。唉！可惜还有两成不敢肯定，否则仲少现在就可拿刀砍去，看看能否把她砍活过来。”

寇仲叹道：“我确下不了手。若她真是那位阴癸大姐，想不敬佩她亦不行。你看她那动人样儿，横看看都不像个害人精，但事实上任何遇上她的男人，也多多少少会给她害苦了。”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正活脱脱是其中两个受害者。”

寇仲凑到他耳旁以低无可低的声音道：“不若把她送回给方泽滔这家伙，然后我们再向方泽滔说珍重再见吧！那岂不是可脱离苦海？”

馆馆的秀发像瀑布般往四方倾泻，衬着她在月照下美艳绝伦的玉脸朱唇，即管苦修多年的高僧亦要为她动凡心。

徐子陵晒道：“亏你还和他称兄道弟，假若她确是货真价实的阴癸妖女，不害得方泽滔城破人亡才怪。刚才若非我们引开长叔谋，方泽滔怕已给宰了。”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你不是提议要我们带着这烫手山芋上路，待弄清楚她是龙是蛇，才决定应否交回给痴情的方庄主吗？”

徐子陵双目寒光烁闪，深注平躺地上的美女馆馆在罗衣紧里下显现出

来那无可比拟的优美线条，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道：“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只要我们迫得她亮出身分，我们就胜了头仗。”

旋又哈哈一笑道：“来吧！让我们弄张板床来把这美人儿运载，看她还可睡得多久？”

两人从破烂的骡车拆下一块长八尺宽三尺的木板，全神戒备的把娼娼放在木板上，并不缚紧，就那样一前一后抬板载美疾行。

道路虽崎岖不平，他们亦不时窜高伏低，但在他们巧妙的配合下，木板始终保持平衡，使两人大觉有趣，丝毫不以为苦。本来他们在方泽滔说出娼娼的来历后，对这长睡美女的疑心已大大减低，但长叔谋和旦梅先后出现，立时令他们感到对方是欲盖弥彰。

加上对徐子陵无端端着道儿一事终是难以释疑，所以才再生疑。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不但才智高绝，又精通市井江湖的骗人伎俩，再加上比常人丰富的想象力，故而才有这种别人梦想难及的想法。

这时两人反怕会遇上方泽滔等人，朝反方向一阵急驰，走了十多里后，始放缓下来。

此时已是残星欲敛，月儿暗淡，天将破晓。他们来到一座小丘之顶，极目四方，见西北方有一座小村落，可是草树滋蔓，应是早给人荒弃了，村后横着一列丘陵。

寇仲瞥了一眼板上的绝世佳人，叹了一口气道：“村内的居民定是逃到竟陵避难去了。村后似乎有路穿越山林，或许是到竟陵的快捷方式。”

徐子陵抬头观天，见到东北方乌云密聚，点头道：“看来又会有一场大雨，我们没有问题，但这位娼娼小姐却不知会否有问题，先避过这场大雨，然后再想想该怎办才好。”

寇仲苦笑道：“怎么想都想不到办法的了。她最厉害处就是莫测高深，只是防她突然出手伤人，我们便既费神又吃力。休息一会亦是好主意。”

两人打定主意，抬着娼娼朝小荒村奔去。

寇仲见四周一片荒芜，想起那条遇上翟让和李密的废村，向前面背着他反手执着板边的徐子陵道：“还记得那座李密以诡计暗算翟让的村庄吗？当时我们明明见有人在村内放火，但抵达后却鬼影都见不着半个，后来那人亦再没有出现，究竟那个是什么人来呢？”

徐子陵耸肩道：“鬼才晓得！你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件往事呢？我差点忘记了！”

寇仲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或者是因见这地方鬼气森森，勾起我的回忆。唉！战争真害人不浅，可以想象以前这小村是多么和平宁逸，人人安居乐业，鸡鸣犬吠，现在却落得这么个残破光景。”

徐子陵陪他叹了口气，一时说不出话来。脑海却幻化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这时天边本应露出曙光，但因乌云盖天，反比刚才更是暗沉。

蓦地电光一闪，惊雷紧随，豆大的雨点打了下来，由疏渐密，瞬成倾盆大雨。他们刚穿过村口的牌楼，忙往最近的一家屋子掠去。

屋宇残破剥落，木门应手而开。

此宅分前中后三进，以两个天井相连，家俬一应俱全，虽是简朴，却

不残破，只是四周尘封蛛网，一片荒凉景象。

将美女馆馆连木板放在地上后，寇仲负责关门，徐子陵却去把窗子打开少许，让空气注进屋来，驱赶留在屋内的腐败闷气。

“啊！”

两人同时旋身。

神秘美女馆馆仍是那长眠不起的样儿，但俏脸已多了点血色，使她更显娇艳欲滴。

寇仲见徐子陵朝她走去，扑过去扯着他低声道：“不要碰她！”

徐子陵皱眉道：“怎都该试试看吧！无论她是被人封闭了穴道，又或是自己弄鬼，终是武学上一个难题和挑战。若我们能破解开来，定可学懂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道：“假若她千方百计，目的就是诱我们这么做，我们岂非正中她下怀。”

徐子陵把他拉往一旁，低声道：“就当这是一场斗争吧！否则此事如何了结。”

寇仲终于同意，道：“我有个好主意，只由你一个人接触她的身体，我则把内气注入你的体内，同时负起监察你和她情况之责。这样有起事来时，亦不致全军尽墨。”

徐子陵道：“好吧！”

两人来到她旁，交换了个眼色。

徐子陵将她扶了起来，只觉触手处充盈着柔软的弹性，不由地心中一荡，吓得他忙收摄心神，压下绮念。

接着盘膝坐在她背后，只以单掌抵着她背心，另一手托起她后仰的螭首。

寇仲亦在他身后盘膝而坐，眼亲鼻、鼻观心，双掌紧贴徐子陵的虎背。

徐子陵把杂念完全排出脑海外后，轻轻道：“准备好了吗？”

寇仲沉声道：“出手吧！”

徐子陵凝神专志，一束阳和的真气，缓缓注入她脊椎的督脉去。

就在此时，蹄声响起，由远而近。

馆馆竟在这要命时刻，娇躯颤抖起来。

第二章 荒村奇遇

两人心中同时叫苦。

原来当徐子陵把真气送入馆馆体内时，便立即像失去了控制似的由督脉朝奇经八脉散射。

徐子陵大吃一惊下，忙运功要把变成脱缰野马般的奔散真气收回，却已迟了一步。

真气化成千百股劲漩，在馆馆的奇经八脉内来回激荡，便恍如内家高手练岔了真气的情况。

这种走火入魔乃练功者的大灾难，轻则功力全失，重则瘫痪或暴毙。

此情况两人都全无准备，更不知该如何解救，一时慌了手脚。

寇仲低叫道：“妖女厉害，老子可顾不得了！”

徐子陵忙示意他切勿鲁莽。

电声轰鸣，豪雨a a 打在屋宇的瓦背、檐篷、纱窗、天井和街上，发出层次丰富的各种声音，清寒之气侵体而来。

夹杂在这雨声的大合奏里，是密集的马蹄声。

十多骑进入村内。

徐子陵那有余暇去理会馆馆以外的事，把寇仲送过来的阴柔先天真气，与自己的阳刚真气不住结聚，轻轻道：“这些真气的最大问题，就是孤阳不长，同性相拒，故互相激荡，弄至全身脉气散乱，所以只要我们能令真气重归于一，就可解决问题。”

接着凑到馆馆晶莹如玉的小耳后道：“这是否正中你下怀呢？现在我已有九成把握肯定你是阴癸派那位大姐了，小弟真的甘拜下风。”

一道闪电，裂破了村子上方偏西的空际，接着天地煞白，惊雷震耳。

那十多个骑士勒马停下，却没下马，似乎在等待着某些人。

寇仲好象全不知外面来了一批人，俯前道：“要不要博他娘的一铺，我赌她是‘阴后’祝玉妍的徒弟，甚或就是她本人。”

徐子陵苦笑道：“你有多少成把握？”

寇仲叹道：“只有八成，比你还少一成，以阴癸派那种邪人，怎肯把自己陷于如此绝地？不过若她另有邪法，根本不怕走火入魔，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唉！让我动手罢，总须有人去做的。”

徐子陵坚决地摇头道：“我们没权拿别人的性命去作赌博，事实上这是一场公平的决战，她是以真功夫来算计我们。”

寇仲皱眉道：“但假若她真是来自阴癸派的妖女，我们这样替她疗伤，岂非甚么来龙去脉都给她看破，我的独门气功还有何秘密可言？倘她因此而功力大进，击败了师妃暄，我们更罪孽深重了。”

又有蹄声在另一端的村口响起，竟是孤人单骑，缓缓冒雨往早先那十余骑驰去。

刀剑出鞘之声，连串响起。

来人显非那十多骑的朋友。

徐子陵毫不在意外面正发生的事，不断将寇仲输来的真气集中在丹田气海之内，知而不守地任它自然而然变成一个真气的涡漩，免其落于后天，露出一丝充满信心的微笑道：“就算她的而且确是那妖女，卑鄙地利用我们的侠义之心，我们也要以正道和她周旋到底。”

接着低喝道：“准备好了吗？”

寇仲还以为徐子陵说的是为馆馆疗治经脉内作恶的游气，瞧了瞧抖个不停的馆馆，无奈道：“准备好呢！”

当徐子陵出乎意外地把气漩由丹田升起，逆上督脉，反注入寇仲右掌心时，外面有人大喝道：“多情公子你果然有胆有识，明知送死也敢前来赴约，我们清江派佩服佩服。”

徐子陵和寇仲这时才知来者竟是近来声名鹊起的‘多情公子’侯希白，但此刻正值行功运劲的紧要关头，一个不小心，动辄有走火入魔的大祸，都不敢分神去理会。

寇仲任由气漩注入右手心的阴膂脉，再转上中指的阳膂脉，沿右肘走

绛宫，过重楼，经冲脉至丹田，然后走右腿外的阳蹻脉，过脚趾到足心涌泉穴定住。

只觉全身暖和融融，说不出的舒服。

此时他已掌握到徐子陵的用心和策略。

原来天下物事虽千门万类，各有其独特的物理性情，但总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法则。

在内家气功上，更有强者凌弱，异性相吸的现象。

徐子陵玩的把戏，就是先任由两人倾向一阳一阴两种特性的真气天然结合，变成一个自动涡漩的整体，更由于两人真气同源而异，结合后本身自具自足，会把任何有异于他们的真气排斥，又能把同类的真气吸纳。

所以只要再把气漩送入馆馆的气脉去，立即可将散游乱窜的真气似海棉吸水般吸收回来，亦因利乘便贯通馆馆的经脉。

假若馆馆确是妖女，甚或是祝玉妍本人，也会因内功路子不同，不但难以把此气漩收归己有，连寻源探察亦有所不能。

徐子陵之所以要把气漩先回输寇仲体内，一方面是要加强气漩的力量，更重要是忽然想到此举对两人将大有裨益，使气脉周流，全身经络贯通，和气上朝。

且阴阳互补，可臻至道家“水中火发、雪里花开”，所谓“天宫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的至境。

一般内家高手，虽无不讲求经脉通气，但高明者都是阴阳并行，从没有以涡漩的形式行气。

惟有来自长生诀，又是两人分练，才会出现如此现象。可是若非由于替此女疗伤而引起真气流失的特殊情况，两人必失此机缘。

以物性而论，涡漩自是比冲奔的力量更凝聚和强大。

寇仲明白了徐子陵的用意后，立即把握这千载一时的良机，让气漩周游全身，任得气漩把满盈经脉内的真气吸纳，不断壮大。

外面静了下来，显是侯希白勒马停下。

雷雨不绝，电光暴闪中，间中传来健马嘶叫之音。

而每当电光照亮了昏黑的室内时，馆馆如云的秀发都像会发光般，说不出的诡异神秘。

气漩由右腿内的阴蹻脉回归绛宫，再下左脚心涌泉穴时，一把清越朗耳的男声在外淡淡道：“废话少说，陈步云何在。”

一人应道：“本少爷在此，侯希白你杀我两位结拜兄弟，今天就要你血债血偿。”

侯希白仰天一阵大笑，纵使雷雨交鸣，亦不能掩盖分毫。

笑声倏止。

侯希白从容道：“你的血债要人还，但人家女儿的清白和尊严又有谁来还给她们，杀你那两个淫贼兄弟，只是替天行道，现在该轮到你了，谁敢阻我，谁就要死。”

蹄声轰鸣，显示双方正冲向对方。

此时气漩经过了头顶天灵穴，由上颚的天池穴过十二重楼，下任脉，上督脉，再走左阳谿脉到左掌心，重新进入徐子陵体内去。

徐子陵感到寇仲经脉内虚虚荡荡的，情况就与馆馆被输入真气时的情况相似，心中一动，隐隐捕捉到假如馆馆真是妖女所采用的秘法，不过此刻

那还有再作深思的闲情，只依法照办，把增强了不知多少倍的气漩先送往天灵穴，再输下至涌泉穴，刚与寇仲行气的次序相反。

此实千古难遇的情况。

首先要找两个内气同源又相异的人已是难比登天。况且即使有这么两个人，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例如对功法的成见、信任的问题，亦绝不会抛开一切的以这充满创意的方法合研出如此古怪的奇功。

两人以前虽屡曾以内气同源的属性，互为增益或疗伤，却从未试过如此彻底，且全部真气化成一个先天气漩，自身却不留半点真气，教对方纵是心怀叵测，亦全无办法由他们行气的脉络，推测出他们来自长生诀的法门。

外面兵刀交击之声不绝于耳，惨叫痛哼亦不绝于耳。

受创的当然不会是侯希白，否则早该鸣金收兵了。

馆馆体内流窜的真气愈加肆虐，随时有经断脉散的生命之厄。

微不可闻足尖点在瓦面的声音在头上响起。

两人吓了一跳，险些同时走火入魔。

徐子陵强压下心神的震荡，因为此时若有人溜进屋来，要取他们的小命，可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

气漩透掌心而出，逆上馆馆督脉。

两人同时口鼻呼吸断绝，内气敛息，只余下灵台的一点清明，默默遥控馆馆体内气漩的行走。

果然不出所料，气漩经行处，流窜作恶的真气统统被吸纳，使一切重归正轨。屋外激斗忽然静了下来。

侯希白的声音响起道：“谁方高人驾临，何不现身一见。”

一阵娇笑来自三人置身处的瓦面上，接着是银铃般动人的女声道：“侯希白果是不凡，枉清江派自命江南大派，竟无人挡得住侯兄一扇之威，可笑之极。”

侯希白笑道：“只听姑娘的声质，便知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却未知姑娘不惜千里追踪在下，所为何事？”

徐子陵和寇仲刚把气漩行遍馆馆全身经脉，这绝世美人亦安静下来。

假若他们立即收回气漩，馆馆就会重回先前的状况。

但二人均是胆大包天之辈，怎肯就此罢休，把气漩往馆馆体内最紧要的生死窍送去。

当日傅君婳曾详细向他们解释练习九玄大法的诀窍。

故而他们修炼长生诀时，自然而然地就把九玄大法和长生诀的功法结合起来，将本来纯是修身养命的秘法与武功合而为一。

据傅君婳所传，脉穴虽是一体，但作用却有不同。

脉乃穴与穴间往来的路途，穴位则等若站头宿所。

每逢经脉交汇处的穴位更被称为关口，盖在其贯通经脉的重要性。

若关口闭塞，便如道路封闭，人也会百病丛生。

凡人皆有因血气而来的正常脉气，但真气却须苦修才会发生。

修真者若不能练至“气发”，怎么修行都只是白练。

气发则成窍。

所以内家高手只要探查对方脉穴，便知对方火候深浅。是凡穴还是气窍，绝瞒不过识货的人。

前此馆馆体内虚虚飘飘，不要说气发而成的关窍，连普通人的脉气亦

欠奉，所以才令他们无从入手，莫测高深。

而众窍之中，又以生死窍最关重要。

假若媼媼要找地方把真气聚集收藏，就惟只这个玄微的处所。

在人体上，两眼中心为祖窍，内通脑 胞，是人的真性，此处若受伤，重则身亡，轻者亦会脑力受损。但仍非是真气可藏聚的地方。故妄施者会惹来头痛之患。祖窍乃任督二脉最重要的关口，只要凝神入祖窍，任督二脉便会周游不息。

但真正能凝聚真气处，却是小腹的丹田处。

它便像全身真气的供应站。

普通人的脉气，是通过吃下的食物，被胃壁吸收而成的养分而来。

但修炼者却把生殖能力的精气化炼而成真气，变成能量，所谓练精化气，练气化神是也。

至于先后天最大分别，则在于先天能吸取天地的能量，而后天则止于本身的精气，高下之别，自不可以道里计。

丹田为气海，细分为四重天。

最上一重为黄庭，接着是金炉、 穴和最下层直通精囊或子宫的关元。

而生死窍指的就是 穴，气动其中则成生死窍，否则只是一般的 穴。

若祖窍是天，生死窍就是地，上管性、下管命。性命必须双修，若舵和桨的关系，欠一不可。

所谓天地上安祖窍、日西月东聚 穴，说的就是它们唇齿相依的情况。

徐子陵和寇仲此着最厉害处，就是把聚两人全身功力的气漩，注入媼媼的 穴里。

假设媼媼只弄虚作假，收起来的真气以诡秘莫测的方法藏在 穴深处，那么闯入的气漩，必会激得她的真气起而相抗，那时她便露出狐狸尾巴。

若她真是清清白白，那气漩只会引发她的脉气，便她回复知觉。

在机缘巧合下，两人终于找到最佳试探她虚实的方法。

正如徐子陵所言，这是场别开生面的斗争。

他们正处于最紧张的关头，外面的侯希白却是悠然自若，半点不觉雷雨之苦地续道：“姑娘轻功之高，是在下平生仅见，所以在下每趟想见姑娘，都落得缘慳一脸，可是今晚在这荒村旷野之地，环境特殊，在下若要得睹姑娘芳容，恐非全无机会。”

气漩此时进入媼媼丹田，抵达第一重的黄庭，尚未有任何异样的情况。

寇仲和徐子陵虽不宜分神，但仍不由心下奇怪。

假若这女子的轻功如侯希白所说般高明，他们为何竟察觉到她足点瓦背的微响呢？

女子响应道：“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不要逼人家好吗？我刚才故意弄出声响，就是要让你知道人家来了。现正思量该否现身与你相见，你却来咄咄逼人家。”

寇仲两人心中大懔，不由得对侯希白刮目相看。

刚才那下足音，屋内的他们亦只是仅可听闻。

而侯希白那时还正在与敌人生死血战，兼又雷雨交加，距离比他们远上几倍，仍漏不过他的耳朵，只这点已可推知侯希白比他们高明了。

气漩缓缓下降，进入第二重的金炉。

侯希白淡然道：“姑娘若有见在下之心，在下已是非常欢喜，可否先赐告芳名，那称呼起来可以亲热一点。”

此人说话高雅、语调温柔、态度洒逸，难怪他能使天下美女倾心。

那女子显是给他哄得芳心窃喜，欣然道：“我只说一次。你勿要粗心大意忘掉了。”

侯希白以无比真诚感人的语调道：“侯希白正在洗耳恭听，日后更不敢忘记，姑娘请放心。”

寇仲听得心中一阵感慨。

他是自问说话欠了侯希白这种令人深信不疑的味道。难怪连师妃暄都看得起他，还让他伴游三峡。

徐子陵想的却是：假设此人生性如此，谁都没有话说，否则他就是大奸大恶的人了。

女子似乎给打动了芳心，道：“我叫独孤凤，咦！你的表情为何这么古怪，定是知道我的来历。”

侯希白叹道：“独孤小姐才真是名不虚传；只从我的眼神变化便窥知我内心的感受，不愧是身兼两家绝学的传人。”

独孤凤语调忽然变得无比的冷静，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缓缓道：“此事相当奇怪，不知道关于我的事，侯兄是从何方得到内情？”

侯希白歉然道：“这个请恕在下不便透露。侯某还知道独孤小姐不但早超越了‘独孤双杰’独孤盛和独孤霸两位前辈，连令叔独孤伤亦要甘拜下风，功力直迫尤楚红，难怪在下想摆脱小姐的追踪亦难以办到。”

接着语气转冷道：“起始时侯某尚以为小姐是慕在下多情之名而来的刁蛮女子，现在当然知道这想法大错特错。请问独孤小姐究竟有何贵干，竟这样垂注我侯希白。”

独孤凤道：“这个恕我不能说出来，好了！我要走哩！”

此时气漩终于从金炉注入关键处的生死穴，倏地变生不测。

气漩竟停也不停的往她丹田气海最下重的关元滑泻进去，且有散泄出体外之势。

两人立时魂飞魄散。

假若此事真的发生，他们等若自动把辛苦多年练来的功力尽行散掉，再要回复旧况，都不知要多少时间才成。

他们再听不到外面两人的说话，运聚精神，以意念力誓要把气漩收回来。

气漩应念回冲，化成一束急漩的气柱，逆上媿媿督脉，利箭般刺入徐子陵掌心的阴膂脉去。

刹那间，气柱蓦长，延伸至两人全身经脉去。

徐子陵和寇仲脑际轰然剧震，同时往后抛飞，撞至墙上始滑跌落地，倒作一团，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呼吸断绝。

沉睡不醒的媿媿却没有因失去徐子陵的支撑而倒下。

她像幽灵般缓缓飘然而起，俏立屋心。

眼帘慢慢张开，露出一对绝对配得上她绝世容颜、乌黑闪亮、可勾起最美丽的梦想的眼眸。

媿媿徐徐别转娇躯，凝视着倒地不起的徐子陵和寇仲，轻叹一声。

当她似要往两人移去时，大门洞开，有人带着一门风雨闯入屋来。

第三章 因祸得福

侯希白身型高挺笔直匀称，相貌英俊，头顶竹笠，却是儒生打扮，更显得他文采风流，智勇兼备。这时他手摇折扇，说不尽的倜傥不群，潇洒自如。

最吸引人的不但是他那对锐目射出来可教女性融化的温柔神色，还有蓄在唇上浓黑而文雅的小胡子，似乎永远令他充满男性魅力的脸容挂着一丝骄傲的笑意。

他好象很易被亲近，但又若永远与其它人保持着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所有这些融合起来，形成了他卓尔超凡的动人气质。

刚才独孤凤说走便走，他本欲追去瞧瞧她长得是何模样，忽闻异响，才知屋内有人，故进来一看。

这时他眼中射出震惊的神色，一瞬不瞬盯着馆馆可比得上师妃暄那优美至无懈可击的动人背影，像一点都不知道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的存在。

馆馆停止了移近两人的企图，幽幽轻叹道：“我非是没有惜才之心，只因你两人太过厉害，我又答应了人须亲手取你两人之命，才被迫下手。你们若含恨九泉，便即管恨我吧！”

后面的侯希白轻颤道：“只听姑娘仙乐般的声音，啊……”

馆馆以一个曼妙随意的仙姿美态，婀娜转身，与侯希白正面对峙。

侯希白全身剧震，竟说不出话来，双目射出难以置信的激动神色。

现时如有旁观者，必可从他的眼睛读出“天地间竟有如斯极品”这句话来。

馆馆幽幽地瞥了他一眼，移往大门。

侯希白立时生出不敢冒渎之心，退往一旁让开出路。

馆馆到了侯希白身前，停下望往风雨交加的门外，低声道：“给我葬了他们，好吗？”

侯希白此时正呆瞪着她集天地灵秀的侧面轮廓，嗅着她秀发身体散发出来的天然芳香。由于馆馆只比他矮上寸许，几乎是凑着她晶莹赛美玉的小耳道：“姑娘！他们……”

馆馆再一声轻叹，打断了他的说话，柔声道：“不要粗心大意忘记了，我会记得你呢！”

这正是刚才独孤凤向他说的话。

侯希白正不知说什么才好时，人影一闪，馆馆飘出门外，没入风雨里。

侯希白大吃一惊，抢门而出，但已慢了一步。

一道电光打在附近山头，整个村庄都被惊雷轰得像摇晃了一下。

馆馆早消失无踪。

侯希白颓然跪倒风雨之中，也不理双脚沾满雨水污泥，仰天迎着箭矢般射在他面上的雨水叹道：“妃暄啊！你可知世上竟能有在气质外貌武功均足可与你匹敌的人吗？你的敌手终于出现了。”

又像记起什么似的，匆匆折返屋内，一点都不理会挤躺墙边的寇仲和

徐子陵，取出丹青，就在扇子的中心处写起画来。

此扇的另一面已绘有二十多名美女的全身肖像，惟独这一面空白一片。若寇仲和徐子陵不是没能力说话，定会问他为何没有把师妃暄绘于其上。

不片晌馆活现扇上，不但形神俱肖，连她那种虚无缥缈，似在非在的特质都给捕捉得一丝不漏，线条简洁有力，利如刀刃。

侯希白目不转睛的把玩了好一会后，收起折扇，茫然步出门外。

风雨令他记起了馆适才的叮咛，倏地倒退，背脊“蓬”的一声撞在门旁的屋墙上。

他用的劲力霸道非常，墙壁坍塌。

侯希白撞入屋内，连发四掌，击中支撑屋子的四条主柱。

柱子断裂时，侯希白冲天而起，硬生生撞断横梁，带着断木碎瓦，到了风雨漫天的天际处。屋子轰然塌陷，把寇仲和徐子陵深埋在瓦石木碎之下。

侯希白看也不看，长啸远遁。

若他肯留心一点，必可发觉徐子陵和寇仲两人的身体，一个热得发烫，另一个冷若冰雪，而非两具失去了生命的尸体。

即使馆亦想不到有此变化。

风雨延续了整天。

到黄昏时，天色才回复明朗。

明月在东山露出仙容。

瓦砾之下，寇仲的大头枕在徐子陵胸口处，背上压着一条梁柱，还有无数碎石残瓦，幸好梁柱撑着塌在两人身上的一方土墙，使两人头面不致受损，尚余有些许吸气的空间。

寇仲颤抖了一下，先吐出口中的沙泥，咕哝道：“妖女厉害，不过却便宜了我们。”

又伸了个懒腰，登时令上面的沙石滚滚洒下，低声道：“他奶奶的娘，我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似的，以前体内的真气，只是无数细丝般组成的一束气劲，现在这些细丝都以螺旋的方式在脉穴间行走，不但速度激增，还似骤然间增加了数年功力般，过瘾之极。”

事实上两人一直清醒，只是断了口鼻呼吸罢了。

当气漩化成螺旋的长束刺入两人经脉内时，他们真以为小命难保，尤其是那种经脉欲裂的感觉，更使他们受不了。

不过他们却没有死去，皆因气漩在他们间往返循环百多周天后，逐渐被他们收归穴内。

尤为奇怪的是每当螺旋气束进入寇仲体内时，立变得奇寒无比，而来到徐子陵处时，则由极寒转作极热。

如此一寒一热，循环往复，连以前尚未贯通甚或觉察的经脉，都被硬冲开来，有若荒山野地被开垦为肥沃的田园。

整个情况等如送旧气迎新气，不但馆始料不及，就算集天下所有禅道高人、武学大宗师，亦要对这在武林内从未发生过的事百思不得其解。

徐子陵吁出一口气道：“这些碎砖木屑压下来时最舒服，就像几十个人一起来和我们作推拿那么写意。”

倾了顿苦笑道：“究竟我们算赢了那妖女还该算是输了呢？”

寇仲吸了一口从石缝隙处吹进来的晚风，沉吟道：“表面看当然是一败涂地，至少妖女以为如此，不过她恁是狡猾，竟懂得欲擒先纵之策。先诓得我们以为气漩会逸出体外，待我们慌忙回收气漩时，便顺水推舟地猛力催动气漩，不费吹灰之力的反以我们的气漩来对付我们。”

徐子陵犹有余悸道：“当时实在险至极点，若非侯希白那傻瓜闯进来，她只须略作检查，便会知机地给我们每人补上一掌，那时我们就要到地府去陪娘呢！”

寇仲露出倾听的神色，低声道：“不要动！好象又有人来了。”

徐子陵留神细听，骇然道：“我们的听觉为何变得如此厉害，蹄声至少在十里之外，我们已可觉察，以前我们最本事亦只能听到五、六里外的声息，还要风向有利才成呢。”

寇仲咋舌道：“别忘了我们现在是给埋在瓦砾里，嘿！不过声音该是由地底传来，我甚至有被抛震的感觉。”

徐子陵低笑道：“你这人说话最爱夸张，噢！他们来得很急，十一、十二，唔！该共是十七骑，正朝我们这里赶来。”

寇仲怪笑道：“再扮多一会死尸好了，说不定会有更意外的收获呢！”

来骑进入村内，大部分人立即甩蹬下马，四处插上火把，接着逐屋搜索，透出一派强横霸道的味儿。

藏在瓦砾下的徐子陵和寇仲只听他们破门碎壁的四处硬闯，便知这批人非是一般江湖人物，而是可列入高手之林的高手。

这种人平时想遇上一个都不容易，现在一下子来了十多个，还声势汹汹的遍搜全村，自是令两人大感好奇。

其中两个没有下马，显是他们地位最高，策骑缓缓来到两人埋身处的瓦砾旁。这两人一胖一瘦，各具异相。

胖的那个体型肥大，但出奇地竟仍可予人扎实健美的矛盾感觉，年纪在三十许间，皮肤自皙异常。

他生就一副大脸盘、鼓下巴、眼神锐利得似两团鬼火，本有点狰狞可怖的霸气，幸而抿成一条线的薄嘴唇不时挂着一丝笑意，大大冲淡了他双目透出的杀气。

瘦子比他年轻了几年，体型匀称修长，长得颇为漂亮，神态自负，瞧了半晌后才开腔道：“这土屋显是坍塌不久，故此原本向内的一面并没有受风沙的侵蚀，家具仍相当完好，兼且后两进依然屹立无恙，此屋倒塌得甚为耐人寻味。”

他的声音低沉好听，肯定而有自信，使人觉得他很少遇上挫折的感觉。

胖子壮汉哈哈笑道：“凌风兄言之成理，只看此村伏尸处处，便知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些事，又看此屋塌下的方式，分明是有人蓄意震断梁柱，推倒四壁而致。”

瓦砾下的寇仲和徐子陵均为这两人的观察力而动容。

那凌风微笑道：“金波兄素以智计闻名，果非虚传。此事相当奇怪，何人如此费力，硬要把整幢房子弄塌，而此人功力之高，亦足可置身一流高手之林。”

胖汉金波淡淡道：“只要往瓦砾发掘，必有所得，凌兄可有兴趣？”

此时一名矮瘦老头来到两人马前，沉声道：“村内共有尸骸十四具，大

多是被人以内家手法点中要穴而死，只其中三人被人割破咽喉，但伤口却不似是刀剑等利器所造成。”

凌风道：“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陈老可有眉目？”

寇仲和徐子陵生出奇怪的感觉，只听这批人互相间的称呼，可推知他们既不属同一门派，更非上司下属的关系，而凭他们一派共同进退的态度，究竟所为何事呢？

姓陈的老者道：“他们的兵器均有相同的标记，若我陈广记性不差，该是势力日趋庞大的江南清江派的门人。”

金波“啐”的一声叹道：“这事愈来愈有趣呢！清江派掌门‘无定风’向清流最爱包庇门人为非作歹，现在竟有人敢捋其虎须，我‘胖煞’金波敢包保以后好戏连场，热闹好看。哈！”

徐、寇听他满口幸灾乐祸的口气，不由得对他心生鄙视。

凌风不解道：“这批人既非那两个小子下的手，会是谁人所为呢？”

瓦砾下的两人听得心中一动，隐隐猜到这批人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此时另有人来报，表示村内无人。

金浪叹道：“现在我们哪有空去管别人的闲事，自巴陵传出那两个小子北上去发掘‘杨公宝库’的消息后，讯息到处，无不惹起哄动，连四大寇都派出高手，沿途追截，我们更是怠慢不得。”

陈广道：“江湖上从未试过有人像他们般的好价钱。得到宝藏，固是非同少可，立可招兵买马，争霸天下，至不济亦能变成天下最富有的人，何况只须提着他们的人头去见密公，已可光宗耀祖了。”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色变。

他们北上一事极端秘密，只是巴陵帮和巨鯤帮有限人知晓其事，可是现在却是他们甫离巴陵，便有人漏出消息，看来还清楚指出他们北上的路线，否则这批人就不会寻到这里来。

凌风的声音传来道：“我们得立即起程赶路，迟了就会给人捷足先登了！”

金波等再无暇理会瓦砾下有何物事，转眼远去。

“蓬！”

砾石弹上半天，两人腾身而起，落到村间的空地处。

寇仲拍掉身上的沙石尘土，皱眉道：“尘屑都钻进了衣服内去，怪不舒服的，最好找条溪河洗个澡，才继续上路。”

徐子陵点头道：“我们边走边找，目下最要紧的事就是到竟陵与玉成、志复他们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应付这些情况。”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哈哈笑道：“想不到我们干掉任少名而来的威望，仍不足以阻吓贪婪的人，就让我们索性放手大干一场，令那些人知道‘后悔’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微微一笑，领头去了。

明月此时爬上中天，照得大地一片金黄。

第四章 飞马牧场

两人先后从小湖水面钻出头来，洗干净的衣服则挂在湖旁的小树干处。

寇仲仰观天上明月，叹道：“我们很久未试过在溪水中洗澡了！假设娘仍在旁看着我们，会是多么美好的一回事呢？”

徐子陵双手缓缓拨水，眼中射出伤感的神色，没有答话。

寇仲赤裸裸的爬上湖边一块平滑的大石上，道：“会否是萧铣暗中出卖我们呢？只有通过香玉山的情报网，消息才可以散播得这么快。”

徐子陵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换了是其它有心人，只会怕泄出消息，以至被他人捷足先登。”

寇仲从大石站起来，摆出一个即将跳水的完美姿态，侧头思索道：“但这样做对萧铣有什么好处？假设杨公寇藏落在别人手上，对他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徐子陵苦笑道：“像萧铣这种老狐狸，实在很难猜出他打什么鬼主意，说不定他是想我们知难而退，乖乖的回去投靠他，当然还要顺手献出‘杨公宝库’的秘图哩！”

寇仲动容道：“这猜测颇合情理。”

耸身而起，投进水里。

徐子陵见他跳得快意，也学他般跃到石上，再故意重重一头栽进湖水里，溅起漫天水花。

寇仲游到他旁笑道：“陵少的心情似乎很好呢？”

徐子陵欣然道：“有什么须不开心的？妖女的身份既被识破，我们又功力大进，有把握应付任何强敌，你说有什么须担心的。”

寇仲心中一动道：“要不要试试我们现在厉害至何等程度？”

徐子陵像回复了儿时爱闹玩的心情，道：“仲少你有什么好提议？”

寇仲微笑道：“刚才那十七个傻瓜看来都有两下子，若我们翻过山去追他们，说不定仍可把他们截着，顺手抢两匹马儿也是好的。陵少你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徐子陵哈哈笑道：“怎敢有意见？现在我们先比赛穿衣服，后比脚力，如何？”

寇仲一声怪叫，嘻哈声中，两人全无高手风范的争先恐后爬上嫩绿的湖岸去。

天刚破晓。寇仲和徐子陵并排挨坐路旁，背靠一棵粗须数人合抱的老杨树，神采飞扬的吃着山上采来的鲜果，说不尽的闲适写意。

蹄声隐隐从路子另一端远处传来。

寇仲吐出果核，得意地道：“送马儿的傻瓜到了，定要问出他们是从哪里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

徐子陵盘算道：“他们该是曾在路上歇息，否则没有理由落后我们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寇仲晒道：“管他的娘，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最好就拿来试刀。”

徐子陵皱眉道：“你何时变得这么杀气腾腾的，没必要最好不要杀人，这叫积阴德，明白吗？”

寇仲笑道：“徐爷教训得好，小子怎敢不从。嘿！自出道以来，请问我可曾试过滥杀无辜？”

徐子陵没好气道：“谁是无辜？还不是由你寇大爷随自己的意思去决定吗？”寇仲默然半晌，然后忽有所悟的道：“你这番话很有意思，说到底，人世间的的所有纷争，都可算是一种思想的斗争。”

顿了顿续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希望别人接受，斗争亦从而展开。

像李小子便有李小子的想法，我寇仲也有自己的一套。谁人成功，另一方不管服或不服，都要接受对方的一套，否则便要消灭。当然这是指大家目标相同而立场不同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像你和我般，河水永不犯井水。”

徐子陵笑道：“这是否废话呢？简简单单的事弄得如此复杂。不若直截了当的说，皇位只有一个，也只有一个人能坐上去，这样不是清楚明白吗？”

寇仲正容道：“其实我是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若要争天下，必须先有一套完美的思想，使别人有所适从，这包括了完整的计画、理想，至于日后权力分配和统治的方式，这就叫做旗帜鲜明。否则只像那四大寇般，上上下下都不知自己在干甚么。”

又用手肘撞了他一下怪笑道：“像李密以前公布杨广十大罪状，便含有昭告天下，他李密若当上皇帝，绝不会再犯杨广这些老毛病，于是立时令他声誉提高，权势大增，既不费力又不用花一兵半卒，多么划算。”

徐子陵动容道：“你这小子果然有些想头。”

此时蹄声渐近。

寇仲跳将起来，拦在路心，恭候快要从弯角转入眼前直路的敌人。

徐子陵则仍安然挨坐，吃着手上最后一个野桃。

寇仲倾耳细听，发觉来骑至少达三十之众，可能对方与其它伙伴会合，故人数增加了一倍，唯一令他不解处，却是蹄声轻重不一。

敌人虽实力大增，寇仲却只觉更加有趣。

体内真气像流星赶月般以螺旋的方式往来于天灵、涌泉诸穴，使他浑身充盈着爆炸性又冰寒无比的劲力，脑筋更变得至静至冷，不含任何半丝扰人的情绪。

他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就像一潭清澄的井水，只客观地反映着这世界。

这种感觉维持了数息的光景，他便“惊醒”过来，回复了以前的心境。

那就像由天上回到地下，给打回原形。

寇仲正要向徐子陵报讯时，敌方最先头的两骑由弯路转入直路来。

而当寇仲晋入那奇异的境界时，徐子陵亦立时生出感应。

在那数息的时间内，寇仲明明卓立路心，但徐子陵却有种寇仲已化为无形的玄怪感受。

他再察觉不到寇仲身体传来的寒气，至乎他的存在。

接着一切便回复原状，寇仲往他瞧来，张口结舌，一脸错愕。

来骑不住涌入直路。

策骑的大汉一式灰色劲装，襟头绣着一匹背生双翼的飞马，共有十二人，其它十多匹都是无鞍的野马，给绳子串连起来。

徐子陵见寇仲仍呆头鸟般站在路心，叫道：“认错人了！还不回来！”

这时赶着野马而来的队伍离寇仲只有两丈许的距离，带头骑士是个中年壮汉，眇了一眼，脸容古拙，独目仍是闪闪有神，见有人拦在路心，一声叱喝，示意随后的人勒马减速。

寇仲才如梦初醒的向那人打躬作揖，表示歉意。狼狈的回到徐子陵身旁，还摆手示意对方继续行程。

中年壮汉已猛勒马头，健马人立而超，首先停下。

其它人见状纷纷勒马，整队人马刚好停在两人前方丈许路上处。

十二个人二十三只眼睛，像二十三支箭般落在两人身上，连喷着白气的马儿，都朝他们投以警惕的眼神。

寇仲自知理亏，陪笑道：“是我们认错了人，请各位多多包涵。”

独目大汉旁的矮瘦老头从挂在马腹的行囊拔出一枝烟管，阴恻恻笑道：“好小子，看你两个轩昂高俊，各具奇相，却是好的不去学，竟学人当起拦路剪径的小毛贼。现在见我们不好惹，又立即缩退，你们是否还有羞耻之心呢？”

除了那独目大汉外，其它汉子均哄然大笑，极尽嘲讽的能事。

寇仲这人确是奇怪，虽遭对力出言侮辱，但知道只是一场误会，竟毫不动气，微笑道：“这位老人家误会了，我两兄弟最不屑就是剪路强盗的行径，刚才的确只是误会罢了。”

另一名汉子嘲弄道：“你们不爱当强盗，只是资格的问题。只看你背上那把快生锈的刀，便知你们是小毛贼了……哈……”

众人再次大笑。

其中数人更拔出兵器，准备动手。

更有人向仍挨坐地上的徐子陵喝道：“那小子，还不跪起来求饶？”

徐子陵缓缓起立，拍掉身上的灰尘，看也不看对方，径向寇仲道：“走吧！”矮老头一边给烟管装上烟丝，一边冷笑道：“走得那么容易吗？在江北一带，谁敢拦我们飞马牧场的路。”

其它人一声叱喝，散了开来，团团把他们围着，当得上“行动如风”这形容。寇仲向徐子陵苦恼地道：“这回可没法子呢！”

有人阴阳怪气的接口道：“你说得正是！就让我们两个小毛贼下跪求饶吧！说不定飞马牧场的大爷会格外开恩呢？”

他仿真徐子陵的口音作回答，非常抵死，登时引来另一阵哄笑嘲弄。

徐子陵漫不经意的朝此人瞧去，原来是队中最年轻的小伙子，年纪在十七、八岁间，晒得黑黑的，一口牙齿却是雪白整齐，使他不算好看的尊容顺眼多了。此时他把下巴翘起往前伸出，眯着眼睛摆着一面嘲弄的表情。

忽然有人大喝道：“不要妄动！”

包括寇仲和徐子陵在内，众人均感愕然。

发话的正是那独目大汉，这时他凝神打量寇仲和徐子陵，沉声向正划火燃着烟丝吞云吐雾的瘦老头道：“许公见过在重围之中，神态仍能这么从容不迫、言谈自若的小毛贼吗？”

姓许老头露出错愕神色，再用神审视两人，眼中射出思索的神情。

其它人再不敢作声，独目大汉显然是众人的头子。

独目大汉似乎很欣赏两人，微笑道：“本人乃飞马牧场二执事柳宗道，今趟因当家付托重任，故路途上特别小心。”

顿了顿续道：“两位虽衣衫破烂，但仍难掩轩昂气度，不知两位高姓大名？是何处人士？来此所为何事呢？”

寇仲和徐子陵不由对此人生出好感，不过当然不会向他透露身分，只希望敷衍过去，大家各行各路。

寇仲惯了胡诌，想也不想答道：“难得柳二执事这么明白事理，我们兄弟二人乃同村兄弟，余杭傅家村人，他叫傅晶，我叫傅宁。”

柳宗道动容道：“你们不远千里来此，为的是什么呢？”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还不是为了找支有作为的义军去投靠，希望异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使堂上双亲得过些安乐日子。”

这时连许老头都信了他的话，点头道：“后生小子确应立志远大，听你们谈吐不俗，是否读过几天书呢？”

寇仲顺口开河道：“许老果然厉害，只听我们几句话就把我们的底子摸得一清二楚。”

我们邻村有位饱读诗书的寇老爷子，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只要过时节送上两斤腊肉，就肯教我们认书识字，念什么之乎者也，不亦乐乎什么的。”

许老头被他捧了两句，立即飘飘然道：“定有句什么孺子可教吧！哈哈！”

那最后生的小子自作聪明道：“刚才你们等的，必是你们想等的义军哩！”

寇仲忍着笑道：“正是如此。我们听人说李密的大军会路经此地，怎知来的却是各位大爷。”

柳宗道莞尔道：“李密现在自顾不暇，那有闲情经略南方，你们以前是干什么活的？”

寇仲探手搂着徐子陵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出色的伙头大将军，什么c油饭、c油饼最是拿手。哈！”

柳宗道神情微动，与许老头交换了个眼色后道：“见你两人生得精灵，又一脸正气，不知可有兴趣到牧场来做伙头军赚钱，我们场主最爱吃c油饼，只要你们能令她满意，保证几年后便可衣锦还乡，岂非胜过去打生打死吗？不过若场主不满意你们的手艺，两位则要立即卷铺盖回家了。”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一呆，暗忖这玩笑似乎开得太大了。待要拒绝时，许老头笑道：“难得二执事肯破例引荐你们，都不知是你家山积了多少福。我们飞马牧场名震江北，连李密都要来向我们买战马装备，不信大可向人打听打听。”

寇仲双目登时亮了起来，瞪着许老头道：“战马？”

其中一名大漠晒道：“小子你真是有眼无珠，今趟我们远赴边塞，就是把这十多匹良种胡马运回来配种，明白吗？”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柳执事这么看得起我兄弟两人，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不过能否容我们私下商量两句呢？”

柳宗道不以为忤道：“这个我明白的，两位小兄弟请便！”

寇仲忙扯着徐子陵走到远处道：“横竖闲着无事，到他们的牧场看看也好。”徐子陵皱眉道：“你忘了玉成他们在竟陵等我们吗？”

寇仲央求道：“给我十天时间，就当是走错路不慎迷途好了！”

徐子陵无奈下只好答应。

寇仲立即精神大振，朝柳宗道大步走去，一揖到地道：“多谢柳执事提携！”许老头欣然代答道：“不要说婆妈话了，上马吧！”

那年轻伙子热情地叫道：“小宁可和我同骑！”

徐子陵心想幸好这些人并不讨厌，否则这十天就要很难捱了。

第五章 房争雄在

在竟陵郡西南方，长江的两道支流漳水和沮水，界划出大片呈三角形的沃原，两河潺湲流过，灌溉两岸良田，最后汇入大江。

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其中飞马牧场所在的原野，牧草更特别丰美，四面环山，围出了十多方里的沃野，仅有东西两条峡道可供进出。形势险要，形成了牧场的天然屏护。

当寇仲和徐子陵随队经过山道，来到可鸟瞰牧场的山岭时，见到山下田畴像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毯子，构成美丽的图案，不由心旷神怡。

在充满悦目色彩，青、绿、黛各色缀连起来的草野上，十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像明镜般贴缀其中，碧绿的湖水与青c的牧草争相竞艳，流光溢彩，生机盎然，美得令两人屏息赞叹。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去，草原尽头都是山峰起伏联机，延伸无尽。

在这仿若仙景的世外桃源中，密布着各类饲养的禽畜——白色的羊、黄或灰色的牛，各色的马儿，各自优游憩息，使整片农牧场更添色彩。

在西北角地势较高处，建有一座宏伟的城堡，背倚陡峭如壁的万丈悬崖，前临蜿蜒如带的一道小河，使人更是叹为壮观。

这时众人下马步行，寇仲和徐子陵走在中间，看得心迷神醉，颇有不虚此行之感。

寇仲注意的是建在各险要和关键处的哨楼碉堡，徐子陵则专注于其美丽动人的如画风光。

峡道出口处设有一座城楼，楼前开凿出宽三丈深五丈的坑道，横互峡口，下面满布尖刺，须靠吊桥通行，确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渡之势。

进入农庄牧场后，柳宗道等明显轻松起来，像放下心头大石似的人人高声谈笑，重登马背，踏着碎石铺成的道路朝飞马城堡驰去。

不同类的禽畜被木栏分隔开来，牧人在木栏间来回奔驰，叱喝连声，农人则在田中默然工作，耕牛不时发出低鸣，混和进马嘶羊叫声中去。

一路上寇仲和徐子陵对这似是与世无争的飞马牧场已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一代建这城堡的飞马牧场场主商雄，乃晋末武将，其时刘裕代晋，改国号宋，天下分裂。

商雄为避战祸，率手下和族人南下，机绿巧合下找到这隐蔽的谷原，遂在此安居乐业，建立牧场。

由牧场建成至隋统一天下的一百六十年间，飞马牧场经历七位场主，均由商姓一族承继，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其它分别为梁、柳、陶、吴、许、骆等各族，经过百多年的繁衍，不住往周围迁出，组成附近的乡镇，至乎沮水的两座大城远安和当阳，其住民过半都源自飞马牧场。

飞马牧场亦是这区域的经济命脉，所产优质良马，天下闻名，但由于场主奉行祖训，绝不参与江湖与朝廷间的事，作风低调，一贯以商言商，所以寇仲和徐子陵才没有听人提过。

第一代场主商雄乃武将出身，深明拳头在近的道理，遂鼓励手下族人研习武艺，宣扬武风，是以牧场内人人骁勇擅战，无惧土匪强徒，成为了一股能保证地区安危的力量，赢得附近城镇住民的崇敬。有点类似独霸山庄对竟陵的作用。

飞马牧场要用人时都在附近的子弟兵中招聘新人，少有求诸外乡。

但今次却是情况特殊，一来由于柳宗道对两人一见便心生好感，更要是牧场内的糕饼师傅过世后，新聘的没有一个能令年轻的女场主商秀珣满意，先后辞退了十多人，所以柳宗道才有邀这两人姑且一试之心。

从正面看去，飞马山城更使人叹为观止。

城墙依山势而建，磊砢而筑，顺着地势起伏蜿蜒，形势险峻。城后层岩裸露，穴兀峥嵘，飞鸟难渡。

队伍通过吊桥跨河入城，守桥者都神态亲切热烈，气氛融洽，予人以大家庭和睦相处的感觉。

入城后是一条往上伸延的宽敞坡道，直达最高场主居住的内堡，两旁屋宇连绵，被支道把它们连结往坡道去，一派山城的特色。

道上人车往来，俨如兴旺的大城市，孩子们更联群嬉闹，使寇徐眼界大开，啧啧称奇，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福地。

建筑物无不粗犷质朴，以石块堆筑，型制恢宏。沿途钟亭、牌楼、门关重重、朴实无华中自显建城者豪雄的气魄。

内堡更是规模宏大，主建筑物有五重殿阁，另有偏殿廊庑。大小屋宇井然有序罗列堡内，缀以园林花树，小桥飞瀑，雅致可人。

入堡后，柳宗道和许老头领着塞北良马往见场主，而寇仲和徐子陵则在小子骆方的带领下到管家府报到。

两人因地位低微，自然没有见大管家商震的资格。只由其下专管人事的副手梁谦接见。此人年在四十许间，作文士打扮，初时神态倨傲，后听骆方指明是由柳宗道特别推荐的糕饼师傅，才客气了些儿。

循例问了两人的出身来历后，梁谦正容道：“有一事必须先向两位明言，除非场主点头应允，否则对两位的聘用只属试用性质。而在试用期间，如非有人带领，你们不得离开宿处，到你们正式在此干活，我再告诉你们牧场的规矩。”

寇仲兴奋地道：“国有国法，家家有规，这个我们明白。不如何时我们才可一展身手，让场主尝尝我们弄的好东西呢？”

梁谦斜眼兜着两人，问退立一旁的骆方道：“柳执事对他们弄的东西有何评语？”

骆方尴尬地道：“二执事并没有试过他们的手艺。”

梁谦呆了半晌，色变道：“为何不早点告诉我，若场主怪我失职，谁人会可怜我。”

寇仲赔笑道：“梁副管家请放心，我们……”

梁谦不耐烦地道：“少说废话，现在我使人带你们去休息一会，待安排后才着人带你们到房看你们能弄出什么来？先过得我这关再说。”

顿了顿又带点同情的口气道：“你们最好心里有数，都不知多少个经验比你们多上数十年，兼且声名卓著的糕饼师傅都给场主赶跑了，此事绝没有侥幸可言。人来，给我带小宁和小晶到后堡的园去。”

又向骆方道：“这里没你的事了！”

园位于后堡之东，有十多座房舍，旁边就是供应内堡上下人等食用的房。两人给安排到其中一座房舍的小房间内，还着他们换上飞马牧场下人的衣服。

徐子陵摊在床上，怨道：“什么名字不取，偏要我叫什么傅晶，给人小晶小晶的叫唤着，别扭得像变成了女人的，又硬迫我想起东溟公主。”

寇仲正凭窗观望，得意道：“你叫小晶，我叫小宁，大家都被叫得要想起不该想的人，两下扯平。唉！我当时怎想得到会引来这些感触呢？以为是随便胡诌个名字，说过就算。”

旋又兴奋道：“当年在翠山镇随老张学艺时，他常自吹擂自己弄的团油饭、玉井饭天下无双，现在就是证实他有没有吹牛的时刻了。”

徐子陵徐徐道：“你说得对，老张只吹嘘他弄的菜饭，却从未说过他的糕饼有什么了不起。唉！你这小子最爱吹牛，今趟还累我陪你一起出丑。”

寇仲呆了半晌，游魂般来到床沿坐下，自言自语道：“照理老张的糕饼该不会差到那里去，至少我便觉得，嘿！都算很好吃！”

徐子陵苦笑道：“你除了懂得自我安慰外，还懂得什么呢？你忘了姓梁那坏鬼书生说过很多饼艺超群的师傅都要卷铺盖回乡耕田吗？老张也是像你般最爱吹牛皮，菜饭或者还有两手，饼艺嘛？我看拍马都追不上大城大镇的名师呢。”

寇仲色变道：“这怎办才好？”

徐子陵奇道：“若你真想在这里当糕饼师傅，我倒可以陪你，最怕你是想谋人的牧场，来个财色兼收，就怨小弟不能奉陪了！”

寇仲老脸微红，尴尬地道：“不要形容得我那么不堪好吗？那商秀珣看来只是另一个翟娇，色从何来，我只是想和她打好关系，将来和她买马时可以有哪个好点的折扣吧了！”

徐子陵好整以暇道：“说什么也没用。明早我们就要滚蛋，你想见她一面亦不成。”

“啪！”

寇仲狠狠一掌拍在徐子陵的大腿上，叫道：“你快给我想办法。”

徐子陵痛得“咩！”的一声坐起来，抚着痛处呻吟道：“你想收买人命吗？”寇仲怀疑地道：“以你陵少今时今日的功力，轻轻一掌竟会痛成这么个苦样儿？”徐子陵气道：“你这娘的轻轻一掌带着螺旋劲道，差点护身真气都给你拍散了。”寇仲大喜，正要说话，有把年轻的女子声音在外怒道：“谁在房内大呼小叫，给我滚出来。”

两人愕然互望，女子又娇喝道：“若不出来，我就入房拿人了！”

寇仲应道：“来啦！来啦！姑娘请息怒，我们只是在耍乐子吧！”

女子沉声道：“你这两个外乡来的新丁，当我们牧场是耍乐的场所吗？再多说废话就按家规每人赏十记棍子。”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慌忙步出房门，来到走廊处。

阳光之中，一位又高又瘦，杨柳细腰，虽算五官端正，但却干涩得两颊深陷，看来随时会变得暴跳如雷的中年女人，正脸若寒霜的盯着他们。

一身华丽的绸衣，却无补她欠奉的光采，只像是挂在竹竿之上凉晒。

立在她身后的小婢却长得娇俏可人，正好奇地偷偷打量两人，眼中露出同情的神色。

寇仲施礼道：“这位是……”

高瘦女人不礼貌地打断他道：“你们就是那傅晶和傅宁了，看你们乳臭未干的样子，能有多大经验，二执事一世精明，却是糊涂一时，竟弄了你这两个废物来花我宝贵的时间。”

寇仲和徐子陵均是心胸广阔的人，自不会和她一般见识，只好闭口不言，任她辱骂。

女人骂得兴起，咕哝道：“我昨天才派人到夷陵去，礼聘当地最著名的糕点郑来侍候场主，现在却给你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来抢先胡搞，真个气死人呢！”

两人心中恍然，此妇如此不友善，原来是出于争宠之心。

可推想她是专负责 房的人事聘用，但以前聘回来的，都得不到场主的欢心，令她大失面子。今趟假若二执事柳宗道成功举荐了这两人，她岂非更没有颜脸吗？如此看来，柳宗道这人亦非如表面那么简单。

院落另一边的走廊，聚了三、四个年轻的男仆，对他两人指指点点，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不过尽管给此恶妇不留余地的痛骂，两人却是气定神闲，就像再被骂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因此而不耐烦似的。

闻声而来的下人愈来愈多，占满内院的长廊，还有在附近嬉玩的大群小孩也涌了来，好不热闹。

徐子陵见其中一个小女孩瞪着好奇的大眼目不转睛的瞧着自己，忍不住对她微微一笑。

那妇人怒叱一声道：“你究竟有没有听我说话。”

那小女孩害羞的躲到同伴的身后去时，徐子陵虎目寒芒一闪，直瞧进那妇人的眼睛内去，好整以暇道：“我们是受聘来弄糕点饼食，并非要受你凌辱的。且何来这么多废话，考较我们的手艺不是行了吗？更何况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若认为我们有不当，何不直接指责柳二执事呢？”

那妇人给徐子陵锐利的眼神射了一眼，登时像给灼热的火焰烧了一遍般，气焰全消，兼之对方言之成理，不亢不卑，一时语塞。

寇仲哈哈笑道：“尚未请教这位婶婶如何称呼呢！”

恶妇终回过神来，冷哼道：“我是负责打理 房的总务，人人都唤我作兰姑，嘿！”

随我来吧！倒要看你们有什么惊人本领。”

言罢愤然去了。

寇仲装模作样向四方打躬作揖，似表示多谢观赏捧场之意，登时惹来一阵哄笑。兰姑没有回头，但本来已没有什么血色的脸却气得更煞白了。

楼是对十二座厨房组成的建筑组群的统称。在这里工作的厨子与下人，达六十多人之众，师傅、副手、学徒、佣工等职级分明，全归兰姑总领。

其中一座称为上厨的是专事供应场主，管家等重要人物的食，分东南西北四房。

南房就是寇仲和徐子陵的糕饼房。

兰姑一肚子气领着两人来到这里后，板着脸孔道：“你们一天仍未正式受聘，就不可随处走动，否则若触犯了牧场的规矩，连二执事都护不住你们。”

寇仲见房内除了制造糕点的蒸笼、刀砧、火炉等工具外，桌面空空如也，问道：“材料到那里去找？”

兰姑勉强按着性子，吩咐左旁的俏婢道：“小娟！你看看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便告诉古叔，知道吗？”

小娟垂首应是，又忍不住偷看了两人一眼，嘴角逸出一丝欢喜的笑意。

兰姑咕哝道：“看你们能耍出什么把戏来？”

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三人你眼望我眼，小娟“噗哧”娇笑道：“人家等着两位大师傅吩咐啊！”

寇仲挨坐灶头边沿处，细看了小娟好一会后，微笑道：“小娟姐长得真标致。”

小娟立时霞生玉颊，半喜半嗔的白了他一眼，道：“早知你这人是不正经的。”

徐子陵环手抱胸，移到门旁，朝外瞧去，苦笑道：“我们还是趁早滚蛋吧！兰姑怎肯给我们上等的材料呢？这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小娟正容道：“两位小师傅放心好了！你们有二执事在背后撑腰，兰姑怎都不敢在这方面耍手段。何况她根本不信你们能弄出令场主满意的糕饼来。”

寇仲油然道：“小娟姐相信吗？”

小娟垂首浅笑，微微摇头。旋又仰起俏脸奇道：“你们好象一点都不着急似的，难道真的是信心十足？”

寇仲吁出一口气道：“人的口味，每个都有分别，就算把以前侍候那昏君的首席御厨找来，贵场主也可能不满意。”

小娟别过去瞧了倚门外望的徐子陵一眼，不解道：“小师傅在看什么呢？”

徐子陵正功聚双耳，窃听其它各房的谈话，闻言淡淡道：“没什么，我只是在随便看看。任何事物只要你肯用心去看，都会看出很多景象来。”

小娟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在一旁的椅子坐下，蹙起黛眉道：“我还在听候两位小师傅的吩咐呢。唔！不过你们真不像擅造糕点的师傅，反更像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

转向寇仲道：“你背上那把刀是否只是装个样子的呢？为何不找把象样点的好刀子。”

寇仲岔开话题道：“小娟姐不是兰姑的心腹吗？为何却似很愿意帮我们的忙呢？”

小娟嗷嗷巧俏的嘴儿，带点不屑的口气道：“谁是她的心腹，人家是馥大姐的人，若不是馥大姐吩咐我来向兰姑要你们弄糕点出来，她定会让我们

投闲置散，又或设法逼走你们呢。”

寇仲奇道：“谁是馥大姐？”

小娟傲然道：“她是小姐最信任的人，我们场主府婢子们的头儿。”

又压低声音道：“她和你们的好朋友骆方哥儿最要好，不用我再说也该明白她为何肯关照你们了吧！”

寇仲这才恍然。

徐子陵这时欣然道：“我们要三斤龙睛粉、一瓶牛酪浆、十条白藕、八两新莲子……”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的材料。

小娟提笔记下，对两人甜甜一笑、才欢喜地去了。

寇仲目瞪口呆道：“这不是弄清风饭、团油饭和玉井饭的材料吗？”

徐子陵安然坐下道：“穷则变，变则通，我刚才偷听到原来商秀珣不但馋嘴，还贪新鲜，就让我们弄一味连我们都未见过的糕饼出来，她吃过后一定翻寻味。仲师傅，你明白了吗？”

第六章 美人如玉

糕饼房香气四溢。

寇仲和徐子陵瞧着用酥油在锅内炸熟的新创怪饼，本都眉飞色舞，可是前者以漏杓捞起来时，发出诱人香气的饼儿立即四分五裂，两人欲哭无泪。

他们已努力了整个下午，到现在日落西山，仍是一饼无成。

最要命是梁谦、馥姐儿和兰姑都派人来催过几趟，更添事情的紧迫性。

这劳什子饼似乎比馆馆更令他们头痛。

寇仲道：“不若干脆把这饼料当馅儿，用生面揠豆粉包着它，涅薄后，用去皮芝麻撒匀再入镬炸它的卵儿，保证香脆可口。”

徐子陵没好气道：“这和一般‘酥儿印’有什么分别？不如入笼蒸制，香料加热后，一样可以香气四溢，又不损原味。”

这时兰姑又走进房来，故作惊奇地道：“杓里的是什么？你们究意在弄稀粥还是在造炸饼？”

寇仲正憋得满肚是火，狠狠瞪了兰姑一眼，后者立即遍体生寒，打了个哆嗦，像斗败了的母鸡般乖乖走了出去。

寇仲收摄心神，道：“不若我们分别以煎、炸、炙、蒸四种方法，制造出四款不同的糕饼，只要有一种使那婆娘觉得好吃，我们便可以挽回面子了？一旦想到兰姑这婆娘，这一仗便绝输不得。”

徐子陵同意道：“就让我弄一味鲜F加香芋拖油煎饼的新玩意出来吧，其它三味你自己想办法了。”

这时小娟来了，两人忙央她去张罗材料。

两人心力交瘁地坐下来时，四款新创糕饼同时面世。小娟拍手欢呼，

把盘子提起道：“我拿去给馥大姐。唔！真香，只看样子便知是甘脆可口。”两人跳了起来，一左一右傍着她往外走去。

小娟止步愕然道：“你们干什么？”

寇仲笑道：“这么珍贵的东西，没有我们护送怎行。给人途中加了别的料子，我们岂非完了。”

小娟娇笑道：“有罩子盖着嘛，旁人怎能做手脚，谁有那个胆子，不过若想四处跑跑，就随奴家去吧！”

人影一闪，梁谦拦着去路，不悦道：“我还未试过，要捧到那里去呢？”

小娟挺起酥胸道：“这是馥大姐的吩咐，弄好了就要趁热让她奉上场主品嗜，不关你们的事。”

梁谦显然对馥大姐相当忌惮，闻言呆了一呆。

兰姑的声音在旁响起道：“你两个忘了规矩吗？谁准你们四处乱闯的。”

徐子陵淡淡道：“我们正是最守规矩的人，现在有小娟姐带路，怎可认作是乱闯。”

三人昂然举步，留下气得面无人色的梁谦和兰姑呆立后方。

场主商秀珣的起居处是飞鸟园，位于内堡正中，由三十余间各式房屋组成，四周围有风火墙，是砖木结构的建筑组群。

两人随小娟由后门入园，经过依屋舍而建的一道九曲回廊，沿途园林美景层出不穷，远近房屋高低有序，错落于林木之间，雅俗得体。

最别致处是由于庄园居于高处，不时可看到飞马城下延展无尽的牧场美景，在新月斜照下越见安详宁和。

遇上的婢仆府卫，均对两人投以注目礼，但见有小娟这场主的近身人领路，穿的又是房师傅级的服饰，知是新来的人，故没有干涉。

寇仲和徐子陵已非没见过世面的人，但见厅堂等主体建筑兼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的梁架结构，配以雕刻精美的梁檐构件和华丽多变的廊前挂落，加强了纵深感，在园林的衬托下，予人明快、通透、幽深的感觉。

三人穿门过户，或经天井，或走游廊，最后小娟引他们来到一个轿厅内，将糕饼置于圆桌上，道：“你们在这里坐一会，我去通知馥大姐。”

小娟去后，徐子陵老老实实的坐下来，寇仲则四处张望，见到西窗外园林的另一边，有座建筑物，凭窗瞧过去，原来是间书房。

室内布置一式红木家具、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靠壁的柜架满是古玩摆设，在宫灯映照下，墙的一壁还挂着一副对联，上书“五伦之中自有乐趣；六经以外别无文章。”却不见有人。

寇仲回到徐子陵身旁坐下道：“这场主不但是个雅人，似乎还有点学识，不过却透出一种孤芳自赏的味儿；希望她不是长得像翟娇那般模样就好了！”

徐子陵没好气道：“生得貌丑又不是罪过，翟娇的遭遇那么可怜，最好不要再拿她来开玩笑。”

寇仲点头受教道：“是！是我不对！”

徐子陵动容道：“这或者是你的一项长处，就是肯承认错误，且能从错误中学习。”

好象你最近爱说仁义道德，正因常给我指责你太过功利，对吗？”

寇仲尴尬道：“你这小子又来耍我了。”

徐子陵瞧往窗外反映着月照灯光的园林，微笑道：“你说得对，这商秀珣绝非平凡的女子，只看园内假山奇石的安排，腊梅、芭蕉、紫藤、桂花配置的巧妙，无不宛若一幅立体的图画竖立于窗前，令人玩味不尽，便知她的高明。”

寇仲笑道：“她还很懂得吃呢。”

接着俯过身来，低笑道：“假若她有单琬晶的美丽，徐爷会否考虑考虑，凭你的人品外形和武功，该是手到拿来的事。嘿！”

徐子陵苦笑道：“最好我把单琬晶和商秀珣不分大小的娶了，那你打天下时就要兵器有兵器，需战马有战马哩！”

寇仲露出狐狸尾巴，大眼放光道：“好主意！哎哟！”

徐子陵收回打在他大腿的拳头道：“你现在该明白什么叫螺旋劲了，哈！我岂会像你那般不讲道德。”

足音传来，仅可耳闻。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对方的惊讶。

原来足音响起处，竟是在连接这轿厅的走马楼，离门口不出一丈的距离。

那即是说，来人到了两丈的范围内，他们始生出警觉。

当然不会是小娟熟悉的足音，这可爱的小妮子今天往来他们的糕点房不下二十次，他们随时可在脑海中重复一次。

此人轻功之高，绝不下于傅君瑜。

两人头皮发麻的瞧着入门处，暗忖若是傅君瑜找上门来，就糟糕透了。

接着两人眼前同时一亮。

一位仪态万千，乌黑漂亮的秀发像两道小瀑布般倾泻在她刀削似的香肩处，美得异乎寻常，差可以跟馆馆媲美的劲服女郎，步入门来，对他们的存在没有半丝讶异。

淡雅的装束更突出了她出众的脸庞和晒得古铜色闪闪发亮的娇嫩肌肤，散发着灼热的青春和令人艳羡的健康气息。

她那对美眸深邃难测，浓密的眼睫毛更为她这双像荡漾着最香最醇的仙酿的风目增添了她的神秘感。

寇仲和徐子陵瞧得目瞪口呆时，她盈盈来到两人对面大方自然地坐下，伸出罗衣下的纤长玉手，揭开了罩子，瞄了一眼，皱了皱巧俏的秀挺小鼻子道：“香味一般，但卖相却很特别，因为我从未见过这么丑陋的小点。”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互望，然后慌忙起立，施礼道：“场主！请怒无礼！”

商秀珣看也不看他们，径自把罩子放在一旁，抓起其中一饼，放到丰润的香唇，小心翼翼地用她整齐而与其肤色对此得相得益彰的雪白小齿，轻轻咬了一角，细心品尝。

两人紧张地瞧着她香腮微仅可察的动作，可是直到她动静全消好一会后，这馆馆外的另一绝色佳丽仍没说话，也没有回敬他们的注目礼。

她不说话，两人那敢相询。

这非是他们没有此胆量，而是他们深怕知道那答案，尤其想起了兰姑可厌的嘴脸。

在这等若生死决战的一刻，她露出了一丝若月儿破开乌云的笑意，那双似如脉脉含情的大眼睛扫过两人，点头道：“还算可以入口，虽非上品，但创意可嘉，胜过那些墨守成规的所谓名厨。坐下！”

两人心叫好险，欣然重坐到她对面去。

商秀珣上下打量了他们，她毫不简单的锐利目光看得两人浑身不自在。

他们收敛了体内的真气，使神光不会由眼神泄出来，致暴露出底细。

商秀珣一对黛眉忽然蹙聚，使她秀额现了几道漪涟般的娇俏浅波，不解道：“你们绝不像干这种活儿的人，对吗？”

寇仲回过神来，暗叫“仙女厉害”，点头道：“场主厉害，造饼果然只是我们的副业，正职是走盐货。”

商秀珣掩嘴“噗哧”娇笑，半晌始放下手儿，像首次认识寇仲般，笑意盈盈的打量了他良久，才柔声道：“你这人倒坦白风趣，逗得我也要失仪无礼，看在这点分上，就每月月结时给你们每人半两黄金，有问题吗？比之私盐的利润该差不了多少。对吧？”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意外。既想不到商秀珣如此爽脆，更估不到当糕饼师傅的收入可以如此丰厚。心中都涌起古怪的感觉。

商秀珣不待他们答应，道：“这几天我会有很多客人，你们两个就像你们的糕饼般卖相不错，只是眼睛欠了点神采，不过我倒不介意，宴会时就给我出来招呼客人，或者我会着你们解释这些怪饼的制法。”

两人只好点头应诺。

商秀珣伸了个无此动人的懒腰后，站了起来。

他们慌忙恭立送行。

商秀珣漫不经意道：“牧场有牧场的规矩，犯者会受严惩，连二执事都维护不了你们，这方面大管家会负责向你们解释清楚的了。”

说罢头也不回的去。

两人面面相觑。

寇仲肯定她已离开后，吁了一口凉气道：“这美人儿又美又厉害，你看她是否识破了我们呢？”

徐子陵苦笑道：“这个难说得很，但这婆娘确可引死任何男人。”

寇仲深有同感的道：“她是得天独厚，不但拥有绝世的容色，更有不经意地流露的动人风情，至于财富、权力、武功亦无一欠奉，嘿！有没有兴趣？”

徐子陵没好气道：“自己心动了还要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揍你一顿呢？”

寇仲颓然坐下道：“为了宋玉致，我已失去了逐鹿她裙下的资格。这就是为争天下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哩！”

熟悉的足音自远而近，小娟欢天喜地的挟着香风冲了进来，娇呼道：“场主肯聘用你们哩！我现在带你们去见大管家。”

小娟领着他们来到管家府主厅的大门前，示意他们停下，自己则跨过门槛，向坐在厅子内端恭敬道：“大管家，两位小师傅来了。”

两人偷眼望进去，只见烟雾弥漫，不但有抽烟管喷出的烟气，还有放在屋角几上檀香炉袅袅腾升的烟香，合成一种充盈于厅内的气味。

一位身材魁梧的秃顶男子，正斜卧躺椅之上，由两个妖艳的女人为他推拿按摩。

这飞马牧场的大管家握着烟杆吞云吐雾，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头枕

高高的软垫子，眼望屋梁，油然道：“这么年轻便有一手好技艺，确是难得。”

寇仲和徐子陵只好听着，暗忖这人的架子，比场主商秀珣还要大。

从侧脸看去，大管家年纪应是五十上下，鼻子平直，上唇的弧形曲线和略微上翘的下唇颇具魅力，显示出他有很强的个性和自信。

商震有点自言自语般道：“入我牧场，就要守我牧场的规矩，触犯场规的人，会因应轻重而受罚，明白了吗？”

两人连忙应是。

商震别过头来瞧了他们一眼，目光又重新望往屋顶，干咳一声道：“我们少有任用外人，不过这趟情况特殊，又有执事级的人推荐，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顿了顿双目寒芒一闪，侧头盯着两人道：“你们现在穿的虽是有我们飞马标志的衣服，却仍非算是牧场的人，除非三年内能循规蹈矩，又得执事级的人推荐，场主批核，否则仍是外人，明白吗？”

只从他凌厉的目光，便可知他内功已臻一流高手的境界，难怪飞马牧场能如此超然于天下的纷争之外。

寇仲和徐子陵仍只有点头应诺的分儿。

商震目光回到上方去，猛抽了一口烟，徐徐吐出道：“外人就有外人要守的规矩，首先绝不能与牧场内任何女子私通。要女人吗？休假时到附近城镇的男子去解决好了，否则就要生阉了你们。”

和两人隔着门槛的小娟垂下头去，连耳根都红透了。

两人则大感尴尬。

商震神态自若的续道：“除非特别批准，平时不可擅自离开内堡，至于其它规矩，梁谦会向你们详细解说。退下吧！”

到见过梁谦，回到宿舍，已是初更时分，小娟这才欣欣与两人话别，返回场主府去。

寇仲嗅嗅自己，嗅嗅徐子陵，提议道：“我们这样一身油腻的气味，还要两个人挤在一张床，怎睡得着，不若到澡堂快快乐乐洗他娘的一个冷水浴。横竖家法中又没有不准迟起这一规条，就再睡他奶奶的一个日上三竿吧。”

徐子陵皱眉道：“但澡堂在那里呢？现在人人都躲到被窝里寻梦去了，想找人来问路都不成。”

寇仲道：“我刚才尚见到有些房子透出灯光，且澡堂总该不会在几里路之外，我们就边找边问。嘿！就当去找‘杨公宝库’前的热身练习，成了吧！”

徐子陵终于同意，两人各自拿起另一套干净的制服，摸出房去。

偌大的院子静悄无人，除了他们的房间外，其它房舍均乌灯黑火，有些还传出抽鼻鼾的响音。幸好出入口都挂有灯笼作照明。

天上满空星斗，却未见月儿露面。

牧场的方向间中传来羊马的嘶叫，又或犬吠之声，营造出山城独异的气氛。

寇仲又运用他的地理天分道：“左边去是场主府的飞马园，后面是楼，右边是后山，只有对着我们那出口不知通到什么地方，要试就试这个方向。”

徐子陵倾耳细听道：“但后山处却传来流水的淙淙响音，至不济都有道山泉应景，好过盲冲瞎撞。若触犯了这里的诸多禁忌，要挨棍子吃皮鞭就太不划算了。”寇仲同意道：“还是你比我在行当奴材，我就没想过什么挨棍棍鞭鞭的味儿，哈……”

低声笑骂中，两人蹑手蹑脚的朝通往后山的出口走去。

进入月洞门后，才知院落后方有个花园，最妙是有道周回外廊，延伸往园里去，开拓了景深，造成游廊穿行于花园的美景之间，左方还有个荷花池，池心建了一座六角小亭，由一道小桥连接到岸上去。

月儿出现在右侧天际，洒得这幽静的后园银光闪闪，景致动人之极。

两人忘了洗澡，赞叹不已。

寇仲仰望园后急折而下的山崖，石罅间顽强生长的老树 曲探伸，迎风轻舞，不禁叹道：“出道以来，我尚是首次生出避世退隐之心，可知这处的感染力量是多么强大。”

徐子陵深有同感道：“建设这内堡园林的人必是此道中的高手，即使杨广的御园，亦没有这种使人心迷神醉的感觉。”

寇仲撞了他一下，笑道：“你看那道蜿蜒绕过的清溪，必是引进后山泻下来的泉瀑，待我们寻得其源头，快意一番后再到那六角亭乘凉赏月，岂不快哉。”

徐子陵心情大佳，闻言举步。

他们以游人的心情，通过左弯右曲，两边美景层出不穷的回廊，经过一个竹林后，水声哗啦，原来尽处是一座方亭，前临百丈高崖，对崖一道瀑布飞泻而下，气势迫人，若非受竹林所隔，院落处必可听到轰鸣如雷的水瀑声。

两人叹为观止。

左方有一条碎石小路，与方亭连接，沿着崖边延往林木深处，令人兴起寻幽探胜之心。

两人一路走去，左转右弯，眼前忽地豁然开朗，在临崖的台地上，建有一座两层小楼，形势险要。

这时二楼尚透出灯火，显示此楼不但有人居住，且仍未就寝。

寇仲和徐子陵那想得到路尽处竟别有洞天，正要掉头走时，一把苍老的男声由楼上传下来道：“贵客既临，何不上来和老夫见见面。”

第七章 后山奇逢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两人步过正门上刻着“安乐窝”的牌匾时，心中均涌起安详宁和的感觉。

对着入口处的两道梁柱挂有一联，写在木牌上，“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新雨初来。”字体飘逸出尘，苍劲有力。

此堂是四面厅的建筑形式，通过四面花 木鬲 窗，把后方植物披盖

的危崖峭壁，周围的婆娑柔篁，隐隐透入厅内，更显得其陈设的红木家具浑厚无华，闲适自然。屋角处有道楠木造的梯阶，通往上层。

老着的声音又传下来道：“两位请上！”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拾级而上。

上层以屏风分作前后两间，一方摆了圆桌方椅，另一方该是主人寝卧之所。

这时正有一人站在窗前，面向窗外，柔声道：“两位小兄弟请坐下，尝尝老夫酿的六果液。”

两人这才发觉桌上放着酒杯等酒具，酒香四溢。

在两盏挂垂下来的宫灯映照下，除桌椅外只有几件必需的家具，均为酸枝木所制，气派古雅高贵。

那老人峨冠博带，虽因背着他们见不到他的容颜，可是他比徐子陵尚要高出少许的身型，兼之穿的是宽大的长袍，使他有种令人高山仰止的气势。

两人想起自己的身分，看看桌上的美酒，正不知如何是好时，老人叹了一口气，道：“喝吧！有酒当醉，人生几何！”

他的语气透出一种深沉的无奈，使人感到他定有一段伤心往事。

寇仲推了徐子陵一把，领先坐下。

他们都小心翼翼，不想弄出声音打扰了小楼上圣洁的寂静。

瀑布声在远方隐隐传来。

寇仲提起酒杯，斟满了三杯，见老人仍毫无动静，自己拿起一杯，另一杯递给徐子陵。

果酿入喉，酒味醇厚，柔和清爽，最难得是香味浓郁协调，令人回味无穷。

老人淡然道：“此酒是采石榴、葡萄、桔子、山渣、青梅、菠萝六种鲜果酿制而成，经过选果、水洗、水漂、破碎、弃核、浸渍、提汁、发酵、调较、过滤、醇化的工序，再装入木桶埋地陈酿三年始成，味道不错吧！”

寇仲衷心赞道：“老丈对酿酒真在行，且饶具创意。”

老人默然片晌，柔声道：“老夫居此已近三十年，除秀珣外，从没有人敢闯到此处，你们定是新来的人了。”

寇仲和徐子陵闻言始知犯了禁忌，后者歉然道：“梁副管家并没有对我们说及此处，致惊扰了前辈的清修，我……”

老人打断他道：“你们带有扬州口音，这倒奇怪，牧场少有聘用外人的，你们是干什么来的呢？”

徐子陵遂解释一遍。

到现在两人仍弄不清楚老人的身分，与牧场的关系，但却可肯定他乃深不可测的前辈高手。

寇仲忍不住问道：“前辈真的三十年从未离开过这里吗？”

老人哈哈笑道：“当然非也，这三十年我虽视这安乐窝为安居之所，可是出门的时间多，留在这里的时间少，今趟碰上你们，可说是一种缘分，大家都得来不易。”

言罢缓缓转身，脸向两人。

那是一张很特别的脸孔，朴拙古奇。浓黑的长眉毛一直伸延至花斑的两鬓，另一端却在耳梁上连在一起，与他深郁的鹰目形成鲜明的对比。嘴角和眼下出现了一条条忧郁的皱纹，使他看来有种不愿过问的世事、疲惫和伤

感的神情。

他的鼻梁像他的腰板般笔挺而有势，加上自然流露出傲气的紧合唇片、修长干净的脸庞，看来就像曾享尽人世间富贵荣华，但现在已心如死灰的王侯贵族。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两人，微微一笑道：“知否为何我这不理世事的人，会邀你们上来相见吗？”

两人茫然摇头。

老人现出一个心力交瘁的表情，缓缓坐下，取过六果液一饮而尽，苦笑：“若不是有这东西吊着我的命，今天可能再见不到两位。”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后者问道：“前辈受了伤吗？”

老人点头道：“那是三十年前受的伤，那妖妇的天魔功虽然被誉为邪门之冠，仍取不了我性命，给我利用山势地形远遁千里，躲到这里来。”

再叹了一口气道：“三十年来，我把精神全用在这里，建造园林，若没有这方面的寄托，我恐怕早伤发而亡。可是这几天我总不时忆起旧恨，此乃伤势复发的先兆，老夫恐已是时日无多。”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那妖妇是谁？”

老人凝神瞧了他好半晌后，又瞥了徐子陵一眼，岔开道：“其实我早见过你们，更偷听过你们的对话，确是两个很有趣的孩子。”两人为之目瞪口呆。

徐子陵问道：“前辈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

老人淡淡道：“还记得那条荒村吗？就是翟让惨遭暗算，以致满盘皆落索之处。”

两人记起那道炊烟，同时色变道：“原来是你！”

老人虽揭穿了他们的身分，神态仍慈和如旧，微笑道：“这就是我邀你们上来的原因，只看你们能把神气完全收敛，甚至可瞒过秀珣，便知你们的功夫比以前大有精进。

寇小兄和徐小兄可否告诉我，为何要屈就到这里来当糕饼师傅呢？”

两人大感尴尬，幸好见他神态友善，遂不隐瞒，把误打误撞的情况道出，当然不会告诉他是因为寇仲看中了牧场在争霸天下中的作用，只说是为了躲避仇家的追踪。

老人并没有表示相信与否，沉吟片晌，道：“飞马牧场四大执事里，论才智武功，均以柳宗道稳居第一，照理在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插手房的人事安排，他看中你们的可能是别的东西，或者是你们的外表和资质吧！”

徐子陵恭敬问道：“前辈必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可否赐示？”

老人嘴角牵出一丝骄傲的笑意，似若漫不经意地道：“即管宁道奇见到老夫，也要尊尊敬敬唤一声‘鲁老师’。唉！这又如何呢？最终还不是饮恨在那妖妇手中，一世英名就此丧尽。”

徐子陵和寇仲都眉头大皱，想不起江湖的前辈人物里有那个是姓鲁的。

寇仲不好意思直问，只好再旁敲侧击道：“那妖妇究意是谁？”

老人腰板一挺，双眉上扬，锐目隐泛杀气，狠狠道：“你们听过阴癸派吗？”两人同时脱口叫道：“‘阴后’祝玉妍！”

这回轮到老人愕然道：“你们倒不简单，竟知有此妖邪。唉！我生平做过两件后悔终生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爱上了这女人。想我鲁妙子自负平生，竟一错再错，造化弄人，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两人只觉鲁妙子之名极是耳熟，苦思片刻才猛然醒起沈落雁曾提起过他，还说他是天下第一巧匠，她那张怪网正是来自他妙手的玩意。难怪这堡内园林的一树一石，布置得巧若天成，皆因有他在暗中主理。

鲁妙子双目现出泪光，一副不堪回首的歉歉神悄。

忽又摇首沉叹，低声道：“你们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若有空，就找个时间到这里来，我还有话跟你们说。”

寇仲和徐子陵睡了不到两个时辰，就给敲门声唤醒。

小娟在外边叫道：“两位小师傅快起来，天亮了哩！”

两人十万个不情愿的爬起床来，徐子陵被寇仲推了去开门，小娟进来后眉头大坡道：“你两人怎么搞的，穿著这么脏的衣服上床，快换下来让人家拿去洗濯好吗？两位‘大将军’。”

寇仲擦着眼睛，睡眼惺松的坐下道：“多睡一会儿成吗？”

小娟扭着小蛮腰嗔道：“场主要见你们，还不给我去洗操换衣。”

徐子陵坐在一角，苦笑道：“不洗澡是否也触犯了家规呢？”

小娟跺足道：“你们再是这样子，人家就不理你们了！”

寇仲跳了起来，两手虚按小娟香肩，陪笑道：“小娟姐息怒，请问澡堂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呢？又须走多少里路，我们会速去速回的了。”

小娟本想板起俏脸，终忍不住“噗哧”失笑，秀眸转了几转，蹙额道：“不要站得这么近，你很臭！”

寇仲哈哈一笑，退了开去，顺手接过徐子陵掷来的衣服，死不认输的辩道：“臭也有很多种，我这种是最好的嗅。”

小娟娇笑着出门而去，两人慌忙左右追随。

这天天气极佳，院中有位老仆正在清扫落叶，处处均见人来往。

三名正在修剪花草的年轻婢女更对他们大胆地张望。

寇仲凑到小娟的小耳旁道：“可知场主为什么要见我们？”

小娟毫不在意的道：“我怎么知道，是馥大姐吩咐我来找你们的。”

寇仲退到落后三步的徐子陵旁，低笑道：“该是因为你长得够俊吧？哈！”

小娟倏地立定，转身扭腰、杏目圆瞪地娇喝道：“你们在说什么？定是在说场主的坏话。”

两人想不到她的反应如此激烈，吓了一跳，徐子陵忙道：“小娟姐误会了，小宁只是说场主或者是认为教训得我们不够，所以才再找我们去训话。”

小娟半信半疑，正容道：“记着不要对场主有任何不敬，否则谁都救不了你们。”两人只好点头应是。

小娟低声道：“若你们真敢在背后说场主坏话，我以后都不再理会你们哩。”

寇仲和徐子陵抵达商秀珣处理牧场事务的“飞马轩”外时，这美丽的场主正向大管家商震和包括柳宗道在内的四大执事说话。轩外的院落站着十

多名男女，副管家梁谦和兰姑是其中两人。

众人见两人随小娟到来，都露出注意的神色。

兰姑更和其中一名汉子交头接耳，显是在说他们的不是。

一位身段匀称、娴静端庄、姿容秀美的少女迎上三人皱眉道：“为什么这么迟才来，场主催人时，我都不知多么尴尬。”

小娟解释了原因后，介绍道：“这位就是馥大姐哩！”

两人慌忙行礼，暗赞骆方艳福不浅，更想不到她年纪这么轻，却在牧场这么有地位。

馥大姐打量了两人几眼，俏目掠过惊异的神色，正要说话，守在门旁的一名汉子唱喏道：“传两位糕饼师傅！”

馥大姐低声吩咐道：“随我来，要小心说话。”

他们不由有点紧张，随她来到门槛外。

只见堂内摆的全是雕镂精细的家具，中置三屏云石大卧椅，东西对称各两对云石圆屏靠椅，配以茶几、花几等物，气象庄严肃穆。

商秀珣半卧榻子上，一身男装打扮，还戴着藏起了秀发的帽子，不过仍难掩其天生丽质的迫人秀丽容光。

大管家商震坐在她右手第一张椅子，下首第二人就是柳宗道，另两名执事则在另一边。

三人先让路给从轩内走出来的一个老头儿，馥大姐才施礼道：“两位小师傅来了。”

接着低声道：“你们是新人，不能跨过门槛。”然后避退一侧。

两人只好靠到门槛外行礼，感觉怪别扭的。

商秀珣正低头专心喝茶，商震则在提烟管吞云吐雾，柳宗道报以微笑，但其它三位执事的眼神却像利箭射在他们身上。

柳宗道的独目亮了起来，微笑道：“是否因旅途辛苦，致起不了床呢？”

寇仲和徐子陵何等机灵，知他在说好话为他们开脱，连忙应是。

柳宗道趁商秀珣喝茶，介绍了其它三位执事。

大执事梁治五短身材，四十许岁，却蓄着一把乌亮的美须，双目雷芒闪烁，太阳穴鼓胀，只看外表便知是内外兼修的好手。

三执事陶叔盛是个高大的中年壮汉，却长者一对山羊似的眼睛，使他的外貌不讨人欢喜。

相反四执事吴兆汝年青英俊，肤色皙自得像个娘儿，但比起寇仲和徐子陵独特的体格形相，立时显得俗气非常。

三人的反应都颇为冷淡，似乎只为了给些面子柳宗道，才勉强对两人的礼数颌首相应。

商秀珣放下茶杯，又随手拿起几上一本账簿似的东西低头翻看，心不在焉的道：“你们除了糕饼外，还懂弄什么东西？”

包括馥大姐和柳宗道在内，众人无不愕然，想不到一向精明过人的场主会找两人来问这等琐事。

寇仲垂手恭敬答道：“什么都懂得一点。”

三执事陶叔盛厉斥道：“蠢才！场主是问你们除了糕饼外，还有什么拿手绝活？明白了吗？”

吴兆汝显是和陶叔盛一鼻孔出气，笑着嘲弄道：“或者他们是什么都有一点儿拿手绝艺呢！”

徐子陵还没有什么，寇仲却恨不得把两人扯出去狂揍一顿，但目下只能把这口气“骨嘟”一声吞下肚子里去。

商秀珣仍专注在那本簿子上，似乎一点都听不到其它人的说话，好一会才缓缓道：“今晚会有贵客从北方来，北方人最爱吃烤肉、熏肉那类东西，你们懂得如何弄吗？”

寇仲点头道：“烤肉熏肉都没有问题，场主请赐示该弄那一种肉。”

商秀珣随口道：“就熏肉吧！”

大执事梁治干咳一声道：“不是我信不过你们，而是客人的身分非同小可，又是显贵之家，对饮食至为讲究，你们在这方面只要道行差些儿，便变成班门弄斧，所以可否先告诉我们制熏肉的手法？”

商秀珣终抬起螭首，美目往他们瞧过来，同意道：“说得对！你们且说来听听。”

寇仲和徐子陵心知肚明梁治等在怀疑他们的身分，幸好他们确曾货真价实的随老张学技，后者淡淡道：“熏肉最紧要是调校味道的佐料，需以老火上汤配以花椒、桂皮、丁香、砂仁、豆蔻、大c、大蒜、鲜姜、酱豆腐和甜面酱，成品才能既有鲜艳的色泽，又香浓味美。”

寇仲接口道：“其次就是熏制的手法，先要把精选的肉料在锅中与酱料拌和，然后以柏木烟熏制，包包皮脆肉嫩，表里一致，肥不腻口，瘦不 齿，风味独特。”

两人均为口才了得，用辞灵活的人，一唱一和下、生动传神得好像一盘火热辣的佳肴已香气四溢的摆在台上那样子。

大管家商震挪开烟管，动容道：“果然是有真才实学之辈，非是蒙混之徒。”两人心中暗笑，同声道：“多谢大管家赞赏。”

商秀珣却是不置可否，又低头看那本簿子，漫不经心道：“今晚你们除了负责这道菜外、还要弄些甜点。退下！”

寇仲和徐子陵回到 房，都有点啼笑皆非，想不到商秀珣隆而重之的找他们去，为的就是谈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过这却有意不到的副作用，兰姑因弄不清楚商秀珣对他们的态度，登时变得友善多了，问明所需材料后，立即去为他们张罗。

寇仲苦思道：“来自北方又家世显赫的人会是谁呢？”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最好留些精神应付今晚的糕点菜肴吧！熏肉我们虽知制法，但即管把老张掳来都弄不出什么花样，骗骗未吃过熏肉的人还可以，想要那些北方贵客赞不绝口，只是梦想而已。”

又犹有余悸道：“想起昨天弄那些有创意的糕饼我更头痛，你快想办法吧。”寇仲苦笑道：“我也在倚赖你想办法哩！”

两人你眼望我眼，同时灵光一闪。

寇仲指着徐子陵道：“你是否想到他呢？”

徐子陵点头道：“他既是天下第一巧匠，又见多识广，至少酿酒是出色当行，造菜弄饼都不该差到那里去吧！”

两人同时跳将起来。

徐子陵一把扯着寇仲，笑道：“你留在这里应付兰姑，我去向他老人家

请教，明白吗？”

徐子陵前脚才去，兰姑便跨进门来，皱眉道：“小晶到哪里去了？”

寇仲摸了摸肚子，指指外面。

兰姑会意道：“酱料一应俱全，但肉料却要你们自己去挑选，要不要找人帮手，又或换过另一间房。”

寇仲立施缓兵之计，道：“我两兄弟一向共进共退，有商有量，待他拉完肚子回来再动手好了。嘻！有需要人手或换房时再通知你吧！”

兰姑瞪了他一眼，本要发作，旋又按下性子，咕哝两句后走了。

不片刻两名男仆送来一批佐料，寇仲立时忙碌起来。

这时骆方来找他，闲聊了几句后，寇仲问道：“知否今晚来的是什么人？”

骆方答道：“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来人显是大有来头，否则场主亦不会亲自率人去接船。这两年来不时有人来攀交情，但场主从没有像今趟那么重视对方的。”寇仲不得要领，顺口道：“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又有战马出售，自然人人都想和我们套交情哩！”

骆方傲然道：“正是如此。但也有些不知死活的家伙，想来巧取豪夺，不过附近百里之内谁不是我们牧场的子弟，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我们呢。”

寇仲顺着他口气道：“是些什么人这么大胆？”

骆方有点苦恼地道：“你听过民间最近的四句顺口溜吗？就是‘寸草不生向霸天，鸡犬不留房见鼎，焦土千里遇毛燥，鬼哭神号曹应龙’。”

寇仲恍然道：“就是那什么向、房、毛、曹四大寇啊！”

骆方恨恨道：“就是这四个神憎鬼厌的人，四处流窜抢掠，所到处像蝗虫般破坏成灾，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顿了顿续道：“我们和竟陵的独霸山庄，唇齿相依，互为声援，数次杀得他们锻羽而逃，早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可是最近他们秘密结盟，准备先以围堵的方法断绝我们援救竟陵，才全力攻打独霸山庄，此计确是狠毒。”

寇仲明白过来，四大寇本身的力量虽不能应付两条战线的战争，但合起来却足够分别把竟陵和飞马牧场重重包围，那时再蚕食四周城乡，独霸山庄和飞马牧场就会好景难再，就算取得最后胜利，亦要元气大伤。

问道：“这些贼子实力如何？”

骆力道：“四大寇中论武功以‘鬼哭神号’曹应龙最是高明，贼众亦最多，达三万之众，且不断招纳新人，每日都在膨胀扩充中。现时占了我们的西面百多里外紧扼大江的巴东郡，声势骤增，其它三寇都视他为首。”

这时徐子陵回来了，一脸振奋的神色，道：“立即开工！”

骆方和他打个招呼后道：“好好的干，场主从未试过对做房的人这么重视的。说不定迟些还可和我做成兄弟，不打扰你们哩！”

骆方走后，寇仲喜道：“是否有料子到？”

徐子陵赞叹道：“不但有料子，还是天下第一巧匠的独门秘方，暂时先学两味，一名熏鱼，一名金华香酥脆，来吧！炮制需时，时间却无多，边弄边说，今晚让我们中原双厨大展身手，技惊四座，吃得人人心服口服，不是胜过以武屈人吗？”寇仲“老怀”大慰，笑道：“这个当然，最好是吃得商秀珣以身相许你徐名厨，那就更为美满哩！哈……”

徐子陵见他死性不改，没好气道：“快来吧！此处盛产一种叫‘长江刀

鱼’的宝贝，鲁先生说若与蛋、酱料、面粉拌和成条，熏脆后美味得连瞽子吃了都要开眼呢，滚吧！

少点发你的争霸梦了。”

一应材料俱备后，两人忙个不了。

到黄昏时分，熏鱼、香酥脆同告面世。

两人这才记起整日没有半粒饭进肚，那还客气，每人抓起一片熏鱼吃个不亦乐乎。

寇仲边嚼边道：“这么好吃的东西，竟是我们弄出来的，不若拜那老家伙为师，看看还有什么绝技可跟他学的。”

小娟和馥大姐此时大驾光临，见到两人监守自盗，前者杏目圆瞪叱道：“你两个真好胆，竟敢把招待客人的东西自己先吃个饱。”

寇仲笑道：“我们只是在试味，嘿！这片熏鱼仍差了一点点，待我添些酱料再试试看。”

抓起另一片熏鱼，装作沾了点酱料，又狼吞虎咽起来，丝毫不顾仪态。

两女拿他没法，馥大姐没好气道：“场主吩咐，宴会时你们虽在旁侍候，有需要时会着你们介绍江南的美食，明白吗？”

徐子陵素不喜热闹，何况要做给人差遣的侍仆，装作劳累道：“我们忙了整天，早筋疲力尽，可否免此一役呢？”

小娟笑道：“什么一役半役，你当是去打仗吗？场主看得起你们，才肯让你们去见识场面。场主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违命者斩，清楚了吧！”

馥大姐甜笑道：“牧场内没有人像你两个般那么爱整古作怪，快拿了东西随我去，场主要先尝尝哩！”

第八章 狭路相逢

寇仲和徐子陵恭立桌旁，目不转睛地瞪着可与馆馆平分秋色的美丽场主商秀珣掐起一片熏鱼，送到香唇边以她的独门吃法，微露编贝般的雪白皓齿，巧俏无伦地浅咬了一口，秀眉轻蹙的细嚼起来。

站在桌子另一边的馥大姐和小娟亦紧张起来，怕她一个不满意，就把两人轰离牧场。

商秀珣瞥了两人一眼，忽然有些儿子不好意思咬下了一大口，痛快地嚼起来，其吃相神态，动人无伦。

寇仲故作谦虚道：“还可以吗？”

商秀珣美眸一转，却仍不肯正眼瞧他，“唔”的一声道：“此你们那些怪饼更有水准。啊！不！简直不能比较，你们以后不要做糕点师傅了！”

徐子陵恭敬道：“场主请试过香酥脆再定夺好吗？”

商秀珣瞅了他一眼，令徐子陵这么高定力的人也感到她那两泓秋水勾

魂摄魄的异力时，她才有点不情愿的放下熏鱼，抓起一块酥脆，飞快地咬了一口，旋即动容道：“真是你们弄的吗？”

寇仲得意道：“嘿！昨天我们还未习惯这里的器具用料，所以才有些失准，今趟场主终试到我们的真本领哩！”

徐子陵亦有风驶尽一巾里，接着道：“厨艺便如写画，意动才能笔到，更要浸淫钻研，若场主能多给我们一些空闲自修的时间，弄出来的东西将会更好。”

商秀珣别过俏脸来，秀眸掠过两人，缓缓放下酥饼，挨往椅背去，闭上美目道：“你懂得写画吗？”

刚才那两句乃鲁妙子教徐子陵时说的话，这时可教他怎样回答，只好道：“小人不懂，是师傅授艺时说的。”

商秀珣睁开眼睛，点头道：“你师傅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又道：“看你两人体格像马儿般的壮健，身子硬朗，有没有学过武功？”

小娟忙向两人打眼色，嘱他们小心说话。

寇仲挺胸道：“等闲十来个毛贼，都不是我们对手。”

这正是寇仲高明处，要知他两人虽可敛藏体内先天真气，又能收摄眼神，但高手毕竟是高手，总有其丰神气势，至少因练气而肤色亮泽，肌肉扎实，绝难瞒过明眼人。

寇仲直认有功夫，又以这种夸张的口气说出来，反最能释人之疑。

商秀珣淡淡道：“你是用刀的吗？”

寇仲愕然道：“场主怎会知道？”

馥大姐显然极得商秀珣爱宠，插口道：“你来时整个牧场的人都见你背着把生锈怪刀，嘻！是否在路上拾到的？”

寇仲抓头道：“给大姐猜中了！”

商秀珣无可无不可的道：“明早你拿刀来给我看看。”

转向徐子陵道：“你学的又是什么功夫，跟谁学的？”

徐子陵答道：“我学的是拳脚功夫，和小宁那样，跟过十多个不同的师傅，都不知算是何门何派。”

这时大管家商震从大厅进来报告道：“客人快到了。”

商秀珣盈盈起立，向馥大姐道：“教教这两个小子府内的规矩，不要失礼外人。”

寇仲和徐子陵坐在主宅后进外绕屋而筑的回廊处，享受着馥大姐予他们的优待。挨壁席地而坐的寇仲伸了个懒腰道：“你猜来的是什么人呢？”

徐子陵坐在半廊通往侧园的木阶最下一级处，脚触草地，正倾听前宅大厅传来杯盘交错的声音，道：“北方多权贵，怎猜得到是谁？”

寇仲道：“当奴婢的滋味似乎也不太差，不过最糟就是没有自由，牧场这么大这么好玩，我们却偏要困在这里。”

徐子陵道：“你只是想学人怎样养战马吧？不高兴随时可以走的。”

寇仲兴奋地道：“不要走，走了就不能替天行道哩！”

徐子陵愕然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寇仲压低声音说了四大寇结盟的事，徐子陵动容道：“这事确不能不

管，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寇仲闻言大喜，不过却给小娟的足音打断。

这妮子见两人不顾骯脏，死蛇烂的挨坐地上，嗔骂两句后道：“还不爬起来，场主着你们立即到正厅侍客，解说熏鱼制法。”

寇仲和徐子陵昂然步入正厅，隔着花漏屏风瞥了厅心坐满了人的酒席一眼，立时色变，低头转身便要溜回内进去。

馥大姐见状吃了一惊，张手拦着两人脱身之路低叱道：“你们干什么？不知场主和客人都等着你们吗？”

寇仲陪笑以低无可低的声音道：“我们两个刚才一起吃错了东西，所以现在要一起到茅厕拉肚子，共进共退，馥大姐请作个好心，行个方便。”

馥大姐又好气又好笑又担心，跺足道：“不要胡闹，怎么都要忍一会。哼！鬼才会信你们的鬼话，快滚过去，否则家法侍候。”

徐子陵亦充不起英雄来，求情道：“小宁说的确是鬼话，我们实际的情况是见不惯大场面，现在心怯得要拉肚子。馥大姐不若去告诉场主，免得我们丢了她的面子。”

馥大姐尚未有机会严辞斥责，商秀珣银铃般的声音传过来道：“小宁、小晶你两个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来见贵客，秀宁公主很欣赏你们的熏鱼，还要拜你们做师傅哩！”

这时连寇仲都在后悔千不改万不改，偏偏改叫做小宁，但目下既是后悔莫及，更是势成骑虎，在馥大姐使劲一推下，两人硬着头皮走出屏风外。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他们就等若赤身裸体在闹市中漫步那般尴尬和不堪。

“啊！”

李秀宁娇甜的叫声传入耳内，两人心知已被她认了出来，连抬头的勇气都欠奉。

今夜飞马牧场最重要的六个人都有出席，因为来的乃是唐王李渊之女，李世民的妹子，寇仲的初恋情人李秀宁。

纵使面对千军万马，寇仲亦不致于如此窝囊泄气。

商秀珣、商震和梁治等四大执事的注意力本都集中到寇徐身上，闻娇呼之声不禁愕然望向李秀宁。

陪同李秀宁来的李纲和窦威都不认识他们，见一向温婉文静的李秀宁竟然为两个糕饼师傅娇呼失声，亦是一脸茫然。

李秀宁惊讶之色一闪即逝，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请恕秀宁失仪，皆因想不到两位师傅如此年轻。”

这时寇仲和徐子陵来到席旁，面向李秀宁，神情木然地垂手呆立。

李秀宁回复了一向雍容高雅的闲静神态，对右旁商秀珣微笑道：“两位师傅怎么称呼呢？”

坐在她左旁的商震代答道：“一个叫傅宁，一个叫傅晶，是同乡的兄弟。”

他并没有指出哪个是傅晶，哪个是傅宁，可见他毫不尊重两人，只是敷衍了事。

李秀宁心中把“傅晶、傅宁”念了两遍，俏脸忽地微红起来，显是有悟于心。这变化并不显著，其它人都觉察不到。

商秀珣笑道：“小宁、小晶，秀宁公主和李纲、窦威两位大人均对你们的熏鱼赞不绝口，推为天下无出其右者，还不多谢赞赏。”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苦笑，无奈下行礼道谢。

李纲为人精明，见两人仪容出众，世所罕见。所知人中，唯李世民堪与比拟。试探道：“以两位小师傅的资质人材，无论选择那种行业，必可出人头地，为何独钟情于厨艺呢？”

寇仲漠然道：“这叫时也命也，若是太平盛世，我们兄弟或会设法谋取功名，为平民百姓做些好事。”

窦威讶道：“小师傅谈吐不俗，语带深意，但为何语调荒寒，是否有些伤心往事？”

徐子陵怕寇仲露出破绽，又见商秀珣盯着他们的美婢露出深思的神色，忙道：“我两兄弟刚才进厅前，闲着无事聊起故乡被战火摧残的旧事，所以生出感触，窦大人切勿见怪。”

李纲点头向座上各人道：“天下大乱，首当其冲的总是平民百姓，就像现在私铸钱大行其道，便对老百姓的生计造成极大的破坏，原本一千钱重二斤，现在私铸钱一千钱竟不到一斤，甚至铁片、皮纸都冒充当铜钱使用，这情况若继续下去，真不知会如何了局。”

柳宗道插入道：“只要大唐能一统天下，自可革除弊端，大下太平。”

李纲呵呵笑道：“这还须场主不吝援助才成。”

商秀珣不置可否，妙目一转，向默然呆坐的李秀宁道：“公主不是要亲口询问他们熏鱼的制法吗？”

李秀宁如梦初醒的道：“秀宁想过了！还是明天亲到 室，跟两位大师傅实习一遍，才最妥善。”

四执事吴兆汝目闪过嫉忌神色，提议道：“宁公主若无暇分身，我可着他们把制法详细写出来，也是办法。”

李秀宁瞧了低垂着头的寇仲一眼，坚持道：“还是秀宁亲自向两位大师傅请教高明好了！”

商秀珣淡淡笑道：“就依公主意思办吧！”

转向两人道：“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

回到房中，寇仲颓然跌坐椅内，欲语无言。

徐子陵在他对面坐下，淡淡道：“只要她一天未嫁人，你仍有机会可以得到她。今天的寇仲已非昨天的寇仲，谁都不敢小觑你。”

寇仲叹了口气，默思片刻后，缓缓摇头，道：“我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先不说她另有心上人，即使她肯嫁我，我亦不能因儿女私情舍弃我争霸天下的大志。唉！自己知自己事，你也该了解我，我寇仲绝非那么容易安分守己的人。”

徐子陵还有什么话好说，道：“我答应了鲁先生今晚到他处，你去不去？”

寇仲摇头道：“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想一点事情。”

徐子陵沉吟片晌，径自出房去了。

徐子陵抵达鲁妙子小楼时，这天下第一巧匠正傲立小楼外崖沿处，似在缅怀旧事，脸上露出伤感的神色。

徐小陵来到他身后请安问好，鲁妙子像是对寇仲没有随他一道来毫不在意，领他进入小楼下层的厅堂，坐好后道：“江湖中人虽推崇我为天下第一巧匠，以为我无所不晓，无所不能，这只是一个误会。”

徐子陵衷心道：“先生确是小子生平所遇人中，最见多识广的人，我们依先生指点弄出来的熏鱼和香酥脆，便……”

鲁妙子打断他道：“可恨这正就是我的缺点，凡事都有兴趣，任何事都可惹起好奇心，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假若我能专志武道，虽未必能胜过那妖妇，至少可全身而退，多活上十年八载。”

旋又露出一丝笑意道：“话又得说回来，若非我博通医学和食疗养生之道，三十年前早该死了，今天亦难和子陵你同席夜话。”

徐子陵深切感受到他矛盾的心情，却找不到可说的话。

鲁妙子道：“自十二岁离乡，直到五十岁，我从没有一刻不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只有不断的变化和刺激，才使我享受到生命的姿采。到三十年前惨败于祝玉妍手上，才安定下来，虽仍不时周游四方，但心境已大不相同，对所学中较感兴趣的技艺，特别下功夫深入钻研，最后竟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徐子陵好奇心大起，忍不住问道：“这发现定是非同小可哩！”

鲁妙子露出一个意味着“连你这淡薄无求的小子也动心了”的会心微笑，却不直接说出答案，岔往别处道：“这三十年来乃能使我醉心钻研的就只有园林、建筑、机关、兵器、历史、地理和术数七方面的学问。”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道：“这任何一方面的学问，也可令人穷毕生的精力去钻研学习，先生却是兼修并顾，嘿！真教人难以相信。”

鲁妙子苦笑道：“这叫死性不改，但若非我受内伤所累，说不定会专志武道，好和那妖妇来个同归于尽。”

眼中射出缅怀的神色，长长叮出一口气道：“不过园林和建筑之学，本非老夫钟情的物事，只因输了一盘棋给青雅，才被迫得要履行赌约，为这里建园造林，设计楼阁。”

又黯然叹道：“若非能寄情于此，老夫可能早因悔恨攻心而伤发身亡。青雅啊！我欠你的何时才能回报呢？”

见徐子陵一脸疑惑的瞧着他，解释道：“青雅就是秀珣的母亲，唉！”

徐子陵心中明白过来，知道鲁妙子和商秀珣的母亲定是有不寻常的关系。

鲁妙子像倏地苍老了几般，喟然道：“当年受伤后，祝玉妍亲身追杀老夫，我本想寻宁道奇出头，岂知他已远赴域外，惟有躲到飞马牧场来。又布下种种疑兵之计，骗得那妖妇以为我逃往海外，否则老夫早给她宰了。”

接着正容道：“此妖妇的邪功已达魔门极致，有鬼神莫测之术，宁道奇曾先后三次与她交手，亦奈何她不得。”

徐子陵想起娟娟，默然无语。

鲁妙子沉吟片晌，忽地似若虚飘无力的一掌拍在台面上，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坚硬的桌面却清楚现出一个深刻盈寸的掌印，痛苦地道：“青雅啊！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若时光能倒流，当年我定不会偷偷溜走，什么男儿大业，都只是过眼云烟，怎及得上你深情的一瞥。”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想起寇仲，他将来会否有一天亦像鲁妙子般悔疚交集呢？

寇仲从椅子长身而起，猛一咬牙，取起井中月，一溜轻烟般穿窗而出，没入院落的暗黑里去。

第九章 遁去的一

鲁妙子淡淡道：“在我死前，你能否每晚都到这里来见我呢？”

徐子陵点头道：“只要我在这里，每晚都可来陪先生谈话。”

鲁妙子道：“换了是寇仲，必会心切从我身上学得种种绝艺，只有你才无欲无求，随遇而安。若在三十年前，我会选寇仲而舍你；但在今天，你却是我最好的选择。”

徐子陵皱眉道：“我对先生之学完全外行，恐怕难以在短短时间内学到什么，致有负先生的期望。”

鲁妙子微微一笑，道：“得得失失，你我都不用介怀，就当是闲聊好了。若非碰巧在这段时间遇上你，我也不会兴起把这三十年领悟得来的一得之见，流传下去的心意。”

徐子陵沉吟道：“假设寇仲问起我从先生处学到什么东西，我是很难硬起心肠不说出来的。”

鲁妙子失笑道：“你倒坦白，不过我传你的乃‘自然之道’，只合你那种淡泊的人生态度，寇仲绝不会感兴趣，说给他听又何妨呢？”

徐子陵吁出一口气道：“这就好了。我还以为先生是要教我如何去制作各种机关巧器。”

鲁妙子再哑然失笑，目光投往窗外，似乎正思量如何把胸中所藏，可一股脑儿传给跟前这天资卓绝的年轻高手。

寇仲掠上场主府一座钟楼之顶，只见远近屋脊连绵，灯火处处，间有府卫婢仆在院落廊道中经过。

他依陈老谋所授的方法，迅速判断出那处该是主宅，那处该是招待宾客的舍馆，只要再经侦查，定可找出李秀宁今夜所居之处。

不由心中叹了一口气。

她既已定了明天来和自己说话，自己仍要今晚去见她，是否多此一举呢？

不过转瞬他的理智就被心中燃起充满渴望的火焰所淹没，正要往其中一组目标院落掠去，远方房脊处人影一闪即逝。

寇仲心中大讶，暂时放下李秀宁的事，疾追而去。

鲁妙子缓缓起立，移到窗旁，瞧往对崖的陡峭岩壁，背着徐子陵沉声道：“天地之间，莫不有数，而万变不离其宗，数由一始，亦从一终。”

徐子陵讶道：“数由一始，这道理简单易明，但由一终，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鲁妙子转过身来，微笑道：“我刚才不是说过，经过这三十年来的潜思，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正就是对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徐子陵苦笑道：“先生已吊足了我的胃口，可以说出来了吧！”

鲁妙子欣然道：“我只是希望能使你印象更深刻，才故意用了点手段。”

沉吟半晌后，鲁妙子徐徐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两句乃易经系辞中的两句，术家一向视之为教人卜筮之法，皆因卜筮时用着五十茎，演数之法，必除其一，却不知天地之理，尽在这两句之中。”

接着问道：“你看过易经吗？”

徐子陵老脸微红，摇头表示未看过。

鲁妙子叹了一口气道：“古圣先贤，每说及有关术数之事时，因碍于天机不可泄漏的戒心，总是藏头露尾。因为接着那句‘分而为二以象两’，便是起卦之法，使人误入歧途，不知上两句用中藏理，理中藏用，实术数最深层的意义。”

徐子陵尚是首次接触到易数，兴趣盎然道：“这两句听来有趣，究竟包含着甚么天地的秘密呢？”

鲁妙子淡然道：“五十乃完满之数，当数处五十时，天下万物各处其本位，无有动作，可是若虚其一数，生成四十九时，便多了个虚位出来，其它四十九数便可流转变化的，千变万用，无有穷尽。”

徐子陵拍案叫绝道：“这个解释，确是精采绝伦。”

鲁妙子大讶道：“你真的明白我说什么吗？”

徐子陵不解道：“这有什么难明的，就像五十张椅子坐了五十个人，假若规定不准换位，又不准走开，自然不会有任何变化。可是若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张椅子出来，那自然会产生很多的变化了。”

鲁妙子呆瞪了他好一会后，叹道：“你这小子天分之高，当世可能不作第二人之想。”

你刚明白的正是术数的精义。所谓遁甲，遁的就是这个‘一’，什么河图洛书，说的无非是先后天八卦，由先天而后天，天地易位，扭转乾坤，变化始生。”顿了顿傲然道：“天地间无论哪种学问，至乎武功、人生，其最高境界，都在怎样把这个失去了的‘一’找出来，有了这个‘一’，始可重返天地未判时的完满境界，这就是我经三十年苦思偶得的最大发现。”

徐子陵全身剧震，虎目射出前所未有的电芒。

在这刹那，他已把握到一种玄之又玄、关乎天地之秘的至理。

寇仲把速度提至极限。

体内的螺旋寒劲以闪电般的惊人高速来往于经脉之间，使他能在虚空中作出鱼儿在水中灵活自如的游窜动作，比之以前实不可同日而语。

他落足到一处瓦背，迅又滑落地上，穿过侧旁花园进口的月形洞，倏地横移到树丛后，避过一个刚推窗外望的仆妇的视线，凌空翻过围墙，斜射上一所房子之顶，再弹往屋旁大树伸出的横干处，借方掠至另一所房子上，刚好捕捉到那个黑影正由地上直往内堡外墙顶斜斜射上去。

寇仲吓了一跳，旋即醒悟对方必是有飞索挂钩那类东西助力，否则除了是宁道奇、毕玄那类高手，谁能以这种直上直冲的方式跃上高达十五丈的城墙？

此人究竟是谁？

寇仲点在墙旁一株老榕的枝桠处，提起轻功，全力运劲，像鱼儿冲破水面般，投往墙头去。

眼看仍差丈许才到得墙头上，寇仲心中叫糟时，猛地觉察体内螺旋寒劲生生不息，仍有余力。

大喜下再提一口真气，轻轻松松踏足墙头。

飞马牧场由于地理形势险要，防守只集中在外围处，防外不防内，所以内堡城防并不森严，只要知情避开几座驻有守卫的哨楼，加上第一流的身法，便可出入自如。

寇仲惯于逃命潜隐，登墙后立则伏地前窜，探头往外望去。

山城连绵的房舍在城墙下延展开去，至外城墙而止。

之外就是辽阔的牧场，篷帐处处，马羊嘶叫。

那黑影没入一所小宅院后，再没有出现。寇仲心中暗叹，决定取消了私会李秀宁的千载良机。

腾身下墙，朝黑影隐没处赶去。

鲁妙子脸上现出神圣的光辉，一字一字地徐徐道：“这‘失落的一’又或‘遁去的一’随着天地周游不息，流转不停，同时存在于万物之中，老子称之为‘道’，释迦称之为‘佛’，佛正是觉悟的意思，千变万用，尽在其中。”

徐子陵拍案叹道：“这实是武道中最厉害的心法，就像生死对决中，这‘遁去的一’亦随招数流转不停，只要能准确掌握，便能决定对方的生死。”

今赵轮到鲁妙子一脸茫然，皱眉道：“我倒想不到这道理和武功两者间有什么关系。”

徐子陵理所当然地道：“以决斗者本身而言，气发则为窍，而气发的至本原处，则是活的生死窍，若此窍被破，任是宁道奇、毕玄之辈，亦必死无疑。倘真气游走全身时，此窍亦不断转移，就像这‘遁去的一’随天数不断变化那样子，则敌人便无从掌握和破解。”

鲁妙子愕然瞪了他半晌，叹道：“你这心法不但从未载于典籍武经，更

从未有人提过。唉！我常自诩聪明过人，只因所学太博，未能专志武道，成就才及不上宁道奇之辈，岂知今天见到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武学上的绝世天才。”

徐子陵不好意思的道：“我只是随口乱说，不过这有趣的道理，我必须和寇仲好好研究，先生不会介意吧！”

鲁妙子发了一会儿呆后，道：“我怎会介意呢？刚才你似乎仍意犹未尽，可否再说来听听？”

徐子陵与奋地道：“刚才只是以人身本体气窍而论；若在招式上，则有最强和最弱处，亦随招式变化流转不停，如能避强击弱，就是最厉害的制敌手法。”

鲁妙子皱眉道：“这方法对付一般高手犹或有效，可是像宁道奇、祝玉妍那类高手，保证绝无至弱之点可寻。”

徐子陵却不以为然道：“他们非是没有至弱之点，只是至强至弱能合而为一，使人无G可寻吧！假设能先一步找到其下着变化，从使击在空处，亦可使其露出最弱的一点。”

天！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弈剑之术了。那就等若下子，每一着都迫得对方不得不应子，不得不露出破绽。”

鲁妙子听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现出苦涩自嘲的表情，哑声道：“你现在比我更能把握到这道理的精要，我大可以一股脑儿传你如何把这玄妙的理论用于园林、建筑、机关等诸学问上的法门哩。”

寇仲掠过大宅的后园，穿过一道长廊，到了后后进间的天井处，拔身而起，在屋瓦处没作片刻停留的跃落地面，移到屋宅西窗下的暗影里，正要探头观看，屋内有人“咦”了一声。

寇仲大吃一惊，此人竟高明至可察觉自己的来临，可肯定武功更胜刚才他跟踪的那个黑衣夜行者。那敢怠慢，闪电般避往附近一丛草树后。

风声骤响，一个青衣大汉穿窗而出，灼灼的目光扫视远近，又跃上屋顶。

刚才那黑衣人显是由对窗掠出，这时绕宅来到西窗前，娇呼道：“没有人呢！你是否听错了。”她蒙上头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暗处的寇仲暗忖原来是个娘儿，却肯定自己未听过她的声音。

大汉跃落她身旁，探手挽着她的腰肢，笑道：“可能是耗子走过吧！小心点总是好的。”

寇仲心骂你的爹才是耗子，眯起眼睛，只露一线的朝那大汉瞧去。

此人年在二十四、五间，身材不高，但膀阔腰圆，虽不算好看但却有种粗犷的男人味道。

他笑着向那女子说话，可是脸上却没有丝毫笑意，神色严峻，毫无表情，两只眼睛从浓眉下扫视园内每个阴暗角落，反放过了就在他十步开外的草树丛。

女子呢声道：“人家怎敢不小心呢？不怕给你像那晚般惩罚吗？”

男子发出一阵充满淫褻意味的笑声，搂腰的手移到她香臀上，道：“时间不早了，老家伙宴罢就要回家，我也要去作报告，今赵如若事成，包保你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寇仲暗叫可惜，竟没有机会偷听他们的阴谋。

女子不依道：“老鬼还要处理很多事，那有这么早回来的，时间尚早哩！”

她的声调语气都充满了暗示性，连偷听的寇仲亦感觉到那挑逗力，不由暗求老天爷使这男人把女的留下，那便可多知道点他们的秘密了。

岂知大汉不为所动，眉毛微微一扬，便回复冷酷的表情，奸笑道：“迟些再整治你这骚蹄子，快回去！”

女子怨道：“你这人真是铁石心肠，既把人送去陪那老鬼睡觉，弄得人家晚晚半上不下的，难得有机会又不肯安慰人家。嘻！但奴家最爱的就是你这种豪情气概。走哩！”

两人亲了个嘴儿后，毫不停留的分两个方向掠走。

寇仲毫不犹豫的追着那男人去了。

只要再听到此荡妇的声音，定可以把她认出来。现在他最好奇的是此君如何克服牧场的天险，回到外面的世界去？何况他的手正痒得非常厉害呢。

鲁妙子欣然道：“园林之道，实乃自然之道。其大要在一，因势施景，有如画龙点睛。明乎此道，其它豁然通，既可怡情养性，又可触发天机，绝不可以小道视之。”

见徐子陵不住点头，奇道：“为何这些缥缈难明的意念，你总能听得眉飞色舞？”

徐子陵坦然道：“自踏足内堡后，我心中便有先生刚才说的那种感觉，只是没法学先生般这么玲珑透彻的以恰当的言词形容出来，所以自是听得非常痛快。”

鲁妙子呆了片刻，又喜又恼道：“真想找一些话你是听不明的，哈！其实我该高兴才是。就像伯牙遇上叔齐这知音人，否则对牛弹琴，只怕我要气得短几天命。”

鲁妙子长长嘘了一口气，道：“园林虽千变万化，其要只有九：就是空间、明暗、分隔、装衬、立象、色相、气候、嗅香、果供。记着了吗？”

徐子陵重复了一遍，竟是一字不差。

鲁妙子试探道：“明白吗？”

徐子陵抓头道：“先生解说得这么清楚，有何难明之处？况且此九要除最后两项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运用在武技之外，其它全可派上用场。至此才明白先生所说任何事物到了最高层次时，全是相通之语。”

鲁妙子苦笑道：“我何曾解说过什么呢？打死我也不信就凭这几句话你就可明白我精研出来的要领，你先给演解第一要诀空间吧！”

徐子陵微笑道：“我是否该故意说错呢？”

鲁妙子失声狂笑，大力拍了他肩头，捧腹道：“三十年来，我从未试过像今晚的痛快开怀，真说不定可多延几天命。说吧！我鲁妙子岂是如此胸襟狭窄不能容物之人。”

徐子陵道：“空间乃无处不在的东西，例如两人对垒，空间便不住变化，

谁懂掌握空间，谁就把握致胜契机。园林亦然，有暗示性的空间，例如高墙之后，萝隐宅舍；有深远的空间，便如屋后深渊。其它平远高远、高低掩映，小中见大，均在空间的布局。

我有说错吗？”

鲁妙子沉着地道：“那明暗呢？”

徐子陵道：“事实上这是个方向的问题，向阳背阳，景物便截然不同。像先生这小楼西斜的一边植有高大的林木，便可改光天化日为浓郁绿荫。又例如日洒月照下，墙移花影、蕉阴当窗、梧荫匝地、槐荫当庭。只是这种种明暗的运用，已可生出无穷的意境。”

鲁妙子不容他思索，跳问第五要的立象。

徐子陵从容答道：“那等若画龙点睛，就是在园林关键处，例如庭院、天井、月台、路口等处，以古藤、老树、台、座、栏、篱，又或亭、廊、轩、榭、假山、鱼池、小桥诸如此类，缀景成象，使人有观赏的重心。”

鲁妙子拍案叹道：“你这小子满师了，快给我滚，明天再来！”

第十章 两代恩怨

徐子陵离开鲁妙子的小楼时，差点要狂歌一曲，以宣泄心中激动之情。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指的大概就是刚才的情况。

很多平时苦思不得的东西，本来模模糊糊的意念，忽地豁然贯通。

就像焰阳驱走了乌云，现出万里晴空。

这“遁走了一”将会使他终生受用不尽，比学晓什么绝技招式更厉害。

踏入后院门时，心中忽现惊兆。

那是被人在暗中窥视的感觉。

徐子陵立时从玄妙的奥理返回现实来，收摄心神，同时敛起真气，以平常人步伐的轻重朝卧房走去。

初更已过，月儿临空。

他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装作毫不戒备的步上环绕宅院内空间的半廊，来到房门处。

他可肯定暗中窥伺他的人已伏在房内某处，而寇仲则滚了去找李秀宁。

牧场内任何人若在此时来找他们，发觉人去房空，不怀疑他们才怪。想到这里，心中释然，推门入房。

剑气迫体而来。

徐子陵在刹那的光景里，已看到偷袭者竟是国色天香的商秀珣，而此一剑虽声势汹汹，却仍留有余地，非是要取他小命。

“啊！”的一声，剑锋抵在徐子陵咽喉处。

商秀珣脸若寒霜的立在他前方，冷冷道：“你刚才到那里去了？”

徐子陵运功收去脸上的血色，装作魂飞魄散的颤声道：“我只是到后崖的小亭纳凉吧！”

商秀珣剑尖催发劲气，钻入他经脉去，幸好他把从馆馆处偷师得来的功夫活学活用，把螺旋劲气早一步收藏在右脚涌泉穴处，脉气变得只比一般人强大了少许，但这绝不能持久，但他再没有另外的选择。

果然商秀珣的真气抵达他丹田处转了两转打便收回去，还剑入鞘低喝道：“你那个好兄弟呢？”

徐子陵真心的松了一口气道：“他的肚子不舒服，去了……嘿……场主明白啦！”

商秀珣半信半疑的瞧他两眼，道：“你先把灯剔亮再说。”

徐子陵心中叫苦，若寇仲不能及时赶回来，任他舌粲莲花，也说服不了这智能过人的美女。

灯火渐明，把室内的空间沐浴在温柔光色里。

商秀珣命令道：“坐下！”

徐子陵在靠窗旁的椅子坐好后，商秀珣才在房心桌旁椅子坐下，秀眸射出锐利的光芒，盯着他道：“你们与李秀宁是否旧相识？”

徐子陵这才明白她来找他们的原因，故作愕然道：“谁是李秀宁？”

商秀珣微笑道：“你倒装得似模似样，以李秀宁的修养和镇定功夫，绝不会突然大惊小怪的。你还想瞒我，是否要家法侍候，始肯招供？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徐子陵暗忖寇仲可能今晚都不会回来，自己若还左遮右瞒，只是个至愚至蠢的做法。

不过若和商秀珣闹翻了，明晚便再不能到鲁妙子处去。脸上涌起一个发自内心的苦笑，道：“若场主不信任我们，我们明天便离开好了。纵使我们的认识甚么李秀宁，亦没有触犯牧场的规矩。唉！我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呢。”

商秀珣眼中现出复杂难明的神色，正要说话，足音由远而近。

两人目光同时落在敞开的室门处。

寇仲茫茫然的走进房内，然后大吃一惊失声道：“场主！”

商秀珣冷冷的打量他。

寇仲确是弄虚作假的天才，装作恍然道：“场主定是想早点来欣赏我的宝刀哩！”

商秀珣目光落在他背后挂着的井中月，淡然道：“你刚才到那里去呢？为何要拿刀子？”

寇仲和徐子陵合作惯了，目光自然地往他扫去，口中却掩饰道：“刚才我和小晶……”见到徐子陵用脚尖指指后山的方向，又摸摸肚子，自作聪明的接下去道：“嘿！我和小晶到后山找那老先生学功夫，还吃了些东西，哈！”

商秀珣失声道：“什么？”

寇仲心知不妥，却不知什么地方露出马脚。

徐子陵急忙补救，怒道：“你说什么？忘了老先生吩咐吗？”

寇仲醒悟过来，陪笑道：“老先生虽吩咐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可是场主是我们的老板，瞒什么人都可以，却不该瞒她，小晶你真糊涂，还不向场主请罪。”

徐子陵顺着圆谎道：“我只知大丈夫一言九鼎，抵你吃了老先生的东西后拉肚子。”

商秀珣低喝道：“全都给我闭嘴。”

两人呆瞪着她。

商秀珣站起来道：“你两个随我来。”

寇仲和徐子陵跟在商秀珣动人的粉背后，直抵鲁妙子小楼外。

小楼上层仍有灯火，却听不到任何声息。

商秀珣仰望楼上，俏脸拉长，沉声喝道：“老头儿！你违背诺言了。”

两人吓了一跳。想不到商秀珣对这内堡的园林建设者，天下第一巧匠如此不尊敬。

鲁妙子的声音传下来道：“场主已三年没有踏入我安乐窝的范围来，何不上来和老头儿喝一杯六果浆？”

商秀珣脸若寒霜，冷冷道：“本场主没有兴趣，只知你违背承诺，究竟是你自己离开，还是要由我亲自赶走你。”

两人都听得大惑不解，不明白商秀珣为何会对鲁妙子一派水火不容的态度。

鲁妙子叹了一口气道：“我何处违背诺言呢？”

商秀珣沉声道：“三年前娘亲过世时，你在娘前亲口答应绝不管我牧场之事，又不会离开后山半步，所以我才肯让你留下来。现在你竟敢把所学传授予我牧场的人，不是违诺是什么呢？”

鲁妙子倏地出现窗前，往下瞧来，呆盯着商秀珣。

商秀珣大怒道：“不准看我！”

鲁妙子叹了一口气，目光射上夜空，喟然道：“你长得真像你娘。”

商秀珣语气回复平静，冷然道：“不准你再提娘亲，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谈她。到现在我仍不明白娘为何要至死都要维护你。好了！你究竟肯否和和气气的自己滚蛋。”

鲁妙子轻轻道：“他们两个是你牧场的人吗？”

商秀珣愕然道：“他们是由我亲自聘用的，若不是牧场的人算什么人。”

鲁妙子目光又落在她脸上，叹道：“三年之期未过，他们仍只是外人，唉！”他显然不愿和商秀珣争辩，但在这情况下却是迫于无奈，否则就要滚蛋大吉。

商秀珣立时语塞，跺足气道：“鲁妙子，娘已死了，为何你仍恋栈不去呢？”鲁妙子叹了一口气道：“可否再给我十天时间，以后场主都不会再见到我了。”

商秀珣深吸一口气道：“本场主就看在娘的份上，再予你十天宽容的时间。”回头狠狠扫了两人一眼，喝道：“你两个还不给我滚回去睡觉！”

两人躺在床上，好一会都没有说话。

寇仲终按捺不住道：“我发现了内奸。”

徐子陵淡淡道：“你不是去找你的秀宁公主吗？”

寇仲坐了起来，苦笑道：“本来真的想去找她，可是却碰上内奸。”

遂把事情经遇说出来。

徐子陵皱眉道：“你既去追那家伙，为何这么快便回来了。”

寇仲颓然道：“那家伙有种介乎钩索和飞一木吊一间的攀山工具，能上落陡峭的崖壁，我又不肯追得太近，几个照面就失了他踪影，差点把我活活气死。”

又欣然道：“所谓祸兮福所寄，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就要给美人儿场主拆穿了我们底细。”

徐子陵挨坐起来，盯了他一眼道：“你还好说，摸肚子该代表拉肚子，却说甚么吃东西。”

寇仲失笑道：“你又没装出拉肚子的表情，教我怎样分辨？”

徐子陵也觉好笑，思索道：“今趟你显然选择错误，你若跟的是那个荡妇，现在就可知道谁是与外敌勾结的内奸！”

寇仲晒道：“有这么多线索，还怕她可飞出我们的掌心吗？”

顿了顿胸有成竹道：“首先，这荡妇必是人家小妾一类的身份，且作了人家的小妾该没有多少天。其次给她骗的冤大头必是昨晚宴会上牧场方面的其中一个人，而有资格被称为老家伙的，便只有商震老头，梁治也可勉强凑上半脚。这么易查，有什么可怕的。”

徐子陵记起初见商震时为他推拿的两个艳女，点头道：“该以商震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这种事怎可随便查问。而且就算知道是谁，除非我们自揭身份，否则仍是奈何她不得。”

寇仲道：“我们就由那奸夫入手，他总要回来的。”

徐子陵道：“明天我们设法到那宅子看看，总该有些蛛丝马迹可寻。”

寇仲笑嘻嘻道：“徐少爷似乎很关心美人儿场主，哈！我看她只是借头借路来亲近你吧。”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像是已浑忘了李秀宁，否则怎笑得出来呢？”

寇仲愕然道：“给那奸夫淫妇，加上美人儿场主先后一搞，我确把她暂时忘了。可见我这人确能提得起，放得下。是哩！我忘了问你鲁妙子传了你什么手艺，是不是很好玩呢？”

徐子陵把鲁妙子的玄奥理论和盘托出，寇仲动容道：“这确比弈剑术更玄妙，我们须好好研玩。还有什么东西？”

徐子陵遂把鲁妙子的园林九要说出来，岂知说到第三要，寇仲已大打呵欠，截断他道：“有一事非常奇怪，商秀珣不是说过鲁妙子答应过三年内不得离开后山半步吗？但他明明不时溜了出去，定是有秘密信道，否则怎都会给发觉的。”

徐子陵知他对园林学毫无兴趣，躺下道：“睡觉吧！”

“砰！砰！砰！”

两人绝不情愿的从床上爬起来。

兰姑难听的声音在门外嚷道：“你们昨夜去了做贼吗？知否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整个牧场就只有你两个仍在睡觉。信否我进来把你们的床子拆掉

呢？”

寇仲和徐子陵对视苦笑，前者跳下床去把门打开，道：“我们两人昨晚陪场主到后山赏月，谈了整晚，多睡一会都不行吗？”

兰姑登时给他吓窒，失声道：“场主……”

寇仲昂然道：“你如不信就去问场主，看看我们有否陪她到后山去。”

徐子陵见窗外阳光普照，确已是日上三竿时分，只因两人惯了睡觉时练功，且过去两晚睡得太少时间，才感不足，叫道：“不要吵了，起床吧！”

兰姑的马脸阵红阵白，但语调却客气少许，道：“场主现在陪宁公主去了参观牧场，回来后宁公主就会到楼来看你们怎样弄熏鱼。这个是场主的吩咐，你们还不去准备一切？”

兰姑待要离开，寇仲唤着她道：“有些事我两兄弟真不明白，每趟兰姑来找我们，都要我们去做牛做马。但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那处是澡堂，何处是茅厕。更不知一日三餐如何解决。场主昨晚便奇怪为何我们两名壮丁要挤在一张床上，这究竟谁该负上责任？”

徐子陵出现在寇仲身后，笑道：“所以今天我们决定怠工，除非生活得到大幅改善。”

兰姑先是挑起水蛇幼腰，旋又颓然垂手，软弱地道：“只是这两天特别忙，没时间理会你们罢了！你们先去梳洗更衣再说。”两人露出胜利的笑意。

第十一章 衷心感激

徐子陵正要溜出房，给寇仲一把抓着，只好苦笑道：“熏鱼儿的整个流程作业已准备妥当，要解说时口若悬河的寇名厨一个人便可应付自如，硬要把小人留下来，不觉有点浪费人力吗？”

寇仲苦溜溜的道：“算我请你求你好了，没有你在，我怕会做错事，嘿！”

徐子陵道：“有什么事可能做错的，例如呢？”

寇仲干咳一声道：“例如我一时不慎，舍大业不顾而情挑公主，又例如我大失男儿汉的体面，跪地哀求她嫁给我，唉！一世人两兄弟，你就给我乖乖的留在这里壮胆吧。”

徐子陵失笑道：“你当她是来和你幽会吗？我可保证兰姑会在旁拍她马屁，甚至美人儿场主亦会虎视眈眈，看看你和她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寇仲摇头道：“你对女人的经验仍是差老子少许。你昨晚有否注意公主她的神态，那种心乱如麻、不知所措的表情，正代表她对我亦非是全无情意。所以她今天不来则已，否则定会找种种借口遣开其它人。”

徐子陵讶道：“你不但窍穴长在天灵穴处，还多长了眼睛，我明明见你昨晚只管看着地板，凭什么可见到她微妙的变化表情呢？”

寇仲尴尬道：“像我这种级数的高手，纯赖感觉已可知道很多事，明白吗？徐低手！”

快滚回来！”

徐子陵举手道：“我上茅厕也可以吧？”

寇仲改变策略，搂着他以差些就要亲他一口的热情道：“我的好兄弟，记得早去早回。”

徐子陵正以为可逃出生天，岂知寇仲追上来道：“一世人两兄弟，都是共同进退妥当点。”

徐子陵脱身不得，苦笑道：“胆子这么小，怎学人争霸天下？”

“你两个要到哪里去！”

两人愕然转身。

商秀珣和李秀宁正沿着长廊，联袂而至，出奇地没有其它随从。

商秀珣仍是一身劲装武士服，头戴羽帽，妩媚中带着勃勃英气。

李秀宁出奇地朴素，纯白的裙褂配上蓝花黄地的小背心，显得楚楚动人。这美人像宋玉致那样，有种高门大阀出身的女子独特高贵娇美的气质，能令任何男子生出自惭形秽之心。

两女在廊外漫天阳光的衬托下，更是艳光四射，又似带着某种超乎凡俗的奇异禀赋。

一时两人都看得呆了。

两女盈盈来到两人身前，李秀宁大方地微笑道：“对不起！累两位大师傅久候呢！”

两人忙施礼响应。

商秀珣淡淡道：“小宁你先向公主讲解，我要和小晶说几句话。”

寇仲见到李秀宁，什么都忘了。还恨不得和她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忙领着李秀宁到房去。

商秀珣带着徐子陵朝后园走去，到了亭子才停下步来，道：“那老头子昨晚和你们说了些什么话？”

徐子陵答道：“他教我们造园建林的学术，场主要否我重复一趟？”

商秀珣背着他道：“没有说其它的事吗？”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他还有说及自己，说因在三十年前被敌所伤，这几天旧伤复发，命不久矣！”

商秀珣娇躯微颤，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低声道：“照鲁先生自己估计，他只可多活十天八天，或者正因如此，他才会看上我们吧！”

商秀珣缓缓转过娇躯，美目深注的瞧了他好半晌后，柔声道：“你们有否想过自己的前途，还是满足于当两个厨子呢？”

徐子陵对她忽然岔开话题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置可否地答道：“不做厨子，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商秀珣不悦道：“你们本来就不是厨子，而是走私盐的贩子，现在竟敢对我说这种话。”

徐子陵这才记起寇仲说过的话，从容道：“无论做什么，都不外求财，走私盐风险既大，随时可血本无归，怎及在这里可每月稳收半锭真金。”

商秀珣双目射出锐利的光芒，语含深意问道：“赚够了钱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徐子陵胡诌道：“那要由时局决定，若天下回复统一太平，我们就回乡开间小菜馆。”

嘿！对我们来说，这已是很了不起哩！”

商秀珣微笑道：“还要骗我，只听你说话的条理分明，谈吐应对的高雅，便知你们非是一般凡夫俗子，否则以鲁妙子的高傲自负，怎会有兴趣在你们身上花费时间，你两个究竟是谁，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徐子陵心中叫糟，幸好念头一转，立有对策，苦笑道：“场主真厉害，我两人其实是扬州人士，娘家更是扬州的世家，以经营酒楼名闻当地，后来昏君被刺，扬州大乱，暴民乱兵四处抢掠，累得我们家破人亡，辗转逃往余杭，先是在菜馆工作，后来见私盐利润丰厚，才行险一博，岂知路遇贼劫，仅能保命脱身，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番话半真半假，除非商秀珣有肯定的情报，否则绝难找出破绽。

他更不虞这美女可由扬州联想到他们真正的身分，因为除了宇文文化及等有限几人外，谁都不知道他们本是扬州的小混混。

商秀珣与他对视了半刻，黛眉轻蹙道：“你们的功夫是跟谁学的？”

徐子陵道：“我们都是石龙道场的弟子，后来石龙开罪了那昏君，罪诛九族，幸好外公给我们花了一笔钱，我们两个才不致被株连。”

商秀珣有点不知再问他什么才好的样子，默然不语。

徐子陵这才真的放下心来，知她对《长生诀》和石龙的关系并无所闻。

商秀珣忽地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坦然道：“坦白说，像你两兄弟的体格气质，实是世所罕有，否则老头子亦不会看中你们。不过由于你们错过了练武的黄金岁月，现在无论如何下苦功，将来亦是成就有限。唉！当厨子又浪费了你们这等人材，所以最好趁老头子尚未断气，求他传授某种拿手绝活，我可酌才录用，你们亦不枉此生。”

徐子陵首次对她生出好感，恭敬道：“多谢场主指点。”

商秀珣不知何故默然轻叹，才道：“回去吧！李秀宁该学懂怎样制熏鱼了，柴绍真是那么有魅力吗？”

最后那一句令徐子陵听得呆然以对。

寇仲甫踏入厨房，便伸手指着整齐陈列台面的诸般材料，一本正经的介绍道：“这是佐料，这是酱料，这……”

李秀宁打断他道：“没人在旁哪！”

寇仲像被人点了穴道般，凝止了片晌，才颓然垂手道：“公主有何指教。”

李秀宁移到他身后，轻轻道：“二哥很记挂着你们，常因你们不肯随他打天下而愀然不乐。今番能再见着你们，真是好极了。唉！你们怎会躲到这里当厨子的？是否因怕了李密？”

寇仲猛一挺背，冷然道：“我们怕过什么人来呢？”

李秀宁欣然道：“难怪二哥对你们赞不绝口，只看你们把所到之处都弄得天翻地覆，便可知你们的能耐。到现在我才知二哥当年对你们的评价，非是过誉之词。”

寇仲感到李秀宁说话时呼吸的芳香，轻轻飘送到鼻子前，苦笑摇头，移到窗前，呆瞧着日照下院落的动人情景，心中百感交集。

他终于有成就了，可是已换不回以前的日子。

若这番话是李秀宁当年说的，他便不用因自卑而黯然引退，不敢与柴

绍争夺她的芳心了。

李秀宁见他走到一旁发呆，心中暗叹。

以她的兰心慧质，当年已明白寇仲对她的情意。不过以她的家势才貌，对她倾心的男子都不知凡几，所以并不放在心上。

但今番再见寇仲，他不但成了一位轩昂俊伟的男子汉，最扣动她心弦的是他所具有的某种难以形容的气质。

不过她和柴绍的事已成定局，包括她自己在内，谁都不能改变，也不愿改变。她正进退两难，不知该站在原处，还是该移近寇仲，寇仲的声音传入她耳内道：“你嫁人了吗？”

李秀宁娇躯剧颤，垂下螭首黯然道：“虽仍未嫁人，但和嫁了人已没有多大分别。”

寇仲仰天一阵长笑，旋风般转过身来，双目神光如电道：“好！就当你已是别人的妻子。你或者感到难以理解，但事实上我却很喜欢这答案。因为可以使我以后再心无旁骛，专志为自己的理想奋战。”

李秀宁见他像变了另一个人般，露出她从未想象过会出现在寇仲身上的那不可一世的霸道豪气，吃了一惊，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寇仲威棱四射的眼神化作无比的温柔，露出一个似阳光般灿烂的招牌笑容，雪白的牙齿更是闪烁生耀，歉然道：“小弟一时情不自禁，累公主受惊，万分抱歉。看来今天公主亦志不在熏鱼，而在能否招揽我们两个小子。而公主现在也该知道那答案了。”

李秀宁深吸一口气，压下被寇仲影响波动不休的情绪，点头道：“秀宁虽把握到寇兄的心意，但仍难免感到非常惋惜和失望，事情是否仍有转圜的余地呢？”

寇仲差点由英雄变作狗熊，冲口而道出“除非你肯嫁给我吧！”幸好想起了宋玉致和自己一手创办的双龙帮，硬把这股冲动按下，从容微笑道：“生命之所以有趣，皆因我们虽失去很多东西，但亦得回很多东西，有欢欣雀跃的时刻，亦有神伤魂断的日子。”

接着大步走到李秀宁娇躯前，低头深深瞧进这美丽公主的秀眸内，虎目射出令她心弦颤抖的海样深情，以无比温柔的语气道：“秀宁或者从未将我寇仲放在心上，可是在我寇仲来说，秀宁你却是第一个使我饱尝那种使人彻夜难眠、患得患失，但又无比兴奋的初恋滋味的女子，虽只有一个晚上，但已使我非常感激，谢谢你。”

李秀宁“呵”的一声娇呼时，寇仲已大步走出房去。

再没有回过头来。

商秀珣和徐子陵一先一后来到房门旁，见寇仲神情木然的大步走出来，均感愕然。

不待商秀珣说话，寇仲昂然在两人旁走过，咕哝道：“我要上茅厕。”

第十二章 地下珍藏

寇仲和徐子陵并排坐在后山方亭的石栏上，面对耸峙陡削的崖壁，脚下就是直落百丈的深渊，流水奔腾不休。

寇仲听毕徐子陵向商秀珣所撒最新一代的谎言后，抹了一把冷汗道：“幸好我当时说赶着上茅厕，否则美人儿场主抓起我来顺口一问，我们就要跳往下面去了。”又探头看了渊底的激流，怀疑地道：“凭我们的功夫，跳下去该不会跌死吧？”徐子陵微微一笑，没有说话，一副看穿了他内心所藏着什么的样儿。

寇仲投降道：“你为何不问我和李秀宁间刚才发生过什么事呢？”

徐子陵晒道：“你不是说过长生诀的武功令你变得愈来愈冷酷无情吗？又说可为争霸天下而不择手段，牺牲一切。既是如此，我还须向你恳求答案吗？”

寇仲拍腿叹道：“陵少今次错了，事实上我的感觉是窝囊至极。因为我竟忍不住问她是否已嫁了给柴绍那混蛋。想想吧！陵少！假若她答我‘仍未嫁人’，我可怎样向她交代呢？而明知此问只是作茧自缚，我仍要问她。你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哩！”

徐子陵淡淡道：“那她怎样答你？”

寇仲惨然道：“她说的是虽未正式嫁人，但已等若嫁了人差不多。”

徐子陵苦笑道：“那即是说她爱的是柴绍了。这句话确很难捱，亦使我第一次感到你值得被同情。跟着你如何还招呢？情场上的招式，比战场上生死对决的招式更使人头痛，只不过伤害的是双方的心罢了。”

寇仲平静地道：“于是我化悲愤为力量，告诉她我毫不介意，还感激她赐我失恋的痛心滋味；强忍着吻她的强烈冲动，冲出房门去，背着她时，我痛苦得整个人麻木了。”

徐子陵漫不经心的道：“那你有否躲在茅厕里痛哭流涕呢？”

寇仲愕然别过头来盯着他道：“你不是在同情我可怜我吗？”

徐子陵冷冷道：“因为值得被同情的那人再不是你，而是李秀宁。”

寇仲直勾勾望着对崖，自言自语的道：“我确是过分了点，但当时真有种愈能伤害她，便愈是痛快的感觉。那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情绪，使我自己心知肚明我仍是很看紧她。”

徐子陵叹道：“于是你就出尽浑身解数，设法在这弹指般短暂的时间内，务要令她忘不了你。这对她是多么残忍无辜的事呢？”

寇仲梦呓般道：“杀了我吧！我现在痛苦得要命。”

徐子陵伸手搂着他肩头，苦笑道：“我说话太没技巧了！男女闲事就是如此，根本没道理可言，谁的护体神功强一些，谁就少受点伤害。不适看来你的护体神功很难及格。”

寇仲愕然道：“你还说没有技巧，现在我就只想痛哭一场。”

两人你眼望我眼，接着笑意从两人嘴角扩展，齐声捧腹笑得呛出了苦甜难分的热泪，又是心中温暖，互相感受着两兄弟间真挚的交情。

徐子陵喘着气拍着他肩头辛苦地道：“你每趟失恋，都是拉着我来搞混，所以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寇仲苦笑道：“为什么早有第一次失恋的经验，第二趟仍是这么难受！且更是厉害呢？”

徐子陵耸肩道：“有什么稀奇，因你爱得她更深了。”

寇仲像完全回复过来，洒然点头道：“你这话不无道理，时间久了，水也可滴穿坚石，所以现在我的心该是百孔千洞，这叫心内滴泪大法，与鲁妙子的遁去的一异曲同工，因为李秀宁就是我那遁去的一。即使商秀珣比她胜上半筹，我心中仍只有她。”

又道：“米已成炊，再也休提。我们下一着该怎样下法才合弈剑之道呢？”

徐子陵冷静下来，思索道：“先设法找那荡妇出来。”

寇仲叹道：“若可逐间房去敲门就好啦。”

徐子陵皱眉道：“以你的绝世耳功，要偷听方圆百里内的一把荡声，该不会是什么困难的事吧！”

寇仲失笑道：“真夸张，来吧！”

两人先后跳下围栏，跨步下亭。

快抵游廊时，小娟袅娜迎面走来，喜叫道：“找着你们了！”

商秀珣在宽敞书斋的一边正襟危坐，捧书细读，似是丝毫不知馥大姐把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带到面前。

隔着一个小花园的对面就是他们初遇商秀珣的轿厅，当日他们曾为这美女试吃时的娇俏动人神态而神魂颠倒。

商秀珣却是暗恨自己。

连她都不明白为何这样爱见这两个小子，或者是她太孤独吧！那并非身边有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心境的问题。

她是上任场主的独生女，自幼便被栽培作继承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管治下人就若呼吸般自然。

人人都敬她若天神，只有这两个表面看似必恭必敬的小子才例外。只从他们瞧自己时大胆粗野的眼神，便知他们只当自己是个女人。

那激起了她心中的涟漪，既新鲜又与别不同。

馥大姐禀告道：“两位小师傅到了。”

寇仲踏前几步，双手捧刀奉上道：“宝刀到了！”

看见寇仲那装出来的正经样儿，商秀珣“噗哧”娇笑，有若鲜花盛放，连少见她这种美态的馥大姐都看得呆了。

商秀珣见三人全呆瞪着她，尽力敛起笑容，板着脸孔低骂道：“世上有这么多宝刀吗？”

又低声道：“馥儿你可退下了！”

馥大姐微感愕然，才退出斋外。

商秀珣把书本放在身旁小几处，从寇仲手上接过井中月，立露讶异之色，奇道：“想不到这么重。”

寇仲陪笑道：“宝刀自是不同于一般凡刀。”

商秀珣皱眉道：“站得这么近干吗？”

寇仲尴尬的退回徐子陵旁，只有后者才明白他是有点不舍得井中月。

商秀珣左手握着刀鞘，右手轻抓刀把，秀眸却盯着两人，坦然道：“这把刀虽是毫不起眼，又似有点锈G，但不知如何，我回来后心中不时浮现出

它影子，感到它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来。”

寇仲衷心赞道：“场主真有眼光，不同于一般浅薄之徒。”

商秀珣早惯了不被两人当作是场主的对话，瞅了他一眼道：“谁要你来抬奉我。”

“铮！”

井中月从鞘子露出了半尺的一截。

商秀珣动容道：“我从未见过比这更钝更黯哑无光的刀身，但却有种我也从未之见的高古朴拙的味儿。”

秀眸射往寇仲，沉声道：“是怎样得来的！”

寇仲耸肩道：“是阿爷传给爹，爹再传给我的。”

商秀珣还刀入鞘，沉吟道：“那老头儿对这把刀有什么话说？”

寇仲微一愕然，才记起那晚他曾谎称携刀去跟鲁妙子学功夫，其实鲁妙子根本从未见过这把刀。

但不答当然不行，恭敬道：“鲁先生说这是二百年前当时天下第一刀法大家‘刀霸’凌上人的随身兵器，不知如何会落在家祖手上呢？”

“铮！”

井中月被商秀珣纤美的玉手拔了出来，在身前挽起十多朵刀花，却没有现出寇仲运刀时慑人的黄芒。

商秀珣有点失望的持刀细察，不解道：“是否真的生了锈，但看来又不是锈污，而只是刀体本身特有的肉质纹理。”

寇仲见商秀珣像萧铣般激不起刀子的异采，愈发相信自己才是宝刀的真主，得意地道：“这是把通灵的宝刀，家祖曾说过有趟遇贼来袭，这把刀竟响个不停来示警哩！”

连徐子陵都听得眉头大皱，暗忖寇仲夸大得太过分，不过亦只有如此，才更使商秀珣深信不疑，否则何来家传神话。

商秀珣白了寇仲一眼道：“吹牛皮！你自己听过它叫吗？”

寇仲苦笑道：“上次贼来时它刚好休息，所以没有叫。”

商秀珣忍俊不住，发出银铃般动人的娇笑，还刀入鞘，随手往他抛去道：“耍两招来看看，瞧你有石龙多少成功夫。”

寇仲挺胸接刀，拔刀出鞘，虚劈几刀，无论招数手法，均学自石龙道场的用刀“低手”，把其缺点破绽学得唯肖唯妙。

商秀珣掩嘴笑道：“你的表情虽似高手，但手法却稀松平庸，唉！枉你们还要付钱学艺。”

寇仲装作不忿的道：“请看我这招‘繁星点点’！”

运刀狂舞。

商秀珣见他用力得脸红耳热，花枝乱顶的笑道：“这样子下去，不用敌人杀你，自己也要累死了哩！”

寇仲尴尬地回刀入鞘，喘着气道：“刀是攻向敌人的，不用力怎成？”

商秀珣不再理他，望向徐子陵道：“你又有什么拿手本领？”

徐子陵正欣赏她娇笑时艳美无伦的动人神态，闻言如梦初醒的嗫嚅道：“我比小宁更不行，可以免了吧！”

商秀珣不悦道：“你好象愈来愈不把我当作场主，不知我说的话就是命令。”旋又微笑道：“不看便不看吧！献丑不如藏拙，乃聪明之举。”

蓦地急骤的足音自远而近，大执事梁治的声音在门外道：“下属有急事

上稟场主。”

商秀珣敛起笑容，道：“大执事请进！”两人忙避往一旁。

梁治大步来到商秀珣座前，躬身道：“报告场主，有为数约二千的敌人，出现在牧场西面入口三十里处，该是四大寇的先锋队伍。”

商秀珣秀目寒芒闪动，冷静地道：“东面入口外可有动静？”

梁治神色凝重道：“尚未有报告。”

商秀珣目光落在两人身上，沉声道：“你们可返回宿处，若没有什么事，就不要四处走动，明白吗？”

两人连忙应是，退出房外。

寇仲关上房门，来到徐子陵身旁坐下，道：“这真令人费解，谁都知飞马牧场比任何坚城更难攻破，为何四大寇竟舍他城攻此呢？定是有阴谋诡计。”

徐子陵沉吟道：“会否只是佯攻此处，目标则是附近的当阳或远安，甚或更远的竟陵呢？”

寇仲道：“这更说不通，若我是四大寇的参谋，就会集中全力攻打其中一城，引得牧场劳师远征赴援，再在途中伏击，才是正理。若是兵力分散，来攻牧场的不全军覆没才奇怪。”

忽哈哈大笑道：“鲁妙子发明的理论，最好是用在兵法上，现在我们对四大寇的阴谋，便欠了这‘遁去的一’，只要能把这宝贝的一找出来，则敌寇所为便会各安其位。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他奶奶的，这宝贝一是什么家伙呢？”

徐子陵皱眉道：“若那个家伙和内奸都是四大寇派来的人，那他们理该在暗中弄鬼，没道理这么明刀明枪来攻的。以牧场的形势而言，里应外合亦起不了什么作用。”

寇仲剧震道：“我明白了！”

徐子陵喜道：“明白了什么？”

寇仲道：“这定是调虎离山之计，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不再爱我的心上人李秀宁身上。”

徐子陵虎目神光一闪，点头道：“说得对，只看李秀宁白天才来，那内奸便向外鬼作报告，外鬼又偷偷离开，便该知与你的梦中情人有关了。”

寇仲双目杀机烁现，冷哼道：“四大寇真是毫不自量，竟敢打秀宁的主意。咦！不对！若开罪李阔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徐子陵分析道：“好处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破坏牧场和李阔的关系。又或从李阔的仇人处得到丰厚的报酬和承诺诸如此类。你的脑筋是否因李秀宁而变得迟钝了。”

寇仲尴尬道：“确是有点茫乱，现在该怎办才好？”

徐子陵道：“若我是背后指使四大寇的人，一个活的公主自然比一个香销玉殒的公主更管用。”

寇仲压低声音道：“这背后的主谋会否是李密呢？”

徐子陵道：“李密、杨世充和薛举都是嫌疑最大的人，可想见四大寇一方面在拖着牧场的主力，另一方面则会派出最强的高手队伍从山区潜入山

城，再由内奸接应发动阴谋，我们应否直接和商秀珣说呢？”

寇仲道：“谁知商秀珣会有怎样反应，还是不说为妙，就让我们先查出内奸，到时再对来敌迎头痛击好了。”

徐子陵摇头道：“你主内我主外，这该是搏杀四大寇千载一时的良机。”

寇仲吓了一跳道：“掉转过来可以吗？就由我负责招呼那四个贼子头。”

徐子陵道：“主内那个须与李秀宁合作无间，自是非你莫属。”

寇仲苦着脸道：“当你可怜我这失恋的小小子吧！”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不是想我追求商秀珣吗？今趟说不定就是个机会，异日她知道我出了这么多力，或者感动得委身下嫁哩！”

寇仲当然知他在说笑耍他，但亦知没有商量余地，恨得牙痒痒道：“还说什么好兄弟，这么样来陷我于不义。”

徐子陵捧腹道：“仲少能同时在情场战场大展神威，该感激我才是。来吧！”寇仲愕然道：“到那里去？”

徐子陵潇洒笑道：“当然是去见我们的幕后主持人哩！”

鲁妙子听罢整件事后，打量了两人半H，长身而起，移到一个书柜前，探手进内不知触动了什么机关，“轧轧”声中，厅心一块三尺见方的石板陷了下去，刚好成了通往下面石阶最顶的一级，令人叹为观止。

两人还是首次目睹这种精巧的机关，为之目瞪口呆。

鲁妙子道：“下去吧！”

领头步下石阶。

两人兴致勃勃的跟着他下去，步下长达两丈的阶梯。

下面是个三丈见方的宽敞地下室，一边放着两个樟木大箱，另一边的长几则摆放了十个精巧的木盒子。

四边墙壁则挂着七、八种形状古怪似是兵器一类的东西。

出奇的是地下室的空气只比上面略为闷浊，显是有良好的通气设施。

鲁妙子把其中一个放在几上的盒子递给寇仲道：“若你真想得到‘杨公宝库’，必须熟读此书才成。”

寇仲接过一看，只见盒面雕刻出‘机关学’三个大字，大喜道：“先生真知小子的心事。”

鲁妙子一口气拿起另三个盒子递给徐子陵，苦笑道：“我死后你才可开盒翻阅，否则若你告诉我看一趟便完全明白，我将会死不瞑目。哈！”

徐子陵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低头一看，原来分别是“天星学”、“理数学”和“建筑学”三书。

寇仲指着刻上“兵法学”和“地理学”的两个盒子道：“这两盒对我也很有用。”

鲁妙子心不在焉的道：“拿去吧！谁叫我和你们这么有缘哩！”

寇仲毫不客气拿了起来，若非徐子陵打眼色阻止他，早就启盒观书了。

鲁妙子走到其中一个大木箱一屁股坐下去，垂手拍拍箱子，发出“砰砰”两响，露出缅怀的神色道：“这些都是我三十年前制成的小玩意，很多已流落到江湖去，为我赚了无数黄澄澄的金子。现留在箱内的都是我舍不得

卖出去的东西。我死后，用得着的你们可拿走，其它就陪我长埋此室吧！”

指着墙角伸出来的一枝铁杆道：“只要你们运功扳下铁杆，此室就会在十息之内关闭，再没人可打开来，而且此室会下降十丈，成为我死后的安乐窝。”

寇仲叹道：“鲁先生果是名不虚传，只是这种神乎其技的土木机关之学，已足当古往今来此道的第一宗匠了。”

鲁妙子歉疚摇首，一副不胜感慨的样子道：“人生若梦，弹指即过，回首前尘，惟只悔恨交缠，若我有机会从头来过，才没兴趣去碰这些使人沉迷的玩意呢。”接着指着另一个箱子道：“那里面有十张精制的面具，可使你们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人，行走江湖时最为方便，且包保没有人能识破，今晚更可派上用场。”

两人大喜，又感非常有趣。

鲁妙子正容道：“无论何等精妙的巧器，均只属小道。若倚仗之对修习上乘武道实是有损无益，所以我并不鼓励你们用上它们。这十张面具则是例外。”

寇仲动容道：“先生教训得好，我刚才还生出贪念，想把所有东西都设法运走，现在当然不敢有违先生教诲哩！”

鲁妙子定神瞧了他一会，叹道：“现在我有些欢喜你了。”

寇仲愕然道：“原来先生一直对我没有好感。”

鲁妙子摇头道：“也不尽是这样，因我颇精相人之术，见你眉扬眼锐，鼻管气势直贯上庭而尖挺，显是野心既大又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为善则是万世景仰的英雄，为恶则是不世枭霸，所以总对你有三分戒心。”

寇仲苦笑道：“先生既懂相人之道，难道看不出我有颗善良的心吗？”

徐子陵失笑道：“这样的肉麻话亏你说得出口来，只从这点就知你好人有限哩！”

鲁妙子亦哑然失笑，站了起来，就近在墙上取下一对钢爪，每人给一个，道：“这对‘飞天神遁’乃我当年倚之逃过祝玉妍追杀的宝贝儿，可以分开使用，能抓穿任何对象，当然要武功高强才可运用自如。尾后的钢环连着长达十丈罕贵的冰蚕丝，凭你们的真气，可使钢爪灵活如人手，蚕丝则可长可短，但我今天没有什么精神详说，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两人都是喜出望外，连忙道谢。

鲁妙子道：“书可以留下，你们各选一个面具后，便可带同天遁神抓去趁热闹，记得回来向我详述克敌制胜的过程。”

又吁出一口气道：“不知是李阔鸿运当头，还是四大寇倒足霉头，竟惹上你这两个家伙。”

第一章 分头出动

飞马牧场的气氛紧张起来。

平时无人驻守的哨楼城楼，都变得刁斗森严。

城内的壮丁，一队一队的开出山城，在牧场的平原聚集，准备开赴战场。

寇仲和徐子陵溜回房内后，还未坐稳，兰姑便来吩咐道：“场主严令内堡的人，除非获有指派任务，否则须留在所属院落，违者按家法惩处，你们清楚了吗？”寇仲倚在门旁，向站在门外的兰姑道：“无论是否打仗，大家仍要吃饭，所以兰姑你向我们颁此严令，是否多此一举呢？”

兰姑想不到寇仲如此不给她面子，脸上那挂得住，气得瘦脸发青道：“庄园是谁在管事，我要你们留在这里你们就一步都不准踏出门口，否则莫怪我不客气。”寇仲笑嘻嘻道：“兰姑息怒，刚才大管家向场主报告四大寇联军的先头部队在附近出现时，我们刚好跟场主谈及我们住房方面待遇上的问题。”

回头向挨坐椅上掩嘴窃笑的徐子陵叫道：“小晶的记性比较好，当时场主怎么说呢？”

徐子陵这才换过一派正经神气，沉吟道：“当时场主着我们尽可安心。还得多弄点糕饼招待宁公主和她的随从，绝不要慌慌张张，有失我们牧场谈笑用兵的泱泱大度。”

兰姑登时语塞，又记起未曾为他们安排新的宿处，气焰大减，嗫嚅道：“既是场主吩咐，你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两人暗叫谢天谢地，溜往柴房去也。

黄昏。寇仲和徐子陵弄好了糕饼，以锦盒盛载，捧着朝李秀宁居住的“环绿园”走去，路上遇上几起巡卫，问话后都没有留难。

环绿园是座四周围以高墙的独立院落，位于中庭右侧，树木婆娑，景色幽深。最具特色处是入口外有个方圆十多丈的石F林，下注流水成池，还养有金鱼，以长达十多丈的九曲桥把此园和中庭连接起来。

长桥在石F中左穿右曲，如入迷阵，中段处尚有六角亭，布置之巧，令人激赏。

徐子陵见寇仲一路行来默然不语，知他因李秀宁而心情矛盾，但亦知这种事谁都帮不上忙，只能心中暗叹。

六角亭内坐着两名武装大汉，看他们衣着，便知是李秀宁的从卫，见他们来到，讶然道：“是否有什么事？”

寇仲道出来意，另一人释然道：“交给我们就成啦！”

寇仲早想好说词，微笑道：“今早秀宁公主来参观园时，曾吩咐小人们弄好糕饼后须向她解说制法，请两位大爷通传一声。”

守卫皱眉道：“公主正接待客人，又不是什么着紧的事，我们先报上去，稍后是否要见你们再由公主定夺，你们把东西交给我们好了。”

两人无奈放下糕饼，掉头离开。

到了守卫目光不及处，徐子陵奇道：“李秀宁在接待哪一个呢？”

寇仲苦笑道：“当然是牧场的人，对她来说就是客人。噢！不好！”

两人同时想起那内奸。

徐子陵当机立断道：“我们立即分头行事，记得回去取你的井中月。”

寇仲一把扯着他道：“外面随时打上十天半月，这里才是形势危急。你怎能这么快的就溜了去玩儿，却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捱苦。”

徐子陵一把推开他道：“若我们一起出动，太易惹人疑心，别忘了体型高度是变不了的。而且我们要练习独当一面，好为将来作准备，明白吗？”

寇仲和徐子陵换上鲁妙子供应的两套夜行衣，戴上面具，立即摇身一变，成了另外两个人，差点互相认不出对方来。

徐子陵变成个年在三十许间的粗犷汉子，一张粗犷的古铜脸，坑坑突突的，右颊还有一道长约三寸的刀疤，一副杀人放火的江湖大盗模样。配合着他俊伟笔挺的体型，有种难以形容的狂野味儿。

寇仲的模样更怪，不但多了个不讨人欢喜的鹰钩鼻，还满脸络腮胡子，一副骄狂桀骜的样子，年纪要比改了容后的徐子陵更大上十年。

两人各自揽镜自照，都笑痛了肚皮。

寇仲搭着徐子陵肩头道：“今晚就让我们扬州双怪分头出动，闹他娘的一个天翻地覆。”

徐子陵点头道：“若有人发觉我们不在这里，追问起来，我们就说是到了鲁先生处学艺，清楚了吗？”

寇仲把井中月挂到背上去，道：“那不若回来时先到鲁妙子处集合，就更万无一失了。来吧！没有义气的家伙！”

穿窗而出。

徐子陵紧随他身后，施展起夜行之术，兔奔鸢伏，连越数重房舍，最后伏在一座两层的楼顶暗黑处，低声问道：“我怎样没义气了？”

寇仲凝望李秀宁所在的环绿园方向，狠狠道：“还说有义气？好玩的就自己去玩，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吃西北风，呆等敌人发动阴谋。”

徐子陵忍俊不住先笑道：“谁叫你那么多情呢？英雄救美，自是非你莫属。记着天明前我们在鲁先生处集合。好自为之吧！请恕小弟失陪了。”

接着振臂而起，闪电般划过楼房上的夜空，投往堡墙的方向去。

瞧着徐子陵没入远方的黑暗中，寇仲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滑下小楼，以游鱼般的动作，鬼魅般往环绿园潜去。

体内的螺旋劲生生不息，使他像拥有无尽爆炸性的力量，避过数起巡卫，横过石F林，抵达园墙之下。

寇仲收摄心神，功聚双耳，一个无比动人的听觉世界，立即降临耳内。

石F池内游鱼摆尾，风吹叶动，以至乎方圆十多丈内每一下呼吸声、咳嗽声，一丝不漏的收入他耳鼓内。他登时吓了一跳，心想自己果是愈来愈厉害了。假设能潜至环绿园的核心地带，岂非可以藉一对耳朵监听环绿园大部分的地区吗？

不过此事绝不容易。李秀宁不但是李阔的高手，又智计过人，在现今的情况下，必会有严密布置，不虞给敌人闯进去。

兼且随她来的李纲和窦威两人均非易与之辈，一旦惹起误会，便会非常麻烦。想到这里，他已把握到墙内的形势，并拟下潜入去的方法。

徐子陵箭矢般往外城墙射去，手中神遁射出，凭着内劲控制遁爪，无

声无息地抓着墙头，在两座岗哨间视线难及的死角位翻上墙头，再松脱神遁，神不知鬼不觉的翻过高达十五丈的城头，贴墙滑下。

趁墙楼的守卫注意力全集中到城外下方牧场的良机，他沿墙疾掠，找寻横越城河的安全地点。

天上群星棋布，月色朦胧，心中顿然生出奇异的滋味。

他感到一种动人的孤独，就像他已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再不与任何人有半点关系。

神遁再射出，抓着对岸一块石头，螺旋劲由右涌泉穴贯注全身，使他几乎平贴水面的射往对岸，大大减少了被人发现的机会。

他全不停留的潜入一处疏林里，朝东峡口奔去。

他没有打算亦更无把握潜过峡口的城楼，因凭着飞天神遁，他可轻易翻过危崖峭壁，到达外面的战场去。

寇仲跃上墙头，手中神遁闪电射出，遁爪横越过八丈的空间，抓紧靠墙一座房舍的檐沿，同时借力掠去，无声无息地落在屋檐的暗黑里。

他运耳细听，肯定和看清楚了附近的形势布置后，滑往地面，忽停忽驰地穿过一个小花园，又飞身越过三重楼房，最后藏在一处花丛中。

寇仲环目四顾，发觉目下正置身在花园中心里，花木池沼，假山亭榭，雅致幽深。

四周楼房环绕，都是灯火通明，隐有人声传至。

寇仲聚精会神，用心窃听，登时被左方楼房传来的一把女子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只听声音便认得此女正是昨晚他跟踪下发现了隐情的荡妇内奸。

她故意压低声音道：“宁公主现在该明白了吧。场主自认识了李天凡，且往来日密，所以很可能会向李密提供战马和装备。大管家和部分执事虽大力反对，却是屡劝无效。”

寇仲心中大慄，隐隐猜到这阴谋是和李密有关。因为无论李秀宁发生任何事，事后李阔自然会疑心是商秀珣和李密串谋所致的。

李天凡若是李密的儿子，那该亦是宋玉致的未婚夫婿。

李纲的声音响起道：“此事非同小可，不知夫人此来，尊夫是否知道呢？”

那女人肯定地道：“这个当然，是老爷囑苑儿趁此良机，到来与诸位报讯和商量，希望我们和贵阔的关系，不致因场主一时胡涂而遭破坏。”

寇仲暗中叫绝，在这没有对证的情况下，至少可使李秀宁一方心存疑虑。

窦威沉雄的声音道：“这确是奇怪，因为据我们所知，李密实是暗中支持四大寇扰乱南方的祸首，为何四大寇又会来攻打牧场呢？”

那苑儿从容道：“此事老爷亦曾作分析，可能是一着故弄玄虚，所以才千叮万囑苑儿必须趁早通知各位，因为这极可能是场主受李天凡煽动下做的一次胡涂行为。”

窦威道：“宁公主，不管怎样，我们亦须立即加强防御才成。”

李秀宁淡淡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若此事确有珣姐参与，对我们

的实力定是了如指掌，则想防也防不了。”

寇仲听得又恨又爱，这美女在这种情况下仍表现得如此冷静，难怪李阔要委她以重任来与商秀珣洽谈了。

李秀宁接着道：“苑姐可否代为通知大总管，彼此作一次秘密详谈呢？”

寇仲心中叫好，只要李秀宁见到商震，便可立即折穿苑儿的把戏。

岂知苑儿一口答应，还道：“现在苑儿立即遣人通知老爷，他负责守卫东峡，除非是军情紧急，否则该没有问题的。”

接着苑儿告退，李秀宁等三人亲自送行。

寇仲对苑儿的阴谋已心里有数。暗忖趁此良机，不若躲到李秀宁的闺房去，待她回来、便可……嘿！想到这儿，心头一片火热，那还顾及其它，闪了进去。

徐子陵卓立山巅一座危崖之上，俯瞰西峡口外延展至地平远处的原野。

在这迷茫的星月之夜下，山川河流，尽在脚下蜿蜒开展。

蓦然间，徐子陵感受到寇仲意欲争霸天下的情怀。

那是一种君临天下，主宰大地的感觉。

像寇仲那种情性，是绝不肯屈居于任何人之下的。

他徐子陵亦不想屈居人下，但他追求的只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可以把他缠缚着。

包括寇仲在内。

帮寇仲取得‘杨公宝库’后，他就完成了好兄弟的责任，功成身退。

极目环视下，峡口城楼西南方三里许处一座小丘上，人影绰绰，少说也有数百之众，正陆续开下丘坡，注入小丘与峡口间的大平原、似要朝牧场推进。

西北面五里许处有道横过平原往那小丘后方九曲十弯般延展的河流，两岸林木茂密，隐有马嘶传来。

在这之间有座依河而建的小村落，但只看其没有半点灯火，更无鸡犬之声，便知村民早逃个一干二净了。

峡口这边飞马牧场的战士、也是源源不绝的开出城楼外，一副决心打硬仗的气势。

只看双方的行动，便知恶战难免。

徐子陵全身涌起热血，大鸟般腾身而起，往下跃去。

寇仲掠上檐顶，立即隐伏不动。

窦威的声音传来道：“公主认为那苑儿的话是否可信呢？”

李秀宁叹道：“商秀珣岂是这种卑鄙小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一切待见过商震再说吧。唔！有没有办法可查到苑儿的出身来历呢？”

李纲道：“一时可没有办法……”

语音忽断，寇仲沉思其故时，一把清朗的男音在对面檐头响起道：“朋友夜闯环绿园，请问有何贵干呢？”

寇仲吓了一跳，自己虽因偷听李秀宁等人说话分了心神，但对方能来得如此无声无息，可知是个高手。

声音且有点耳熟。

抬头望去，赫然是李秀宁的情人柴绍。

第二章 初试神功

徐子陵走出山峡，提气在林木间疾驰，更不时射出神遁，改变奔腾的角度方向和增加速度，有点像孩子得到有趣的新玩具般，玩和爱得不忍释手。

他感到飞天神遁似若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灵活自如的真气把他和神遁巧妙的连系起来，便他在操纵上得心应手。

那有点儿像用一条特长的鞭子。他甚至可使神遁转弯抹角地伸展前进，令他快似鬼魅般在林木间穿行无阻。

他无拘无束地像鹰儿般“飞行”着，加上以脚尖点在树干横杈上发力，竟能足不沾地飞渡密林，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实是平生最新鲜和动人的一趟经验。最妙是由于用的是螺旋劲，飞遁自然而然采取旋转的方式投往目标，既增快了射速，力道亦强猛多了。

就在此时，阵阵厮杀叫喊之声随风传至，且愈趋激烈。

徐子陵想起四大寇到处杀人放火，涂炭生灵，不由义愤填膺，全速朝喊杀声处赶去。

寇仲滑落地面时，风声四起，已陷身重围之中。

窦威和李纲抄截他的去路，而李秀宁亦闪电迫拢而至，与两人成品字形把他包围在中间。

他心中叫苦时，柴绍落在李秀宁身侧，傲然笑道：“朋友来得容易，若走得也是那么轻松，我们李家还有颜脸见江湖朋友吗？”

若没有柴绍在场，寇仲只要表露身分，说明来意，就可把事情解决。

但这时面对情敌，竟是无名火起，怎么窝囊都不肯以这种方法脱身。

不过今次确是棋差一着，皆因想不到柴绍会隐起身形，暗中保护李秀宁。

风声四起，十多名李秀宁的从卫现身屋檐上和林木房舍之间，形成把他围个水泄不通的外圈子，大部分手上都持着弓弩。

李秀宁的宝剑在正前方遥指着他的胸前要穴，阵阵冰寒的剑气侵迫而至，冷冷道：“阁下是那一方派来的人？”

“锵！”

柴绍这时才掣出背上一长一短两根护臂钢棍，长的足有三尺，短的也有尺半，金光灿然，非常夺目。

他的动作潇洒好看，同时气势迫人，更激起寇仲好胜争强的奇怪心态。

窦威用的是重铁杖，横胸作势，截断了右后侧的退路，使人感到他走的必是大开大阖的路子，擅于硬拚。

李纲则手持双剑，但剑气的凌厉程度却比李秀宁差了一截，四人中以他的武功最弱。

尚未交手，寇仲已把握到柴绍的武功更胜李秀宁，因他到场后，包围网的压力立以倍数增加，使他不敢妄然逃走。

寇仲猛吸一口真气，压下心中的焦灼，回复井中月的平和，依鲁妙子教下的方法，运功收紧声带，以尖亢的声音怪笑道：“本人今次冒昧来此，实有一事要相告，宁公主是否有兴趣听听？”

李秀宁秀眸与他目光接触、心中忽然涌起熟悉的感觉，讶道：“我们曾见过面吗？”

柴绢冷哼道：“阁下若肯弃下兵刃，束手就范，你说什么我们也肯听的。”

寇仲想起当日柴绍对他和徐子陵的傲慢态度，和看不起他两人的神情，便心中有气。

尤其现在他和李秀宁并肩而立，神态亲密，又是郎才女貌，宛如天作之合的一对璧人，心中不嫉恨交集才是怪事。

他甚至生出不惜一切全力突围，再不管李秀宁任何事的心态，好看看这小子凭什么本领保护李秀宁。

李纲沉声道：“朋友如不肯束手就擒，休怪刀剑无眼。”

寇仲叹了一口气，徐徐道：“我说完一句话后就走，宁公主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窦威笑对其他人道：“这家伙是把我们看作像他般的大傻瓜呢！”

李秀宁和柴绍听得对视而笑。

寇仲本想做好做歹的揭破苑儿的阴谋，可是见到李秀宁和柴绍眉目传情之况，立时把这想法置诸脑后。更兼见到李秀宁入鬓长眉下秋水般清澈动人的美眸向柴绍投去情深款款的目光，登时泛起一种难以理解的被骗感觉，“铮！”的一声拔出井中月，哈哈笑道：“动手就动手吧！但不要后悔才好！”

李秀宁等同时感到他迫人而来的霸道刀气，忙催动真气相抗。

柴绍奇道：“朋友身手不凡，当非江湖上无名之辈，为何竟鬼祟至此，不敢以姓名示人？”

寇仲锐利的目光落到李秀宁那令他梦萦魂牵的俏脸处，淡然道：“宁公主的未来夫婿这一问是否多此一举？若我可道出姓名，岂不早就说呢！”

四人同时色变。

要知柴绍此刻的身分乃属机密，好负起暗中保护李秀宁之责。若让商秀珣知道，双方的关系便立即会出现尴尬的变化。

不过这还是可解释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若寇仲乃李密方面的人，那他们的真正实力就要露底了。

李秀宁秀目掠过杀机，冷然道：“你怎知他的身分。”

这等若亲口向寇仲承认柴绍是她的未来夫婿，寇仲虽明知事确是如此，胸口仍如受雷殛，气得差点吐血，苦笑道：“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很难解

释的。但我绝非李密又或牧场的人，假设公主能通情达理与我作一次恳谈，我以一宝贵消息作回报，然后立即离去。”

柴绍一振长短护臂钢棍，杀气立即弥漫全场，洒然笑道：“走得这么容易么？若不立即弃刀投降，就在手底下见个真章吧！”

后侧的窦威亦喝道：“既有胆子来，就不要那么没种的只想跑。”

寇仲心中苦叹，他此时若改变主意表白身分，就等若是怕了柴绍，此事杀了他都不肯做，点头道：“刀剑确是无眼，诸位小心了。”

风声骤起，窦威的重钢杖从后侧当头疾砸，拉开了战幕。

徐子陵穿过疏林，只见林外平野火把焰光烛天，一群百多名红布里头的贼寇，正围着一组二十多人的牧场战士在厮杀，其中一人赫然是他认识的骆方。

左方的山头还立着十多名大汉，除其中一个看来是头子的人外，其它都以红巾缠头，非常易认。

骆方和他的人显是落在下风，结成圆阵，苦苦抵抗，阵中尚有七、八人或躺或仆，显是已因受伤而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贼寇一方亦有不少伤亡，战况激烈。

徐子陵这时再无暇去想骆方他们为何会落至如此危局，腾身而起，扑入贼寇阵中去，落地前早有两人应脚毕命。

突来奇兵，贼寇仍未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时，又有四人应拳殒命。

徐子陵无论脚踢拳击，螺旋热劲都随意而出，而最奇怪的是中招者并不抛跌，只是颓然倒地，表面更看不出任何伤痕。

两敌由左方窜来，手上明晃晃的长刀配合厉喝暴嘶，迅快杀至。

徐子陵鬼魅般闪到两人之间，身子猛晃，肩头分别撞了两人一记。

今次他学乖了，用的是刚猛的劲道，两人同时肩骨尽碎，长刀甩手，往旁抛跌，身子则撞入正拥上来的十多个贼兵丛中，使敌人登时一阵仆跌混乱。

这时他离骆方等只有二十多步的距离，近处的贼兵纷纷舍下骆方等人，朝他杀至。

徐子陵隔空一拳击出，狂一般的螺旋热劲，直冲往朝他杀来的那十多人中似首领的大汉。

“蓬！”

那人像被暴风巨潮刮起般整个人双脚离地，断线风筝地撞在后方两个同伙身上，三人同时变作滚地葫芦，筋骨尽裂。

其它人哪曾见过如此厉害的隔空拳，吓得四散逃去。

骆方等得他牵制了敌人，声势大振，杀得对方人仰马翻，同时往他移来。

敌人分出四十多人往徐子陵攻来，使他压力大增。

徐子陵却是毫不惊怯，心灵晋入无胜无败，至静至极的道境。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忽然间，他清楚把握到整个战场的形势。

这并非说他能钜细无遗地知道每一件发生的事，而是他能通过视觉和

听觉的不同层次，由近而远地掌握四周的虚实变化，从而厘定进退之道。

那是前所未有的感觉。

在这之前，他只能应付跟前最危急的事，可是现在即使四面八方均有敌人杀至，他的感觉却仍可扩展到临身的危机之外，不但知道在山丘的敌人正朝他推进，更清楚骆方等人又陷入对方重整阵脚后的狂攻中。

徐子陵一声长啸，腾空而起，落地时刚好在骆方之侧，同时手撮成刀，闪电劈入正强攻骆方的恶寇凌厉的刀影里。

那人连躲避的机会都欠奉，更不用说回刀封架，就那样眼睁睁的被他的掌刀切在胸膛处，抛飞而亡。

徐子陵底下再连接踢出十多脚，对方立时人仰马翻，乱成一团。

徐子陵可清晰察觉到每一个攻来敌人的强弱，招式的运用，至乎他们的状态心理。

这是非常微妙的感觉。

就像井中清澈的水，可映照任何事物。跟前的对手，表面看似声汹势狠，但落在他眼内却是破绽处处，根本不够资格让他活用弈剑的心法。

此时又一把大刀横削而来，带起了凌厉的啸音，刀气逼人，乃自接战后对徐子陵最有威胁的一刀。

徐子陵心叫来得好，一掌劈去，正中对方刀锋。

接着螺旋热劲猛吐，持刀敌人惨叫一声，长刀堕地，口喷鲜血往后踉跄跌退。此君显是贼寇中颇有身分地位，众贼见他连徐子陵的一掌都挡不了，骇然下跟他一起往四外退开。

徐子陵忘了已易容改装，自然而然退到骆方身旁，关切问道：“你没事吧？”骆方讶道：“我没有事，恩公高姓大名，救命之恩，我飞马牧场必有回报。”

徐子陵这才醒觉过来。此时贼众纷纷退开，牧场战士回过气来，都以崇慕感激的眼光瞧看他。

徐子陵装出豪迈不羁的神态，哈哈笑道：“乱臣贼寇，人人得而诛之，至于我姓甚名谁，更无足挂齿，你们最好立即归队，我还未杀够人。”

再一声长笑，望着敌人兵力集中处杀奔过去。

背侧奚威持杖砸来时，柴绍同时发动，长短护臂钢棍像两道闪电般，分别朝寇仲面门和胸口射至，杀气腾腾，威猛之极，且毫不留情，气劲紧罩着对手，教寇仲不论反击或逃走，都要先硬拚一招。

李纲虽迟发一步，但亦从另一侧欺身攻敌，手中双刃上划下扎，割颈刺腰，凶毒无比，一派狠辣的进手招式，令人难以联想他平时闲雅儒者的神态。

只有李秀宁反退后半步，只以剑尖发出剑气，防止寇仲从她那个方向突围，却没有加入战局去。

换了是以前的寇仲，这一刻必是手足无措，纵使未必立即落败，却损伤难免。幸好经娼娼一役的险死横生后因祸得福，学到前无古人的螺旋劲气，武功上跨出了无可比拟的一步，已非吴下阿蒙。

这时游鱼般左右一晃，接着挥刀猛劈，“唰唰唰”连续三刀，登黄芒横

空，竟先后劈中柴绍的两把护臂钢棍和窦威的钢杖。

柴绍和窦威同时心生寒意。

他们本是十拿九稳的招式，在寇仲的奇异身法下，就像对方明明在跟前，却可倏地变成一道全无实质的虚影，完全把握不到他的位置。

这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知高手过招，必须因度形势变化和调校，表面看似简单的一击，其中实包含无数的学问。

但寇仲在那三数尺之间施展的奇异身法，竟可使他们难以正确和肯定地把握到他的位置，换句话说等若失去了攻击的目标，如此怎会不教他们大吃一惊，登时进退失据。

按着黄芒剧盛，刀气纵横，柴绍和窦威已给寇仲的井中月劈个正着。

“当！当！当！”三声轰鸣，奇异无匹的螺旋劲气竟似冰寒彻骨的惊人气旋，随兵刃交击的接触点透体而入，攻进肺腑。

两人那想过寇仲如此厉害，浑身剧震。

柴绍功力此窦威高上两筹，只摇晃了两下，便站稳阵脚，后者则闪哼一声，往后跌退。

李秀宁见势不妙，纤手一挥，洒出一片剑花，往寇仲印去。

寇仲虎目圆睁，精芒电射，以说不尽从容挥洒的姿势反手一刀平削入李纲双刃之间，再上挑下削，“当当”两声，李纲立时溃不成军，双刃被荡得上下弹开，空门大露，同时感到对方传来难以抗御的螺旋劲气，直贯心脾，魂飞魄散下往外飞退。

柴绍大喝一声“不要过来”，制止了外围己方战士扑入战圈，他则闪补了李纲的位置，双护臂配合李秀宁发动攻势，脸色凝重至极。

这么可怕的强劲对手，岂是事先想象得到。

寇仲哈哈一笑，竟弓起背脊，往后退的窦威撞去，不但拉远了李秀宁暂时剑势难及的距离，还使柴绍的攻击落在空处。

换了交战之前，窦威必挥杖封挡，教寇仲不死则伤。可是此时窦威正全力化解寇仲侵进经脉内的怪异劲气，便不出平时五成功力，兼且退势已成，纵使勉强出手，亦没有把握击破寇仲的护体真气，而给对方这么以布满螺旋真气的背脊撞上，哪还有命？

大骇下窦威岂敢逞强，忙往横闪开。

寇仲亦想不到几个照面，就把主动抢回手内，便他进可攻，退可溜，不由心怀大快，大喝道：“住手！”

李秀宁和柴绍怕他趁机击杀窦威或李纲，依言收住兵器停步。

“锵！”

寇仲回刀鞘内，但他本人仍像一把出了鞘的刀，教人再不敢轻视。

他威棱四射的目光扫过众人，与他体型眼神绝不匹配的假脸孔露出一个笑容，淡淡道：“各位该知我若要对公主不利，绝不需藏头露尾，既是如此，大家可坐下来喝口热茶，慢慢畅谈了吧！”

李秀宁等莫不愕然以对。

第三章 尔虞我诈

徐子陵蹲在小溪旁，先净手，接着掬手取水，痛快地喝了两口。

清凉的溪水灌入喉咙，使他精神为之一振，不远处虽仍有喊杀的打斗之声传来，另一边则蹄声轰鸣如雷，但暂时都似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他臂膀、左肩和右腿间三处小伤口仍有少许疼痛，但大致上已经愈合，没再淌血。

他脑中尚是记忆鲜明，如何在敌人重围下击杀对方的多个头子，再借神遁挂树逸出重围。

贼寇的实力明显不止数千人之众，且高手如云，使迎战的牧场战士一再陷于苦战中。

现在唯一能助飞马牧场脱难之法，就是先一步找到四大寇方的主力所在，再以狙击手段杀其主帅，如此才能彻底挫折敌寇的士气，打乱他们的阵脚。

打定主意，徐子陵射出神遁，跃上溪旁一株参天古树之巅，观察战场的形势。

柴绍冷笑道：“假设阁下死不了，我们便陪你喝口热茶聊聊吧！”

探手拉起李秀宁的玉手，往后急退。

寇仲立时看得怒火中烧，呆在当场，茫然不知李纲和窦威亦往外移开。

柴绍喝道：“放箭！”

“飕飕”声中，满布屋檐上、花园中的李阀战士，同时掣起弩弓，朝寇仲发箭射去。

柴绍亦放开挽着李秀宁的手，两根护臂激电般往寇仲射来，声势极之凌厉。

即使以寇仲之能，也难以用手上的井中月同时挡格这配合巧妙的箭阵攻击，何况还要应付柴绍脱手疾射而来，贯满真劲的两根护臂钢棍。

寇仲在刹那间回过神来，在劲箭贯体前冲天直上。李秀宁一声娇叱，在所有箭矢、护臂落空的当儿，人随剑走，衔着尾巴往寇仲追去。

劲弩上膛的声音在四方响起，显示第二轮箭攻即将发动。

要在无法借力、更无遮挡掩护的虚空处，同时应付李秀宁从下而来的攻击，和随时密集射来的弩箭，就算是宁道奇、毕玄之辈，亦要手足无措。

寇仲却是夷然不惧，左手神遁电射往左方老树之巅，就在李秀宁的长剑及上他前，往横移开，没入远处的暗黑里。看得柴绍等瞠目以对，却又毫无办法。

徐子陵提气疾驰，奔上一个小丘后停下步来。

丘脚处杂树丛生，中间有条小河流过，蜿蜒而去。再远点就是刚才在山高处看见的小村庄了。

适才他观察战场形势，发觉贼寇的主力正四方八面以此村为中心聚拢

过来，心感奇怪，故赶来一看。

眼下的小村静若鬼域，一点不觉任何异常的情况，略一沉吟后，掠下丘坡。

奔至切近时，心中忽现惊兆，就像那次在巴陵城外长江之旁被人从船上监视的感觉，不由心中讶异。

屋中藏的究竟是那一方的人呢？

四方远处不时有厮杀声随风传来，提醒他战争仍在方兴未艾。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后，涌起强大的信心，来到村中最高大的屋宇门前，伸手敲了三下。

“咿*！”

木门往内掩开，长剑掬胸疾刺。

这一剑绝不简单，看似一剑，其实隐含无穷尽的攻击性和变化后着，最厉害处是剑尖颤震中，发出七、八度“嗤嗤”剑气，笼罩着徐子陵胸腹间所有要穴，声势夺人。

徐子陵有点像对上杨虚彦的感觉，更由于身处明处，一时眼中尽是点点剑芒、顿感呼吸不畅。

眼看他要伤在剑下时，徐子陵修长的双手弹上平胸的位置，十指像鲜花般盛开，每指都生出微妙的变化，化出不同角度又曼妙绝伦的动作，在窄小的空间迎上剑芒。

“叮叮当当！”

珠走玉盘般的悦耳声音连串响起，徐子陵一步不移的化解了对方凌厉的剑招。“砰！”

屋门再次关上，但徐子陵已看到发剑者正是一身戎装的商秀珣。

他虽奇怪商秀珣为何不在战场主持大局，反溜到这里来，但总放下心来，因为这美人儿场主仍是安然无恙。

正要扬声发话时，轰雷般的蹄音分由两端村口传至。

徐子陵心念电转，往后飞退，跃上对面房舍的瓦顶处，俯伏不动，静观变化。

寇仲离开环绿园，来到一座钟楼之顶，差点要痛哭一场，心中既酸又涩，难过得要命。

他本以为可把李秀宁置诸脑后，可是当见到李秀宁柔顺地任由柴绍拉起她娇贵的玉手时，才知她在他心中仍是那么重要。她既有柴绍护花，何用再劳烦自己这外人呢？

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寇仲叹了一口气，决意再不理李秀宁的事，朝堡墙掠去。看来所有怨气只好发泄在那些倒霉的毛贼身上了。

蹄声倏止。

村口的两批敌人同时甩蹬下马，把守出口，只二十多人昂然入村。

徐子陵居高临下瞧去，只见除高持火把的四人头缠白巾外，其它人服饰各异，都是具高手的气度神态，显是贼寇的领导人。

带头的四人更是形相突出，极可能就是横行长江一带凶名四播的四大寇本人，年纪在三十至四十岁间。

他不由心中凛然，暗忖难怪商秀珣要躲到这里来了。皆因情报失误，以为来的只是一股数千人的贼子，事实上却是四大寇倾全力来攻，务要一举夺下飞马牧场。奇怪的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为何四大寇如此神通广大，得知道商秀珣来了这里呢？

众贼寇在村中立定，四个带头者之一哈哈笑道：“本人向霸天，爱开玩笑的江湖朋友赠了我一个叫‘寸草不生’的外号，皆由于对本人不了解而生此误会。事实上我却是爱花惜花的人，商场主如若不信，只要试试委身本人三天，保证会出来纠正天下人这大错特错的想法。”

其它贼寇立时发出一阵哄笑，充满猥亵的意味。

向霸天的外貌卖相确令人不敢恭维，是个五短身材的胖汉，矮矮的个子，短短的手脚，腆着肚子，扁平的脑袋瓜儿好象直接从肥胖的肩上长出来似的。

可是那对像是永远眯起来的眼睛却是精光闪闪，还且带着邪异的蓝芒，使人知道他不但内功精湛的高手，走的更是邪门的路子。

他两手各提着一只银光闪闪边沿满是锐齿的钢环，更使人感到他的危险和诡秘性。

都不知有多少人饮恨在他这对“夺命齿环”之下了。

伏在瓦背上的徐子陵心中涌起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强烈杀机。细想下才明白是因他言语辱及商秀珣之故。

向霸天旁那粗壮结实，背上交叉插着两根狼牙棒，脸上贱肉横生，额头还长了个令他更形丑陋的肉瘤的大汉狂笑道：“场主鲁莽出战，败局已成，但若肯委身侍候我们，变成床上一家亲，自然什么事都好商量哩。”说话更是猥亵。

众贼又捧腹淫笑，得意万状。

徐子陵骤想到内奸的问题。

若不是有内奸弄鬼，众贼怎知商秀珣的行踪，而以飞马牧场的实力，亦绝不会霎时落至如此挨打田地。

不过牧场方面只要能稳守两边峡口，仍未算真败。

另一寇首阴恻恻笑道：“好一个床上一家亲。房三弟这提议令人叫绝。只不过商场主乃黄花闺女，就算心中千肯万肯，但当着这么多人，自然会脸嫩害羞，说不出话来呢！”

你们说我毛燥对女儿家的心理揣摩得够透彻吗？”

此人身材高瘦，一副坏鬼书生的模样，唇上留了副两撇八字须，背上插着个尘拂，打扮得不伦不类。单看外表绝猜不到他就是在四大寇中排名第二的“焦土千里”毛燥。

先前发话额长肉瘤的大汉既被他唤作三弟，该就是被称为“鸡犬不留”的房见鼎。

徐子陵特别留神打量那尚未发言，理应是四寇之首的“鬼哭神号”曹应龙。

此人身型雄伟，长了一对兜风大耳，额上堆着深深的皱纹，颧高腮陷，两眼似开似闭，予人城府深沉的印象。但其相貌倒不像其它三人般令人讨厌，有点像不爱说话的老学究。

他左手提着一枝精钢打制的长矛，看样子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叮！”

向霸天左右手扬起，夺命齿环相敲下发出一下清越的脆响，后面十多名手下立时左右扑出，逐屋搜查，亦有人跃上屋顶，以作监视，一时门破窗碎的声音，连串响起。

徐子陵心中杀机更盛，暗暗凝聚功力。

寇仲借神遁潜出内堡，窜房越屋，朝外城墙的方向掠去。经过昨晚窥见苑儿和那外鬼私会的院落时，心中一动，翻了进去。

话声隐从主宅传至，却不见灯火透出。

寇仲伏在园里，内心经过一番极矛盾的斗争后，仍忍不住摸了过去，跃上主宅旁的一株树上，透窗朝内瞧去。

在这角度下，刚好见到那晚与苑儿碰头的奸夫和另一名男子，坐在靠窗的椅子处面对着在视线之外的其它人，而听声息该不会少过十个人。

寇仲有了上趟的教训，知这奸夫功力高绝，忙催发长生诀的内呼吸，同时收敛眼射的光芒。

只听有人道：“今次我们整个计划最精采的地方，就是内外配合，攻其不备。且又有公子在暗中主持，那愁飞马牧场不手到拿来。”

那奸夫哈哈笑道：“陈老师休要夸奖我，我李天凡只是在一旁摇旗呐喊的小喽啰，握大旗的还是要仗沈军师。”

寇仲立时头皮发麻，这才知事情的严重性。

沈军师自然是沈落雁，李天凡则是李密的儿子。又与宋玉致有婚约。只从两人对坐于此这事实，已强而有力地说明了李密要不惜一切夺取飞马牧场和对付李秀宁。

果然沉落雁的伶俐娇声从屋内传出道：“公子太谦让了！落雁愧不敢当。现在刚过亥时，商秀珣应已成为曹盟主的网中之鱼，内堡那方亦该有动静传来了。”

李天凡晒然一笑道：“商秀珣一向孤芳自赏，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内，若论才智，那及得上沈军师。沈军师不若趁尚有点时间，向诸位详细报上待会行事配合上的细节。”

此人说话得体，显出虎父确无犬子，是个能领导群伦的人物。

寇仲却在盘算应否刺杀此子，若能得手，那么宋玉致的婚约岂不是可立即宣告完蛋。

否则若李密攻克洛阳，宋玉致使要嫁入李家。

他已失去了李秀宁，若连宋玉致都嫁了给人，使宋阔和李密变成一家亲，在公在私，均非他寇仲捱得起的打击。

想到这里，一颗心热起来，但脑筋却冷静若寒冰。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摸清楚屋内各人的实力，只是一个沉落雁已不好应付，何况这李天凡更非易与之辈，若不小心，他恐怕会饮恨于此。

唉！若小陵在就好了，现在只希望他能来个英雄救美，倘顺手取得她芳心，就最理想不过了。

“砰！”

木门爆裂。

一名大汉破门闯入商秀珣隐身的大屋去。徐子陵则蓄势以待，只要四大寇对商秀珣稍作异动，就是他出手的一刻。

四大寇果然露出讶异之色，别头瞧往那所前后两进的房子，却并非因为有什么特别声音传来，而是因为屋内全无声息，连足音都欠奉。

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入屋那人并非庸手，即使在屋内遇上整个飞马牧场的人，亦未致不济到一招未交就给人收拾了。

徐子陵也因心中的惊奇，忘了出手。

一直没有说话的曹应龙冷冷道：“人来！给我把整座房子砸个粉碎。”

他身后的众寇轰烈应是，空群出动。

远近屋檐上的贼寇高手亦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来，人人高举火把，照得全村一片火红。

房见鼎厉叱一声，排众而出，一阵风般抢上石阶，双掌印在门旁的墙壁处。

开始时墙壁没有丝毫异样，接着上面檐篷处发抖般战震着，然后整幅墙四分五裂，向内倾颓，稍露出厅堂的情况时，又给屋檐塌下的瓦碎尘屑遮盖了。

众寇齐声喝采，像一群嗅到鲜血的恶兽般往成了猎物的可怜屋子扑去。

徐子陵见房见鼎掌力厉害至此，若用上背后两根狼牙棒，当有横扫千军之概，反激起了他昂扬的斗志。

此时风声在左方屋宇顶处响起，贼寇方面的高手朝他藏身处掠过来。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暂时放下刺杀寇首的意图，目光迅速巡视远近可供藏身之处。

在火把余光映照不及的屋侧园林里，有座大小两丈见方的小砖屋，看来是放置杂物的小仓，忙滑下屋檐，潜了过去。

木门应手而开，还未看清楚，轻微发动机关的声音从地底传上来，由于外面拆房子的声音响个不停，把其它声音完全遮盖，故不虞会给人听到。

徐子陵忙把门拉上，小屋内果然堆满农耕工具，而屋子正中空处，一块地板缓缓往下沉去，露出幽深的地道。

徐子陵立时想起鲁妙子这位大下的第一巧匠。

沉落雁正要说话，远处屋顶上传来鸟鸣之声，李天凡立即道：“李秀宁中计了，一切依计划行事。”

寇仲知道他们收到苑儿从内堡传出的讯号，禁不住心中苦笑。
自己真能不理李秀宁的安危吗？
更何况此事和争霸天下直接有关系呢！

第四章 大显神通

徐子陵跃上横梁，置身梁桁间的空隙处，把全身精气收敛，催动内息，静观下面的变化。

砖墙倒塌的声音仍不断传来，只见八个人鱼贯从地道钻出来“蓬！”

但听声音，便知外面那间屋子已经完了。

但当然不会找到任何人，皆因商秀珣等已由地道移师至此处。

三执事陶叔盛的声音在下面响起道：“柳执事究竟干什么的，到现在仍未率人来援？”

商秀珣冷喝道：“闭嘴！柳执事必须避过敌人的主力，才能依计赶来。这着诱敌之计乃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谁叫我们错估敌人的实力，以致进退失据。”

馥大姐的声音道：“有人过来了！”

众人忙屏息静气。

外面主宅处仍传来门碎窗裂的杂声。

徐子陵探头下望，只见下面的八个人分成四组，各据一窗往外窥探。

商秀珣和馥大姐占了个窗子，陶叔盛独据一窗，其它五人看来乃商秀珣的侍卫。

可以想象商秀珣的队伍曾遇上伏击，这组人护着商秀珣杀出重围，避来这经鲁妙子设计的村庄，再发讯号通知柳宗道率兵来援。那知四大寇不知如何竟能清楚把握到他们的行踪，亲身追来，使他们顿陷困境。

陶叔盛忽然回头瞧了各人一眼，见人人精神全集中到窗外，右手迅快地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抖手要射出窗外时，徐子陵再顾不得后果，低喝道：“住手！”

屋内八人骇然大震，齐朝梁柱望上来。

陶叔盛忙偷偷把东西收回怀内去。

商秀珣等明知有人，但都不敢声张。

徐子陵探头轻叫道：“我绝非贼方的人，更全无恶意，现在下来了！”

商秀珣乃大将之材，知道这神秘人功力绝不在自己之下，内功路子更是无比怪异。

倘跟他动起手来，只会惊动贼寇，遂挥手指示各人腾出空间，以示诚意。

徐子陵沿柱往下滑去，足未沾地，陶叔盛抢前一步，伸指戳住他胸肋处。

指风嗤声响起。

商秀珣想喝止也来不及了。

徐子陵知他怕被自己看破是内奸，冷哼一声，竟任由他的指尖戳在身上，右掌闪电拍出。

陶叔盛心中大喜，暗忖尽管你有真气护体，亦难挡我凌厉指劲。

岂料指尖刚触及徐子陵肌肤，劲力欲吐时，一股奇热无比的怪异真气已先一步透指而来，直钻入他指脉内，不但迫得自己的真气四散流窜，还强攻进经脉去。

陶叔盛全身剧震，魂飞魄散时，徐子陵的右掌改拍为拂，扫在小腹处。

陶叔盛颓然欲倒，却给徐子陵的手一把抽着腰带，轻轻放倒在地上。

本来他至不济亦可支持上十招八招，只估不到世间有如此怪异的劲气，才一个照面下着了道儿。

包括商秀珣在内，无不目瞪口呆，势想不到以陶叔盛的功力，竟这么容易给人收拾了。幸好此人似乎并无恶意，只是点了陶叔盛的穴道，使他暂时昏了过去。

商秀珣长剑扬起，遥指这充满粗扩味道的轩昂男子，冷喝道：“你究竟是谁？”

徐子陵功聚双耳，细察远近的动静，知道贼寇暂时移师往别处搜索，松了一口气，深深望进商秀珣的俏目里去，装出豪迈不羁的神态，洒然道：“刚才鄙人冒昧发言惊扰，场主可知是什么原因呢？”

商秀珣冷冷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瞧着仰躺他脚下的陶叔盛，淡淡道：“若朋友不先表明身分，一切免谈。”

徐子陵退到陶叔盛原先立处，道：“场主只要派人搜索贵属怀内之物，便明白我的说话！”

商秀珣愕然朝他瞧来，秀目射出锐利的光芒，沉声道：“朋友意思是指他乃叛徒吗？”

只听她的语调，便知她早心中生疑，只是不敢肯定他真是内奸而已！

因为这个月刚好是陶叔盛当值负起收集情报的重任。

徐子陵淡淡道：“适才我见他欲把烟花火炮一类的东西投往窗外，咦！有人来呢！”

破空之声同时由四方八面传至。

牧场靠峡口的原野处。

寇仲藏身一棵大树之上，全神贯注五十步外的李天凡、沉落雁等一行十五人的动静，瞧着他们换上牧场的装束，其中一个身形和样貌都有点酷肖商震的老者，更打扮成商震的模样，若非熟识他的人，还要在近处细看，才能分辨其伪，否则很易被他鱼目混珠瞒过。

此时见他提起烟管，呼噜呼噜的吞云吐雾，连寇仲亦要心中叫绝。

其它人则是扮作商震随卫的行头，以李秀宁这些外人，又有苑儿在旁掩饰，不中计才怪。

此计最厉害处，就是把李秀宁引离城堡，而李秀宁又势不能率领大批手下前往赴会，假商震在李天凡、沉落雁等众高手配合下骤然发难，成功的机会实是极大。假扮商震的正是那被称为陈老师的人，除李天凡和沉落雁外，亦以此人武功最强横。

另外尚有一个三十来岁白姓大汉和一个叫马方的瘦汉，看来都是这群人中武功特别高明的好手。前者背挂双斧，后者则腰佩长剑。

其它十人年纪在二十至二十五之间，人人太阳穴高高鼓起，只从他们能攀山越岭潜入牧场，便知非是庸手。

沉落雁神色冷漠，消瘦了少许，但仍是那么美丽，正以帽子把秀发遮盖起来，一身男儿打扮，另有一股引人的味儿。

四周不时传来马嘶声，牧场一片宁静。

现在牧场的人均集中到两边峡口和城堡去，牧场只留下十多个人守卫，像个不设防的地方，兼之此处是近东峡的疏林区，又是星月迷朦的深夜，发生了什么事，谁都不会知道。

整个阴谋是那末天衣无缝，唯一的破绽就是给寇仲在旁窥伺个正着。

沉落雁边行边简单扼要地道出动手的时间和配合的方法，这时李秀宁来了。

寇仲运足目力瞧朝环录园的方向瞧去，七道人影刚抵疏林边沿处，李纲和窦威领头，中间是李秀宁和苑儿，押后的是柴绍和另一年轻高手，迅速接近。

寇仲心念一动，滑下树去。

商秀珣色变道：“快入地道！”掌按馥大姐的粉背，首先吐力把爱婢送入地道。

其它人慌忙紧随。

商秀珣抓着陶叔盛的腰带，略一犹豫，朝徐子陵道：“朋友！下来吧！”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我留此对付敌人，场主记得关上入口。”

商秀珣提起陶叔盛刚跃入地道，闻言愕然抬头朝他瞧来。

两人目光相触时，大门四分五裂，一人挥刀杀至。

徐子陵大喝一声，凝聚到巅峰的一拳隔空击出。

“蓬！”

那大汉竟连人带刀，给他无可抗御的拳劲轰得风车般急旋着往后飞退，撞倒了五、六个随后而来的贼寇，人人骨折脏裂，无一幸免，可见此拳之威。

商秀珣看得目瞪口呆，等徐子陵再催她走时，才没入地道去，关上入口。

左右两窗同时碎裂，两枝长矛如毒蛇吐舌般电射刺至。

徐子陵听着地道口掩闭的声音，两手左右分张，一把抄着两矛，运劲震断，那两人留不住势，同往他撞来。

徐子陵双手回收，左右肘重击两人胸膛。

那两人喷着血颓然倒地。

接着徐子陵看也不看，把两截断矛往后反手掷出，正中另一穿窗而入的大汉胸前，那汉一声不吭，倒撞窗框，上半身仰挂出去，死状离奇可怖。

屋外倏地静了下来，只有火把猎猎燃烧的声音，却没有人再敢闯进去。

曹应龙的声音在门外暴喝道：“商秀珣，有胆就滚出来和曹某见个真章。”

这众寇之首显然是被徐子陵的霹雳手段，激起了凶性。

徐子陵涌起万丈豪情，哈哈一笑，负手悠然步出门外。
屋前横七竖八的躺满尸体，死状千奇百怪，难以形容。
以曹应龙为首的四大寇一字排开，其它人在他们身后布成弯月的阵势，
强弓劲箭、刀斧剑矛，在火把光下闪烁生辉，杀气腾腾。
百多道目光，全贯注在徐子陵身上。
众寇见出来的非是商秀珣，大感愕然。
“寸草不生”向霸天戟指厉喝道：“你是何人？”
徐子陵从容道：“我是什么人，你连问的资格也没有！”
众贼怒叱连声，十多枝劲箭离弦而出，向他疾射而来。

两边人马逐渐接近。
李秀宁亦是谨慎小心的人，放缓脚步，到离假商震等三丈许的距离时，
停了下来，施礼道：“大管家你好！”
假商震踏前一步，领着众人回礼，道：“这都是随我多年的心腹手下，
宁公主可以放心。”
此人连商震的老嗓音都学了七、八成。加上故意压低声音说话，不熟
悉他的人确很难分辨。
李秀宁瞥了苑儿一眼，淡然道：“要劳烦大管家从东峡抽身赶回来，秀
宁真过意不去，为何诸位不用马匹代步呢？”
假商震装模作样叹了一口气，道：“还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唉！咦！”
足音从李秀宁等后方传来。
两方人马均讶然瞧去。
只听有人嚷道：“公主啊！对不起，我解完手了！真舒服！”
李秀宁娇躯剧震，认出是寇仲的声音。
在众人目光注视下，一个满脸络腮胡、满带泼野神色的鹰钩鼻汉子，
由林木间搓着肚子一步高一步低的赶来。
柴绍等知他厉害，色变下正要掣出兵刃，李秀宁及时以手势制止，娇
呼道：“都着你不用来了，你听不到吗？”
寇仲改变声音不住点头道：“公主息怒！公主息怒！”
那边厢的假商震、李天凡、沉落雁等都看得眉头大皱，又是一头雾水。
以李秀宁的尊贵身分，她的手下怎可说出“解手”这么无礼的话来呢？
寇仲像看不到李秀宁般，左摇右晃的在柴绍等的怒目注视下走到两帮
人中间处，干咳一声道：“公主恕罪，请先让小人引介，嘿！”
接着伸手指着假商震身后侧的李天凡，朗诵般唱道：“这位是李天凡公
子，乃瓦岗寨密公的独子。”
李秀宁等同时色变。
寇仲身子一晃，闪到苑儿之侧，嘻嘻笑道：“这位俏夫人乃真大管家新
纳之妾，以前的身分却是李公子的女……啊！”
苑儿知身分暴露，那还沉得住气，翻出袖内暗藏的猝毒匕首，分往寇
仲和李秀宁刺去。
李秀宁早在寇仲揭破李天凡身分时便对苑儿留了神，娇哼一声，翠袖
拂往刺来的匕首锋尖处。

寇仲装作骇然退开，大叫大嚷“要杀人呀”声中，又赶到假商震身前。苑儿见没了寇仲阻挡去路，收回刺向李秀宁的匕首，避过她拂来的一袖，正要开溜时，柴绍无声无息地一指戳在她背上，苑儿应指倒地。

寇仲不理假商震等人人脸露杀机，哈哈笑道：“这位假冒大管家的人叫陈老师，至于大名嘛……哼！”

李天凡旁的一名年青大汉按捺不住，抢前挥刀削向寇仲左肩，刀法迅快严密。“铮！”

井中月离鞘而出。

众人只觉黄芒暴现，尚未看得清楚时，“当”的一声，那进袭者连人带刀旋飞开去，到翻倒地上时仍要滚出丈许之远，撞上一棵树才颓然停下，当场毙命。

如此霸道怪异的刀劲，众人还是初次得睹，登时镇着了李天凡方所有想出手的人。

寇仲像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般还刀入鞘，来到假商震另一边的沉落雁前，尚未发话时，沉落雁已冷冷道：“不要装神弄鬼了，你的好兄弟呢？”

寇仲把大头凑过去，涎着脸道：“因他怕了你，所以躲起来哩！”

李天凡方无不愕然，想不到两人竟是旧相识，却怎也想不起武林中有那个厉害的人物像他的样子。

沉落雁秀眸射出奇异复杂的神色，轻轻道：“教他出来杀了我吧！”

寇仲退了开去，哈哈大笑道：“谁舍得杀有沉鱼落雁之容的沈军师呢？”

“锵！”

井中月出鞘。

寇仲脊肩猛挺，登时生出一种横扫千军的霸气，厉喝道：“除沈军师外，其它一个不留？”

双目寒芒罩定李天凡，井中月划出，去势强猛绝伦，但偏又予人灵动无迹的奇异感觉。

螺旋的真劲，笼布整个战场。

李秀宁娇躯轻颤，心知自己这一世都休想忘了目下寇仲的威霸动人的气概，偷看了站到身旁的柴绍一眼，他正脸露惊容地瞧着寇仲，芳心里不由生出轻微的犯罪感觉。

第五章 生死真情

徐子陵足尖点地，弹往前方上空，避过激射而至的箭雨，再一个大空翻，正要往四大寇扑去时，四寇之一的“焦土千里”毛燥焦雷般暴喝一声，斜冲上天，炮弹似的朝他射去，双掌推出。

徐子陵心中叫好，这使他免去了受第二轮箭攻之苦，同时又感到周遭的空气寒若冰雪，气漩狂，激起他强大的斗志，趁势两腿弹出，足尖刚好点在对方掌心处。

毛燥高瘦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不但强大的掌劲被迫得不是往掌沿

处泄出，就是倒撞而回，在经脉中乱窜，使他难过得要命。

原来徐子陵这两脚的劲度绝顶怪异，一轻一重，轻者柔而f，不但使他右掌的劲气无法吐出，还给对方有若游丝的一股真气钻入掌心，长驱直进般送入脏腑。

重者则刚猛无伦，像个不断急转的钻子般狠狠在掌心锥了一记，手掌登时如着火灼，劲气像大石投水般往四外溅泄。

毛燥一生杀人如麻，大小战争无数，尚是初次遇上这种怪异厉害的真气，闷哼一声，运起千斤堕，往下落去。

“鸡犬不留”房见鼎见毛燥吃了大亏，怕徐子陵乘胜追击，背上两根各重逾百斤的狼牙棒来到手中，巨躯翻腾斜起，快速来到徐子陵上方，狼牙棒舞出重重棒影，凌厉无匹的往徐子陵罩下去。

“寸草不生”向霸天矮胖的身体则由地面冲前接替毛燥，两只钢齿环左右旋飞，斜斜往仍离地寻丈的徐子陵两肋弯旋过去，发出奇异的尖啸声，气势逼人。

除了曹应龙昂立不动外，其它贼寇亦空群而出，拥往三人交战处，布下重重围困。

徐子陵紧随毛燥往下疾落时，猛提一口真气，翻身两脚疾踢，破入房见鼎的棒影里，一丝不误的踢中他两根狼牙棒。

同时双掌虚按，发出两股螺旋狂，袭向毛燥的瘦背。

丈外的曹应龙大吃一惊，急跃而起，双掌内收后再平削开去，两片锐利的劲气，却非是攻击徐子陵，而是削往徐子陵下压往毛燥的掌劲。

“笃笃！”

脚尖正中狼牙棒。

螺旋劲气透棒而入，破进房见鼎的真气内，房见鼎不但所有后着变化无以为继，还阵脚大乱，迫得借力飞开。

心中不由骇然大震，为何忽然间会钻了个厉害至此的高手出来。

下跌的毛燥感到气漩压体，知道不妙，勉强压下经脉内翻腾的气劲，又吐出一口助他减压的鲜血，右掌按往地面，真气吐出，就借那反撞之力，凌空侧滚，希望能避过这可要他小命的两掌。

“蓬蓬”闷响，徐子陵的掌劲给曹应龙后发先至的掌风削个正着，劲度登时大幅减弱，同时整个人被带得往回抛飞。这才知曹应龙之所以能成众寇之首，皆因功力实远胜其它三大寇首。

曹应龙则浑身剧震，往后退了两步，亦暗叫厉害。

向霸天的夺命齿环由于连着细丝，此时经他把真气注入丝内遥控，两环改变角度，如影附形的楔着徐子陵追至。

徐子陵一声长啸，闪电堕地，避过飞环。

矛枪刀斧，立时从四方八面攻来。

徐子陵知道若不把握机会，趁毛燥尚未回过气来，加以搏杀，那今晚就休想再有第二个机会。

心中闪过寇仲的大头，暗忖有他在就好了。

念头才起，他已扑伏园内的草地上，双腿车轮般往四周狂扫，飞天神遁却从敌人脚下的间隙无声无息的电射而出，在神不知鬼不觉间疾往落地又弹起的毛燥右脚眼抓去。

向霸天和房见鼎见徐子陵被己方十多个高手围着厮杀，暗忖先消耗他

一点气力也是上策，遂在外围押阵，蓄势以待。

曹应龙则缓缓朝战圈迫来，两手持矛，每踏下一步，地上都现出一个深达三寸许的足印，显示他正不住提聚功力。

毛燥跳起来后，功力已大致回复过来，心中杀机大盛，正要报仇雪耻，忽地右脚踝痛入心脾，骇然下望时，只见一只打造精巧的钢爪，活如魔手般五爪深陷肉内，还生出一股强大的拉扯力道。

毛燥吓得三魂七魄各去了大半，忙沉桩坐马，右脚运劲回拉。

那边厢的徐子陵刚踢中两贼胸口，见毛燥果然中计，运劲反扯，正中下怀，就借毛燥相赠的力道，身子箭矢般贴地往远在三丈外的毛燥射去，在众贼间强行穿过，不但撞得众贼骨折肉裂，还使所有往他招呼的兵器落在空处。

如此奇招，该是武林史上破题儿第一趟的创作。

曹应龙、向霸天、房见鼎和众贼骇然大惊时，徐子陵已连续撞翻了七、八人，炮弹般投至毛燥身前半丈许处。

毛燥知这是生死关头，四周虽全是己方兄弟，但却像孤零零独自存在天地间般，什么都只能靠自己。

背上自己仗之横行的尘拂来到手上，正要拂出，蓦地脚踝钢爪传来五道螺旋异劲，直攻心脉。

毛燥的尘拂虽勉强扫出，但由于至少分了八成真气去应付沿腿而上的敌劲，威势登时大减。

徐子陵左掌拍地，改变方向，变得斜冲而上。

在众人看不清楚的高速中，两人擦身而过。

毛燥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嘶，整个人往横抛飞，拂尘脱手甩跌。

直至此时，曹应龙等仍弄不清楚徐子陵为何能如此破出重围，又如此轻易把毛燥收拾，骇然往徐子陵扑去。

眼看徐子陵要落入重围，他竟改前冲为横掠，借神遁抓着毛燥尸身之力，倏地横移，连功力强绝的曹应龙亦扑了个空。

徐子陵哈哈一笑，施展手法收回神遁，跃上一棵大树横探出来的粗枝上。

此时不走，就以后都不用走了。

正要射出神遁，娇叱传来。

徐子陵骇然瞧去。

只见商秀珣孤身一人由小屋冲出，杀得众贼人仰马翻，鲜血激溅。

徐子陵心中叫苦，暗察身上正在淌血的三个伤口后，毫不犹豫地朝商秀珣射去。

一方面是气势如虹，另一方面却是阴谋败露，心虚胆怯，此长彼消下，实有天壤云泥之别。

加上寇仲初尝螺旋真劲的惊人威力，可惜刚才囿于形势，未能找到全力试刀的对像。

现下却是心生杀机，欲把李天凡结果，好让宋阔和瓦岗军的政治婚盟一了百了，又可伤透李密的心，一举三得，气势之盛，自是一时无两。

井中月画破虚空，虽是简单至极的一刀，配合着他游鱼的身法，确如鸟迹鱼落，勾留无痕，滚旋翻腾的刀气，随刀先往李天凡冲去。

李天凡既得李密真传，这数年又跟父亲转战天下，实战经验无比丰富，但还是首次应付如此厉害的一刀。

但见黄芒闪至，对方的长刀已临头上，隐然有股莫之能抗御的霸气，自问纵能挡格，接着的数刀也非常难捱，大喝道：“杀！”自己却往后退去。

他左边扮商震的沉落雁座下大将陈天越，乃华山派高手，闻言与李天凡另一边的年青好手夏心泉一剑一刀，同时从两侧拦截，上扎下刺，要教寇仲穷于应付。

在策略上他们完全正确，皆因谁都看出寇仲这一刀有种一去无回的霸道气势，绝不宜硬撻其锋。

李秀宁等全体掣出兵器，迫前而至，使敌人难以形成围攻寇仲的形势。

寇仲哈哈一笑，游鱼般往两旁各晃了一下，陈天越和夏心泉的一剑一刀竟然落空，贴身擦过，就是那寸许的距离，决定了两人的命运。

黄芒电闪。

夏心泉功力至少差陈天越两筹，首先中刀，打着转踉跄跌开，鲜血激溅，连他自己都因对方刀快而不知被命中何处。

陈天越变成单独面对寇仲。此时李天凡、沉落雁等无不往外退去。骇然下正要闪退，寇仲的刀气已把他完全笼罩在内，只见井中月在眼前忽现忽隐，变化无定，咬牙凝聚功力，一剑削出。

自出道以来，他还是首趟在完全把握不到对方招数变化下，盲目发剑。

“当！当！当！”

陈天越连续变化了三次，加上不住避退，才化解了寇仲这一刀。

寇仲亦心中喝采，但刀下却毫不留情，井中月幻起满天黄芒，狂风暴雨般往已发出喘声的陈天越杀去。

此时李秀宁等已赶至，沉落雁和李天凡交换了个眼色，知道今晚的阴谋全面败露，兼且又是在敌人势力范围内，若还不趁机逃走，休想有命，一声扯呼，过快飞遁。

陈天越的惨叫声自后方传至。

李天凡和沉落雁别头后望，只有李秀宁等如风追来，寇仲竟失去了踪影。

徐子陵像大鸟般由树上斜斜投往商秀珣的途中，向霸天和房见鼎同时腾跃而起，在半空拦截。

曹应龙则人矛合一，往商秀珣扑去，化成一团矛影，声势凌厉之极。

他暗忖只要能把两人分隔，再逐一击破，纵使失去了毛燥，亦得回代价。

商秀珣此时正被三柄长刀和两枝长枪，从四方八面狂攻，近打远击，令她一时间亦要改攻为守。

这刻见曹应龙杀至，知道不妙，忙施展浑身解数，左手使出精妙绝伦的手法，抄着一枝朝左肋刺来的长枪，猛一吐劲，持枪贼寇立时咕咚一声跌坐地上，眼耳口鼻同时溢出鲜血，不吭一声便仰后倒毙。

右手剑则连使黏、引两劲，带得一名使刀大汉迎上从后面刺来的长枪，惨叫声中，长枪贯胸而过。

她同时往后飞退，不但避过另两把袭来的大刀，还趁身后持枪者误杀了自己人，心神散乱且又收不回长枪之际，以刀柄狂撞在他胸口要害处。

那人整个往后倒飞。

接着倏又冲前，幻出千重剑影，两名持刀的贼几乎是同时中剑，就此了局。

曹应龙这时刚飞临她上方，见她剑法高明至此，知道休想能把她生擒活捉，铁矛全力下击。

劲气狂，迫得其它贼寇纷纷退开，腾出大片空地。

“蓬蓬”连声，徐子陵在半空中毫无假借地与向霸天的双环和房见鼎的一对狼牙棒硬拚了一招。

他虽胜在下冲之势，仍给两人合击之力震得口喷鲜血，右腿更给房见鼎右手的狼牙棒擦去了一小片皮肉。

不过两大寇首亦吃了苦头，给徐子陵奇异的手法和螺旋劲压得施不出后着，还要旋转着身子往两外抛跌，狼狙之极。

这边的曹应龙仍采凌空下击之势，每一矛都是迅急无伦，偏又闪烁变化，灵劲无匹，不断借矛剑交击的震力弹上半空，又以千斤之力下堕，占尽了战略上的便宜。

身为飞马牧场场主的商秀珣，始终欠了曹应龙的丰富实战经验，至此才知中了奸计。

不但要支持曹应龙整个人的重量，还要应付四方八面袭来的劲箭暗器，吃力的情况，可想而知。不一会已多处受伤。

香汗淋漓时，徐子陵来了。

曹应龙亦是心中骇然，想不到自己有如骤雨暴风的攻势，仍收拾下了这看似娇滴滴的美女。

正待不惜受点伤也要痛下杀着时，旋转着的劲气冲空而来。

曹应龙暗叫可惜，猛提一口真气，化巧为拙，冲天而起，挥矛往徐子陵的拳头迎去。

奇异的事发生了，徐子陵本身竟旋转起来，且愈转愈快，到拳矛交击时，他已化成一道急旋的影子，看得在场的百多名贼寇人人瞠目结舌。

曹应龙别无选择，全身功力尽聚矛尖，激射在徐子陵的拳头处。

“轰！”

劲气交击，狂四泻，迫得人人往外退开。

曹应龙毫无刺中实物的应有感觉，就像刺上一股庞大无匹急旋着的能量峰尖处，把自己的真气迫得倒卷而回。

他也是了得，一个车身，往侧翻去，更喷出鲜血，好化解对方绝顶怪异的气劲。

徐子陵的情况只比他好一点，停止了旋转，喷出第二口鲜血，却是一个翻身，落到商秀珣之旁，只一个踉跄，便立稳脚步。

曹应龙结结实实坐到地上，再滚动寻丈，才跳了起来，厉喝道：“蠢材！还不动手。”众贼如梦初醒，朝徐子陵和商秀珣攻去，震耳喊杀声，再次直冲霄汉。

寇仲坐在崖石之上，脱掉面具，凝视着下方正掠至山边的两道人影。由于他曾跟踪李天凡，故能在这“快捷方式”上早一步恭候他的大驾。心中无惊无喜，冷漠平静得连自己都不明白。

他不会滥杀，但对敌人却绝不会有不忍之心。

在知道李天凡乃李密之子后，他已下了决心不让他活着回去见李密。

但对沉落雁，他却始终有份感情，难以辣手摧花，当日在巴陵郡外，连“美人鱼”游秋雁他也可以放过，何况是沉落雁！

月照之下，李天凡和沉落雁迅速接近。

打从他们由十多人变成现在的两个人，便可知为了应付李秀宁的衔尾追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更可看出李天凡和沉落雁都是自私的人，牺牲手下来换取自己逃生的机会，若他们不是只顾逃走，李秀宁、柴绍等想收拾他们的手下当非易事。

两人终发现他的存在，愕然止步。

寇仲提起井中月，跃将下来，拦在斜坡顶处，冷笑道：“走得这么容易吗？”李天凡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狠狠盯着他道：“你的拍檔在那里？”

沉落雁的美眸倏地现出炽热的神色，但迅即消去。

寇仲哂道：“收拾你这小子，只我一人就足够有余，人家是文武兼资，你却是躲逃并备，还加上一项轻易舍弃手下的本领，真不愧李密的儿子。”

李天凡淡淡笑道：“你想激起我的怒火吗？没有那么容易，何来这么多废话，手底下见真章吧！”

寇仲见沉落雁从发际处拔出夺命簪，却不见李天凡亮出武器，心中大讶，难道他像徐子陵般爱耍弄拳脚。

不过此际无暇多想，迫前一步，井中月遥指两人，催发刀气。

李天凡冷笑一声，不容他蓄满气势，两手一番，露出两把长约尺二的短刃，往他上扎下刺，手法凶厉之极。同时笑道：“右名射日，左名月照，能断金削玉，寇兄小心了！”

寇仲见他给自己如此出言辱骂，仍能保持风度，心中凛然，井中月迅急扫砸，凭着重器长兵之利，务要取得先手之势。

黄芒暴长，确是威不可挡，刀气狂，刮得李天凡浑身衣衫猎猎狂飘。

李天凡却夷然不惧，欺身而上，与寇仲短兵相接。

兵器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沉落雁出奇地只是袖手旁观，似对李天凡充满信心。

转眼间，寇仲以游鱼般灵动万分的身法，从不同的角度向李天凡连环疾攻了十多刀，杀得他由攻变守，从硬拚变为闪躲。不过李天凡的射日月照两刃，招法精巧细腻，配上奇异的步法，每当寇仲刀势稍缓，立即采埋身搏斗的方式，迫得寇仲要很吃力才可保持全攻之势。

至此才知李天凡果非犬子。

沉落雁的虎视眈眈，亦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

寇仲想起鲁妙子的“遁去的一”，但实际上却仍未知如何运用，惟有以螺旋劲气贯满井中月，变成一道道黄芒般的激电，不住朝李天凡疾打过去。

李天凡开始不断后退，刀圈更不断收窄，眼看要血溅寇仲刀下时，忽然舍刃不用，竟横臂挡格。

寇仲大奇，暗忖对方该尚未至于这种舍命地步，忙收起三分力道。

沉落雁出手了，夺命簪疾刺寇仲右肋空门处，身法快如鬼魅。

“当！”

井中月砍在李天凡右臂上，却发出金铁鸣响。

寇仲知他必是在臂上戴上神奇的护甲，心知要糟，更明白了沉落雁为何会拣在此时施袭，忙往横移开。

李天凡哈哈一笑，刃势剧变，凭着双臂不怕劈削之利，展开一套狂攻近打的招数，从寇仲刀势的隙间无孔不入的攻进去。

沉落雁则娇叱连声，绕在寇仲四周不断施出彼退我进的突袭。

寇仲优势全失，若非对方要花上大量精力应付他的螺旋真劲，恐怕早已败北。寇仲见势不对，一声长笑，倏地退往坡顶，同时一刀劈在空处。

这一刀实是给迫出来的奕剑法。

李天凡和沉落雁忽然惊觉到这一刀把所有能进击的空间都封闭起来，一切后着变化都无从施展。

骇然下两人往后退开。

寇仲露出个阳光般的灿烂笑容，还刀入鞘，像对老朋友般亲切地道：“今天玩够了，请代小弟向密公问好。”

再哈哈一笑，向沉落雁眨眨眼睛，就那么翩然去了。

给他这天马行空的一刀震着了的李沉两人，竟不敢再启战端。

徐子陵和商秀珣背臀紧贴，应付四方八面一波接一波而来的攻势，两人都生出一种生死血肉相连的奇异感觉。

四周伏尸处处，他们身上的伤口亦不断添多。

曹应龙、向霸天和房见鼎三大寇立在屋檐之上，居高临下指挥手下展开对两人的围攻。

蓦地东南方杀声四起，迅速接近。

曹应龙跺足色变道：“这是怎么弄的，怎会给人来到这里才知道。”

房见鼎怒吼一声，正要扑下去先手刃徐子陵两人，给曹应龙一把拉着，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立即撤退。”

第六章 第一滴泪

“砰砰彭彭！”

鞭炮在院落间轰天响起，加上欢呼呐喊的喝采声，把寇仲和徐子陵吵醒过来。寇仲跳下床来，移到窗前往外瞧去，叫道：“小陵快来，这串鞭炮比得上过年时扬州码头烧的那串。”

徐子陵发出一声呻吟，转身再睡，没有理睬他。

寇仲回到床沿坐下，叹道：“早劝过你的了，若肯听我的话，先联手处理了李天凡的事，再去找四大寇晦气，你就不用现在身负大小伤口十八处了！”

徐子陵失笑道：“你何时养成对人幸灾乐祸的坏习惯？”

寇仲若无其事地道：“就在你昨晚抛弃我这可怜孤儿那刻开始的，你说谁害人不浅？”

徐子陵盘膝坐起来，淡淡道：“你该感激我才对。否则怎会像如今的意气风发，噢！”

不！该是意气发疯才对。”

两人狠狠互瞧一眼，分别把头转往相反方向去。可是各自拉长了脸孔不过半晌光景，又同时捧腹大笑。分别只在徐子陵是笑中有泪，因为牵动了正在痊愈的伤口。

寇仲喘着气笑道：“其实我是中了你的奸人之计，什么李秀宁是你的，自该由你仲少去英雄救美。那沉落雁难道又要算入我的数吗？除了你徐师傅外，谁更该去英雄惩美呢？”

徐子陵伸手抚摸他大头道：“祖师爷有言，天地之间莫不有数，李秀宁注定是你那遁去的一，不宜任何外人插手，我对你那么好，竟敢来怨我。而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除李秀宁这遁数外，其它的数谁说定没包括美人儿军师在内，怎知不可算入你那条数内？”

寇仲奇道：“陵少今天的心情为何好得这么厉害？睡醒后便像思春的小鸟般唱个不停。”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若你以为商秀珣会看上昨夜我扮演的刀疤大侠，那就是想疯了你的心呢！我走时，她连我姓甚名谁都不晓得。”

说到这里，心中不由忆起与这美女背贴背携手与敌周旋的滋味。

寇仲笑嘻嘻道：“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走着瞧好了！哈！”

敲门声响。

小娟在门外嚷道：“除了你两个家伙外全牧场的人都起来祝捷，还不滚出来。”

只听她以前所未有的语调用词向他们叫嚷，便知她是如何兴奋忘形。

两人你眼望我眼，也看出对方欣然之意，只要令小娟这可爱的少女开心至此，昨晚所有的辛劳伤痛，都是值得的。

两人出身寒微，故对婢仆阶层的小人物有特别的好感和亲切感。

小娟不待他们应话，续呼唤道：“快起床梳洗更衣，凯旋军快将回城，我们要到城外迎接他们呢！奴家先去了！”

小娟姐走后，寇仲皱眉道：“我真不敢去想，昨晚一役赢来不易，更不知牺牲了多少人。你说商秀珣会怎样处理陶叔盛和苑儿这对内奸呢？”

徐子陵沉吟道：“这两人都是有身分的人，陶叔盛更是非同小可，商秀珣应为此万分头痛，此事亦必牵连到其它人。”

寇仲苦笑道：“希望这事能分了美人儿场主的心神，否则闲了下来，便会疑心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太多值得她怀疑的地方呢！”

徐子陵叹道：“拖后一天是一天，我的伤口没有三、四天休想能愈合得无痕无迹。”

寇仲一把将他从床上扯起来道：“那还不滚起来，现在至紧要是争取时间，更望李秀宁能知情识趣点隐瞒我的事，使我们可跟鲁妙子多学点绝妙活儿。”

那天商秀珣和柳宗道都没有随队回城，领队的是大管家商震，他显然尚未知悉有关苑儿的事，接受城民夹道欢迎时都不知多么顾盼自豪。

回城的主要任务是处置伤创之兵和捐躯者的遗体，可想象战争仍在城外进行着，对四大寇的败军加以无情的追击。

那晚黄昏时分，两人摸到鲁妙子的小楼去。这天下第一巧匠出奇地精神抖擞，指着放在圆桌上的一对天遁神爪道：“这对东西好用吗？”

两人衷心诚意地点头，赞不绝口。

鲁妙子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子陵竟能运用这宝贝干掉一个大贼头，你们两人又能使牧场反败为胜，否则后果实不堪设想。三十年来，我从未试过像今天的高兴。”

说罢一手拿起台面那对神遁，抖手就掷出窗外，投往崖下的深渊去。

两人愕然以对。

鲁妙子漫不经意道：“我是不想你们重蹈我的覆辙，若你们惯了依赖这类巧器，休想在轻功上再有寸进，起始时虽得其方便，最后则得不偿失，明白吗？”

两人虽有点舍不得，但明白鲁妙子是一番好意，都点头应是。

鲁妙子的目光投向窗外落日里的美景，触景生情的喟然道：“时间和生命间有着微妙和不可分割的关系，像日夜的交替，便如生命般使人难以捉摸，又心生怅惘，难以自己。就像成成败败，只是某一瞬间的事，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到头来，一坏黄土会把所有成败埋葬。你们终是年轻，现在会很难明白我这番话，但终有一天会有我同样的感受，胜利的后面或者就是失败，两者合二为一。”

两人都听得皱眉深思。

鲁妙子脸上泛起回忆的神情，轻经道：“我生平只钟情于两个半女子，这么说你们是否觉得奇怪呢？”

寇仲道：“那半个定是阴后祝玉妍了，先生究竟和她有什么轶轳？”

鲁妙子笑道：“小子你倒很实际，找到机会便追问有关阴癸派的事。”

寇仲毫无愧色道：“小子只是想为先生讨回一个公道。”

鲁妙子点头道：“这正是我看上你们最主要的原因，若不害这个妖妇，老夫死也不能目瞑。”

徐子陵苦笑道：“先生放心好了，我们早与阴癸派结下梁子。”

遂你一言我一语的和寇仲把经过事情道出，当说到媿媿能令体内没有半丝脉气的情况时，鲁妙子露出凝重的神色。

寇仲最后得意地道：“现在这妖女该以为我们已魂游地府，你骗我，我骗你，多么有趣。”

鲁妙子沉吟片晌，肃容道：“听你们这么说，这妖女确已得祝玉妍真传，成为阴癸派从祝玉妍之后修成天魔功的人。”

徐子陵好奇问道：“天魔功这么难练的吗？”

寇仲思索着道：“至少该有三个人练成，否则谁把天魔功传下来呢？”

鲁妙子拍案道：“说得好，不过创成《天魔秘》的人却非阴癸派的人，其来历更是神秘莫测。不像慈航静斋的《剑典》般乃是开山祖师地尼所着。”

徐子陵像已明白的道：“那《天魔秘》就有点像《长生诀》了，历代虽有人修练，却从没有人能长生不死，包括我们两个在内。”

鲁妙子欣然道：“和你们说话可省了很多时间，《天魔秘》、《剑典》、

《长生诀》和神秘莫测的《战神图录》，并称古今四大奇书，每本都载有关于生命和宇宙千古以来的秘密，岂是如此容易被勘破的。”

两人齐声问道：“《战神图录》？”

鲁妙子道：“这或者是四大奇书中最虚无缥缈的一本书，历代虽口口相传，却从没有人见过，详情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莫要问我。”

寇仲皱眉道：“假设祝玉妍和馆馆真学成了天魔功，那除了慈航静斋的人外，谁还能与之匹敌？”

鲁妙子淡淡道：“就是你这两个小子。”

徐子和寇仲你眼望我眼，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寇仲抓头道：“我只是误打误撞练出了点门道来，事实上对决内那些鬼画符的怪字一窍不通，嘿！这也算练成吗？”

鲁妙子哑然失笑道：“《长生诀》一代传一代，也不知多少人练过，但从没有人能练出武功来，偏是你们能办到。误打误撞也好，适逢其会也好，总之就是如此。且只看连馆馆都害不死你们，便知来自《长生诀》的古怪武功，可抗衡天魔功法，否则我早劝你们找个地洞躲起来，永远都不要再在江湖出现了。”

接着兴奋地搓手道：“好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有没有兴趣多知道点关于阴癸派的事？”

次晨两人才返回宿处，睡了不到三个时辰，就给兰姑过来弄醒，不过今趟却是一番好意，原来给他们安排了新居。

那是 园众大师傅居住的宿舍，位于飞马园之南，共有四座独立房子。

两人的期望本来只是每人可各自拥有间象样些的房间，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兰姑领着他们来到其中之一的门阶前道：“这屋子是前堂后寝，其它澡堂等一应俱全，屋子已教人打扫好，你们可立即搬东西过来呢！”

寇仲和徐子陵尚是首次拥有一座独立的房子，心中都涌起异样的感觉。

兰姑出奇地和颜悦色道：“这几天人人都忙个不了，待梁副管家闲下来时，我会给你们申请一位婢子，好侍候你们的起居。”

接着又眉花眼笑道：“记着你们是 园的人，有机会见到场主时，至紧要多为 园说几句好话。”

两人恍然大悟，因为他们成了场主经常召见的红人，所以此妇才刻意巴结讨好。

兰姑又道：“宁公主方面派人通知我，着你们今天有空就到她那处去，她对你们那天弄的糕饼，很是欣赏呢！”

黄昏时两人把无可再简单的行李财产搬入各自挑选的房间后，回到宽敞的厅子坐下。

寇仲伸了个大懒腰叹道：“这就叫权势了，就算 园之内亦是如此。若不是商秀珣另眼相看，我们仍要堆在那窄迫得可挤出卵蛋的小房里。”

徐子陵淡淡道：“李秀宁找你，为何还不滚去见她呢？”

寇仲斜眼兜着他道：“一世人两兄弟，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可怜兮兮的去见她吧？”

徐子陵失笑道：“你当李秀宁是洪水猛兽吗？她要见的只是你而非在下，我才不会那么不通气，哈！恕小弟爱莫能助了！”

寇仲跳将起来，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哈！不说意头不吉利的话了！去便去吧！”

见寇仲兴奋地去了，徐子陵心中好笑，舒服地躺在椅里，目光投往窗外的园林中，心中却想起昨晚和鲁妙子的交谈。

这天下第一巧匠，确是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既曾读万卷书，也曾行万里路，使他们得益不浅。

正因他是非常人，所以行事亦往往出人意表，令人奇怪不解。

忽然心有所感，然后足音传至。

徐子陵几乎立刻在脑海中勾划出骆方的面容，不由心中大讶，为何自己从没有刻意去辨认骆方的足音，却能如此自然而然仅从步声就可把他辨认出来？

骆方此时神采飞扬地跨门入屋，叫道：“还不恭贺我，现在我是副执事哩！”

寇仲走过石林，向把门的李阔卫士报上来意。

不一会他来到那天李秀宁和苑儿说话的偏厅处，侍卫退了出去。

寇仲等得纳闷，离开椅子，倚窗外望。一对美丽的蝴蝶正在花丛间追逐嬉戏。李秀宁的足音自远而近，最后在他身后响起道：“谢谢你！”

寇仲淡淡道：“我可以走了吗？”

李秀宁默然片晌，轻柔地道：“你还记得那次我隔着窗子以匕首制着你吗？”寇仲不由被她勾起了美丽的回忆，那是个明月斜照的晚上，他和徐子陵拿账簿去向李世民领功，攀爬船舱时听到李秀宁声音迷人，忍不住探头窥视，给李秀宁发觉后以匕首抵着他的咽喉。

那是一见钟情，亦是他失败之极的初恋起始的刹那，更令他刻骨铭心。

寇仲苦笑道：“怎会不记得呢？想有半刻忘记也不可能。所以我现在才要走，否则我就算变了熏鱼也不肯走。”

李秀宁“噗吓”娇笑道：“若你真是熏鱼，我就一口吃了你，教你以后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告诉秀宁，你是否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拒绝了世民二哥的邀请？”

寇仲背着她道：“不要告诉我你现在才猜到这原因。”他笑容内的苦涩更深了。

李秀宁叹了一口气道：“寇仲啊！秀宁怎值得你错爱呢？这世间不知多少胜于秀宁百倍的女子正等候你的爱宠。寇仲啊！抬头看看上天好吗？”

她盈盈来到寇仲身侧，指着繁星满天的夜空道：“每颗星宿，都代表一个机缘，所以那就是数不尽的机缘，就像星宿的无穷无尽。秀宁和你的遇合，只是其中一个机缘。

但此外仍有无数机缘，有些是痛苦的，有些是快乐的，甚至有令人苦乐难分，黯然神伤的。你是非凡的人，自应有非凡的遭遇，不应为偶一错过的机缘介怀。”

寇仲做了最渴望但也是最不明智的事，朝她瞧去。

只见清丽绝伦的美人儿正仰首观天，双目射出如梦如幻的渴望神色，凄迷动人至极点。

寇仲剧震道：“问题在秀宁你正是我心内那夜空的明月，其它星宿于皓月下，全变得黯然无光。”

李秀宁的目光朝他射来，两人目光一触后立即各自避开，都好象有点消受不了的样儿，情况极端微妙。

寇仲捧头痛苦道：“这种事只会愈说愈纠缠不清，我都是早走为是！”

李秀宁吃了一惊道：“多听秀宁两句话好吗？”

寇仲一个筋斗，到了窗外，回复了一贯的调皮潇洒，露出个灿烂的笑容，淡然道：“若宁公主要代令兄世民招揽我们两个人，就请免了。”

李秀宁狠狠瞧了他好半晌后，跺足道：“你快要令秀宁生你的气了。”

寇仲两手按在窗槛处，似要靠这动作支撑身体的重量，颓然道：“惨了！今天我真不该来，你每个神情，都只会使我的单思症病情加重，现在怕该已病入膏肓。”

李秀宁螭首低垂道：“就当我是求你好了，寇仲啊！忘了我吧！”

寇仲转身便去，无精打采地背着她扬手道别。接着在林木间忽现忽隐，好半晌才消失在李秀宁被泪水迷茫了的眼帘外。

她终于为寇仲洒下了她第一滴情泪。

第七章 撒手西归

骆方兴奋地道：“今次我们胜得险极了，连我都差点没命。幸好有位神秘的疤面大侠拔刀相助，杀得敌寇伤亡惨重，‘焦土千里’毛燥被他在千军万马中似探囊取物般取去首级，逆转了战局。”

又犹有余悸道：“你怎也想不到情况是多么惊险，初时我们以为来的只是股二、三千人的窜扰部队，岂知忽然漫山遍野都是流寇，杀得我们溃不成军，幸好场主和二执事兵分两路，牵制着敌人的主力，又得那神秘大侠相助，而大管家则率兵出关应战，才能抵住敌人，待到场主引得敌人中计到了村外，东峡又派兵来援，我们才把敌人一举击败，追击百里，杀得他们连裤子都甩掉。咦！小宁到那里去了？”徐子陵微笑道：“副执事请坐！”

骆方像不知副执事是指他般，微一愕然，才如梦初醒地坐在徐子陵为他拉开来的椅子上，打量四周道：“这房子很不错，小宁呢？”

徐子陵在桌子对面坐下，知道因寇仲懂得哄他，所以骆方比较爱和寇仲打交道，而非自己。答道：“他被宁公主召了去，该快回来了！”

骆方稍露失望之色，旋又被兴奋替代，似低诉秘密般压下声音道：“今赵全赖二执事举荐，因为其它三系比我更有资历的人比比皆是，且三执事的位子又被许老坐了，正副执事都由我们二执事的人一起做了，实有点说不过去。幸而我在此役颇有点表现，但听说还是靠二执事向场主说了整个时辰，更有大管家帮腔，她才肯答应呢。”

许老就是许扬，原是二系的副执事，像商震般爱抽烟管，和他们关系不错。

徐子陵脑海中浮现出柳宗道眇了一目的容颜，心中有些许不舒服的感觉。

此人如此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是否有特别的用心？

说到底他和寇仲亦算是他派系的人。

淡然问道：“三执事是否发生了不幸呢？”

骆方冷哼道：“他那两下子怎见得人，平时却摆足威风，真正踏足沙场，还到他逞强吗？两个照面就给人宰了！”

徐子陵心知肚明陶叔盛是给暗下处决，但却宣布他是捐躯沙场，若非家丑不外扬，就是要肃清余党采的手段。

四执事吴兆汝一向和陶叔盛一鼻孔出气，说不定会为此事受牵连。

徐子陵很想问苑儿的命运，最后仍是忍住，问道：“场主回来了吗？”

骆方沉吟道：“该在这几天回来，外边的情势很乱，任少名被人刺杀后，不但南方形势剧变，江北亦很不妙。”

再说了几句后，骆方因新任要职，又百事待举，告辞离开。

徐子陵正思索任少名死后会引发的情况时，寇仲神色木然的回来了，呆头鸟般坐下，两眼直勾勾的瞧着前方，像两个空洞。

徐子陵正待追问。寇仲颓然叹了一口气道：“我和她的事终于结束了。”

徐子陵伸手抓着他的肩头，沉声道：“人生中不可能每件事都是花好月圆，美满如意的。趁这几天不用侍候美人儿场主，不若我们多点去找鲁先生请教，还比较积极点。”

寇仲点头道：“你至紧要快些养好伤势，还要不留丝毫痕迹，否则你这疤脸大侠就要露出狐狸尾巴哩！”

日子就是那么过去。

兰姑像怕了他们般不敢来打扰，两人则乐得自由自在，日夜都溜了去和鲁妙子谈话，研讨他将毕生所学写成的笔记。

由于赋性有异，徐子陵对园林学和天星术数特别有兴趣，而寇仲则专志于历史、兵法和机关学，各得其所。

表面看来，鲁妙子绝不像个临危的人，其脸色还红光照人，但二人都心里明白他已到了迴光反照的时刻。

一天黄昏，两人刚想到鲁妙子处去，不见数天的小娟来了，说商场主要找他们，才知道这美女回来了。

两人心中有鬼，惟有硬着头皮去见她。

商秀珣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正忙着批阅台上的宗卷文件，两人在她桌前施礼问安，她只嗯了一声，连抬头一看的动作亦像不屑为之。

两人呆立了一会，她才淡淡道：“脱掉衣服！”

两人失声道：“什么？”

商秀珣终掷笔抬头盯着他们，没好气的道：“脱掉衣服就是脱掉衣服。还有其他什么的吗？我的话就是命令，否则家法伺候。”

寇仲苦笑道：“我们的清白之躯，除了娘外尚没有给其它女人看过，这么在场主面前脱个精光，若给人看到不太好吧！”

商秀珣狠狠瞪了他一眼，责怪道：“我又没叫你脱掉小裤子，还不照办，是否讨打了。”

徐子陵正要出言反对，寇仲怕他自揭身分，嚷道：“脱就脱吧！”

徐子陵见寇仲三扒两拨便露出精赤粗壮的上身，又知商秀珣刻意在查看他身上是否有伤痕，更想起还要见鲁妙子，终于屈服。

商秀珣长身而起，绕着两人打了个转，掩不住失望之色的回到书桌，挥手道：“滚吧！”

两人拿着衣服，正要滚出去，又给商秀珣喝止道：“穿好衣服才准出去，这样成何体统。”

两人狼狈地在她灼灼目光下穿好衣服，见她仍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寇仲试探道：“场主！我们可以滚了吗？”

商秀珣的目光在两人身上巡视了几遍，冷冷道：“你们是否每天都有锻炼身体？”

寇仲知她是因见到他们扎实完美的肌肉而生疑，信口开河道：“这个当然，每天清早起来，我们至少要一个时辰拳脚，方会变得精神翼翼。”

“砰！”

商秀珣一掌拍在案上，杏目圆瞪叱道：“胡说！你们是牧场最迟起床的人，还要人打锣打鼓才肯起来，竟敢对我撒谎。”

徐子陵赔笑道：“早起确是我们一向的习惯，不过最近听场主指示，每晚都去了跟鲁先生学东西，致日夜颠倒，所以睡晚了！”

寇仲想不到她这么注意他两人的起居，只好尴尬的承认道：“场主大人有大量，我只是说顺了口，忘了最近生活上的变化。”

商秀珣秀眸变得又亮明又锐利，好整以暇的道：“但是柳二执事说你们来此的几天途上，亦从未见过你们练功夫呢？”

徐子陵怕寇仲又乱吹牛皮，忙道：“皆因我们见二执事他们人人武功高强，哪敢班门弄斧，场主明鉴。”

商秀珣半信半疑地盯了他好一会，叹了一口气道：“若有一天我发觉你们在瞒我，我定必亲手宰掉你们。”

寇仲暗中松了一口气，知她不再怀疑徐子陵是疤脸怪侠，恭敬道：“我们可以滚了吗？”

商秀珣扳起俏脸似怒似嗔的道：“不可以！”两人为之愕然。

商秀珣沉吟片晌，挥手道：“去吧！不过每天你们都要来向我报上老家伙的情况。”

寇仲道：“该在什么时候来见场主呢？”

商秀珣不耐烦地道：“我自会找人召你们。立即滚蛋！”

两人如获皇恩大赦，溜了出去。

他们在小楼见到鲁妙子时，都大吃一惊。

鲁妙子仍坐得笔直，但脸上再无半点血色，闭目不语。

两人左右扑上把他扶着，鲁妙子长长吁出一口气，睁眼道：“扶我下去！”

寇仲连忙跳了起来，探手书柜扳下开启地道的铁杆，“轧轧”声中，地下室入口现于眼下。

鲁妙子道：“留给你们的東西和笔记我已包扎妥當，离开时可顺手取走。”

两人扶着他进入地道，来到地室中，赫然发觉地室中间竟多了张石床，枕头被褥一应俱全，遂依鲁妙子指示把他搬上石床躺好。

鲁妙子头靠木枕，两手交叠胸前，当两人为他盖上令人怵目惊心大红绣被后，这垂危的老人叹道：“人生在世，只是白驹过隙，当你以为生命永远都不会到达尽头时，眨眼间便到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的时刻。”

寇仲生出想哭泣的感觉，但偏是流不出半滴眼泪，坚定地道：“先生放心吧！我们会手刃阴癸派那妖妇，好为你出一口气。”

鲁妙子摇头苦笑道：“你们量力而为吧！现在你们若遇上祝玉妍，和送死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况且现在我对她已恨意全消，若不是她，我也不能陪了青雅二十五年。更不知原来自己心目中最后只有她一个人。罢了！罢了！”

两人你眼望我眼，都不知该说什么话才好。

鲁妙子轻喘着道：“你们走吧！记着该怎么做了。”

徐子陵骇然道：“先生尚未死呢！”

鲁妙子忽然精神起来，微怒道：“你们想看到我断气后的窝囊模样吗？”

两人不知如何是好时，鲁妙子软化下来，徐徐道：“你们每人给我叩三个头就走吧！”

我再撑不下去了。哈！死并非那么可怕的，不知待会发生什么事呢？”

两人把鲁妙子给他们的东西各自藏好后，颓然离开变得孤冷凄清的小楼。

寇仲右手按着徐子陵肩膀，苦叹道：“老家伙可能是娘和素素姐外对我们最好的人。

偏却学娘那样，相处不到几天就去了。”

徐子陵想起素素，叹了一口气。

寇仲道：“我们今晚走，还是明早才走呢？”

徐子陵摇头道：“不！我们现在就走，留下来再没有什么意思！”

寇仲心中现出李秀宁的倩影，耳朵里似仍回响着她叫自己忘了她的话，点头道：“好吧！取回井中月我们就设法溜掉。”

室门在望时，兰姑迎面而来道：“你两人立即收拾细软，随场主出门。真是你们的荣幸呢！场主指定由你两人侍候她沿途的饮食！”

两人愕然以对。

黄昏时分，一行二十八人，驰出东峡，放蹄在广阔的平原迈进。

除了寇仲和徐子陵这两个伙头大将军外，馥大姐和小娟也有随行，好侍候商秀珣的起居。其它都是飞马牧场的人，包括了执事级的梁治、柳宗道、

许扬，和副执事级的骆方、梁治的副手吴言，一个四十来岁的矮壮汉子。

另外还有两个分别叫商鹏和商鹤的老头儿，包括商秀珣在内，都尊称他们作鹏公和鹤公。

两老很少说话，但双目神光如电，显是飞马牧场商姓族中元老级的高手。

走了半天，寇仲和徐子陵仍不知商秀珣如此阵仗是要到那里去。

寇仲和徐子陵负责驾驶唯一的马车，车上装的自是篷帐食物炊具等一类的东西。

寇仲驱策着拉车的四匹健马，低声在徐子陵耳旁道：“弄完晚餐后我们就溜之夭夭，待他们饮饱食醉才走，也算仁至义尽了吧！”

徐子陵笑道：“你不是精于地理吗？这个方向似乎是到竟陵去，仲少同意吗？”

寇仲愣然片晌，苦笑道：“今趟算你跟得我多，修得地理学上少许道行，不过负责二十八个人伙食的生活并不好过，那及得我们游山玩水的到竟陵去呢。”

徐子陵点头道：“那就今晚走吧！”

到夜幕低垂，商秀珣才下令在一道小溪旁扎营休息，寇仲和徐子陵则生火造饭，忙个昏天昏地，幸好小娟施以援手，才轻松点儿。

众人吃着他们拿手的团油饭时，都赞不绝口，使两人大有光采。

骆方、馥大姐和小娟与他两人自成一局，围着篝火共，别有一番荒原野趣的味儿。

寇仲乘机问道：“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

骆方愕然道：“没人告诉你们吗？今趟是要到竟陵去嘛！”

徐子陵奇道：“竟陵发生了什么事呢？”

骆方显是不知详情，道：“好象是有些要事的。”

馥大姐低声道：“是竟陵方庄主派人来向场主求援，我们只是先头部队，其它人准备好就会来了。”

寇仲和徐子陵对望一眼，均看到对方心中的惧意，因两人猜到同一可怕的可能性。

那还有兴趣闲聊，胡扯了几句后，托词休息，两人躲到小帐幕内。

寇仲伏在仰躺的徐子陵旁，低声道：“今趟糟透了，我们早该从馆馆这条线上联想到曲傲和老爹。”

顿了顿续叹道：“还记得当年在荥阳沉落雁的庄院内，宋玉致向沉落雁通风报讯，说曲傲和老爹互相勾结，要暗杀李密吗？现在摆明老爹用的是美人计，馆馆肯定回了竟陵向方泽滔这情种庄主大编故事。只要她伸伸指头，方泽滔就要呜呼哀哉。”

徐子陵直勾勾的瞧着帐顶，苦涩地道：“就算没有馆馆，方泽滔也非老爹手脚。最惨是一向与独霸山庄互为声援的飞马牧场，惨胜后元气大伤，根本无力援助竟陵，否则现在就不是二十八个人，而是上万战士组成的大军了。”

寇仲透帐扫视外边围着篝火闲聊的商秀珣等人，低声道：“为今之计，

就是全速赶往竟陵，趁媼媼未动手前，先一步把她宰掉。”

徐子陵没好气道：“到时我们已筋疲力尽，那还有气力收拾媼媼。更何况就算我们在最佳状态，仍未可轻言取胜呢。最糟是不知她数说了我们什么坏话，兼之方泽滔又给这狐狸精蒙了眼迷了心，到时弄巧反拙，保证笑疼了那妖女的肚皮。”

寇仲苦恼道：“这又不是，那又不是，该怎么办才好呢？”

徐子陵冷静地分析道：“这事是急不来的，若我是老爹，既已稳操胜券，索性把飞马牧场的人也引得倾巢而来，再在途中伏击，那就一下子把这整个地区的两大势力收拾，那时要北上或南下，都可悉随尊便。”

寇仲像首次认识他般，心悦诚服地道：“你比我厉害多了，唉！不知为何我此刻的脑袋空白一片，人更浮躁不安，什么都想不到似的。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徐子陵坐起身来，淡淡道：“我不是比你厉害，而是心无罣碍，就像井中之水，能反映一切。你这小子自昨天见过李秀宁后，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若你仍是这么看不开，索性回乡耕田或开菜馆好哩！”

寇仲呆了半晌，点头道：“教训得好，我确是很不长进，好吧！由此刻起，我要改过自新，以后再不想她。”

略作沉吟后，续道：“所以今趟商秀珣率人往竟陵，可能早落在老爹或长叔谋算中，那就非常危险。”

徐子陵欣然道：“你终清醒过来啦！”

寇仲苦笑道：“只是清醒了些儿。以老爹谋定后动的性格，现在只须装出蠢蠢欲动的样子，就可把独霸山庄牵制至动弹不得，而飞马牧场则成劳师远征的孤军，噢，小娟来了！”

两人连忙装睡。

小娟的声音在外低唤道：“你们睡着了吗？场主找你们呢。”

第八章 溪边夜话

商秀珣有如天上下凡的女神，在夜风中衣袂飘飞，负手傲立，淡然道：“你们今晚弄的团油饭有极高的水准，令人满意。”

寇仲和徐子陵连忙谦谢。

这美女瞧往天上的星空，语调转冷道：“老家伙是否死了？”

徐子陵黯然点头。

商秀珣别过身去，背对他们，像是不愿被两人看到她的表情，好一会才道：“你两个陪我走走！”

两人大奇，以此女一向的崖岸自高，孤芳独赏，这邀请实在太过不合情理。只好满肚狐疑的随在她身后。

商秀珣在原野缓缓而行，星光月映下，她的秀发闪闪生辉，优雅的背影带着超凡脱俗和难以言表的神秘美。

好一会商秀珣都没有说话。

到了小溪边一堆沿溪散布的大石处，她停了下来，轻叹道：“坐吧！”

寇仲忙道：“我们站着成了。”

商秀珣自己拣了一块大石写意地坐下来，再道：“坐吧！”

两人见她坐下，那还客气，各选一块平滑的石坐好。

柳宗道等说话的声音在远处隐约传来。

商秀珣轻轻道：“你们是否觉得我很横蛮呢？睡着了也要把你们弄醒来看见我。”

寇仲苦笑道：“你是我们的大老板，我们自然要听你的命令做人了。”

商秀珣“噗吓”娇笑，入神的想了好半晌，微笑道：“这正是我爱和你两个小子说话的原因，因为你们只当我是个老板，而不像其它人般视我为至高无上的场主。最妙是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事瞒我骗我，而我偏没法抓到你们的痛脚。”

两人大感尴尬。

徐子陵道：“场主认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有瞒骗之嫌？”

商秀珣娇媚的摇了摇螭首，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一转，望往夜空，柔声道：“我也不大知道。但总感到你们两人很不简单。娘常说鲁妙子聪明绝顶，生性孤傲，从来看不起人，所以一直没有传人。唉！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他为何这么看得起你们呢？”

寇仲耸肩道：“此事恐怕要他复活过来才知道了！”

商秀珣淡然道：“又是死无对证！他究竟传了你们什么东西？起程前我曾到他的楼走了一趟，这可恨的老家伙什么都没留下来！”

徐子陵沉声道：“鲁先生的巧器都成了陪葬品，与他长埋地下。”

商秀珣美目深注的朝他瞧来，淡淡道：“他没有东西留给你们吗？”

寇仲道：“只有几本记录他平生之学的笔记，场主要过目吗？”

商秀珣摇头道：“我不要碰他的东西。”

两人放下心来，暗忖这就最好了。

商秀珣忽然大道：“骗人！”

两人吓了一跳，心想若她要搜身，只好立即翻脸走人。

商秀珣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扫视了他们几遍，平静地道：“这是不合情理的。老家伙发明的东西均为江湖上千金难求的宝物，他既看中你们，怎会吝啬至此。不过，我亦不会探究此事，让老家伙到九泉之下仍要笑我。”

两人暗里松了一口气，脸上当然不露出丝毫痕迹。

商秀珣忽又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我的心有点乱，你们随便找些有趣的事说说好吗？”

美人儿场主竟软语相求，两人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徐子陵忽然大道：“不若我给场主起一支卦，看看为何场主会有心乱的情况发生。”

寇仲心中叫绝。

商秀珣大讶道：“你懂术数吗？”

徐子陵昂然道：“刚跟鲁先生学来的。”怕她拒绝，忙依鲁妙子教的方法举手起了一课六壬，捏指一算后正容道：“此课叫‘蒙厄’，场主之所以会心乱，皆因局势不明，陷阱于途之故。”

商秀珣愕然道：“似乎有点道行，就那么的七天八天，你便学晓这么艰奥的东西吗？”

寇仲灵机一触道：“小晶是术数的天才，我却是兵法的天才，嘻！”

商秀珣不屑地道：“你是脸皮最厚的天才，也不照照镜子。”

寇仲哈哈笑道：“不要小觑老家伙的眼光，不信可考较一下我。”

商秀珣先嗤之以鼻，接着沉吟道：“好吧！孙子兵法有八大精要，你给我说来听听。”

寇仲从容不迫道：“兵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若让我为场主分析眼前形势，场主便不用因局势不明朗而心烦意乱。”

商秀珣呆了半晌，最后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道：“说吧！”

寇仲恭敬道：“今次场主率人往竟陵，是否因竟陵遣人来求救呢？”

商秀珣凤目一寒，微怒道：“是否馥儿把这事泄出来的？”

徐子陵不悦道：“大祸当前，场主仍斤斤计较于家法场规这等鸡毛蒜皮的琐事吗？”

商秀珣呆了一呆，芳心中升起奇异的感觉，此刻的徐子陵那还有半点下人的味儿，一时间竟忘了斥责他。

寇仲好整以暇地分析道：“江淮军今次西来，时间上拿捏得无懈可击，显是谋定后动……”

商秀珣截断他道：“谁告诉你们犯竟陵的是江淮军呢？”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若要人告诉才知道，就不是兵法的天才。有很多事不用眼看耳听，亦可由心眼心耳想得到。”

顿了顿微笑道：“一向以来，竟陵的独霸山庄和我们场主你的飞马牧场，均是周围各大势力口边的肥肉。只不过此肉难哽，致无从入手吧！现在四大寇进犯我们牧场，而杜伏威则乘机兵胁竟陵，两者间若无微妙的关连，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在商秀珣的眼中，两人就像变成另外两人般侃侃而谈，使她亦不禁听得入神，忘了他们地位资格的问题，皱眉道：“你对江湖的形势倒相当熟悉，但为何你竟能猜到杜伏威只是在竟陵城外按兵不动，而不是围城猛攻呢？”

说到最后两句，语调转厉，玉容现出怀疑的神色。

徐子陵淡淡道：“围城只是下着，杜伏威纵横长江，乃深谙兵法的人，怎会舍一石二鸟之计而不用，试想假若牧场大军未到而竟陵已破，那时场主惟有退守牧场，再联络四方城乡，严阵以抗。杜伏威再要扩大战果，就难比登天了。”

商秀珣娇躯微颤，沉吟不语，露出深思的表情，显为徐子陵之言语所动。

寇仲沉声道：“场主今次仓卒成行，说不定正中杜伏威引蛇出洞的奸计……”商秀珣倏地立起，冷然道：“你两人回去睡觉吧！”

言罢匆匆去找柳宗道等人商议去了。

次晨起来，商秀珣把两人召到帐内，旁边尚有馥大姐和小娟，她神色凝重地道：“今趟算你两个立下大功，异日我自会论功行赏，现在改变行程，你两人和馥儿、娟儿随二执事折返牧场，知道吗？”

两人暗中叫苦。

寇仲皱眉道：“场主遣走我们，实属不智。”

馥大姐和小娟同时失色，暗忖他们如此顶撞场主，是否不要命了。

商秀珣的反应却没有她们想象中激烈，只是不悦道：“我何处不智，假设不给我说出个道理来，保证你们有苦头吃。”

寇仲从容道：“别忘了我们是……嘿！你明白啦！这样放着人才而不用，岂是聪明的决定。”

商秀珣出奇地没有发脾气，叹道：“我不是不想把你们带在身边，只是此往竟陵，凶险难测，有起事来，我怎照顾得到你们呢？”

寇仲压低声音煞有介事般道：“实不相瞒，我两兄弟其实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发生变故时自保绝无问题。嘿！你们笑什么？”

馥大姐和小娟那忍得住，由偷笑变成掩嘴大笑。

商秀珣也为之莞尔，没好气道：“凭你们那三脚猫般的功夫，有什么深藏不露可言，快依命而行，我没有时间花在你们身上了。”

徐子陵忙道：“场主请再听几句话，我们身负鲁先生所传之学，对着老爹……嘿！

老杜的大军时，必能派上用场……”

商秀珣大嚷道：“恁多废话，待得你们将只学了几天的机关制出来时，早城破人亡了。”

寇仲鼓如簧之舌道：“场主此言差矣，鲁妙子胸怀不世之学，其中之一名曰阵法，就像当年诸葛武侯在采石矶设的八阵图，学这种东西讲的是天分而非时间长短。例如小晶便一听就明，不信可着他露几句让场主听听。”

商秀珣、馥大姐和小娟疑惑的目光落在徐子陵身上，他只好顺口胡诌道：“天数五、地数五，五数相得而各有合，嘿！够了吗？”

寇仲加油添醋道：“这就叫天地五合大阵，能衍生变化而役鬼神，纵管对方千军万马，如入阵中，便要……哈哈……如入雾中了。”

商秀珣半信半疑道：“你两个若改穿道袍，就成了两个尚未成年的妖道。”

馥大姐和小娟见到两人被训斥的尴尬样子，惟有苦忍着笑。

寇仲见一计不成，又掐指一算道：“场主要遣我们回牧场，皆因怕我们小命不保。

所以我立起一卦，此卦……唔……此卦名‘必保’，意思必能保住我们两条小命，包保毫发不损。”

商秀珣晒道：“你何时又从兵法的天才变成术数的天才呢？”

寇仲脸容不改，昂然道：“起卦乃最简单的基本功夫，靠的是诚心正意，心为本，数为用，所谓参天地而倚数，大衍之数五十，始于一备于五，小衍成十，大衍则为五十五，明乎其理，卦准如神。”

他乃绝顶聪明的人，虽对术数兴趣不大，但旁听鲁妙子和徐子陵的谈论，怎都学到点皮毛，加上乱吹牛皮，倒也头头是道。

商秀珣沉吟片晌，冷冷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竟陵去呢？竟连性命都不顾？”

徐子陵人急智生肃容道：“因为鲁先生看我们要学以致用，为牧场尽力。”

寇仲续道：“他临终前还说我们不但非是夭折短命之相，且还福缘深厚，所以可放手闯一番事业出来。”

两人惯了一唱一和，听得商秀珣都玉容微动，问道：“你们的卦是否可预知吉凶？”

寇仲脸不改容道：“这个当然。有什么事要知道的，找小晶掐指一算便成了。”

徐子陵心中恨不得揍一拳寇仲，表面却只好摆出天下第一神算的样子，肯定地微笑点头。

商秀珣好象经过很大努力才说服了自己般，没精打采地道：“好吧！就让你们留下来试试看。有什么好歹时只好怪那老家伙看错相。你们做了鬼后切勿怨我没有警告在先。”

众人继续行程。

往竟陵去的由原先的二十八人变作二十人，还要分成四组，各采不同路线，而以沿途的城镇作会合点，为的自是要掩人耳目。

商秀珣不知是因要借重他们的占卦能力，还是爱听两人胡扯，又或要亲自保护他们，编了徐子陵、寇仲与她同组，另外还有梁治、吴言，再加上商鹏、商鹤两大元老高手，实力以他们这组最强大。

一行七人，扮成行旅，商秀珣更穿上男装，与商鹏、商鹤改坐到马车中。

寇仲和徐子陵仍充当御者。梁治和吴言则扮成护院武士随车护驾。

午后时分人马切入官道，朝竟陵西北的大城襄阳开去。

道上人马渐增，商旅则结伴而行，以壮声势。只有江湖人物，才敢独来独往，又或两三个一起的往来道上。

梁治堕后少许，向商秀珣报告道：“属下问过由襄阳来的人，听说此城现由当地大豪钱独关把持，此人擅使双刀，称霸襄阳，谁的账都不卖，管治得还可以。不过入城的税相当重，往来的商旅都颇有怨言。”

商秀珣道：“我们定要在襄阳关门入城，明早就可坐船下竟陵，虽多花上一天时间，却可教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行程，仍是非常值得的。”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恍然，知道商秀珣接受了他们的劝告，故在往竟陵的路线上弄点花样。

商鹏的声音传来道：“不若由老夫先一步赶往襄阳，安排船只的事宜，在这天下纷乱的时刻，有时重金亦未必可雇到能载人马的大船。”

商秀珣道：“鹏老请放心，秀珣已命许扬和骆方兼程赶往襄阳办理此事了！”商鹏赞道：“场主很细心呢。”

梁治尚要说话时，急剧的蹄音从后传至。

寇仲和徐子陵待要回头后望，梁治不悦喝道：“不要多事，快把车驶往一边去。”

两人给他吓了一跳，忙把车子驶向道旁。

一队三十多人似是江湖上亡命之徒的汉子，如飞般在他们身旁驰过，人人都别头朝他们打量。

其中带头的一个年青的汉子还道：“像不像？”

另一胖子答道：“理该不是！”

接着旋风般消失在道路转弯处外。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抹了把冷汗，原来这对话的两人正是“金银枪”凌风和“胖煞”金波。

那天他们藏在瓦砾底下，听过两人说话的声音，所以立即认出他们来。后来他们想追去找他们试功力，却遇上了柳宗道等人，受雇到飞马牧场当厨子，想不到又在这里碰上他们。

幸好没有给认出来，否则就麻烦透顶。

他们到襄阳去干什么呢？

梁治奇道：“这些是什么人？”

商秀珣忽然道：“小晶！你给我起一卦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徐子陵无奈“掐指一算”，道：“他们在找两个人，其中充满兵凶战危的味儿。”

吴言“啊！”一声后道：“那定是寇仲和徐子陵。这两个人把南方弄得天翻地覆，又身怀‘杨公宝库’的秘图，人人都希望能把他们擒下。”

梁治点头道：“副执事所言有理。不过这两个家伙既能在千军万马中刺杀任少名，岂是易与之辈，这些人只是不自量力。”

商秀珣沉声道：“寇仲和徐子陵年纪有多大，知否他们是什么模样吗？”

吴言答道：“他们出道也有好几年，怕该有三十来岁吧！我听人说过他们长得粗壮如牛，脸目狰狞，一看就知非是善类。”

两人一边心中大骂，另一边又对吴言非常感激。

商秀珣默然片晌，才下令道：“继续赶路吧！”

两人知又过了关，松了一口气。

“呼！”

鞭子轻轻打在马屁股上，马车重新驶上官道。

第九章 冤家路窄

襄阳位于汉水之旁诸河交汇处，若顺流而下，一天可到另一规模较小的城市汉南，再两天使抵竟陵。

自杨广被宇文化及起兵杀死后，激化了各地的形势。

本已霸地称王称帝的，故是趁势扩张地盘，原为隋官又或正采观望态度的，则纷纷揭竿而起，成为一股股地方性的势力，保障自己的城乡家园。

像襄阳的钱独关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双刀”钱独关乃汉水派的龙头老大，人介乎正邪之间，在当地黑白两道都很有面子，做的是丝绸生意，家底丰厚。

炀帝死讯传来，钱独关在众望所归下，被当地富绅及帮会推举为领袖，赶走了襄阳太守，自组民兵团，把治权拿到手上。

钱独关虽自知没有争霸天下的实力，但际此风起云卷，天下纷乱的时刻，亦可守着襄阳自把自为，不用看任何人的面色。在李密、杜伏威、李子通等各大势力互相对峙的当儿，他更是左右逢源，甚至大做生意，换取所需，俨如割地为王。

黄昏时分，商秀珣一众人等在城门关上前赶至襄阳，以黄澄澄的金子

纳了城门税，进入城内。

襄阳城高墙厚，城门箭楼岳峨，钟楼鼓楼对峙，颇具气势，未进城已予人深刻的印象。

入城后，众人踏足在贯通南北城门的大街上，际此华灯初上的时刻，跨街矗立的牌坊楼阁，重重无际，两旁店铺林立，长街古朴，屋舍鳞次栉比，道上人车往来，一片太平热闹景象，使人不由浑忘了外间的烽烟险恶。

街上不时有身穿蓝衣的武装大汉三、五成群的走过，只看他们摆出一副谁都不卖账的凶霸神态，便知是钱独关的手下。

街上几乎看不到有年轻妇女的踪迹，偶有从外乡来的，亦是匆匆低头疾走。

许扬、骆方和其它人早已入城恭候多时，由骆方把他们接到一间颇有规模的旅馆，安顿好后，寇徐两人留在房里等候商秀珣的指示。

寇仲低笑道：“刚才幸好是坐着，又穿上马夫的衣服，否则以我们的丰度，说不定会给凌风和金波那两个混蛋认出来。”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是否自恋成狂呢？一天不赞赞自己就浑身不舒服似的。”

寇仲笑嘻嘻道：“什么都好吧！我只是想把气氛搞活点。唉！今趟到竟陵去，只是想起娼娼我已心如铅坠，心烦得想大哭一场，何况尚有老爹要应付呢！”

徐子陵呆坐床沿，好一会才道：“你终于要与老爹对着干了，有什么感受？”寇仲颓然坐到门旁的椅子上，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我知他今趟再不肯放过我们，但若有机会，我仍会放过他一次，好两下扯平，谁都不欠谁的。”

徐子陵点头道：“这才是好汉子，了得！”

寇仲叹道：“不过今次休想有做好汉子的机会。无论单打独斗，又或战场争雄，我们仍差他一截。江淮军是无敌雄师，岂是四大寇那些乌合之众可以比拟。”

徐子陵沉吟道：“美人儿场主把柳宗道遣回牧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寇仲笑道：“徐妖道掐指一算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

徐子陵莞尔道：“真是去你奶奶的，有机会便坑害我。”

寇仲捧腹大笑时，骆方拍门而入道：“我们已在这里最大的馆子家香楼二楼订了两桌酒席，随我去吧！”

两人大感愕然，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秀珣仍不忘讲究排场。

家香楼分上、中、下三层。

三楼全是贵宾厢房，若非熟客或当地的有头脸人物，根本不接受预订。

飞马牧场这些外来人，只能订二楼和楼下的台子，还须许扬买通客栈的掌柜，由他出脸安排才办得到。

商秀珣不但穿上男装，还把脸蛋涂黑少许，又黏上二撇须子，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儿，模样虽引人发噱，但总好过显露出她倾国倾城的艳色。

寇仲和徐子陵见到她的怪模怪样，差点为之绝倒，忍得都不知多么辛

苦。

商秀珣出奇地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便和梁治领头先行。

一众人等分成数组，沿街漫步。

商鹏、商鹤两个老头儿负责押后。

寇仲和徐子陵心里明白已愈来愈多人认识他们，只好把小厮帽子拉低盖眼眉，又弯腰弓背，走得都不知多么辛苦。

旁边的骆方奇道：“你们为何变得这么鬼鬼祟祟的？”

寇仲避开了一群迎面走来、满脸横肉的江湖恶汉，煞有介事道：“场主也要装模作样，我们作下人的更要掩蔽行藏了，对吗？”

蓦地左方一阵混乱，行人四散避开，竟有两帮各十多人打将起来，沿街追逐，刀来剑往。

骆方分了心神，扯着两人躲往一旁。

商秀珣负手而立，似是兴致盎然的旁观血肉飞溅的恶斗。

寇仲大惑不解地对骆方和徐子陵道：“你们看，那些不是钱独关麾下的襄汉派的人吗？为何竟袖手旁观，不加干涉？”

徐子陵瞧过去，果然见到一群七、八个的蓝色劲装大汉，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不但作壁上观，还不住指指点点，看得口沫横飞，兴高采烈。

骆方却不以为奇，道：“这是钱独关的规矩，只要不损及他的利益，对江湖一切斗争仇杀都采取中立态度，何况即使要管，也管不得这么多呢？”

寇仲咋舌道：“这还有王法吗？”

徐子陵苦笑道：“早就没有王法了。”

寇仲双目厉芒一闪，没再说话。

此时胜负已分，败的一方留下几具尸体，逃进横巷里。

襄汉派的蓝衣大汉一拥而上，拖走遗体，瞬间街道又回复刚才热闹的情况，使人几疑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寇仲和徐子陵均感骇然，骆方却是一副见怪不怪、若无其事的样子。

过了一个街口，家香楼的大招牌遥遥在望，对街传来丝竹管弦、猜拳赌酒的声音。

寇仲别头瞧去，原来是一座青楼，只见入口处堆满了人，非常热闹。

四、五个流氓型的保镖，正截查想进去的客人，不知是否要先看过来人的囊内有没有足够的银两。

寇仲不由驻足观看，想起自己和徐子陵每趟闯入青楼，都没什么好结果，禁不住心中好笑时，三个人成品字形的朝他撞来。

他不敢显露武功，只以平常步伐移往一旁，就在此刻，其中一人探手往他怀里摸来。

寇仲心中大乐，暗忖你对我这专扒人银袋的老祖宗施展空空妙手，便如在鲁班门前舞大斧，于是施展出翟让麾下首席家将屠叔方真传的截脉手法，一把扣住对方脉门。

那人想要挣脱，给他送进一注真气，立时浑身麻木。

另两人见事败，慌忙窜逃。

“你弄痛我呢！”

寇仲定睛一看，原来扣着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还长得眉清目秀，不似匪类。

寇仲想起扬州当年的自己，心中一软，左手取出一锭金子，塞进他手

里，低声道：“你的扒手功夫这么低劣，以后都不要干哩！”

少年呆若木鸡的瞧瞧他，又看看手上的金子，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

前面的骆方回头叫道：“小宁快来！”

寇仲拍拍他肩头，急步赶上了骆方和徐子陵。

三人登上二楼，商秀珣等早坐下来，占了靠街那边窗子旁五张大台的其中之一。

整个二楼大堂闹哄哄的挤满了各式人等，惟只靠街窗正中的那张大桌由一人独据。

此君身型雄伟，只瞧背影已可教人感到他迫人而来的慑人气势。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色变，心中叫苦，这人化了灰他们都认得是跋锋寒的背影。无论伙计或其它客人，似乎对这年轻高手一人霸占此桌一事习以为常，连异样的眼色神态都欠奉。

两人正不知应否立即掉头溜走，以免被他揭破身分时，跋锋寒已回头过来，对他们展露出一个大有深意的暧昧笑容。

接着他的目光往商秀珣投去，脸露讶色。

骆方亦在瞪着跋锋寒，这时猛扯两人，低喝道：“不要在这里阻塞信道，除非想闹事，来吧！”

两人无奈随他到跋锋寒隔邻的一桌坐下，也学他般背对着后方正中的楼梯口，寇仲和跋锋寒只隔了半丈许远，也隔断了跋锋寒望往坐在靠角那桌的商秀珣的视线。

跋锋寒桌面放了一壶酒，几碟小菜，但看去那些菜显是全未碰过，只在自斟自饮，一派悠闲自得的高手风范。

剑子放在桌边，却不见他的佩刀。

商秀珣俯前少许，朝跋锋寒回瞧过来，秀眸射出动容之色，显是被跋锋寒完美野逸和极具男子气概的容颜体型震撼了。

与商秀珣同桌的梁治、许扬、吴言、商鹤、商震等人当被跋锋寒锐利得如有实质的目光扫过时，无不心生寒气，暗呼厉害，想不到会遇上这种罕见的高手，还是这么年轻，却不知他是何方神圣。

蓦地街上有人大声喝上来道：“跋锋寒下来受死！”

整个酒楼立时逐渐静了下来，却仍有“又来了呢！”“有热闹看了”诸如此类的大呼小叫此起彼落，到最后静至落针可闻。

寇仲和徐子陵讶然瞧去，只见楼下对街处高高矮矮的站了四个人，个个目露凶光，兵器在手，向坐在楼上的跋锋寒叫阵。

商秀珣等无不动容。

跋锋寒这来自西域的高手，这两年来不断挑战各地名家高手，土豪恶霸，未尝一败。

甚至仇家聚众围攻，仍可从容脱身，早已轰传江湖，与寇仲、徐子陵、侯希白、杨虚彦等同被誉为当今年青一辈最出类拔萃的高手，获得最高的评价。

在武林人士的眼中，寇仲和徐子陵自成功刺杀任少名后，声望才勉强追上其它三人，但却要加起来作数，不像其它三人般被许是能独当一面的高

手。

那叫阵的四个人都是一式黑衣劲装，年纪介乎三十至四十间，高个子手提双钩，另三人均是用刀，面容凶悍，使人感到均非善类。

骆方低声道：“看到他们襟头绣的梅花标志吗？这四个是梅花门的头领，与老大古乐并称梅花五恶，手下有百多儿郎，专门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不知是否老大给宰了，现在前来寻仇。”

这时高个子大喝道：“跋小贼你给我滚下来，大哥的血债，须你的鲜血来偿还。”

寇仲向骆方竖起拇指，赞他一猜便中，令骆方大感飘飘然的受用。

跋锋寒好整以暇的提壶注酒，眼都不望向梅花五恶剩下的那四恶，微笑道：“你们凭什么资格要我滚下来，你们的老大不用三招就给我收拾了，你们能捱一招已会令我很感意外。”

像是知道商秀珣正凝神瞧着他般，别过头来，举杯微笑向她致敬。

商秀珣有点不自然地避开他的目光。

一声暴喝，有若平地起了个焦雷，其中一恶斜冲而起，便要扑上楼上来。

跋锋寒冷哼一声，目光仍凝注在商秀珣侧脸的轮廓，持杯的左手迅快无伦的动了一动，杯内的酒化成酒箭，快如闪电的朝欲跃上楼来的敌人疾射而去。

那人脚刚离地，喝声未止时，酒箭准确无误地刺入他口内。

那人全身剧震，眼耳口鼻全喷出鲜血，张大着口往后抛跌，当场毙命。

整个二楼的人都站了起来，哄动如雷。

以酒化箭杀人，杀的还是横行一方的恶霸，众人尚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飞马牧场诸人亦无不震动。

只有寇仲和徐子陵两人仍若无其事的举杯喝茶。

其它三恶大惊失色，凶焰全消，抬起死者的尸身，立即抱头鼠窜，万分狼狈，惹来楼上街外观者发出嘲弄的哄笑声。

跋锋寒像做了最微不足道的事般，继续喝酒，不一会酒楼又回复前状，像刚才街上两帮人马恶斗后般，就若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寇仲和徐子陵此时听到后面一桌的食客低声道：“这是第七批嫌命长的傻瓜了，算他们走运，今早那几个来时比他们更有威势，却半个都不能活着离开。”

酒菜来了。

寇仲和徐子陵那还有兴趣理跋锋寒，又见他不来惹他们，遂放怀大嚼。反倒是一向嗜吃的商秀珣不知是否受了跋锋寒影响，显得心事重重，吃了两片黄鱼便停了筷箸。

商鹏和商鹤两个老家伙则不时朝跋锋寒打量。

忽地一把声音在登楼处响起道：“我要那两张台子！”

伙计的声音愕然道：“但客人还未走呢！”

寇仲和徐子陵骇然互望，心知不妥。皆因认得这正是曲傲大弟子长叔谋可恶的声音。

今趟他肯定是冲着商秀珣等人而来的。

飞马牧场一众人等显然亦知道长叔谋是谁，除商秀珣和鹏鹤两个老家伙外，都露出紧张戒备的神色。

两人当然不敢回头张望，心想对方是有备而来，能全师而退已属万幸。跋锋寒似是想得入神，全不埋身后正发生的事。

十多人的足音迫至寇仲和徐子陵身后，一把女声叱道：“这两张台子我们征用了，快走！”

正是曾与徐子陵交过手的铁勒美女花翎子的声音。

由于寇徐二人背向他们，故尚未知道有这两个大仇家在场。

跋锋寒像醒了过来般，哈哈笑道：“曲傲教出来的徒弟，都是这么横行霸道的吗？”

后面那两台客人，听到征用他们台子的竟是曲傲的徒弟，登时驯如羔羊的仓皇逃命。

长叔谋来到寇仲和徐子陵身后的一桌，故意背窗坐下，他后面不足半丈处就是寇徐两人，左边的跋锋寒和右边的商秀珣，离他亦不过丈许距离，形势怪异。

其它长叔谋方面的高手纷纷入座，刚好也是二十人，庚哥呼儿和花翎子分坐长叔谋左右两张椅子。

长叔谋瞧着伙计手震脚颤的为他们清理收拾台上留下来的残羹饭菜，平静地道：“我长叔谋在敝国时早听过跋兄大名，心生向慕，恨不得能有机会请教高明，未知跋兄这两天可有空闲，那大家就拣个时间地点亲热一下好吗？”

跋锋寒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随手掷在他和长叔谋间的地上。

“当啷！”

瓷杯破碎，撒满地上。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心中大奇，跋小子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在这当口这么的帮他们手！

跋锋寒淡然自若道：“择日不如撞日，我明天便要离城，就让我跋锋寒瞧瞧长叔兄得了曲傲多少成真传。”

全场人人停筷，数百道目光全投在长叔谋身上，看他如何反应。

庚哥呼儿和花翎子勃然色变，正要发难，长叔谋挥手阻止，发出一阵声震屋瓦的长笑声。

楼内识货者无不动容，听出他的笑声高而不亢，却能令人耳鼓生痛，显示出内外功均到了化境。

笑声倏止。

长叔谋身上白衣无风自动，登时生出一股凛冽杀气，漂亮的脸容泛起温柔的笑意，摇头叹道：“真是痛快，不过我现在身有要事，跋兄可否稍待一时。”

接着对在一旁手足无措的伙计喝道：“给我依后面那两台飞马牧场朋友吃的菜再来两桌，去！”

伙计慌忙走了。

商秀珣知道敌人随时出手，向众人打了个且战且走的手号。

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长叔谋一派吃定了他们的态度，必有所恃，说不定楼下楼外尚有伏兵。

不过只是长叔谋三师兄妹，本身已拥有强大的实力。

其它十七个铁勒高手，人人神气内敛，冷静如恒，明眼人都看出绝不好惹。

楼内鸦雀无声，更没有人肯舍热闹不看而离开，都在静候跋锋寒的回答。

寇仲和徐子陵瞧往街下，发觉本是人来人往的大道，这时变得静如鬼域，店铺都关上了门，漫无人迹。登时醒悟到长叔谋对付飞马牧场的行动，是得到了钱独关的默许，不禁大为惶然。

跋锋寒的声音响起道：“这真是巧极了，我也想先与来自飞马牧场的两位朋友处理一些私人恩怨，长叔兄亦可否稍候片刻。”

商秀珣、长叔谋两路人马同感愕然。

寇仲和徐子陵知道是丑妇须见家翁的时候了，对视苦笑时，跋锋寒忽地自言自语道：“君瑜为何会迟来了呢？”

寇仲和徐子陵大吃一惊，心想若碰上傅君瑜，岂非糟糕之极。

商秀珣的目光来到他们身上，寒芒烁闪。

寇仲终于开腔，叹了一口气道：“长叔兄既失了金盾，目下用的究竟是铁盾、铜盾、木盾、革盾，还是烂盾呢？”

此话如奇峰突出，长叔谋首先骇然大震，回头瞧往寇仲，难以置信地瞪着两人。

骆方更是吓了一跳，与其它人金睛火眼的狠盯着他们。

寇仲别转头向长叔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还扬手招呼，“喂”了一声才道：“你中计啦！娼娼和我们是私下勾结好的，否则你这傻瓜今天怎会送上门来受刑。哈！真是好笑。”

接着指着他挂在背后的两个新盾捧腹道：“原来是铁盾，哈！竟忽然变穷了！”

又朝狠狠瞧着他的商秀珣眨眨眼睛道：“场主大人有大量，我两兄弟会将功赎罪的！”

除有关者外，其它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寇仲与徐子陵是何方神圣？不过只看长叔谋等仍不翻脸动手，便知此两人大有来头。

花翎子娇笑道：“该我们说有趣才对，便让本小姐看看你两个小子如何立功。”

话毕两把短刃，同时由袖内滑到手上。

跋锋寒喝道：“且慢！”

一句话，又把剑拔弩张的气氛暂且压住。

庚哥呼儿早对跋锋寒看不顺眼，冷笑道：“跋兄不是要来管闲事吧？”

跋锋寒晒道：“管或不管，要看看本人当时的心情，但若连稍候片刻的薄脸都不予在下，便莫怪在下要插上一脚了。”

以长叔谋一向的骄横自负，亦不愿在对付飞马牧场的高手和寇徐两人的同一时间，再树立跋锋寒这劲敌。

他乃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人物，背着寇仲舒服地挨坐回椅内，拍台喝道：“还不把酒菜端上来！”

商秀珣银铃般的笑声响了起来，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接着从容道：“素闻跋兄刀剑相辉，能否让秀珣一开眼界呢？”

包括跋锋寒在内，各人均感愕然，不明白她为何节外生枝，忽然主动挑战跋锋寒。

徐子陵却有点明白她的心情，既气恼给他两人骗倒，更恨跋锋寒在这等时刻插入来和他两人算旧账，使长叔谋能得渔人之利。

他这时别过头朝跋锋寒瞧去。

跋锋寒亦刚向他望来，两人目光一触，像同时亮起四道电光般在空中凌厉交击。

徐子陵脊挺肩张，气势陡增，露出一股包括寇仲在内，从未有人见过的慑人风采，好整以暇的斜兜了跋锋寒一眼，微笑道：“跋兄的刀子是否断了？”

跋锋寒大讶道：“徐兄真的猜中了，十天前在下遇上前所未有的高手，致佩刀断折，徐兄是如何猜得的？”

“徐兄”两字一出，登时引起嗡嗡议论之声，这时谁都猜到这两“兄弟”是手刃任少名的徐子陵和寇仲了。

商秀珣露出极气恼的神色，狠狠地在台底下跺足生嗔。但芳心又隐泛惊喜，矛盾之极。

梁治、骆方等，仍是呆瞧看两人，心中惊喜参半。

寇仲见跋锋寒说起遇上前所未见的强手时，眼内射出复杂无比的神色，又似是回味无穷，心中一动道：“这有什么难猜的，我们还知道跋兄所遇的那对手是美丽得有似来自天上的精灵，芳名馆馆，哈！对吗？”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对！哈！不过寇兄只猜对了一半，她确长得出奇的美，但却非什么馆馆，而是独孤阀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女高手。”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道：“独孤凤？”

今次跋锋寒亦愕然以对，讶然道：“你们也和她交过手吗？”

长叔谋插入奇道：“那跋兄是否算输了一仗呢？为何我从未听过此女？”

寇仲晒道：“你未听过有何稀奇，跋兄不也是茫不知馆馆妖女是谁吗？”

长叔谋不悦道：“我在和跋兄说话，那到你来插口。”

寇仲正要说话，商秀珣娇喝道：“何来这么多废话，都给我闭嘴。跋锋寒，让我看你的剑会否比你的刀更硬。”

全场再次肃静下来。

第十章 奇招挫敌

跋锋寒尚未有机会说话，傅君瑜的声音在登楼处响起道：“为什么人人都静了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的出现就像忽来忽去的幽灵鬼魅，楼上虽不乏会家子，却没人听到踏上楼梯应发出足音。

事到临头，寇仲和徐子陵反抱着兵来将挡，随机应变的夷然态度。

跋锋寒长身而起，笑道：“君瑜终于来了，我等你足有五天哩！”

傅君瑜一边行来，目光一边巡视全场。

这高丽美女内穿绛红武士服，外盖紫红披风，衬得肌肤胜雪，艳光四射，夺去了花翎子不少风光。

不过若商秀珣肯以真面目示人，即使傅君瑜这么出众的美女，亦要略

逊颜色。傅君瑜的目光首先落在花翎子处，接着移往长叔谋，讶道：“竟是铁勒的长叔谋。”

长叔谋起立施礼道：“原来是弈剑大师傅老的高足君瑜小姐，长叔谋这厢有礼了。”

长叔谋这么站起来，挡着了傅君瑜即要射向寇仲和徐子陵的视线。

跋锋寒趁机对寇徐两人作了个无奈的摊手姿势，配合他脸上的苦笑，清楚表示出“我早惊告了你们，你们却偏不知机早走早着，现在可不能怪我。”的讯息。

傅君瑜止步回礼道：“原来是‘白衣金盾’长叔谋兄，君瑜失敬。”

两人这般客气有礼，更教旁观者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摸不着头脑。

傅君瑜礼罢朝恭立迎迓的跋锋寒走去，眼角到处，蓦然见到徐子陵和寇仲两人，一震停下。

两人忙离座而起，齐声叫道：“瑜姨你好，小侄儿向你请安！”

除跋锋寒仍是一脸苦笑外，其它人更是愣然不解。

傅君瑜凤目射出森寒的杀机，冷然道：“谁是你们的瑜姨，看剑！”

“铮！”

宝剑出鞘。

此时傅君瑜离最接近她的徐子陵只丈许距离，宝剑一振，立时化作十多道剑影。

就在剑势欲吐未吐时，徐子陵冷喝一声，跨前半步，竟一掌切在两人间的空处。

这么简单的一记劈切掌法，令目睹过程的每一个人，都生出一种非常怪异但又完美无瑕的感觉。

首先，徐子陵使人感到这一劈聚集了整个人的力量，但偏又似轻飘无力，矛盾得无法解释。

其次，众人明明白白看到他动作由开始到结束的每一个细节，可是仍感到整个过程浑然天生，既无始又无终，就像苍穹上星宿的运行，从来没有开头，更没有结尾，似若鸟迹鱼落，天马行空，勾留无痕。

第三就是当他一掌切在空处时，傅君瑜迫人而来的剑气像是一下子给他这一掌吸个干净，剩下的只余虚泛的剑影，再不能构成任何杀伤力。

大行家如跋锋寒、长叔谋、商秀珣之辈，更清楚看出徐子陵这一步封死了傅君瑜剑法最强的进攻路线，时间位置拿捏得天衣无缝。

旁观者无不动容。

傅君瑜闷哼一声，一时竟无法变化剑势，还要收剑往后退了半步，俏脸血色尽退，骇然道：“弈剑之术？”

众人更是瞠目结舌。

要知奕剑之术乃高丽奕剑大师傅采林纵横中外的绝技，身为傅采林嫡传弟子的傅君瑜自然是个中高手。所以这句话若换了是徐子陵向傅君瑜说的，人人只会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是掉转过来，怎不教旁人大惑难解。

徐子陵傲然卓立，低垂双手，微微一笑，说不尽的儒雅风流，孤傲不群，恭敬地道：“还得请瑜姨指点。”

傅君瑜美眸杀机更盛。

寇仲心知要糟，人急智生，忽地大喝一声：“长叔谋看刀！”

井中月离鞘而出，划向站在桌旁的长叔谋。

黄芒打闪，刀气漫空。

商秀珣“啊”的一声叫起来，想不到此刀到了寇仲手上，竟能生出如此异芒。长叔谋那想到寇仲会忽然发难，最要命是对方随刀带起一股螺旋的刀劲，使他除了由台底或台面退避外，再无他途。

不过这时已无暇研究为何寇仲会功力突飞猛进，又能发出这种闻所未闻比之宇文阀之冰玄劲更为古怪的气劲。

冷喝一声。

双盾来到手中，沉腰坐马，在刹那间凝聚起全身功力，右盾先行，左盾押后，迎往寇仲这有若神来之笔，妙着天成的一刀。

同桌的庚哥呼儿、花翎子和其它七个铁勒高手，全被寇仲的刀气笼罩其中，他们的应变能力均逊于长叔谋，仓卒下自然只有离桌暂避。

一时椅翻人闪，鸡飞狗走。

这一刀果如寇仲所料，同时震慑了傅君瑜，使她知道若没有跋锋寒之助，根本无法独力对付两人，那自然不会鲁莽出手。

跋锋寒的眼睛亮了起来，刚才徐子陵的一掌固是千古妙着。但纯是守式，不但不会惹起人争胜之心，还隐隐有使人气焰平静下来之效，颇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感觉。

但寇仲这一刀全是进手强攻的招数，激昂排荡，不可一世，似若不见血绝不会收回来的样子。登时使这矢志要攀登武道顶峰的高手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

“当！”

寇仲的井中月劈在长叔谋的右盾上。

一股如山洪暴发的螺旋劲气，像千重漩涡翻滚的暗浪般一下子全注进铁盾内。长叔谋身子再沉，使出曲傲真传的“凝真九变”奇功，把体内先天真气在弹指间的时间变化了九次，堪堪挡架了寇仲侵来的螺旋异劲，也阻止了寇仲的真气要将盾子冲得成风车乱转般的情况。

若换了是他以前的金盾，由于纲质特异，至刚中含有至柔，这次交锋必以不分胜负作罢。

可是此盾日前才打制成器，钢粹更远不符长叔谋的理想，只是临时的代替品，便是另一回事了。

场中只有他和寇仲两人明白，就在刀盾交击的一刻，盾子忽然成了两人真劲角力的所在。

寇仲的劲力是要把盾子旋飞；而长叔谋却是要把盾子扭往不同方向，好抵消敌人狂猛的旋力。

两股真劲交扯下，铁盾立时四分五裂。

“当！”

长叔谋左手盾迎了上来，挡开了寇仲的井中月。

寇仲收刀回鞘，哈哈笑道：“再碎一个，打铁铺又有生意了，嘻！”

庚哥呼儿等和另一桌的铁勒高手全怒立而起，人人掣出兵器。

商秀珣一声令下，飞马牧场全体人亦离桌亮出武器，大战一触即发。

附近七、八抬的客人见寇仲刀法厉害至此，均恐殃及池鱼，纷纷退避到远处，腾空了靠窗这边的十多张台子。

长叔谋伸手阻止己方之人出手，瞧着右手余下来的铁盾挽手，随手抛掉，哑然失笑道：“寇仲你懂否江湖规矩，这样忽然出手偷袭，算那一门子”

的好汉？”

寇仲大讶道：“当日我和方庄主闲聊时，长叔兄不也是忽然从天而降，出手偷袭吗？那长叔兄算是那门子的好汉，我就是那门子的好汉了。”

商秀珣明知此时不应该笑，仍忍不住“噗吓”娇笑，登时大大冲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寇仲朝商秀珣抱拳道：“多谢场主捧场。”

商秀珣狠狠的白了他一眼，配着那二撇胡子，实在不伦不类之极。

长叔谋显是语塞，仰首连说了三声“好”后，双目凶光一闪，冷声道：“未知在下与跋兄那一战可否暂且押后呢？”

这么一说，众人都知他出手在即，故须澄清跋锋寒的立场。

跟前形势明显，只要跋锋寒和傅君瑜站在那一方，那一方就可稳操胜券。

寇仲向徐子陵打了个眼色，暗示若跋锋寒不识相的话，就先联手把他宰掉，此事虽非轻易，却不能不试。

跋锋寒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最后朝傅君瑜瞧去。

傅君瑜则神情木然，好一会才道：“长叔兄无论如何解说，总是输了半招，依江湖规矩，长叔兄与这两人的恩怨亦好该押后。”

见寇仲和徐子陵朝她瞧来，怒道：“我并非偏帮你们，只是不想你们死在别人手上罢了！还不给我……”

寇仲怕她把“滚”字说了出来，那时才“滚”就太没威风，大声截断她道：“瑜姨请保重，我两兄弟对娘的孝心，苍天可作见证。”

接着向梁治打了个眼色。

梁治会意过来，向商秀珣躬身道：“此地不宜久留，场主请上路。”

“啪！”

商秀珣把两锭金子掷在台上，冷冷道：“今天由我飞马牧场请客！”

说罢就在两堆铁勒高手间悠然步过，商鹏、梁治等众人相继跟随，在长叔谋等人的凶光注视下扬长去了。

离开家乡楼，只见街上满布铁勒战士和襄阳城的人，幸好长叔谋权衡利害下，终没有下达动手的命令。但敌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

商秀珣下令放弃留在客栈的马匹行李，立即攀城离开。

一路上商秀珣都对徐子陵和寇仲不瞅不睬，但也没有赶走他们的意思。

其它人见商秀珣态度如此，连一向与他们颇有交情的骆方都不敢和他们说话了。

许扬早已重金租下一艘货船，这时再加三锭金子，命船家立即启航。

到船离码头，望江而下，众人才松一口气，颇有逃出生天之感。

这艘船倒宽敞结实，还有七、八间供人住宿的舱房，在颇为尴尬的气氛下，许扬分了尾舱的房子给寇徐两人，又低声道：“场主在发你们的脾气，你两个最好想点办法，唉！想不到以二执事的精明，都看走了眼。”摇头长叹后，友善的拍拍两人肩头，径自到船尾吞云吐雾去了。

寇仲低声对徐子陵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去起起那船家和三个船夫的底子。”

寇仲去了找船家说话后，骆方见商秀珣、梁治、商鹏、商鹤等亦全到了舱内，便来到徐子陵旁道：“你们两个谁是那疤面大侠？”

徐子陵正倚栏欣赏月夜下的两岸景色，迎着拂来的晚风笑道：“疤面是真的，大侠却是假的，大家一场兄弟，多余话不用说了。”

骆方感激地道：“我的小命可是拜徐兄所救。嘿！你的功夫真厉害，你真懂弈剑术吗？为何那么一掌劈空，都可以迫得那个婆娘后退呢？”

徐子陵解释道：“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任何招式，都有用老了的时刻，只要能捏准时间，先一步封死对方攻击和运劲的路线，在某一点加以拦截破坏，对方便难以衍生变化，成了缚手缚脚。若再勉力强攻，便等若以己之短，迎敌之强了。”骆方咋舌道：“这道理是知易行难，像那高丽女的剑法有若干变万化，看都看不清楚，而就算可看得清楚，亦难撻其凌厉的剑气。故我纵知得道理也没有用。”

徐子陵安慰他道：“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只要循着这目标苦练眼力和功力，终有一天会成功的。”

骆方似是有悟于心时，寇仲回来了，欣然道：“该没有什么问题，舱尾原来有个小房，我们乃糕点师傅，自该弄点花样让场主开心的。”

徐子陵明白过来，道：“那来弄糕点的材料的呢？”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船家有几个吃剩的莲香饼，你明白啦！只要没有毒就行了。”

“咯！咯！咯！”

商秀珣的声音传出道：“谁？”

寇仲道：“小仲和小陵送点心来了。”

商秀珣淡淡应道：“我不饿！不要来烦我！”

寇仲向徐子陵作了个“有希望”的表情，陪笑道：“场主刚才只吃了一小点东西，不若让我把糕饼端进来放好，场主何时想吃，便有上等糕饼可供应景了！”

“V 嚟！”

商秀珣拉开木门，露出天仙般的玉容，冷冷打量了两人一会后，转身便走。

两人推门入房时，商秀珣背着他们立在窗前，虽仍是一身男装，乌黑闪亮的秀发却像一疋精致的锦缎般垂在香背后，充盈着女性最动人的美态。

寇仲把那几个见不得人的莲香饼放在简陋的小木桌上，极为神气的一屁股坐下来，还招呼徐子陵坐下。

商秀珣轻轻道：“为何还不走？”

徐子陵把门掩上，苦笑道：“我们确不是有心瞒骗场主，而是……”

商秀珣截断他道：“那晚杀毛燥的是谁？”

寇仲虎目亮了起来，恭敬答道：“场主明鉴，那个人是小陵。”

商秀珣缓缓转过娇躯，跺足嗔道：“真没理由的！我明明试过，却测不出你们体内的真气。”

寇仲大喜道：“场主回复正常了。事实上我们用的方法极之简单，只须把真气藏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窍穴内便成。”

商秀珣倚窗皱眉道：“真气是循环不休，不断来往于奇经八脉之间，如何可聚存于某一窍穴呢？”

寇仲抓头道：“原是这样的吗？但我们确可办到，媼媼妖女就更是高明。”

商秀珣问道：“谁是媼媼。”

徐子陵道：“这正是我们必须与场主详谈的原因，因此事至关重要，甚至牵涉到竟陵的存亡。”

商秀珣缓缓来到桌旁，坐入徐子陵为她拉开的椅子上，肃容道：“说罢！”

第十一章 重赏之下

翌日正午时分，船抵竟陵之前另一大城汉南，近码头处泊满船只，却是只见有船折返，却没有船往竟陵的方向驶去。

船家去了打听消息，却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有强盗封河劫船，有人说竟陵城给江淮军破了，甚至谓有水鬼在河道中凿船，总之人心惶惶，谁都不敢往前头开去。

这船家当然不会例外，无论许扬等如何利诱，总不肯冒此风险。

最后船家道：“不若我把这条船卖了给你们，让你们自行到竟陵去吧！”

许扬等面面相觑，皆因无人懂得操舟之技。

寇仲这时“挺身而出”，拍胸表示一切包在他身上。

交易遂以重金完成。

船家等携金欢天喜地走后，寇仲道：“我们的行李物资，全留在襄阳，现在既到汉南，不若先入城购备一切，最好能买十来把强弓，千来枝劲箭，有起事来，便不致处于捱打的局面了。”

又道：“还有就是火油、油布等物。水战我最是在行，以火攻为上，故不可不备。”

男装打扮的商秀珣怀疑地道：“你真的在行吗？”

寇仲得意洋洋道：“你难道未听过我大破海沙帮的威猛战绩吗？若在水战上没有一点斤两，怎能大破海沙帮呢？”

梁治虚心下问道：“那究竟还要买些什么东西呢？”

寇仲见徐子陵在一旁偷笑，喝了他一声“有何好笑？”才逐一吩咐各人须买的东西。

陈言、骆方等洗耳恭听罢，一哄而去，各自依命入城购物去了。

寇仲见闲着无事，提议先到码头旁的酒家吃一顿。

梁治摇头道：“现在时世不好，这艘船又是得来不易，你们去吧！我负责看守此船。”商鹏和商鹤亦不肯上岸。

商秀珣见到寇仲期待的眼色，心中一软道：“好吧！”

徐子陵待要说想回房歇歇，却给寇仲一把扯着去了。

商秀珣步入酒楼，立即眉头大皱。

原来里面挤满了三教九流各式人物，把三十多张台子全坐满了。

商秀珣掉头便走。

寇仲扯着她衣袖道：“场主放心，属下自有妥善安排。”

商秀珣甩开他的手道：“要我和这些人挤坐一桌，怎都不成。要挤你们去挤个够吧！”

寇仲笑嘻嘻道：“我都说你可以放心的了。场主的脾性我们自是清楚，先给我几两银吧！我立即变个雅座出来给你看看。”

商秀珣没好气道：“你自己没有钱吗？”

寇仲嬉皮笑脸道：“算是有一点点，但怎比得上场主的富甲天下呢？”

商秀珣苦忍着英，抓了三两银出来放到他摊开的大掌上。

寇仲取钱后昂然去了。

商秀珣移到负手一旁的徐子陵处，轻柔地道：“我还未有机会谢你呢！”

徐子陵知她指的是那晚并肩作战的事，微笑道：“那是一段难忘的回忆，该我谢你才对。”

商秀珣“噗哧”娇笑道：“你和寇仲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真不明白你们怎会混在一起的。他可把小事都夸成大事来说，你却爱把大事说成微不足道的小事。”

徐子陵道：“平时他会是你说的那种德性，但遇上真正的大事时却绝不胡闹，或者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另一面吧！”

商秀珣忽地俏脸微红，低声道：“我忽然感到很开心，你想知道原因吗？”

徐子陵心中升起异样的感觉，讶道：“场主究竟为了什么事开怀呢？”

商秀珣娇俏地耸肩洒然道：“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自我当了场主后，还是首次不为什么特别开心的事而开心，这情况在小时才有过，想不到今天却能重温儿时的感觉。”

徐子陵点头道：“场主这番话实在发人深省，嘿！那小子成功了！”

在重赏之下，被收买了的伙计特别为他们在靠窗处加开一张小台子，既不虞有人来搭坐，又可饱览汉水码头的景色。

点了菜后，伙计打躬应喏的去了。

商秀珣满意地道：“你倒有点门道，不过三两银子买来一张空台，却是昂贵了点。”

寇仲微笑道：“只是一两银子。”

商秀珣愕然道：“那另外的二两银呢？”

寇仲想也不想，答道：“留待一会用来结账吧！你现在扮得像个身娇肉贵，脸白无须的贵介公子，这类付账粗活自该由我们这些随从来做。看！又有好那道儿的盯着你垂涎欲滴了。”

商秀珣整块俏脸烧了起来，狠狠道：“你真是狗口长不出象牙来，可否说话正经和斯文一点。”

徐子陵失笑道：“场主中计了。他是故意说这些话来分你心神，使你不会迫他把中饱私囊的银两呕出来，刚叫的酒菜何须二两银子那么多呢？”

商秀珣欣然道：“真好！小陵在帮我哩！”

转向寇仲摊大手掌娇嗔道：“拿回来！”

寇仲一把拿着她娇贵的玉掌，低头研究道：“掌起三峰，名利俱全！”

商秀珣赧然缩手，大嗔道：“你怎可如此无礼的。”

寇仲嚷道：“不公平啊！刚才场主让小陵拉着手儿谈心，现在我们看看掌相都不行吗？”

商秀珣大窘道：“人家那有啊！”眼角扫处，见徐子陵哑然失笑，醒悟过来，跺足道：“休想我再中你的奸计，快把侵吞的银两吐出来。”

言罢自己却掩嘴笑个不停，惹得更多人朝她这俏秀无伦的公子哥儿瞧来。

寇仲虎目寒芒亮起，扫视全场，吓得那些人忙又收回目光。

商秀珣笑得喘着气道：“若你寇大爷急需银两，十锭八锭金子我绝不吝啬，何须偷扼拐骗的去谋取区区二两银呢？”

寇仲吁了一口气，伸个懒腰微笑道：“摊大手掌讨钱的男人最没出息，用心用力赚回来的才最有种。”

徐子陵听得心中一动。

这两句话最能总括寇仲争霸天下的心境，垂手可得的他是不屑为之，愈艰难愈有挑战性的事他却愈是兴致勃勃，否则当年他已接受了杜伏威令人难以拒绝的提议了。

商秀珣显是心情大佳，再不和寇仲计较，这时伙计端上饭菜，两人伏案大嚼，她却浏目窗外，瞧着从汉水边折返的船只道：“谁能告诉我竟陵发生了什么事呢？”

寇仲嘴中塞满食物，却仍含糊不清的道：“一锭金子！”

商秀珣失声道：“什么？刚才那二两银我还未和你计算，现在又想做没有出息的讨钱鬼吗？”

寇仲一本正经的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要消息，人家要金子，好公平啊！”

商秀珣见他怪模怪样的，忍俊不住下横了他一眼，掏出一锭金子来，嘴上恶兮兮的道：“你倒说得轻松，一两银买张空台，一锭金买个鬼消息，还不知想赚金子的人是否胡说八道。”

寇仲吞下食物，舒服地长叹道：“钱是用来花的，不花的银两只是废物。这是一个以钱易物的社会，假设用得其所，不但能使你舒服地享用一切，生活得多姿多采，还可为你赚得到名利和权势，甚至皇帝小儿的宝座。”

商秀珣动容道：“原来你想学人争做皇帝，不过你现在花的都是我的钱哩！”徐子陵旁观者清，见寇仲施展浑身解数，逗得商秀珣乐不可支，大大减少了与两人间的距离，正是他争取这美女异日支持他的手段。

寇仲忽然出人意表地长身而起，高举金子，大喝道：“谁能告诉我竟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锭金子就是他的了。”

他的声音含劲说出，立即把器哗吵闹得像墟市的所有声音压下去。

人人目光射来，当见到他举在半空那黄澄澄的金子后，七成的人都嚷着“知道”，且轰然起立，场面哄动。

“铮！”

寇仲拔出井中月，轻轻一挥，宝刀闪电般冲天而起，刀锋深嵌入横梁处。

刀子露在梁外的部分仍在颤震不休时，寇仲大喝道：“我就是割掉任少

名乌头的寇仲，若有人敢以胡言乱语来骗我，又或说的是人人都知道的消息，我就踢爆他娘的卵蛋。”

这几句话后，登时所有人都坐了回去，再不哼声，就在此时，一个书生打扮的中年汉才油然站了起来，说不尽从容自若。

寇仲喝道：“你们继续吃饭，大爷不欢喜给人望着的！”

众座客噤若寒蝉，各自埋首饭桌，谈笑的声音也大大降低了。

寇仲指着那中年儒生道：“你过来！”

接着大马金刀的坐下，向笑得花枝乱颤的商秀珣道：“有趣吧！这就是金子配合刀子的威力了。”

商秀珣白了他娇媚的一眼，低骂道：“满身铜臭的死恶霸。”

芳心同时升起异样的感觉。

一向以来，她在飞马牧场都是高高在上，不要说会被人作弄或逗玩，连想吐句心事话的都找不到。偏是跟前这小子，每能逗得自己心花怒放，兼又羞嗔难分。

这确是新鲜动人的感觉。

禁不住瞥了徐子陵一眼，他正露出深思的神色，又是另一番扣动她心弦的滋味。

中年儒生来到台旁，伙计慌忙为他加设椅子，还寇爷前寇爷后的惟恐侍候不周。

伙计退下后，寇仲将金子放在儒生跟前，淡淡一笑道：“先听听你凭什么资格来赚这金子。”

儒生微笑道：“在下虚行之，乃竟陵人士，原于独霸山庄右先锋方道原下任职文书，今早才乘船来此，请问寇爷，这资格还可以吗？”

这人说话雍容淡定，不卑不亢，三人都不由对他重新打量。

虚行之大约是三十许岁的年纪，双目藏神不露，显是精通武功，还有相当的功底，长得眼正鼻直，还蓄着五络长须，配合他的眉清目秀，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度。

寇仲点头道：“资格全无问题，请说下去吧！”

虚行之仰首望往横梁的井中月，油然道：“用兵之要，军情为先。寇爷可否多添一锭金子？”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相望时，商秀珣再掏出一锭金子，重重放在他身前台台上，冷哼道：“若你说的不值两锭金子，我就割了你一只耳朵。”

虚行之哈哈一笑，把两锭金子纳入怀内，夷然不惧道：“诸位放心，这两锭金子我是赚定了的了。”

寇仲有点不耐烦的道：“还不快说！”

虚行之仍是好整以暇，徐徐道：“竟陵现在是外忧内患，外则有江淮军枕重兵于城外，截断水陆交通；内则有倾城妖女，弄致兄弟阋墙，互相残杀。”

寇仲等立时色变，同时亦感到两锭金子花得物有所值。

徐子陵沉声道：“那妖女是否叫媿媿？”

今次轮到虚行之讶道：“这位是徐爷吧！怎会知道媿媿此女呢？”

商秀珣道：“这些事容后再说，你给我详细报上竟陵的事，一点都莫要遗漏。”

虚行之道：“若在下猜得不错，小姐当是飞马牧场场主商秀珣，才会这么关心竟陵，出手更是如此阔绰。”

三人再次动容，感到这个虚行之绝不简单。当然商秀珣颐指气使的态度亦泄漏出她是惯于发号施令的身份，只是虚行之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寇仲道：“竟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何你竟知娼娼是妖女？因为表面看她却是个仙子呢。”

虚行之苦笑道：“打从她装睡不醒时，我已提醒方爷说此女来历奇怪，不合情理，可是方爷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只沉迷于她的美色。”

徐子陵奇道：“方道原难道不知娼娼是方庄主的人吗？”

虚行之叹道：“这正是我要提醒方爷的原因。妖女和方爷间发生过什么事谁都不清楚，但结果方爷却被方泽滔所杀。幸好我知大祸难免，早有准备，才能及时只身逃离竟陵。现在方泽滔手下再无可用之将，兼且军心动摇。若我是商场主，现在最上之策是立时折返牧场，整军备战，同时联系各方势力，以抗江淮军的入侵。”三人听得你眼望我眼，想不到竟陵势劣至此。

原本稳如铁桶的坚城，却给娼娼弄得一塌糊涂，危如累卵。

寇仲道：“杜伏威那边的情况又如何？”

虚行之答道：“杜伏威亲率七万大军，把竟陵重重围困，却偏开放了东南官道，以动摇竟陵军民之心，粉碎其死守之志，确是高明。竟陵现在大势已去，城破只是早晚间事。”

商秀珣冷冷道：“金子是你的了。”

虚行之知她在下逐客令，正要起身离开，寇仲虎目射出锐利的寒芒，微笑道：“虚先生今后有何打算？”

虚行之苦笑道：“我本想到广东避难，但又有点心有不甘，目前仍未作得决定。”

寇仲试探道：“像先生这等人材，各路义军又正值用人之时，先生何不四处碰碰运气？”

虚行之叹道：“若论声势，现今当以李密为最；但以长远计，则该以李阀凭关中之险最有利。可是我却不喜欢李密的反骨失义，又不喜高门大族的一贯官派作风。其它的不说也罢。”

商秀珣讶道：“李渊次子李世民雄才大略，更喜广交天下英豪，任人惟才，一洗门阀颓风，为何竟得先生如此劣评。”

虚行之道：“李阀若能由李世民当家，一统可期。问题是李渊怯懦糊涂，竟舍李世民而立长子建成为储君。李建成此人武功虽高，人却刚愎自用，多疑善妒，罢了，看来我还是找处清静之地，作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好了！”

寇仲眼睛更亮了，哈哈一笑道：“先生生于此世，若不轰轰烈烈的创一番事业，岂非有负胸中之学。若换了是我，与其屈志一生，不若由无到有的兴创新局，纵使马革里尸，也胜过郁郁闷闷的逐月逐年的捱下去。”

虚行之愕然道：“原来寇爷胸怀壮志，但天下大势已成，还有何可为呢？”

寇仲笑道：“其中妙处，容后再谈，假若我寇仲命不该绝于竟陵，就和先主在洛阳再见。”

虚行之色变道：“你们仍要到竟陵去吗？”

商秀珣正容道：“畏难而退，岂是我等所为。”

虚行之沉吟片晌，又仔细打量了寇仲好一会后，断然道：“就凭寇徐两位大爷刺杀任少名的胆识，我就在洛阳等两位三个月的时间。”

当下约好相会的暗记，才欣然道别。

取回梁上的井中月后、寇仲等匆匆赶回船上，得到所有人相继归后立即启碇开航，望竟陵放流而去。

第十二章 强行闯关

茫茫细雨中，船儿弯弯曲曲地在河道上迅急的往下游开去。

汉水静若鬼域，就像天地间只剩下这艘无比孤独的船儿。

徐子陵、梁治、骆方、吴言四人，每人手持长达三丈的撑杆，每遇船儿惊险万状要撞往岸旁去时，就四杆齐出，硬是把船儿改朝往安全的方向。

另外一众战士则在寇仲的大呼小叫下协力摇橹，操控风帆，忙个不亦乐乎。

商鹏、商鹤两个亦到了甲板来，准备若船翻时可早一步逃生。

商秀珣站在船面的望台之上，狠狠盯着正手忙脚乱在把舵的寇仲，没好气道：“你不是夸耀自己把舵技术了得吗？什么包在我身上。你看吧！若不是有人专责救船，这条船早撞翻十趟了。”

寇仲赔笑道：“美人儿场主息怒，我的情况是跑惯大海，所以一时未能习惯这种九曲十三弯的小河儿，看！”

商秀珣瞧往前方，一个急弯迎面而来。

寇仲叱喝连声下，帆船拐弯，无惊无险地转入笔直的河道，就像经过了漫长的崎岖山道后，踏上康庄坦途的动人感觉。

眼前河段豁然开朗，漫天细雨飘飘。

众人抹了一额汗后，齐声欢呼，连商鹏、商鹤都难得地露出如释重负的欢容。寇仲叹道：“终于满师了，以后无论汪洋巨海，大河小川，都休想再难倒我哩。”商秀珣仍是背对着他，面对风雨淡淡道：“刚才你唤我作什么呢？”

寇仲愕然想想，才醒悟道：“啊！那是你的外号，‘美人儿场主’这称号虽长了点，但既顺口又贴切，嘻！”

商秀珣低声道：“你觉得我很美？”

寇仲大为错愕，奇道：“场主你难道不知自己长得美若天仙，实乃人间绝色吗？”

商秀珣耸肩道：“曾有谁来告诉我？”

寇仲首次感到她的孤独。

她在牧场的情况就类似杨广在旧隋的情形，没有人敢对他说任何真话。

明明吃了败仗仍当自己可比拟秦皇汉武。而商秀珣则不知自己的美丽。牧场中的人当然只能暗自里对她评头品足，却不敢宣之于口。

商秀珣有点羞涩的求教道：“我美在什么地方呢？”

寇仲叹道：“你的美丽是十全十美的。我和小陵最爱看你吃东西时的娇姿妙态，无论轻轻一咬，又或狠狠大嚼，都是那么使人心神皆醉。”

商秀珣转过娇躯，欢喜地道：“你说得真好听，就像你弄的酥饼那么好吃。”寇仲仍是首次见到她这种神态，看得半句话都说不出。

商秀珣忽又回复平时的冷漠，淡淡道：“尚有个许时辰便可抵达竟陵，假若敌人以铁索把河道封锁，我们怎办才好呢？”

寇仲第一趟感受到商秀珣对他的信任和倚赖；更觉察到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心中禁不住涌起异样的感受。

若论艳色，商秀珣毫无疑问可胜过李秀宁一筹，但为何总不能像李秀宁般可触动他的心弦。

无可否认这美人儿场主对他有庞大的吸引力。却未强大至能使他不顾一切的投进去，把什么都忘掉了的去追求她，得到她。

他会以一种权衡利害的态度，来调整自己与她的距离，不希望因她而破坏了他与宋玉致间的微妙关系。

商秀珣有点不耐烦的道：“你在想什么呢？”

寇仲惊醒过来，迎上她如花玉容和期待的眼神，豪气陡生道：“若我寇仲出来争霸天下，场主可否卖战马装备给我呢？”

商秀珣想也不想地皱眉道：“人家当然要帮你！但你这么穷困，何来银两和我买马儿？即使我是场主，亦要恪守祖宗家法，不能做赔本生意，更不能卷入江湖的纷争去。”

寇仲正容道：“那美人儿场主可否暂停所有买卖，并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便可携带足够的金子来见你了。”

商秀珣没好气道：“你和我有命离开竟陵再说吧！”

寇仲见她没有断然拒绝，心中大喜。

这时商秀珣别过头去，在甲板处找到正和骆方、梁治说话的徐子陵高挺潇洒的背影，芳心竟生出些微做了错事的感觉。

风帆不断加速，往下游冲去。

绵绵雨丝中，两艘战船在前方水道并列排开，守一条横过河面的拦江铁索之后。

把舵者已换了徐子陵，寇仲则傲立船首，颇有不可一世的霸主气概。

商秀珣一众人等，散立在他身后的甲板上，人人手提大弓劲箭，簇头都包扎了油布，随时可探进布在四方的火炉中，燃点后即成火箭。

商秀珣离寇仲最近，道：“你真有把握吗？”

寇仲正瞧着敌船上因他们突然来临而慌忙应变和移动敌人，闻言回头露出一个充满强大信心的笑容，拍拍背上的井中月道：“别忘了这是通灵的神刀，这一着包保没人想到，就算亲眼目睹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顿了顿又哈哈笑道：“你看他们现在连风帆都未及升起，我们眼下便冲破封锁，直抵竟陵，让他们连尾巴都摸不着，那才有趣。”

梁治担心地道：“若你斩不断铁索又如何呢？”

寇仲摇头道：“不会的！我定可斩断铁索。”

这时离拦江铁索只有七丈许，是眨眼即至的距离，二十多丈外两艘敌船上的情况已清晰可见。

两舰上的江淮军全进入战斗的位置，劲箭石机，全部蓄势待发。

但这均非众人心系之处。

看着那条粗若儿臂的铁索，众人都是头皮发麻，想象着寇仲失手后，

船儿撞上铁索的可怕后果。

只有寇仲冷静如常，似乎一点都想不到会有失手的可能性。

四丈、三丈……

寇仲衣衫无风自动，猎猎作响。

一股无形的涡漩气劲，绕着他翻腾滚动。

立在望台处把舵的徐子陵双目神光闪闪，凝视有若天神下凡傲立船首的寇仲，心中亦涌起滔天豪情。

这铁索或者正代表寇仲争霸天下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只要能冲破封锁，驶抵竟陵，必能大振城内军民之心，激励士气。

他更隐隐觉得寇仲若能完成此一壮举，将可把飞马牧场在场上下人等争取过来，支持寇仲争霸天下的大计。

此一刀只可成不可失。

不但可显示出他惊人的实力，至重要是申明了他对自己准确无误的判断。

敌舰开始升帆。

三丈！

寇仲狂喝一声，冲天而起，朝铁索扑去。

这出人意表的一着，连敌人都被震慑，人人瞪目静观，忘了发石投箭。

商秀珣猛咬银牙，娇叱道：“点火！”

寇仲横过虚空，背上井中月离鞘而出，化作厉芒，往下方铁索狂劈而下。

在这一刻，寇仲像完全变了与平时不同的两个人。

“当！”

在敌我双方引颈以望下，井中月化成的黄芒像一道闪电般打在铁索上。

粗如儿臂的铁索似乎全不受刀劈影响的当儿，倏地中分断开，堕入江水去。

商秀珣娇叱道：“放箭！”

火箭冲天而起，照亮了河道，分往两艘敌舰洒去。

飞马牧场人人士气大振，充满信心斗志。

船儿疾若奔马的冲过刚才铁索拦江处，往下游冲去。

到火箭临身，敌人才如梦初醒，呐喊还击。

寇仲在空中一个翻腾，稳如泰山的落回刚才所立船头的原位处，一副睥睨天下的气概。

刀回鞘内。

恰好此时两块巨石横空投来。

寇仲哈哈一笑，豹子般窜起，乘着余威硬以拳头迎上巨石。

“砰！砰！”

石头顿成碎粉，散落河面。

寇仲亦被反震之力，撞得跌回甲板上，刚好倒在商秀珣芳立足之旁。

商秀珣见他拳头全是鲜血，骇然道：“你没事吧？”

寇仲再爬不起来，全身虚脱的样子，仍大笑道：“痛快！痛快！”

“轰！”

船身剧震。

众人阻截不及下，一块巨石击中左舵甲板，登时木屑横飞，甲板断裂。

船儿侧了一侧，又再回复平衡。
徐子陵大喝道：“诸位兄弟，我们过关了！”
众人齐声欢呼。
回头瞧去，只见两艘敌舰起了数处火头，不要说追来，连自己都顾不
了。

第一章 内外交煎

商秀珣和寇仲来到在看台上掌舵的徐子陵身旁，徐子陵从容一笑道：
“商场主，尚有五里水路就可抵竟陵，这是探看敌情的千载良机，看！那山
丘上便有数十个军营。”

两人循他指示瞧去，果然见到左岸数里外一座山丘上，布满了军营，
至少有七、八十个之多。

寇仲装作大吃一惊的抓着徐子陵肩头，故意颤声道：“你该知道自己还
是学师级的舵手，竟不集中精神，却在左顾右盼，万一撞翻了船，岂非教扬
州双雄英名尽丧。”

商秀珣哑然失笑道：“人人此时紧张得要命，你却还有心情开玩笑，小
心如此托大会坏事呢。”

蹄声在右岸骤然响起，七、八名江淮军的骑兵沿岸追来，对他们戟指
喝骂，使本已绷紧的气氛更见紧张。

徐子陵的目光由船上严阵以待的梁治、许扬等人身上，移往两岸，见
到农田荒弃，村镇只余下瓦砾残片，焦林处处，一片荒凉景象，心中不由涌
起强烈的伤感。这时货船转了一个急弯，敌骑被一座密林挡住去路，抛在后
方。

待再驶进笔直的河道时，竟陵城赫然出现前方。

入目的情景，连正趾高气扬的寇仲也为之呼吸顿止。

城外大江的上游处，泊了三十多艘比他们所乘货船大上一半的战船，
船上旗帜飘扬，戈矛耀目，气势迫人。

而岸上则营寨处处，把竟陵东南面一带围个水泄不通，阵容鼎盛，令
人望之生畏。

商秀珣娇呼道：“还不泊岸！”

徐子陵摇头道：“若在这里泊岸，只会陷入苦战和被歼之局，眼前之计，
只有冒险穿过敌方船阵，直抵城外码头，才有一线生机。”

寇仲扫视敌舰上的情况，点头道：“这叫出其不意，看似凶险，其实却
是最可行的方法。”

刚好一阵狂风刮来，货船快似奔马，滑过水面，往敌方船阵冲去。

商秀珣娇喝道：“准备火箭！”

寇仲见敌舰上人人弯弓搭箭，瞄准己船，而他们却像送进虎口的肥羊，
心中一动，不禁狂叫道：“放火烧船！”

众人听得愕然以对时，他已飞身扑下看台，提脚踢翻载有火油的 子。

驽方首先醒悟过来，忙举起另一 子，投往船头处。

子破裂，火油倾泻。

“蓬！”

烈焰熊熊而起，整个船头腾起一片火幕，并吐出大股浓烟，随着风势，往敌人船阵罩去。

梁治等这才醒觉，忙把杂物往船头抛去，增长火势，连商鹏两个老家伙，都加入这放火烧船的行动中。

战鼓声响，漫天箭雨，朝他们洒来。

寇仲振臂叫道：“弟兄们，布盾阵。”

“砰！砰！砰！”

货船左倾右侧，木屑四溅，也不知消受了多少块由敌船掷来的巨石。

众人此时全避到盾阵后，以盾牌迎挡敌箭。

“V 喇”声中，帆桅断折，整片帆朝前倾倒，压往船头的冲天大火去。

火屑漫天扬起，接着帆樯亦燃烧起来，更添火势浓烟，往敌阵卷去，情况混乱至极点。

“轰！”

浓烟烈焰中，也不知撞上对方那一艘战船，货船像疯狂的奔马般突然打了一个转，船尾又撞在另一艘敌舰处，这才继续滑进敌方船阵之中。

三名牧场战士被震得倒在甲板上，另两人则被骤箭贯胸而过，跌下江中。

江面上浓烟密布，火屑腾空，船翻人倒，景物难辨。

徐子陵却是一片平静，凭着早前的印象，控制着前半部全陷进烈焰中的火船，往下游直闯过去。

寇仲挥动井中月为商秀珣挑开由烟雾里投来的一枝钢矛后，大叫道：“船尾也着火了呢！”

商秀珣往船尾方向瞧去，果见两处火头冲天而起，人声震天。

“轰！”

整艘货船往侧倾斜，差点便沉往江底。

当货船再次回复平衡时，已冲出了敌人船阵，来到竟陵城外宽阔的江面处。

徐子陵把火船朝江岸驶去，大喝道：“准备逃生！”

“砰！”

船尾被巨石击中，木屑激溅，本已百孔千疮的货船那堪摧残，终颓然倾侧。

商秀珣一声娇叱，领头往岸上掠去，其它人那敢迟疑，同时跃离货船。

箭矢像暴雨般往他们洒来，由于凌空飞跃而致身形暴露，即使以寇仲、徐子陵、商秀珣等超卓的身手，亦只能保住自身，登时又有五名战士中箭堕江，令人不忍目睹惨况。

商鹏、商鹤两大牧场元老高手，在这个时刻终显露出他们的真功夫，与大执事梁治在空中排成一品字阵形的把商秀珣护在中心处，为她挡住所有射来的箭矢，安然落到岸上。

连同先前折损的战士，他们只剩下十一人，足踏实地后立即往竟陵城门飞掠而去。

战鼓声起，两批各约三百人的江淮军从布在城外靠江的两个营寨策马杀出，由两侧朝他们冲来。

一时蹄声震天，杀气腾空。

敌骑未到，劲箭破空射至。

若凭寇徐两人以螺旋劲发动的鸟渡术，虽不一定可超越商秀珣的提纵身法，要脱离险境却非难事。但两人均是英雄了得之辈，早已越众而出，迎往两边拥来的敌人，以免去路被敌人抄截，陷进苦战的重围中。

码头和竟陵城间，是一片广阔达数百丈的旷地。

杜伏威就在靠江的码头两侧处，设置了两座坚固的木寨，围以木栅陷坑，箭壕等防御设施，截断了竟陵城的水陆交通。

竟陵城墙上守城的军士，见他们只凭一艘又烂又破的货船，硬是闯入敌人的船阵，又能成功登岸，登时爆起一阵直冲霄汉的喝采声，令人血液沸腾。

不过虽是人人弯弓搭箭，引弩待发，但因交战处远在射程之外，故只能以呐喊助威，为他们打气，并点燃烽火，通知帅府的方泽滔赶来主持大局。

商秀珣见寇、徐两人奋身御敌，便要回头助阵，给梁治等死命阻止，一向不爱说话的商鹏大喝道：“场主若掉头回去，我们将没有一人能活着登上墙头。”

商鹤接口道：“若只由寇徐两位英雄断后，我们尚有一线生机。”

商秀珣知是实情，只好强忍热泪，继续朝城门掠去。

寇仲和徐子陵这时冒着箭雨，同时截着两股敌人的先头队伍。

寇仲首先腾空而起，井中月化作一道闪电似的黄芒，朝四、五枝朝他刺来的长矛劈砍过去。

宝刃反映着头顶的太阳洒下的光辉，更添其不可抗御的声势。

领头的七、八名江淮军，本是人人悍勇如虎豹，可是当井中月往他们疾劈而至时，不但眼睛全被井中月的厉芒所蔽，耳鼓更贯满井中月破空而来的呼啸声，再难以把握敌人的来势位置。

接着手中一轻，待发觉手中只剩下半截长矛，大骇欲退时，已纷纷溅血堕地，死时连伤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

一时人仰马翻，原来气势如虹的雄师，登时乱作一团。

后方冲来的骑士撞上前方受惊狂跃的马儿，又有多匹战马失蹄翻跌，把背上的主人抛往地上。

寇仲就像把冲来的洪水硬生生截断了般，这才抽身急退。

徐子陵那边更是精采。

他到了离敌骑丈许的距离，整个人仆往地面，然后两脚猛撑，似箭矢般笔直射进敌人阵中，两掌在瞬间拍出了十多掌。

每一掌均拍在马儿身上。

掌劲透马体而入，攻击的却是马背上的敌人，只见他所到之处，骑士无不喷血掉下马背，令敌人的先锋队伍溃不成军。

十多人掉往地上时，徐子陵一口真气已尽，骤感无以为继，忙一个倒翻离开敌阵，往已掠至城门处的商秀珣追去。

守城的乃方泽滔麾下的将领钱云，此时早命人放下吊桥，让商秀珣等越过护城河入城。

城墙上的战士见寇仲和徐子陵如此豪勇不凡，士气大振，人人呐喊助威，声震竟陵城内外，令人热血沸腾。

商秀珣首先登上墙头，恰见两人分别阻截了敌人的攻势，还杀得对方

人仰马翻。亦忘情喝采，芳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关切情怀。

这时寇仲和徐子陵已在城门外百丈许处会合，由于刚才耗力过甚，均是心跳力竭，忙齐朝城门方向逃走。

敌骑重整阵脚，又狂追而来，战马奔腾加进竟陵城头的呐喊助威声，顿使天地为之色变。

两人肩头互碰，顿时真气互补，新力又生，倏地与敌人的距离从十丈许拉远至二十丈外。

衔尾追来的江淮军在马上弯弓搭箭，十多枝劲箭像闪电般向他们背后射来。

城上的商秀珣等骇然大叫“小心”时，寇仲和徐子陵像背后长了眼睛般，往两边斜移开去，劲箭只能射在空处。

敌人还待追来，却给城墙上发射的劲箭和投出的石头击得人仰马翻，硬生生被迫得退了回去。

就是这眨眼间的功夫，两人越过数十丈的距离，登上吊桥，奔入城门，再又惹来震天的呐喊喝采。

终于抵达竟陵了。

众人立在城头，居高临下瞧着江淮军退回木寨去，才松了一口气。

江上仍冒起几股黑烟火焰，已远不及刚才的浓密猛烈，两艘战船底部朝天，另一艘亦缓缓倾侧沉没。

钱云仍未知道两人身分，只以为他们是商秀珣手下的猛将，恭敬地道：“真想不到场主忽然凤驾光临，当日闻知四大寇联手攻打牧场，敝庄主还想出兵往援，却因江淮军犯境，才被迫打消此意。”

商秀珣等听得脸脸相觑，明明是独霸山庄遣人求援，为何会有此言。

梁治皱眉道：“钱将军难道不知贵庄主派了一位叫贾良的人到我们处要求援兵吗？他还持有贵庄主画押盖印的亲笔信呢？”

钱云色变道：“竟有此事。未将从没听庄主提过，更不识有一个叫贾良的人，何况我们一向惯以飞鸽传书互通信息，何须遣人求援。”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心知肚明定是馆馆从中弄鬼。

商秀珣淡淡道：“方庄主呢？”

钱云道：“未将已遣人知会敝庄主，该快来了。”

寇仲插入道：“我们立即去拜会方庄主，请钱兄派人领路。”

钱云有点不好意思地抱拳道：“还未请教两位大名。”

商秀珣压低声音道：“他是寇仲，另一位是徐子陵，都是庄主的朋友。”

钱云脸色骤变，往后疾退两步，拔出佩剑大喝道：“原来是你们两人，庄主有令，立杀无赦！”

商秀珣等无不愕然以对。

钱云身旁十多名亲随将领中，有一半人掣出兵器，另一半人则犹豫未决。

商秀珣亦“铮”的一声拔剑在手，怒叱道：“谁敢动手，我就杀谁！”

商鹏、商鹤左右把商秀珣护着，梁治、许扬等亦纷纷取出兵器，结阵把寇仲、徐子陵护在中心处。

其它守城兵士均被这情况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

一阵震耳长笑，出自寇仲之口，登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扯到他身上去。

寇仲一手捧腹，一手搭在徐子陵的宽肩上，大声笑道：“小陵啊！真是笑死我呢！”

方庄主不知是否另有一个绰号叫糊涂虫，竟给阴癸派的妖女娼娼弄了手脚，先是断送了自己亲弟的性命，又杀了自己手下头号猛将，更给她盗得符印冒名写信布下陷阱，现在还要视友为敌，硬要杀死我们两大好人，你说是否好笑呢？”

钱云本已难看的脸色变得一阵红，又一阵白，双目厉芒闪动，暴喝道：“竟敢诬捏娼娼夫人……我……”

商秀珣长剑指向他的胸膛，截断他的话娇叱道：“闭嘴！现今杜伏威枕军城外，内则有妖女当道，你这糊涂虫不但不晓得忠言谏主，还要先来个和我们自相残杀。哼！若我们拂袖而去，看你们如何收场。”

寇仲移到商秀珣娇背之后，从她肩旁探头出去笑道：“钱将军不是也迷上那阴癸派的妖女吧！”

钱云无言以对时，他身后的人中走出一个年约六十的老将，肃容道：“寇爷口口声声说娼娼夫人乃阴癸派的妖女，不知有何凭据呢？”

徐子陵从容道：“只要让我们与娼娼对质，自可真相大白，钱将军不是连这亦办不到吧！”

梁治冷笑道：“若妄动干戈，徒令亲者痛仇者快，钱将军好该三思这是否智者所为。”

钱云左右人等，大多点头表示赞同。

城外远方号角声仍在此起彼落，更添危机的感觉。

钱云颓然垂下长剑，叹道：“既有场主为他两人出头，小将亦难以作主，惟有待庄主定夺好了。”

他正要使人再催方泽滔时，商秀珣不悦道：“钱云你何时变得如此畏首畏尾？且睁开你的眼睛往城外瞧瞧，竟陵城破在即，仍不懂当机立断。立即给我滚到一旁，我要亲手把那妖女宰掉。”

寇仲振臂大叫道：“若非因那妖女，竟陵怎会落到这等风雨飘摇的境况，竟陵存亡，决于尔等一念之闲。”

那老将断然跨前一步，躬身道：“各位请随老夫走吧！”

钱云大怒道：“冯歌你……你作反了……”

钱云尚未有机会把话说完，一刀两剑，抵在他背脊处，腰斩了他的说话。

商鹏由侧闪至，一指戳在他颈侧要穴，钱云应指倒地。

商秀珣不理钱云，率先往下城的石阶走去，众人慌忙随去。

第二章 妖女逞威

二十多骑在冯歌领路下，沿着大街朝城心的独霸山庄驰去。

街上一片萧条，店铺大多停止营业，间有行人，亦是匆匆而过。一派城破在即，人心惶惶的末日景象。

寇仲快马加鞭，与冯歌并排而驰，赞道：“冯老确是了得，能当机立断，否则大家自己人先来一场火并，多么不值哩！”

冯歌毫无得色，神情凝重的道：“自第一天老夫见到馆馆夫人，便感到她是条祸根。

试问那有一种点穴手法能令人内息全消，长眠不醒的。今趟她忽然像个没事人的被庄主带回来，又诬指寇爷和徐爷对她意图不轨，事情更是可疑。只恨忠言逆耳，没有人肯听老夫的话。”

寇仲点头道：“这叫众人皆醉，惟冯老独醒。我还有一事请教，只不知我的四位同伴情况如何呢？”

冯歌答道：“听说当时庄主信了那妖女的话后，勃然大怒，立即与寇爷的四位兄弟画清界线，分道扬镳，之后就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了。”

寇仲一声“多谢”，堕后少许，把事情告诉了徐子陵。

另一边的商秀珣道：“你们打算怎样对付那妖女。若她来个一概不认，我们能拿她怎样呢？”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文的不成便来武的，难道她肯任我们把她干掉吗？”

商秀珣欣然道：“阴癸派的所作所为，人神共愤，今趟若能把这妖女消灭，对天下有利无害，所以下手绝不须容情。”

梁治等轰然应诺。

此时冯歌一马当先冲入大门，把门者认得是他，不敢拦阻，任各人长驱直进。这支由飞马牧场精锐，竟陵将领和寇徐二人组成的联军，驰到主府前的台阶处甩蹬下马，浩浩荡荡的拥上石阶，朝府门冲去。

十多名卫士从府门迎出，守在台阶顶上，带头的年青将领暴喝道：“未得庄主之命，强闯府门者死，你们还不退下。”

冯歌反喝道：“飞马牧场商场主千辛万苦率众来援，庄主在情在理亦该立即亲自欢迎，共商大事。现在不但屡催不应，还闭门拒纳，这是庄主主意，还是你马群自作主张呢？”

马群大怒道：“冯歌你莫要恃老卖老，庄主既把护卫山庄之责交给我马群，我便要执行庄主的严命。你们若要求见庄主，就好好的给我留在这里，再由我报告庄主，看他如何决定。否则休怪我不念同僚之情。”

冯歌后面的寇仲忍不住问身旁的另一竟陵将领道：“这小子是什么人？”

那将领不屑道：“他算什么东西，若非因馆馆夫人欣赏他，何时能轮到他坐上府领的位置。”

两人说话时，商秀珣排众而出，娇叱道：“即使方庄主见到我商秀珣，亦要恭恭敬敬，那里轮到你这狗奴才狂妄说话，滚开！”

马群见自己背后再拥出十多名手下，登时胆气大壮。反而把守外门的卫士却远远站着，一副袖手旁观的神态。可知方泽滔沉迷馆馆一事，早令不少人生出反感。何况竟陵城内无人不知他们与飞马牧场的关系。这时目睹马群目中无人的嚣张神态，心中不生出恶感才是怪事。

马群横刀而立，大喝道：“我马群奉庄主之命把守庄门，谁敢叫我滚开？”

商秀珣负手油然道：“人！给我把他拿下，押到方庄主跟前再作处置。”

马群尚未有机会说话，商鹏、商鹤两大牧场元老高手闪电掠出，两对枯瘦的手掌幻出千变万化的掌影，把马群罩于其中。

狂 骤起，马群就像站在暴风平静的风眼里，半点都感受不到风暴的威力，而他的手下却给惊人的掌劲扫得东歪西倒，踉跄跌退。

寇仲和徐子陵也为之动容，其它不知两老虚实的人更不用说了。

那想得到横看竖看都像一对老糊涂的老家伙，手底下的功夫如此厉害。

而且他们显然精通一套奇异的联手搏击之术，令他们合起来时威力倍增。其实就凭他们个别修炼得来的功夫，比起李子通、宇文智及那些级数的高手亦是不遑多让。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暗呼侥幸，倘若当日和商秀珣闹翻了，纵能离开怕亦要付出若干代价。现在自然是精神大振，因为更有收拾馆馆的把握。

“砰！砰！”

马群左右劈出的两刀连他自己都不知劈在什么地方去时，身上早中了两掌，倒在地上。

冯歌等竟陵诸将却是看得心中难过，皆因马群丢足了他们的面子。

此时两老再不理马群，扑入卫士阵中，有似虎入羊群般打得众卫士兵器脱手，前仰后翻。

在寇仲和徐子陵左右伴护下，商秀珣傲然负手，悠闲地跨进府门。

宽敞的主厅空无一人。

冯歌叫道：“随我来！”领头穿过后门，踏上通往后院的回廊。

迎面而来的两名婢女见他们来势 / / ，吓得花容失色，瑟缩一旁，只懂颤抖。冯歌指住其中一婢问道：“庄主在那里？”

婢子俏脸刹白，软倒地上，颤声道：“在……在怡情园里。”

另一将领问道：“馆馆夫人呢？”

婢子答道：“也在那里！”

众人精神大振，空群而去。

经过了数重屋宇，放倒了十多名府卫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幽美的大花园中。

箏音隐隐从一片竹林后传来，抑扬顿挫中，说不尽的缠绵悱恻，令人魂销意软，众人的杀气亦不由得减了数分。

寇仲凑到商秀珣耳旁道：“待会场主缠着方泽滔，由我和小陵对付那妖女，其他人则守在四方，防止她逃走。”

商秀珣秀眉扬起，沉声道：“那有这样分派的，到时见机行事吧！”

说话时，众人掠过竹林间的小径，跟前豁然开朗，又是另一个幽深雅静的大花园。

园内不见婢仆府卫，惟只园心的一座小亭里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自是方泽滔，只见他闭上双目，完全沉醉在箏音的天地中，对此之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

女的背对他们，双手抚箏，只是那无限优美的背影已足可扣动任何人的心弦。纵使她化了灰烬，寇仲和徐子陵都认得她是馆馆。

她的箏音比之石青璇的箫音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道。

后者总有一种似近实远，遗世独立的味道。

但媼媼却予人缠绵不舍，无以排遣的伤感；愈听愈难舍割，心头像给千斤重石压着，令人要仰天长叫，才能渲泄一二。

“铮！”

寇仲拔出了他的井中月。

离鞘的鸣响，把方泽滔惊醒过来。

方泽滔双目猛睁时，除商秀珣、冯歌、商鹏、商鹤和寇徐六人外，其它人已鱼网般撒开，把小亭团团围着。

“铮，铮，铮！”

古筝传出几响充满杀伐味道的强音后，倏然收止。

方泽滔“霍”地立起，环视众人，脸现怒容。

商秀珣冷笑道：“战士在外抛头颅，洒热血，庄主却在这里安享温柔，乐而忘返，不觉心中有愧吗？”

众人眼中无不露出鄙夷之色。

方泽滔老脸一红，不悦道：“竟陵的事，我自有主张，不用场主来教训我。”媼媼静如止水的安坐亭内，似对众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令人莫测高深。

寇仲哈哈一笑道：“该说庄主怎么还会有脸见我们才对。想你只凭阴癸派媼妖女的片面之词，便和我两兄弟割断情义。更不管外间风雨，只知和媼妖女调筝作乐，学足杨广那昏君的作为，似这般所为还敢说不劳别人教训呢？”

方泽滔厉声道：“媼媼性情温婉，又不懂武功，怎会是阴癸派的妖女，你两个干了坏事，仍要含血喷人。”

冯歌沉声道：“若媼媼夫人乃平常女子，怎能于这剑拔刀扬的时刻，仍镇定得像个没事人似的。庄主精明一世，何会糊涂至此？”

方泽滔双目闪过杀机，手握剑柄，铁青着脸道：“冯歌你是否要造反哩？”

另一将领道：“我们只是不想陪你一起死了也落得做只糊涂鬼而已！”

商秀珣娇叱道：“方泽滔你若仍沉迷不返，休怪我商秀珣剑下无情。”

徐子陵淡淡道：“方庄主何不问尊夫人一声，看她如何答你。”

方泽滔呆了一呆，瞧往媼媼，眼神立变得无比温柔，轻轻道：“他们是冤枉你的，对吗？”

众人都看得心中暗叹。

媼媼轻摇臻首，柔声道：“不！他们并没有冤枉我，庄主确是条糊涂虫！”

方泽滔雄躯剧震，像是不能相信所听到她吐出来的说话而致呆若木鸡时，异变已起。

“铮！”

古筝上其中一条弦线突然崩断，然后像一条毒蛇般弹起，闪电间贯进了方泽滔胸膛去，再由背后钻了出来。

方泽滔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狂叫，往后疾退，“砰”的一声撞在亭栏处，仰身翻跌亭外的草地上，脸上血色尽退，鲜血随弦线射出，点点滴滴地洒在亭栏与地上，可怖之极。

众人均看得头皮发麻，如此厉害得令人防不胜防的魔功，还是初次得见，一时间竟没有人敢扑上去跟她动手。

众人中自以商秀珣、寇仲、徐子陵、商鹏、商鹤和梁治六人的武功最高明，但他们亦自问难以先运功震断箏弦，再从心所欲地以弦线贯胸伤人至死。

方泽滔一手捧胸，另一手指着仍安坐亭上的娼娼骇然道：“你……你……你好！”

娼娼柔声道：“我从没有迫你欢喜我，更没迫你去杀任何人，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能怪得谁呢？”

方泽滔气得猛喷鲜血，眼中射出悔恨莫及的神色，仰后翻倒，横死当场。

娼娼缓缓站起来，左手挽起乌亮的秀发，右手不知何时多了个梳子，无限温柔地梳理起来。说不尽的软柔乏力，顾影自怜。

众人都全神戒备，呼吸摒止。

寇仲踏前一步，超越了商秀珣，井中月遥指娼娼，登时生起一股螺旋劲气，朝这千娇百媚的魔女冲去。

娼娼恰于此时像发自主然的别转娇躯，变得面向商秀珣这一组人，并且带起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奇异气旋，竟像一下子吸干了寇仲的真劲。

寇仲尚是首次遇上如此怪异的武功，难过得差点要狂吐鲜血，尤其是那种令他的真劲无处着力的感觉，更令他锐气全消，骇然退了一步。

众人无不色变。

娼娼的目光落到商秀珣的脸上，眼睛立时亮了起来。

徐子陵知道寇仲吃了暗亏，猛地踏前一步，隔空一拳往娼娼击去。

空气立即灼热起来，杀气漫空。

娼娼放下秀发，轻摇臻首，秀发扬起。

围着她的众人都生出要向前倾跌的可怕感觉。更有点觉得娼娼立身处似变成一个无底深洞，若掉进去的话，休想能有命再爬出来。

如此厉害的魔功，众人连在梦中也没有想过。

身在局中的徐子陵只觉击出的劲气有如石沉大海，一去无回，但又不能影响敌人分毫，骇然下亦学寇仲般退了一步。

娼娼讶然瞧着徐子陵，皱眉道：“想不到你两个竟因祸得福，功力大进，否则这一下已足可教你受到内伤了！”

众人来时，本下定决心，见到娼娼立即痛下杀手。可是现在娼娼俏立眼前，连一向心高气傲的商秀珣亦不敢轻举妄动。

寇仲深吸一口气，微笑道：“娼妖女你既不能令我们受伤，那是否表示你已恶贯满盈，命该一死呢？”

娼娼美得可令任何人屏息的俏脸飘出一丝笑意，旋又被伤感的神色替代了，幽幽叹道：“你们两人能得脱大难，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永远都不要给我找到，但现在偏要送上门来，我纵有惜材之意，奈何曾对人许下诺言，只好狠心取尔二人之命了。”

商秀珣那还忍耐得住，娇叱道：“动手！”

剑化千百点寒芒，闪电前移，带起漫天剑气，往娼娼卷去。

其它人同时发动，一时刀光剑影，全向核心处的娼娼狂攻过去。

娼娼美目凄迷，似丝毫不觉身在险境中，而众人眼前一花，她已来到两名竟陵将领中间，他们的兵器竟半点拦截的作用都起不了。

高手如商秀珣、寇仲和徐子陵，却清楚看到她是仗着鬼魅般飘忽难测

的绝世身法，穿行于兵器的间隙中，同时心叫不好。

“呀！”

两名竟陵将领往横抛跌，印堂处分别嵌着半截梳子。

众人连她用什么手法杀人都弄不清楚。

徐子陵看得义愤填膺，腾身穿亭而出，飞临馆馆头上，双掌下按。

吴言的刀，梁治的剑，另一飞马牧场战士的长矛，同时向她的后背、前胸和腰肋攻去。

眼看她难逃大难，她却急旋了一圈，衣袂飘扬，纤指往上点去。

刀、剑、矛全给她奇异的魔功带得滑往一旁，刺劈在空虚处。

徐子陵则掌化为指，与馆馆指尖交触。

螺旋热劲狂钻而下。

馆馆浑身一震，仰脸朝徐子陵瞧来，神色幽怨迷人，檀口微张，吐出一股劲气。

徐子陵的惊人旋劲刚钻入馆馆的肩井穴，便化为乌有，再不能对她的经脉生出任何破坏作用。

而最要命的是对方指尖射出两道似无还有魔幻似的怪劲，刺入自己的经脉去，怪劲到处，经脉欲裂，难受得一对手臂立时麻木不仁，不要说反击，一时连化解都不知何着手。

他的苦况尚不止此，馆馆张口吐出那股劲气，到了他面门尺许处竟没有可能地一分为二，左右刺向他双目，若给击中，不变成瞎子才是奇事。

在如此恶劣危急的情况下，徐子陵心头仍是静若井中水月，嘴角逸出一丝洒脱不群又孤傲无比的冷笑，右足涌泉穴生出一股完全出自天然的火热，以电光石火的速度走遍全身，刹那之间再长新劲，不但解去了手臂的僵麻和痛苦，还飞退半空，堪堪避过眼盲之祸，只喷出小半口鲜血。

馆馆虽占尽上风，但心中的震骇却绝不亚于徐子陵。

她的天魔功已到了收发由心的境界，可刚可柔，千变万化。除了恩师阴后祝玉妍外，古往今来阴癸派虽能人辈出，但从没有人在她这样年纪修至这种境界。

兼之因先前的接触，大致已把握到寇、徐两人来自《《长生诀》》的奇异真气，不但使她功力更为精进，更令她有把握一举击杀徐子陵。

岂知天魔真气甫戳进徐子陵的双臂，便给他的螺旋劲硬生生抵着，过不了肩井穴，使她要直攻其心脉的大计好梦成空。才迫得她不惜损耗真元，吐气刺戳徐子陵双目，那知徐子陵竟能及时避开，她怎能不大吃一惊。

此时吴言等三人已抽身后撤，黄芒电闪，寇仲的井中月却当头劈到，掀起的螺旋劲气，刮得她全身衣衫猎猎作响。

以馆馆之能，虽自问能挡开寇仲这全力的一刀，但仍没有把握应付商秀珣、商鹏、商鹤和梁治四人接踵而来的联手攻击。

这时她脑海中仍盘旋着徐子陵刚才冷笑的动人印象，猛提天魔功，往后朝吴言疾退过去。

双袖扬起。

“蓬！”

寇仲目射奇光，一刀劈在馆馆交叉架起的双袖处。但觉对方双袖似实还虚，使他不但无法着力催劲，还感到有一股吸啜拖拉的怪劲，令他觉得若继续强攻，便会掉进一个不可测知的险境里。

以寇仲过人的胆包，亦不敢冒进，骇然抽刀后退，狼狈之极。

此时商秀珣等四人从四方八面攻至。

商鹏、商鹤两大元老高手联手攻向馆馆右侧，四手撮掌成刀，便如一个长有四条手臂的人，水银泻地般向她发动强大无比的攻势。

商秀珣则从后退的寇仲身旁窜出，宝刃织起一片剑网，从正面往馆馆罩去，剑气嗤嗤，不比寇仲刚才那一刀逊色。

梁治的剑却从另一侧于重整阵脚后攻至，似拙实巧，沉雄中见轻逸，吞吐不定的封闭了她这方面的退路。

馆馆的粉背此时离后撤的吴言只有半丈许的距离，蓦地增速。

吴言还以为有机可乘，反退为进，全力一刀往她后脑疾劈，眼看劈中，只见馆馆迅速无伦地晃了一下，刀子劈在她芳肩上。

吴言正心中大喜，骇然发觉刀子全无劈上实物的感觉，还滑往肩膀之外，魂飞魄散间，鼻里香气满溢，这具有绝世姿容的魔女已撞入他怀内。

商秀珣等大叫不好时，骨折肉裂的声音骤响不绝，吴言眼耳口鼻同时溢出鲜血，当场毙命。

馆馆一个旋身，避开三方而来的攻击，转到吴言的尸身之后，背贴尚未倒地的吴言，两袖疾挥。

一位牧场战士和另一竟陵将领，同时应袖抛跌，兵器离手，鲜血猛喷，生机被夺。

馆馆顶着吴言的尸身往后急退，来到了锐气已竭的商秀珣四人之间，运劲震得尸身往商秀珣飞去，还夹着两袖左右挥击。

接战至此，虽只是眨几眼的功夫，但已给她杀掉五人，可知她厉害至何等惊世骇俗的地步。

商秀珣虽恨得要命，但亦知吴言尸身深蕴着她的天魔真劲，又不想损毁手下尸身，无奈下收剑横移。

“蓬！蓬！”

劲气交击。

梁治被她拂得打着转横跌开去，撞入正要冲上来的冯歌的老怀内去。

冯歌惨哼一声，栽倒地上，竟爬不起来。

馆馆这看似简单的一拂，暗含天魔妙劲，先把梁治的刀劲吸得一滴不净，再反而以其劲气还诸梁治，并暗藏旋劲，假若梁治没碰上冯歌，多少也要受点内伤，现在却是把劲气转嫁到冯歌身上。

冯歌那想得到馆馆有此妙着，登时领招伤倒地上。

围攻馆馆的由二十四人骤减到十八人，五死一伤，可是仍未有人能伤馆馆半根毫毛。

馆馆拂向商鹏、商鹤的一袖，更使人叹为观止。她尚未触及对方的两手掌时，忽地化为漫空袖影，虚实难分。

两老的劲风有如投石入海，只能带起一个小涟漪，然后四手一紧，竟是给她的衣袖缠个结实，扯得两老撞作一团。

仍在空中的徐子陵看得最是清楚，目睹馆馆衣袖忽地长了半丈，原来是自她衣袖里飞出一条白丝带，先穿行于两老四掌之间，再收紧时，已将他们两对手缚在一起。

徐子陵心知不妙，再度加速凌空下扑。

馆馆仰起美绝人寰的俏脸，似嗔非嗔地横了他一眼，接着横移开去，

拖得两老踉跄急跌，全无反击之力。

商秀珣娇叱一声，提剑扑上抢救，蓦地发觉两老被馆馆以丝带遥控着向自己撞来，吓得骇然后移。

“砰！砰！”

骆方和另一牧场战士的兵刃同时被馆馆拂中，喷血倒地，再无反击能力。

寇仲亦知不好，游鱼般晃了几下，闪到馆馆后侧，横刀挥斩她腰肢。

一道接一道的天魔真劲，透过丝带攻往两老，硬生生冲击得他们一口口鲜血喷出来，人又像傀儡般身不由己，横移直撞，全由馆馆作主，情景凄厉至极，令人不忍卒睹。

“呀！”

一名牧场战士走避不及，给两老撞得飞跌寻丈，命丧当场。

许扬此时从左侧攻向馆馆，勉强以烟杆挡着她的香袖，底下给她飞起一脚踢在小腹处，登时抛跌开去。

幸好寇仲井中月劈至，迫得馆馆要留下余力应付，否则此脚包可要了许扬的老命。

丝带像有生命的毒蛇般甩开两老，倒卷而回，拂在寇仲的井中月上。

“霍！”的一声，井中月往外荡开。

商鹏、商鹤两大元老高手喷出了他们最后一口鲜血，随丝带甩脱，抛往两旁，又撞得另两个想攻上来的竟陵将领和牧场战士伤跌地上。

丝带绕空转了一圈，朝寇仲颈项缠来。

寇仲自出道以来，历经大小数百战，从未想过有人的武功能如馆馆的出神入化，变幻莫测。

难怪当日鲁妙子说若他们现在遇上祝玉妍，只有送死的份儿。

事实上天魔功最厉害处，就是能随心所欲，在任何情况下也能伤人，教人防不胜防。

试问若完全不知道她的招数变化，如何定得进攻退守的方法。

商鹏、商鹤既精于联击之术，本身又是不可多得的高手，可是只一个照面便因摸不清她的手段，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被她以精妙绝伦的手法一举束缚四手，致完全发挥不出功力，挨打致死。

此念既生，寇仲狂喝一声，旋身避过往他颈项缠来的丝带，大叫“小陵”时连续劈了三刀。

每一刀均劈在空处。

这实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徐子陵能及时赶至，在自己限制了馆馆活动的空间时，由徐子陵予她致命的一击。

商秀珣见两老惨死，她亦是了得，猛提一口真气，把激荡波动的情绪完全压了下去，电掣而前，就在此刻，寇仲刚劈出了他妙至毫巅的第三刀，一直迅如鬼魅变幻，令人把握不到她位置的馆馆，忽地窒了一窒。商秀珣那还不知机，宝刃化巧为拙，挑往她像毒龙翻滚，似要往寇仲拂去的丝带一端处。

徐子陵这时刚飞临馆馆的上空，不用寇仲呼叫提醒，也知此乃千载一时的良机，双掌全力下击，螺旋劲发。

直到刚才一刻，馆馆均能操控全局，利用各人强弱参差，巧妙地逐一击破，可是当寇仲劈出了这悟自“奕剑大师”傅采林奕剑之术的三刀后，馆

馆首次发现她再不能像先前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这时亭旁的战场中，众人或死或伤，又或根本接近不了馆馆，只余下武功最高强的寇仲、徐子陵和商秀珣三人，仍有反击之力。

馆馆乃狡猾多智的人，否则怎能成为祝玉妍的嫡传爱徒，故意以最狠辣的手法击毙方泽滔，再采雷霆手段，逐一击杀诸人，那时竟陵和飞马牧场便垂手可得。但寇仲这出乎她意想之外的三刀，却使她首次真正陷入被围攻的劣势中。

寇仲第一刀劈在她身后，形成一股螺旋刚劲，断了她后路。

第二和第三刀，分别劈在她前方和右侧，完全把这两方封闭了。

假若她是和寇仲单打独斗，此刻只要以天魔功里的“吸纳法”，便可把三股旋劲据为己有，趁着寇仲提气当儿，要杀他有如探囊取物般轻而易举。

如要退避，也可往左移开，又或腾身而起。可是现在这两个方向都分别给商秀珣和徐子陵封挡了。余下只有凭真功夫硬拚一途。

于此可见寇仲的眼力和手段是多么高明。

馆馆秀眸射出前所未有的异芒，两把短刃从袖内滑到掌心处，幻起两道激芒，分别迎向商秀珣和徐子陵。

她终于使出了压箱底的本领。

这对长只尺二的短刃，名为“天魔双斩”，乃阴癸派镇派三宝之一，专破内家真气，能令天魔功更是如虎添翼，威势难挡。

此时寇仲的气劲以比馆馆猜想中的速度快了一线回复过来，黄芒闪打，拦腰斩至。

三方面来的压力，换了别的人，保证要立即身首分家。

可惜却是遇上了精通邪教无上奇技“天魔功”的馆馆。

天魔功在刹那间提升至极限，以馆馆为中心的方圆一丈之内，像忽然凹陷下去成了一个无底深潭。

这变化在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纯粹是一种气劲的形成。

阴寒之气紧锁三人。

“叮！”

接着是一连串剑刃交击的鸣响，可比拟骤雨打在芭蕉叶上的急剧和疾快。

商秀珣首先与馆馆正面交锋。

她使出了商家传下来最凌厉的独门剑法，每刺一剑，都绽出一个剑花，飘忽无定，却全是进手拚命的招数，务要使馆馆应接不暇，制造寇徐两人扑杀馆馆的机会。

若让馆馆活着，以后必睡难安寝。

馆馆一直避免与商秀珣正面交锋，就是知她剑法凌厉，擅于缠战。不过既无可再避，惟有施出祝玉妍自创的“搜心剑法”，迅速无伦的刺出了十多剑，每一剑都刺在商秀珣振起的剑花的花心处。

剑气交击。

商秀珣感到对手每趟击中己剑，均有一道像至寒至毒的真气随剑破进她的经脉里，使她应付起来极为吃力。

最骇人是无论自己招式如何变化，馆馆都像能洞悉先机似的早一步等待自己送上去给她刺个正着。

攻到第十二剑时，馆馆已突破了她的护身真气，此时徐子陵双掌到了。

“叮叮叮叮！”

徐子陵双掌像鲜花般盛开，右手五指以奇奥无比的方式运动着，或曲弹、或挥扫，总能挡格馆馆往他疾刺而来的天魔刃。

左手则一拳重击馆馆正攻向商秀珣的左臂。

寇仲的井中月也和徐子陵配合得天衣无缝地拦腰劈至。

际此生死关头，馆馆一对能勾魂摄魄的艳眸亮起蓝澄澄的奇异光芒，倏地收回攻向商秀珣的天魔邪劲。

商秀珣本自忖重伤难免，见对方竟然鸣金收兵，猛运真气，把残余经脉内的天魔劲气悉数迫出体外，同时剑芒暴张，旺风般往馆馆卷去。

三大高手，在占尽上风下全力出手。

即管换了宁道奇来，怕亦要应付得非常吃力，动辄落败身亡。

全凭寇仲的三刀，把整个战局扭转过来。

其它人只能眼睁睁的旁观着情况的发展，谁都没有能力插手其中。

就在这使人呼吸顿止的时刻，馆馆整个人似是缩小了，然后再暴张开去。

馆馆先收起四肢，蜷缩作一团，延长了敌人攻击及身的少许时间，然后雪白的长袍像被充了气劲般离体扩张，迎上三人凌厉的攻势，她身上只剩下白色的亵衣，玉臂粉腿，全暴露在众人眼下，曼妙的线条，美得教人屏息。

“蓬！蓬！蓬！”

商秀珣的宝剑，徐子陵的拳掌，寇仲的井中月，只能击在她金蝉脱壳般卸出来的白袍上。

“砰！”

白袍在三股气劲夹击下，化成碎粉。

三人同时被白袍蕴含的强大天魔功震得往外跌退。

馆馆“哗”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转青，像一片云般贴地平飞，刹时间到了墙头处。

明月高挂天上。

她完美无瑕的半裸娇躯俏立墙头，回眸微笑道：“七天后当妾身复原时，就是寇兄和徐兄命丧之日了。”

倏地消失不见。

众人脸面相觑，无言以对。

一名战士此时奔进园里，见到死伤遍地的骇人情景，双腿一软，跪倒地上。

冯歌勉强挣扎坐起，哑声叫道：“什么事？”

战士扬起手中的信函，颤声道：“牧场来的飞鸽传书，四大寇二度攻打牧场，配合江淮军向竟陵攻击。”

众人无不色变。

梁治抢前接过传书，递给商秀珣。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心中想的是假若牧场大军不能来援，竟陵的将领又死的死伤的伤，这场仗还能打吗？

商秀珣看罢传书，递往梁治，断然道：“我们立即回去，你两人去向如何？”最后一句，当然是对寇徐两人说的话。

寇仲目光落到商鹏商鹤的尸身上，叹了一口气道：“我真的不知道，小陵你呢？”

冯歌惨然道：“你们绝不能走，竟陵的存亡，全赖你们了！”

第三章 蜀中无将

战鼓震天。

晨曦的曙光照耀在竟陵城头时，江淮军便从四方八面发动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喊杀震天。不但截断护城河的源头，还以沙石填平了主城门外的一大截护城河。

寇仲、徐子陵和负伤的冯歌登上城楼时，只见敌人大军缓缓注到城墙和汉水间的平原中，书有“杜”字的大旗在中军处随风飘扬，军容鼎盛，威势迫人。

当矢石劲箭像雨点般投下，粉碎了江淮军的另一次攻势后，敌人正重整阵脚。寇仲和徐子陵头脑发胀的瞧着布在城外由三万人组成的庞大兵阵，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虽是智计过人，但面对这种千军万马，对垒沙场的局面，却是不知该如何应付。

冯歌在两人间颓然坐下。

若非经两人出手替他疗伤，他恐怕仍要躺在床上。但现在还是气虚力怯，只是勉强支持，俾能在参酌权宜下把指挥权交到两人手中。

七名守城将领来到三人身旁，均是满脸疑虑。

这批将官是独霸山庄次一级的头目，无论经验实力，均逊于命丧于刚才与媿媿血战的将领。可是现在蜀中无大将，廖化亦要拿来充数。等如在一般情况下，怎轮得到寇仲和徐子陵来作守护竟陵的总指挥。

四周全是冯歌的亲信亲兵，以免秘密外泄。

冯歌沉声对七人道：“你们听到现在我要说的话时，绝不许大惊小叫，以免惊动军心，明白了吗？”

众将点头应是。

冯歌本身原是竟陵城的隋朝将官，德高望重，颇得人心，此时亦惟他能镇压大局。

冯歌腰板勉强挺直，轻描淡写道：“庄主已被阴癸妖女媿媿杀了。”

众将登时色变。

冯歌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后，手掌翻开，露出从方泽滔尸身处解下的军符，正容道：“庄主临危授命，由老夫主掌山庄，但际此两军相对的时刻，庄主的噩耗，绝不可泄出，否则军心难稳。”

众将悲愤交集，又是无可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暗忖，方泽滔之死，首先已动摇了这七名将官的心。

冯歌勉强振起精神，道：“由于我也受了点伤，所以难以亲自主持这关系到竟陵存亡的一战，只能从旁策划，有关一切攻守事宜，全由寇兄弟和徐兄弟负责，他们的命令，便如老夫亲发，违令者斩，明白了吗？”

众将都已心乱如麻，六神无主，又知两人智计超群，神勇盖世，无不点头答应。

有人问道：“钱将军方面如何发落呢？”

钱云本是冯歌的顶头上司，但若论材能德望，均在冯歌之下。

冯歌眼中闪过杀机，淡淡道：“这事我自会处置，你们立即返回岗位，等候命令！”

众将领命去了。

冯歌脸色由青转黑，骇得两人忙推动真气相助，片刻他才回复过来，但比之刚才更为虚弱。

一阵晨风吹来，冯歌打了个寒颤，吓得两人忙把他搀进城楼去。

冯歌把一名叫冯汉的将校召进楼内，此人是冯歌的亲侄，可以信任。挥退其它手下后，又着冯汉关上木门，才对寇徐两人叹了一口气道：“只要庄主噩耗传出，整个竟陵将会乱成一团，人人争相逃命，竟陵将不攻自破，两位可有良法。”

寇仲沉声问道：“竟陵究竟有多少可用之兵？”

冯汉代答道：“山庄本身兵力达三万之众，若加上临时编整入伍的壮丁，足有五万人。”

徐子陵奇道：“那岂非比城外的江淮军还多出两万人。”

冯歌辛苦地咽了一口气，道：“刚才所见，只是江淮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尚有数支队伍，在攻打其它城门，合起来兵力达七至八万之多，且他们的士卒无论训练、武器和经验各方面，都优于我们。”

冯汉接口道：“我们山庄部队共分七军，以庄主的亲卫部队人数最多，兵力在八千人间，其它每军各四千人，大叔和我各领一军，其它领军的都给那妖女宰了，必须重新委任才成。”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头大如斗，面对的是于群雄争霸中纵横无敌的杜伏威，而已方则人心惶惶，乱成一团，此仗不用打已输了。

冯汉叹道：“若大叔没有受伤，尚可稳定全局，跟敌人打上几场硬仗，但现在嘛？唉……”

冯歌待要说话，忽然强烈咳嗽起来，喷出点点鲜血，触目惊心。

寇仲和徐子陵忙助他行气运血，岂知他两眼一翻，就那么昏倒椅内。

三人你眼望我眼，都乱了手脚。

好一会后，寇仲断然道：“冯兄你立即持此军符出去，任命各军将领，然后再回这里共商对策，冯老交由我们照顾好了。”

冯汉欲言又止，最后仍是依命去了。

寇仲为躺在椅内的冯歌把脉后，放下他的手，松了一口气道：“他已能自行运气，这情况昏迷就要比清醒少受点苦。唉！那妖女真厉害，说不定连宁道奇都杀不了她。”

徐子陵侧然道：“他们死得真惨。”

寇仲默然片晌，细听从城楼外传来的马嘶战鼓之声，低声道：“不知飞马牧场的人能否安然离开呢？”

徐子陵移到狭长的垛孔处，往外窥探，背对着他道：“理该没有问题。因杜老爹故意留出缺口，好迫竟陵城民由那个方向逃生，正好方便了他们。哼！除非老爹亲自出手，否则以商场主和梁治的功夫，应可安全护送骆方和

许扬离去。唉！”

寇仲来到他身旁，从另一放箭的垛孔往外瞧去，见到江淮军仍在遣军布阵，心中泛起无能为力的感觉，苦笑道：“不知是否以前我们太过顺景呢，所以今天得到了泰极否来的报应，现在我痛苦得想自杀，甚至有点憎恨自己的无能。”

徐子陵默然半晌，忽地哈哈一笑道：“你想知道原因吗？”

寇仲愕然道：“你指的是那方面呢。”

徐子陵淡然道：“我指的是你的失去信心。皆因是从没有想过这世上竟有像馆馆那么狠毒厉害和狡猾的对手，眼白白瞧着她杀掉我们的战友，偏又毫无办法去阻止，于是连自己都恨起来，深怨自己的无能。假设你不能回复斗志，我们休想有命离开这里。”

寇仲苦笑道：“你有斗志吗？”

徐子陵虎目电芒一闪，点头道：“当然有！大不了不过一死。还记得白老夫子教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吗’？”

寇仲立时挺起胸膛，肃然听着。

徐子陵神光电闪的眼睛往他瞧来，续道：“现在我们正在生命的转折点上。试用你仲少的大脑袋想想，我们刚与天下第一妖女真刀真枪打了一场硬仗……”

接着指着垛孔外漫山遍野的江淮军道：“而外面则是有机会统一天下的老爹杜伏威，我们能与这些睥睨天下的高手对抗，再非以前的市井流氓，又或一般江湖低手了。”

寇仲立时大眼放光，精神抖擞道：“哈！我明白了，就以刚才馆馆不但杀不了我们，还落得负伤逃走，我们已是很了不起。不过以人多胜人少，亦非那么光采。”

徐子陵摇头道：“争霸天下，那同江湖争斗。岂有什么公平可言！还要千方百计制造不公平的形势呢。馆馆是自幼受训，又有明师指点。而我们则是半途出家，还要盲目摸索，这便是不公平之极。现在我们要争取的是时间，在馆馆杀我们前把她杀掉，明白吗？”

寇仲一声“明白”，旋又有些儿泄气的道：“无论我们多么有信心，但现在摆明是敌强我弱之局，只要方泽滔的死讯漏了出去，竟陵便不攻自溃。唉！你教我怎么办呢。”

徐子陵皱眉道：“你定要改掉这容易兴奋，又容易沮丧的缺点，才有望能成就大事。”

男儿身处乱世，大不了就是战死沙场，马革里尸，还有什么令人害怕的。”寇仲沉默不语，但一对虎目却逐渐亮起来。

徐子陵伸手抓着他肩头道：“在战场上，虽千万人冲锋陷阵，但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死亡更是无比的孤独！想想那种在千万人中独自奋身厮杀里的寂寥感觉，你便不会再为外面千军万马的场面所惑。仲少你不是要争霸天下吗？眼前的城外便有块试金石，我为的是竟陵无辜的子民，你为的却是要铺出争霸的路途。”

寇仲哈哈一笑道：“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每句话都像暮鼓晨钟般直敲进我的心坎里。”

不过我对竟陵子民的怜悯心和你并无二致。”

此时冯汉旋风般冲进来，叫道：“不好！钱云被他的手下救走了，庄主的死讯随时会泄漏。”

寇仲完全回复了往昔的决断和自信，冷然道：“你的委任使命完成了没有？”冯汉被他的镇定感染，平静下来，答道：“这个已没有问题。”

寇仲仰天一阵长笑道：“好！就让我 and 老爹来打一场硬仗，看看我们谁的拳头更硬。”

冯汉愕然道：“谁是老爹！”

徐子陵答道：“就是杜伏威。冯汉你立即派人将你大叔送往牧场，还要派兵疏散城内妇孺到城外安全地点，若城破的话，就着他们投靠飞马牧场，商秀珣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接着瞧往寇仲。

寇仲仰天再一阵长笑，透露出钢铁般的斗志和信心，领头走出城楼，到城墙去了。

寇仲和徐子陵并肩卓立墙头，城外是军容鼎盛，旌旗似海的江淮军，人数增至四万人。

杜伏威的中军布在一个小丘上，以骑兵为主，重装备的盔甲军为副。

前锋军由盾牌兵、箭手、刀斧手和工事兵组成，配备了橧木、云梯、楼车等攻城的必须工具。

左右侧翼军每军五千人，清一式都是骑兵。

中军的后方尚有两枝部队，既可防御后路，又可作增援的兵员。

此时太阳升上中天，普照大地，映得兵器烁烁生辉，更添杀伐的气氛。战鼓敲响。

七十多辆专挡箭矢的铁牌竖车，开始朝竟陵方向移动，每辆车后隐着十多名箭手，只要抵达适当距离，便可以从竖高达两丈的大铁板后往城头发箭，掩护其它人的进攻。

只要想想江淮军连历阳那种坚城都可攻克，便知这些看来全无美感只像一块块墓碑般的铁牌车不是闹着玩的。

楼车开始推进，像一座座高塔般往他们移来。

在楼车上的战士，由于高度与墙头相若，故不但可以把整个城头笼罩在箭矢的射程内，当拍贴城墙时，战士还可直接跨上墙头，攻入城内去。

号角声大起。

以百计的投石车在数百名工事兵的推动下，后发先至，越过了楼车，追在挡箭铁牌车之后。

四万江淮军一齐发喊，战马狂嘶，令竟陵城外风云变色。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后，提气高叫道：“寇仲在此，杜伏威你敢否和我单独斗上一场！”

他的声音远远传开，连千万人的发喊声仍不能把其盖过。

守城的竟陵军民正被对方有系统和组织的严密大举进攻吓得心胆俱寒，闻声均士气大振，齐声呐喊，震天动地。

以徐子陵淡泊的胸怀，也感热血沸腾。

杜伏威拍马而出，现身山丘之上，冷喝道：“若方庄主能保证仲儿你输

后，竟陵城便拱手让我，则杜某不吝一战。小儿无知，竟把万军对垒的沙场，看成儿辈戏耍之地，可笑啊可笑！”

声音高而不亢，传遍丘陵山野，城外城内，还在余音袅袅，可见其功力之精湛，实在寇仲之上。

最厉害是他把握机会运用心理战术，强调姜是老的辣，经验浅薄的寇仲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挺进的江淮军一齐为主帅的豪言壮语喝采。登时又把竟陵军民的呐喊声压下去。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娼妖女定是受伤甚重，故必须就近觅地疗伤，连通知杜伏威一声都来不及。若我们能在她复原前找上她，说不定可把她除掉。”

寇仲遥望杜伏威，像听不到他的说话般低声道：“今次糟了，小陵快想办法。”

徐子陵怔了一怔后，便明白过来。

足音响起，冯汉和十多名亲兵来至身后，冯汉道：“撤退的事办妥！”

果然杜伏威的声音传来道：“方泽滔你是否哑了！”

徐子陵、寇仲和冯汉同时色变。

第四章 死守孤城

寇仲朝山丘上的杜伏威喝道：“当老爹你被擒到庄主驾前时，庄主自会和你谈心事的。哈！”

一阵长笑，不让杜伏威说下去。

推着云梯的工事兵和盾牌兵开始移动，后面跟着的是冲撞城墙城门的撞木战车。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了个眼色，暗忖以杜伏威的精明老练，不对方泽滔的生死起疑才怪。

冯汉低声道：“护城河已被填平，敌人可直接冲击城墙，我们能挨过今晚，战果已相当不错。”

寇仲道：“要多久才可把所有人撤往牧场，我只要留下最精锐的山庄战士就成了。”

冯汉道：“杜伏威的目的只在攻陷竟陵，再以之为据点从水陆两路攻打汉水沿岸的城市，以作进军洛阳的快捷方式。现在既填平了这边的护城河，其它军队都会调过来，俾能日夜攻城，所以百姓可在其它城门安然出城，只要有三天时间，所有无关人等都可远撤至安全地域。”

寇仲道：“那我们就守他娘的三天，看看江淮军厉害至什么程度。”

冯汉脸现难色道：“只怕军心不稳，钱云一向与大叔不和，定会借此机会夺取兵权。”

更怕是庄主死讯传出，人人无心恋战，那时要守上一个时辰都有问题。”

寇仲断然道：“人望高处，水望低流。现在竟陵城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

能撤往飞马牧场，而只有我们才可在这方面为他们作出保证，而非是钱云这种小人。让我们先和老杜狠拚一场，增强众将士的信心，再晓以利害，我才不相信大家蠢得不肯团结一致，为自己的生命和亲族的生命奋战。嘿！我怎样才可发出命令呢？”

冯汉大叫道：“冯青何在？”

一名年青大汉抢到三人前下跪敬礼，答道：“冯青在！”

冯汉道：“这是我亲弟冯青，寇帅有什么指示，通知他便可执行。”

寇仲首次被人唤作寇帅，大感飘飘然时，一名卫士仓皇奔上城墙，报告道：“不好了！钱云将军领着数百亲兵，正朝这里走来。”

徐子陵哈哈一笑道：“守城的重任由寇帅负责，钱云由我应付使成。”

说罢扯着冯汉去了。

寇仲的目光回到城外去，挡箭车正逐渐接近投石机的投程内。

冯青提醒他道：“寇帅，就快可以发石放箭呢！”

寇仲冷然道：“让他们再走近一点，石头箭矢才更有劲道。”

冯青忙吹响号角，以讯号通知守城军士不可轻举妄动。

寇仲大喝一声道：“随我来！”

大步沿城墙而行，冯青和一众亲兵慌忙追随其后。

寇仲边行边抚慰众守城士卒并为他们打气，众人都知他神勇无匹，虽不清楚为何他会忽然代替了方泽滔的位置。但是见他双目电闪，身形笔挺雄伟，走起路来龙行虎步，声音透出强烈的斗志和信心，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派，故所到处都惹起阵阵致敬和喝采声，士气为之大振。

走了近半里的城墙，寇仲又掉头往回走，并大声喝道：“你们听着，竟陵军必胜，江淮军必败。”

众将士随他一起喊叫，声冲霄汉，把敌人的冲次喊杀声全盖过去。

冯青佩服道：“庄主便从来不懂学寇帅般激励我们。噢！可以投石放箭了。”寇仲从容不迫的朝江淮军瞧去，果然其先锋队伍已进入百丈的范围内，微笑道：“还可以等一下。”

冯青还想劝说，寇仲停在一座投石机旁，凝立不动。

敌人继续挺进。

钱云领着三百名支持他的卫兵，气冲冲的沿着城门大道往主门赶来。

现在竟陵城的主力均集中在这里，只要他能杀死冯歌，控制权就会落到他手上去，那时再收拾寇仲和徐子陵也不迟。

正想得心花怒放时，劲气压顶而来。

战马首先失蹄跪地，把钱云抛掷往前。

钱云堕地时往上瞧去，只见徐子陵从附近的楼房顶往自己扑来，想拔剑时，胸口剧痛，惨叫一声，当场毕命。

徐子陵落到众兵之间，又腾跃而起。

四周冲出过百箭手，把随钱云来的士兵包围起来。

冯汉高举军符拦着前路，大喝道：“弃械者生，反抗者死。”

徐子陵落到他身旁，威武若天神。

众兵见钱云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下就此了账，谁都知道大势已去，纷纷

投降归顺，一场内战，就这么的化解了。

寇仲捡起一块重若百斤的大石，大叫道：“杜伏威，看看你的挡箭车成什么样子。”

再暴喝一声，运足全力，把大石往冲到离城墙只有十七丈许的挡箭车掷去。

大石先升高丈许，接着急旋起来，疾往挡箭车的竖板投去。

城外城内的人都瞪眼看着，但若这样子可以用一块石头把挡箭车箍毁，则谁都不肯相信。

但寇仲确表现出惊人的神力和准绳。

“轰！”

大石正中竖板，还把竖板砸成粉碎。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挡箭车不往后退，反往旁倾跌，“蓬”的一声颓然侧倒，压伤了十几个人。

众人均看呆了眼。

守城将士爆出震天采声。

寇仲知时机成熟，狂喝道：“投石放箭！”

呐喊声中，分布在长达一里的墙头上，以百计的投石机弹起的巨石，与无数劲箭，雨点般往攻来的近万敌人投去，一时车仰人翻，惨烈之极。

攻防战展开了新的一页。

寇仲低声对冯青道：“成了！现在就算他们知道你的庄主已死，都不会有问题了。”

冯青眼中毫无保留地射出尊敬的神色。

当徐子陵赶返墙头，竟陵军正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势，留下了以百计的尸骸，十多具破烂的挡箭车、楼车、无数弓箭和兵器。

由城民组成的工事兵不断把矢石滚油等运往墙头，补充刚才的消耗，墙头满是来回奔走的军民。

寇仲发出的每一道命令，将领都毫不犹豫地遵行。

江淮军战鼓交鸣，残兵才退，另一组五千人的军队又开始往城楼推进，务使他们应接不暇。

徐子陵来到寇仲身旁，望往城外道：“钱云已解决了！”

寇仲却像没有听到般，指着百多架正往城墙移来的投石车道：“这些笨家伙很厉害，刚才撞塌了我们几处墙头，还砸死了数百人，若这么下去，我们恐捱不到明天。你有什么办法呢？”

徐子陵想了一会，道：“不若由我带人出去冲杀一阵如何。”

寇仲皱眉道：“那会有什么作用，若让人截断了退路，除了你外恐怕谁都不能活着回来，况且这些笨东西又不是可轻易毁坏的。”

徐子陵道：“只要我们时间掌握得好，一批人负责斩杀和驱散敌人，另一批人负责往这些什么楼车、挡箭车、投石车淋上火油，而墙头上的人则负

责发射火箭，保证老爹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寇仲拍墙叫绝，当下忙命人点起五千精兵，交由徐子陵调度，到城门外作准备。

“轰！”

石碎激溅，一块大石落在寇仲身旁的墙头处。

寇仲大喝道：“放箭！”

墙头箭垛发出数千劲箭，朝蜂拥而来的敌人射去。

两辆楼车，直冲过来。

车未至，十多人已腾身跃起，凌空掠至。

寇仲知对方高手来了，幸而见不到老爹杜伏威，大喝一声，跳上墙头，井中月化作一股厉芒，朝来敌卷去。

两人应刀抛飞。

寇仲井中月左右劈出，另两个踏足墙头的敌人立即溅血堕下城墙去。

但仍有七名敌人成功登上城墙，杀得守城兵士人仰马翻。

寇仲游鱼般闪到正与敌人交手的冯青身旁，井中月闪电般朝那以双斧往冯青砍劈的五短身材的壮汉划去。

螺旋劲起。

“当！”

井中月破入双斧之间，倏又收回。

那矮汉双斧堕地，额际现出血痕时，寇仲井中月又往另一抡刀的敌人挥斩。

“叮”的一声，那人的大刀被井中月摧枯折朽般硬生生切断，骇然退后，寇仲底下飞出一脚，把那汉子踢往城外去。

寇仲再扑入另三名敌人中间时，矮汉的尸身才刚着地面，可见他的行动如何迅快。

众守城兵将精神大振，剑矛齐出，把尚余下的五名敌人迫在墙角处。

寇仲杀得兴起，刀刀均似是与敌偕亡的招数，见敌便杀，鲜血飞溅中，余下两人见势色不对，就那么跃下墙头，落荒而逃。

寇仲跳到墙头上，举刀狂呼道：“竟陵军必胜！江淮军必败！”

众战士齐声响应，一时天摇地动。

寇仲高喝道：“开城！”

吊桥降下，徐子陵领着三千战士，策骑冲出，见人便杀。

敌人的攻城队伍那想到竟陵城敢会开城，登时乱作一团，四散逃开。

另有二千人持着装满火油的子，将火油倾洒在敌人的攻城战车上，又忙即放火燃点，更添声势。

寇仲瞧着城下火头处处，但心中却是冷若冰霜，一丝不漏地察看敌我形势。

战鼓声起。

江淮军两翼的骑兵队伍从左右两方杀来增援，一时蹄响震天。

寇仲卓立墙头处，状若天神，举剑叫道：“收军！”

冯青忙鸣锣和吹响号角。

徐子陵冲散了敌方一组近千人的盾牌步车后，押着阵脚退返城内去。墙头万箭齐发，射得对方的骑兵一排排倒往地上，难作寸进。

“砰！”

吊桥关闭。

不再待寇仲吩咐，城墙上军民同声高呼“竟陵军必胜！江淮军必败！”欢声雷动。

寇仲看到对方至少有一半攻城楼车、挡箭车和投石车陷在火海里，舒了一口气后下令道：“我们轮班休息，怎都可以握过这三天的。”

冯青等此时对他已是心服口服，同声答应。

“轰！”

擂木像怒龙撞击在城门处，发出震耳欲聋的一下巨响。

敌人又猝然发动另一次狂攻。

在墙头一角倦极而眠的徐子陵醒了过来，睁眼一看，睡前本是完整的墙头露出一个塌陷的缺口，城外漫山遍野都是火把光，耳内贯满喊杀声、投石机的机括声、车轮与地面磨擦发出的尖响、石头撞到地上或墙上的隆然震声。

“哗啦啦！”

徐子陵不用看也知这一声是滚热的油倾到城墙下的声音。

徐子陵长身而起，左手一挥，捞着一枝不知由那里射来的冷箭，沿墙头朝主城门方向走去。

守城军民正在来回奔走抗敌，人人眼睛血红，脑中似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以任何手段把来进犯的敌人堵住和杀死。

墙头上伏尸处处，殷红的鲜血不住添加在变得焦黑的血迹上，但谁都没空闲去理会。

天上密云重重，星月无光。

墙头火把猎猎高燃，染得一片血红，眼前所见有如人间地狱。

假若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该是江淮军大举攻城后的第八天。

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又对其他城门假作佯攻，以分散他们的兵力。

他和寇仲不眠不休地指挥着这场惨烈的护城之战，到刚才实在支持不下，才假寝半刻，岂知一下子就睡着了。

战鼓骤响，他已有点分不清楚来自何方。

“轰！”

今趟又是擂木撞在城墙的声音，脚下似是摇晃了一下。

“砰！”

一座楼车刚在前方被推得倾跌开去，连着上面的江淮军倒在城外地上，也不知跌伤压伤了多少人。

他终于看到寇仲了。

这位好兄弟笔挺地傲立墙头，俯视城外远近形势，不断通过传讯兵发出各种命令，一派指挥若定的统帅气度。

他身上染满鲜血，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那些血是自己的，那些是来自敌人的。

箭矢雨点般交射着。

徐子陵来到寇仲身旁，寇仲朝他瞧来，眼内满布红筋，把他扯往一旁道：“这次糟了，恐怕捱不过今晚了。”

指着远处道：“那边的城墙被撞破了一个缺口，我们全赖沙石堵塞着，牺牲了很多兄弟，我看老爹快要亲自出手呢。”

徐子陵皱眉道：“妇孺不是全离城了吗？我们为何还不撤走。”

寇仲苦笑道：“城中仍有这么多军人你说要走便走得成吗？不要看现在人人奋不顾身，只要撤退命令发出去，包保他们争相逃命，乱成一团。更何况我们和江淮军已结下解不开的血仇。在他们乘胜追击下，我们只有全军覆没的分儿。现在只有比比力，看谁捱不下去，唉！照看都是我们捱不下去居多呢！”

徐子陵纵目四望，守城的竟陵军民，在对方日以继夜的猛烈攻势下，已变成伤疲之师，若一旦被敌人突破缺口，攻入城内，由于双方仇怨甚深，敌人势必见人便杀。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 and 寇仲的性格。怎都做不出舍他们而逃的事来，最后结局就是一起壮烈殉城。寇仲的话就是这么个意思。

寇仲再凑到他耳旁低声道：“这是否命运注定了呢？第一次当统帅便完蛋大吉。哈……噢……”接着咳个不了。

徐子陵助他搓揉着背脊道：“你是否受了内伤？”

寇仲狠狠道：“刚才又来了几个高手，给其中一个抽冷子打了一拳，不过他的臭头却给我割了。”

此时有人仓皇来报：杜伏威的主力大军移动了。

两人心中叫苦，硬着头皮登上哨楼，冯汉、冯青都在那里，人人脸色凝重，像是预见到末日的来临。

攻城的都往后撤开，让新力军作新一波的强大攻势。

城墙外的原野尸骸遍地，似在细诉着这八天八夜来惨烈的攻城战。

广阔的城野火光点点，漫无边际。

战鼓号角齐鸣，马蹄车轮声，响彻天地。

寇仲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暗自苦笑，到今天他才明白到统帅的不易为。

徐子陵陪他来到缺了一角的外墙处，冯汉沉声道：“杜伏威现在把所有军力均集中到这边来，估计兵力达八万人。而目下我们的人全加起来只在一万人间。敌人以八倍的兵力攻打我们，以眼前的形势，我们很难捱过今夜。”

哨楼顶忽地刮起一阵狂风，吹得各人衣衫飘扬。

寇仲仰首望天，只见乌云疾走，徐徐道：“假若天公造美，下一场大雨，究竟对那一方有利。”

众人同时剧震，学他般望向夜空。

冯汉道：“那我们就有救了！”

话犹未已，一道电光画破天空，照得各人睁目如盲，又再一声惊雷，把战场上所有声音全遮盖过去。

豆大的雨点照头打来，由疏转密，不片刻变作倾盘大雨，千万火把逐一熄灭。寇仲仰天长笑道：“感谢老天爷，因为你老人家尚未要亡我寇仲，只要我能躲过杜伏威的亲身追杀，终有一天竟陵会回到我寇仲手里来！”

接着大喝道：“这场仗我们已输了，立即分批撤退，我和徐爷押后，拚死保护你们安全离去。”

众将见两人义薄云天至此，无不心头激动。

徐子陵冷喝道：“还不即走，谁有把握去接杜伏威的袖里乾坤。”

众将全体跪下，拜了三拜，才领命去了。

雷雨交加下，寇仲和徐子陵衣衫尽湿，却仍对视长笑，说不尽的豪情壮气。

第五章 首场败仗

雷雨交加下的竟陵城有如鬼域，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目送一批批的竟陵军士匆匆从北门撤走。

到最后一批包括冯汉、冯青在内的战士撤退时，众人均感依依不舍。

寇仲硬着心肠喝道：“走吧！迟恐不及哩！”

冯汉也分不清楚脸上的水滴是雨还是泪，悲叫道：“我们一起走吧！”

徐子陵坚决摇头道：“只有我们两人才可引杜伏威追来，你们快走！”

冯汉大叫道：“异日只要听到两位爷们举义的消息，而我冯汉尚有一口气在，定必来投附两位。”

说罢策马追着队尾而去，转瞬没入雨电交击的茫茫暗黑处。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策骑并肩缓缓而行，任由风雨打在身上马上。

每当电光闪烁时，长街两旁的店铺楼房都像透明了似的，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氛。

寇仲苦笑道：“想不到第一次真正上战场便吃了个大败仗，把整座竟陵城赔了出去。

哈！真是好笑！我现在整个人都麻木了，你曾见过这么多人在你跟前死去吗？”

徐子陵仰脸任由大雨倾盘泻注，像是要让雨水洗去战袍染上的鲜血和身上十多处大小伤口的血污，吁出一口气道：“得得失失，怎能计较得那么多。你和我只可尽力而为，在任何情况下做好本分吧了！今天若你是大获全胜，令你以为得来容易，说不定会种下他日更大的败因。哈！所以今趟是败得好。”

寇仲捧腹狂笑，牵动了各处伤口，旋又变成惨哼，喘着气道：“对成败得失，我总不能像陵少你般瞧得那么洒脱，或者我是天生的俗人吧！他娘的！噢！”

两人猛地勒马停定。

漫天风雨的长街前方，就在闪电裂破上空，照得天地一片煞白时，现出一道颀长的人影，就算此人化了灰，他们也从他的高冠认出是杜伏威。

他终于来了！

杜伏威发出一阵震耳狂笑，充满了杀伐的味道，忽又收止笑声，冷哼道：“人说虎毒不食儿，但我杜伏威今晚必须在这雷雨之夜，出手收拾你这

两个不肖子，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寇仲敬了一个礼后，“铮”的拔出井中月，高举头上大笑道：“为了争霸天下，父子相残，兄弟一墙，乃平常不过之事，老爹你何用介怀。”

破风声从后面隐约传来。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均知来的是杜伏威方面的高手。

只是一个杜伏威已教他们难以应付，若陷进江淮军高手的重围内，那还有命逃出生天。

徐子陵微笑道：“老爹请恕孩儿无礼！”

猛夹马腹，朝杜伏威冲去。

寇仲亦策马前冲，井中月化作厉芒，破开了风雨，朝杜伏威劈去。

螺旋劲发，风雨被刀势带起，化成一束狂风，随刀先至，声势惊人之极。

徐子陵比寇仲快了半个马位，到离杜伏威只有丈许时，全力一拳击出，掀起了另一股雨水，朝这纵横江淮的霸主击去。

杜伏威那想得到两人进步了这么多，更是首次遇上螺旋劲，不过他身经百战，一个旋身，卸开徐子陵挟着风雨轰击及身的怪劲，同时腾身而起，两袖飞扬。

这两袖乃他毕生功力所聚，实是非同小可。

“轰隆！”

一道闪电，就在不远处画过。

雷声震响，长街明如白昼。

徐子陵猛勒马缰，战马人立而起，朝杜伏威踢去。

杜伏威微一愕然，徐子陵已滑贴马侧，脚尖踢中他的左袖。

寇仲的井中月同时击中他右袖。

徐子陵此着，其中实包含着极奥妙的道理。

要知杜伏威本以为会先击上徐子陵，然后才轮到寇仲，故此两袖左重右轻，定计先把徐子陵拂下马背，再全力对付寇仲。

高手相搏，时间与招数的拿捏实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岂知徐子陵利用战马，不但迫得杜伏威要临急改变攻击的角度，还迟缓了一线，无奈下急把左袖部分功力撤往右袖，以应付寇仲雷霆万钧的一刀，再打不响他本是天衣无缝的如意算盘。

“霍！霍！”两声后，接着是“叮”的一声清响。

徐子陵有若触电，整个人连着惨嘶的战马往后抛跌，骇人之极。

寇仲的井中月疾劈在杜伏威袖内乾坤的护臂处，立时被震得全身伤口迸裂，渗出鲜血。胯下战马被两人交击的气劲撞得横移时，他已腾身而起，井中月化作千万刀影气旋，把退了一步的杜伏威卷在其中。

以杜伏威之能，亦不得不放过徐子陵，运起双袖，全力应付神勇无比的寇仲这舍命的一击。

徐子陵承受了杜伏威绝大部分的内劲，在和马儿一起背脊触地前，喷出一口鲜血，功行全身，元气又回复过来。

此时后面的伏兵已迫至三十丈之内，正全速赶来。

徐子陵知这乃生死关头，猛提一口真气，轻按堕地惨嘶的马肚侧处，借力滚地，直朝杜寇两人交战处急滚过去。

十指劲发，十道螺旋劲气像箭矢般射向杜伏威的双脚。

杜伏威的第二个失误，就是想不到徐子陵能这么快作出反攻，故虽心切扑杀寇仲，此时仍不得不先顾着老命，暴喝一声，腾跃闪躲。

气势如虹的寇仲怎会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井中月急拦腰扫去，却任得脸门空门大露，完全是一派进手拚命的招数。

杜伏威提气升起，变成头下脚上，右手箕张如爪，抓往寇仲的天灵盖。

另一手戟指点出，劲气直刺徐子陵背心。

这几下交手快如电闪，三方面都绞尽心思，各出奇谋妙着，令人叹为观止。

寇仲大笑道：“爹中计了！”

倏地横移，来到杜伏威下方，双手握着井中月，往上疾砍，取的是杜伏威的咽喉。

徐子陵两手撑地，借力斜窜，两拳齐出，发出一道狂大无比的螺旋劲气，夹着风雨朝寇仲头顶上的杜伏威击去，威猛无俦。

此时杜伏威的手下最近者已迫至十丈之内，只要杜伏威能多撑片刻，寇徐两人便休想有命离开。

以杜伏威的城府之深，仍禁不住生出悔意。

当他得到竟陵军弃城逃走的消息后，由于心切杀死两人，故只带着少数高手全速赶来，把其它手下均抛在后方，又想不到两人的武功进步了这么多，这是第一个失误。

第二个失误就是跃空闪躲，变得无法以巧劲应付两人怪异无比的螺旋劲气。即管以他的功力，亦难以同时硬拚两人的全力一击。

“轰！”

电光乍起，驾雷轰鸣之际，杜伏威使出压箱底的本领，左袖扫正寇仲的井中月，而右袖则迎上徐子陵的双拳。

劲气交击。

杜伏威喷出一口鲜血，抛飞远处。

徐子陵则堕往地面，也喷出了一口鲜血。

寇仲一手把徐子陵扯起来，斜飞而起，跃上道旁一座楼房瓦顶处。

两名江淮军的高手追扑而至，给寇仲反手一刀，硬生生迫得掉回地上。

杜伏威落在长街另一边处，凝立不动。

徐子陵这时给寇仲输入真气，回复过来，一拳击出，另一人亦应拳抛跌，“蓬！”的一声掉在泥淖里。

“轰！”

天地一片煞白。

回复黑暗时，两人早不知所踪。

杜伏威大喝道：“不要追！”

杜伏威长长吁出一口气，摇头叹道：“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你们追上去也没有用。”

两人滚下斜坡，掉在一潭泥淖里，再无力爬起来。

大雨仍是照头照脸洒下来，雷电却渐趋稀疏。

离开竟陵后，他们望北逃了三十多里路，到现在已是油尽灯枯，提不

起真气。身上的大小伤口疼痛难当。

两人并排躺着，不住喘息。

寇仲辛苦地道：“你还休息过一会，我却是连续八日八夜未试过像现在般躺得四平八稳的，哈！终死不了，连老爹都奈何我们不了！”

徐子陵呻吟道：“不要那么快便自夸自赞好吗？目下只要遇上个小贼，也可要了我们的命。”

寇仲喘着气笑道：“老天爷不会那么不近人情的，嗯！若馆妖女亦在附近养伤可真个有趣哩！”

徐子陵不再说话，调气运息。

寇仲合起眼后亦再睁不开来，进入天人交感的深沉睡眠里。

大雨在黎明前终于停下，晴空驱散了乌云，暮春的晨光洒在两人身上。到太阳升上中天，寇仲才首先醒来，睁眼一看，才知躺在一道小溪之旁，溪旁林木婆娑，景色极美。

另一边是座小山丘，斜坡长满嫩绿的青草，坡顶林木茂密，果实累累。

寇仲腰坐起，昨夜的痛楚已不翼而飞，伤口均愈合结疤，哈哈一笑，弹了起来，舒展四肢。

徐子陵被他惊醒过来，见他一身破衣，满脸血污泥污，却仍是一脸欢容，坐起身抱膝奇道：“仲少为何这么开心呢？”

寇仲盘膝在他对面坐下，叹道：“我从未试过感到生命像这一刻般宝贵。当你见到这么多人在你跟前死去，便会知道当时能活着实在是个天大的奇迹。我并不是开心，而是享受活着的喜悦。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徐子陵点头道：“说得好，至少我们仍有几天生命去享受。”

寇仲虎目寒芒一闪道：“馆妖女虽然比老爹还厉害，但想杀我们仍非易事。最怕是她召来阴癸派的高手，甚至‘阴后’祝玉妍，那我们就要完蛋大吉了。你有甚么好提议？”

徐子陵晒道：“瞧你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如爽快点说出来吧！”

寇仲微笑道：“我的计划可分作两部分，首先是要隐藏起来，教馆妖女找不到我们。”

徐子陵恍然道：“你是指利用鲁先生的面具扮成别个人吗？不过若我们走在一起，以馆妖女的精明，说不定仍可认出是我们改扮的。”

寇仲道：“路上这么多发战争财的人，随便找一档加入同行，便不会那么惹眼了，而且还顺便找寻玉成他们，希望他们没有把私盐丢掉就好了！”

徐子陵道：“另一部分又如何？”

寇仲眼中杀机大盛，狠狠道：“不是她死，就是我亡，我要尽一切手段，把阴癸派上上下下杀个清光，否则寇仲两个字就要掉转头来写。你会反对吗？”

徐子陵想起商鹏、商鹤等惨死的情况，点头道：“完全同意！”

寇仲俯近少许，压低声音道：“馆妖女定然猜到我们会北上洛阳，更会设法与玉成他们会合。所以……哈……你该明白了……哈！”

徐子陵愕然道：“你不是想以玉成他们为钓饵把阴癸派的人钓出来吧！这样等于拿玉成四人的生命来玩耍。”

寇仲摇头道：“这叫置诸于死地而后生，由今天此刻开始，我们要全心钻研我们的奕剑之道，否则再碰上娼妖女也都是白饶，徒惹她耻笑。”

徐子陵哈哈一笑，站了起来，道：“上路前先洗个澡如何？”

天上洒着毛毛细雨，道上泥泞处处，湿滑难行。

两人在竟陵北五十里的一座小乡镇买得庄稼人的粗布麻衣，戴上面具，摇身一变，成了一老一少两个采草药的乡下人，沿汉水重返襄阳。

徐子陵变成个五十岁许，留着一撮山羊须，眼角额际满布皱纹，一脸凄苦的老人家，加上佝偻着身体，连寇仲都差点认不出他来，感觉怪有趣的。

寇仲则变成年约三十，一面麻皮的丑汉子，还一副似乎颇懂武功的样儿。

井中月给他以油布包扎起来，以免泄露出底子。

他们在山野里全速飞驰了两日后，到离襄阳三里许时才截入通往襄阳的官道，杂在行旅间朝襄阳前进。

蓦地蹄声轰鸣，十多名壮汉策骑奔至，骇得路上行人纷纷让路，待他们过后却是破口大骂。

寇仲和徐子陵回到路上，继续行程，前者道：“刚才那批人凭衣饰该是钱独关的手下，看他们神色匆匆的样子，说不定是得到竟陵失陷在老爹手上的消息，赶着飞报钱独关。老钱这家伙怕要没几晚好睡哩！”

徐子陵道：“长叔谋不是与钱独关有勾结的吗？而长叔谋则是老爹的秘密盟友，由此引伸，说不定钱独关不用怕老爹也说不定呢？”

寇仲仰脸感受着毛毛细雨洒下的舒服感觉，道：“我看钱独关只是不想开罪铁勒人，才任得长叔谋胡为吧了！否则那趟他就该联起长叔谋来对付我们。老爹现在虽把竟陵夺到手中，却是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暂时无力北上，钱独关应仍有一段风流快活的日子可过。”

此时两人登上一座小丘，襄阳城出现在远方的迷茫细雨中，有种说不出凄清孤苦的味儿。尤其当想起竟陵的陷落，更使人感到它好景不长。

寇仲笑道：“入城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好呢？”

徐子陵耸肩道：“往南的水路被截，定有很多人滞留襄阳，想找个落脚的地方应是非常困难，我们看过城内没有玉成他们留下的标记后，便立即离城，免得浪费宝贵的光阴。”

寇仲拍拍背上的井中月，伸个懒腰道：“我忽然有点手痒，很想大闹一场。”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寇仲微笑道：“没有什么，入城再说吧！”

第六章 联手驱毒

快抵城门时，只见城门口外堆满了人，更有人怅然离开，原来自今午

开始，钱独关便下令不许外来人入城。

两人当然不放在心上，凭他们现在的鸟渡术，只要有根索子，便可轻易登上高逾十多丈的城墙。

正要找个攀城的好位置时，一名仆人装束，四十来岁的男子把他们截着，以充满期待焦急的眼神瞧着他们道：“请问两位是不是懂得治病的呢？”

徐子陵沙哑着嗓子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是懂得点医术的。”

男子喜道：“我叫沙福，若老先生懂得治病，请随我来，我们定不会薄待先生。”

两人见他说得客气，交换了个眼色后，寇仲粗声粗气道：“引路吧！”

沙福领路朝码头方向走去，边行边咕哝道：“我们本以为到襄阳便可找到大夫，那知却不准入城，幸好见到两位背着山草药囊，故试问一声，岂知真碰对了，两位高姓大名。”

徐子陵捋着须子老声老气的道：“我叫莫为，他是我侄儿兼徒儿莫一心，专以推拿穴位配药治病，包医奇难杂症，手到病除。”

寇仲听得差点大笑，幸好及时忍住。

沙福喜道：“那就好了，我家小公子不知如何忽然阵寒阵热，神智不清。唉！少夫人这么好心肠的人，却偏要受到这种折磨。”

两人吓了一跳。

他们本以为病的是成年人，只要运气打通他的经脉，怎都该会有些好转，就当是做件好事。若是小孩患病，就没有太大把握了。

码头处更是人头涌涌，不少是来自竟陵的难民，沙福带着他们登上泊在岸边的一艘小艇，艇上的健仆立即松脱系索，把小艇驶往对岸停泊的一艘中型帆船。

雨粉仍洒个不休，天色逐渐暗沉下来，河道上不断有船只开出，趁入黑前离开襄阳。

在这群雄割据，你争我夺的时代里，能安然拥有船舶的人，都是颇不简单。

寇仲和徐子陵装作好奇的朝那艘帆船瞧去，只见甲板上站了几名大汉，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们，神情木然。

不片刻小艇靠泊帆船左舵，沙福首先登上甲板，叫道：“大夫到了！”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对方担心什么；若治不好小公子的病，便会令那小夫人失望了。但事已至此，只好跨步登船。

那五名护院保镖模样的人迎上来，领头的是个身形高颀的中年汉子，只比寇仲矮了寸许，但已比沙福高出半个头。

此人脸孔窄长，眼细鼻歪，卖相今人不敢恭维。且神态傲慢，拿眼斜兜着两人，颇不友善。

沙福介绍了两人的姓名身分后，向两人道：“这位是马许然老师……”

马许然正朝寇仲打量，冷然打断沙福道：“这位兄台须先留下佩刀，才可入舱为公子诊治。”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互望，均感奇怪，为何此人会故意刁难呢？

一把雄壮的声音在舱门处传来道：“规矩是死的，两位朋友请进来，少夫人等得急呢！”

马许然脸色微变，狠狠盯着那在舱门处说话的汉子，却没有作声，显是对他颇为忌惮。

沙福忙领两人朝舱门走去。

那人走出舱口，原来是个胖子，肤色很白，有点像养尊处休的大商家，但眼神锐利，且胖得来却能予人扎实灵活的感觉。朝两人抱拳道：“在下陈来满，不知老丈和这位仁兄如何称呼。”

徐子陵沙哑着声音道：“老夫莫为，这是老夫的徒儿兼侄儿莫一心。救人如救火，可否立即领老夫去见小公子？”

陈来满先狠狠盯了马许然一眼，接书施礼道：“两位请随陈某来！”

两人和沙福随他步入舱房，马许然一言不发的跟在背后，气氛异常。

“咯！咯！”

舱门“咿* ”一声打了开来，露出一张秀气的脸庞。

陈来满道：“小凤，告诉少夫人，大夫来了！”

小凤把门拉开，喜道：“大夫请进，少夫人等得心焦了。”

陈来满向沙福使了个眼色，后者立即道：“我和马老师在外边等候吧！莫大夫请进！”

寇仲和徐子陵到现在仍弄不清楚马许然的身份情况，但肯定这家伙和少夫人的关系很有点问题，而陈来满和沙福则是站在少夫人一方的。

不过这时他们担心的却是能否治好那小公子的病，只好随着陈来满的胖躯跨入房内。

这间舱房颇为宽敞，布置得古色古香，透出书香与富贵兼备的气派，入门处摆了一组酸枝桌椅，靠窗处放着一张桃木造的大床，垂下罗帐。

一位本坐在床沿的华服女子起立相迎，除婢子小凤外，还有另一俏婢，室内充满草药的气味。

寇仲和徐子陵定睛一看，均是跟前一亮。只见此女年约双十，长得清秀可人，娇小玲珑，虽及不上馆馆近乎奇迹的诡艳，比不上商秀珣孤傲的清丽，但却另有一股媚在骨子里且楚楚可怜的迷人风姿，令人心动。

陈来满显是对这少夫人异常敬重，抢前一步躬身柔声道：“少夫人！大夫请来了。”

这位是莫大夫，这另一位是莫大夫的徒儿。”

少夫人秀眸亮了起来，透出期待的神色，躬身道：“麻烦两位先生，小儿……唉……”

她的声线温婉清柔，与她的风姿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此时语带凄酸，欲语还休，谁能不为之心生怜意。

徐子陵却联想到当年扬州卖馒头包子的贞嫂，她亦常露出像少夫人般的神态，总似在默默控诉着生命的不公平和委屈，心中一软道：“请问小公子如何发病的？”

少夫人一对秀眸隐泛泪光，垂下螭首道：“今早起来，小珠侍候进儿时，进儿就是这样子呢！”

她身旁的侍婢小珠立即泪下如雨，泣不成声，激动得有点过了份。

陈来满指示小凤把小珠扶出房去，道：“莫大夫请过来，不用拘礼。”

寇仲暗里推了徐子陵一把，后者只好收拾情怀，硬着头皮移到床旁。

一位三、四岁许的稚童，正闭目而卧，俊秀的脸庞苍白得吓人，呼吸短而促，令人看得好生怜爱。

徐子陵坐到床沿，采手绵被内，找到他的小手。

刹那之间他的真气已游遍了他的奇经八脉，一种难以形容的连他自己

都难以解释的直觉涌上心头，心中剧震道：“小公子是中了毒！”

包括寇仲在内，床旁的三个人同时一震。

寇仲吃惊的原因却与少夫人和陈来满不尽相同，因为三人中只有他清楚徐子陵并没有如此把脉诊症的本领。

少夫人脸上血色褪尽，差点昏倒地上，吓得陈来满和寇仲两人扶又不是，不扶则更不是。

陈来满焦急地道：“夫人小心！”

幸好少夫人很快回复过来，热泪却是夺眶如出，凄然道：“怎会是这样呢？莫大夫有办法救他吗？”

寇仲忙作安慰，冲口而出道：“少夫人放心，家叔乃行走江湖，尝尽百草的妙手神医，必可……嘿……”

陈来满踏前一步，来到徐子陵的一侧，眉头深锁道：“莫大夫有多少成把握？我也曾为小公子探脉，他确是经脉紊乱，急促疲弱，但看气色却没有丝毫中毒的现象。”

徐子陵手往下移，掌贴小公子的右脚心，闭上眼睛，以梦呓般的语调道：“这是一种奇怪的热毒，深藏脏腑之内，破坏小公子的生机，老夫有十成把握可断实情如此。”

少夫人终立足不稳，纤手按到徐子陵肩膀上，这才勉强站稳，饮泣着道：“大夫能治好他吗？”

徐子陵双目猛睁，神光一闪即逝，幸好背着陈来满这会家子，否则早露出马脚，沉声道：“一心！你给我按着小公子的天灵穴。”

寇仲暗忖那有这种治病的方式，但当然也明白这是他们驱毒的唯一方法，移到床头坐下，左掌紧贴在小公子头盖上。

陈来满首先感到不妥，疑惑地道：“莫大夫懂得运气驱毒之法吗？”

要知除非是内行高手，能把真气控运自如，才有资格把真气送入别人体内经脉去，不致出岔子。

至于以真气为别人疗伤，则难度会大幅增加，还须对经脉穴位有明确的认识才成。

而以真气驱除藏在五脏六腑，与血脉成为一体的毒素，则只有顶尖级的高手才能办到。陈来满便自知没有这种本领，故有此问。

却不知寇仲和徐子陵来自《《长生诀》》的先天真气，不但全赖摸索学成，而且本身自具疗伤驱毒的作用。所以当日沉落雁毒他们不倒，这自然非陈来满所能明白。寇仲把真气贯顶而下，与徐子陵的真气在小公子的丹田气海处汇合时，徐子陵把心神从少夫人按在他肩头的冰冷小手处收回来，淡淡道：“这是传自先祖的家传驱毒大法，能根除任何奇毒，陈老师请忍耐片刻，便知究竟。”

寇仲为了分他心神，使他不再对他们的来历深究，接口道：“究竟是谁下的毒呢？”

少夫人站直娇躯，挪开按在徐子陵肩头的纤手，朝陈来满瞧去。

两人目光相触时，均露出惊惧神色，却都欲语还休，没有把心中想到的话说出来。

寇仲何等精明，不再追问。

这时两人寒热两股螺旋真气已然形成，在眨眼的高速下，掠过小公子全身。

小公子顿时浑身剧震，竟“啊”的一声坐了起来，睁开漂亮的大眼睛。

寇徐两人也想不到自己的驱毒神功灵验至此，愕然以对。

少夫人喜叫一声，不顾一切的把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宝贝儿子搂个结实，流露出感人至深的母子真情。

徐子陵像给千万根银针刺在手掌般，一阵麻痛，心知毒素全收到掌内，暗叫厉害，想了一想，才运功化去。

两人长身而起，扯着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动得热泪盈眶的陈来满到了靠门的房角处。

寇仲道：“究竟是谁下此毒手，需否我们再出手帮忙？”

陈来满似有难言之隐，犹豫半晌后，才道：“可能是给不知什么毒蚊毒虫叮了一口吧，两位大恩大德，我陈来满和少夫人永志不忘……”

少夫人这时搂着小公子来到两人身前，着小公子叩谢大恩，也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沙福、马许然、小凤、小珠四人闻声拥进房来，其中马许然和小珠的神色都有点不自然，给寇徐两人看在眼里，心中开始有点明白这必是家庭内的斗争。

小公子看到小珠，露出惶然神色，躲在乃母怀内，指着她叫道：“娘！小珠姐擎针刺进儿。”

众人的目光同时射在小珠身上。

小珠脸色倏地转白，双目凶光闪过。

徐子陵和寇仲心知不妥，有意无意地移到小珠和少夫人母子之间。

陈来满冷哼一声，待要出手，马许然已先他一步，往小珠扑去，恰好阻截了陈来满的前进路线。

此时小珠正和小凤并肩立在入门处，见马许然探手抓过来，夷然不惧，闪电般退出门外，显示出高明的身手。

马许然和陈来满先后追了出去，风声亦远去。

徐子陵和寇仲脸面相觑，凭小珠的身手，竟肯屈身为婢，又毒害稚儿，可推知少夫人的夫家必非是一般富贵人家，且会是牵涉到什么惹人垂涎的利益。

小凤和沙福惊魂甫定，侍候少夫人和小公子到一旁坐下时，陈来满和马许然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自是让小珠成功逃去。

陈来满带着愤愧之色报告道：“来满办事不力，请少夫人降罪。”

少夫人摇了摇头，道：“谁都料不到会有这种事情，责不在陈老师，何罪之有。”

寇仲见那马许然毫无愧色，忍不住冷笑道：“马老师刚才暗助小珠逃走，却又该当何罪？”

此语一出，人人脸上变色，变得最难看的当然是马许然，双目杀机闪现，瞪着寇仲道：“你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寇仲不屑道：“明人不作暗事，只有卑鄙之徒才会扮作明是出手，暗中却在放那害人精逃走，马老师该知江湖规矩，有胆子做这种事便该有胆子承认。”

马许然提起双手，凝聚功力，冷笑道：“我的规矩却是出口伤人者死，胡言乱语者必惹大祸，待我看看你这两个江湖郎中有什么斤两。”

沙福和小凤骇得避在少夫人和小公子两旁，陈来满则是心中一动，没

有说话，只移到少夫人身前，护着她们。

劲气鼓荡。

徐子陵像不知马许然要出手般，径自佝偻着身体拦在出门处，截断了马许然这方的逃路。

寇仲同时横跨两步，封死了对方由舱窗逃走的路线，与徐子陵把马许然夹在中间，冷笑道：“我的规矩则是你若能挡我三刀，又肯跪地认错，便任你离开。”

少夫人把小公子搂入怀里，不让他观看即将发生的恶斗。

马许然双目乱转，心中叫苦。刚才寇仲和徐子陵移动时，身法步法均使他有种无隙可乘的奇异感觉，一时无法出手，且刹那间使使他陷进前后受敌的劣境。而和他功力相若的陈来满却在旁虎视眈眈，这场仗如何能打。心念猛转，忽然垂下双手，面向少夫人道：“许然清清白白，请少夫人为许然作主。”

众人想不到他如此窝囊，均愕然以对。

少夫人叹了一口气道：“这种事那到妇道人家来管呢？”

马许然脸色剧变时，寇仲闪到他身后，一指戳往他背心。

马许然应指倒地。

寇仲哈哈笑道：“快将马老师扎个结实，再严刑侍候，保证可查出谁在背后指使。”

哼！真窝囊。”

少夫人拥紧爱儿，目光落在地上的马许然处，正要说话，襄阳城那方传来一阵阵的喊叫声。

众人尽皆愕然。

第七章 路见不平

靠襄阳城那边的江岸已是乱成一团，泊在码头的船更有三、四艘着火焚烧，送出大量的火屑浓烟往本是晴朗的夜空窜去。码头的十多个用竹木搭成的货棚，均无一倖免地烧得僻啪作响。

哭叫呼喝的声音震天响起，火光映照下，数千候在城门外的难民和商旅狼奔鼠突，任谁瞧过去都分不清楚谁是强徒，谁是受害者。

赶到甲板上的徐子陵和寇仲都看呆了眼，暗忖纵是十个宁道奇恐怕也控制不了目下这混乱的场面。

陈来满色变道：“定是马贼来抢掠财货，立即起锚开船。”

众手下应命而去。

寇仲向徐子陵道：“叔叔！我们还要入城探亲呢！”

徐子陵早忘了自己的身份，骤然听到他唤自己作叔叔，差点笑了出来，强忍着点头道：“一心说得对，陈先生请代告知夫人，我们要走了！”

另一边的沙福急道：“我们尚未给两位酬金啊！”

寇仲伸手拍拍他肩头，嘻嘻笑道：“幸好得沙管家提醒，不瞒你说！我们一向只知行侠仗义，时常忘了讨取酬金讼费，哈！管家真是明白人！”

陈来满醒悟过来，道：“两位请稍待片刻。”随即掠进舱里。

徐子陵瞧着对岸的人影火光，心中泛起有心无力的无奈感觉。

不论自己的武功练得如何高明，但在跟前这种情况下，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只有当天下一统，政令才可以确切执行，使一切重上正轨。

自己应否助寇仲达到这一个目标呢？

寇仲绝对会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不会变成另一个杨广。

这时在陈来满的陪同下，少夫人来到甲板上，盈盈步至两人身前，福身道：“两位先生既身有要事，碧素知难以挽留，异日若有机会到洛阳去，务请到城南石湖街沙府，碧素必竭诚款待。”

徐子陵与她清澈的眼睛相触，心中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那非是什么男女之情，因为少夫人的眼神纯净无瑕，但却透出深切的孺慕与感激，甚至乎渴望得到自己的保护和长辈的爱宠。

压下心中奇异的波荡后，徐子陵淡淡道：“少夫人真客气，假设我们到洛阳去，必会到贵府拜候少夫人。”

少夫人与他眼神接触，亦是芳心一颤，她从未见过一个老人家有双像徐子陵那样的眼神，那非是对方的眼神明亮锐利，也非是深邃莫测，而是其中包含着深刻引人的智能和深情，令她生出对长辈倚赖孺慕的微妙情绪。

立时吓得她低垂螭首，把手中沉甸甸的钱袋奉上道：“些微薄酬，实不足表示碧素对先生的感激，请先生收下吧！”

寇仲立时两眼放光，撞了徐子陵一把。

徐子陵心中暗骂，伸手接过，指尖触到少夫人的纤手时，以他的涵养，亦不由心中一荡。

少夫人被他的指尖碰到，立感一股火热传遍娇躯，这是从没有想象过的感觉，全身一颤，差点叫了起来。

寇仲猛扯徐子陵，两人一声多谢，便腾身而起，先落在河心的一艘船上，再往对岸掠去，没进火光人影里去。

少夫人芳心涌起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觉，像他们般的奇人异士，她还是首次遇上。

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容貌都不讨好，但在少夫人眼中，却是救回她爱儿的大恩人，且和他们相处时间愈多，愈感受到他们善良率真的性格、英雄侠义又深藏不露的风仪。

何时才可再见到他们呢？

寇仲和徐子陵踏足岸旁实地，只见四周全是逃难的人遗下的衣货杂物，地上伏尸处处，令人不忍目睹。

能逃走的人均已散去，泊在码头旁的几条船仍陷在烈焰浓烟中。

襄阳城那方火把通明，显示钱独关正密切监视城外的动静。

东南方一片树林后仍有喊杀声传来，两人交换了个眼色，放开脚程，全速奔去。

直到此刻，他们仍摸不清楚刚才是发生了什么事。

片晌后，他们赶了近三里路，把襄阳城的灯火抛在后方，喊杀声更接近了。

两人提气增速，不一会穿林而出，来到林外的旷野处，剑气刀光立时映入眼帘，似是十多簇人正交手拚斗。

再定睛一看，登时看呆了眼睛，原来这十多簇加起来达三百多的武林人物，只在围攻一个人，此君正是跋锋寒。

寇仲拉着徐子陵退回林内，往外瞧过去，吁出一口凉气道：“风湿寒今趟死定了，为何却不见他的红颜知己瑜姨呢？”

徐子陵也给弄胡涂了，更不明白眼前事件与刚才城外那场杀人抢掠放火有什么关系。

在高举的火炬下，林外旷野中十多簇显是份属不同帮会门派的人，井然有序的分布在四方，把跋锋寒围在中心处，正以车轮战术不断派人出手加入围攻的战圈去。

跋锋寒身上有两三片血渍，神情虽略见疲倦，但仍是行动如风，在七、八人围攻下进退自如，手上宝剑反映着火炬的光芒，闪跳不已，剑锋到处，总有人要吃亏。

地上已伏了十多条尸体，当然是他的杰作。不过敌人后援无穷，若他不能突围逃走，始终会力竭身亡。

“当！当！当！”

跋锋寒剑光忽盛，挥剑进击，声势暴涨，漩飞一匝，两名与他对手的灰衣大汉，凌空抛飞，又为地上添加了两具死状可怖的尸骸。

有把娇滴滴的女手声音道：“宜春派二当家请派人出手！”

其中一组人立即扑出四个人，两矛两斧，展开一套绵密柔f的联手招数，把正要逃走的跋锋寒硬是困在原处。

徐子陵和寇仲循声望去，只见发号施令的是位秀发垂肩的白衣女子，身形匀称，风姿绰约，在熊熊火光下，双眉细长入鬓，肤色如玉，容颜如画，煞是好看。

她身旁尽是女将，八名年青女子英气凛凛，都是黄色劲装，背挂长剑，把她护在中间。

而她显是策划今次围攻跋锋寒的总指挥，只看她调动人马，恰到好处地拦截着跋锋寒，便知她是个厉害人物。

女子又发话道：“清江派、苍梧派退下，江南会、明阳帮补上。”

围攻跋锋寒的立时大部份退下来，只剩下那四名宜春派的高手缠死跋锋寒，而另两组人立即加入战圈，杀得跋锋寒连喘一口气的时间也欠奉。

跋锋寒显因刚才力毙二敌，耗用了真元，竟无法趁机脱出战圈，又陷入苦战之中。

“啊呀！”

跋锋寒宝剑掣动一下，茫倏隐，宜春派一名使矛高手应剑送命。

不过好景只像昙花一现，众新力军刀剑齐施，人人奋不顾命，把战圈收窄，跋锋寒能活动的空间更小了，险象横生。

女子叫道：“巴东派陈当家请亲自出手！”

话声才落，一名持杖大汉腾跃而起，飞临跋锋寒上方，照头一杖打下去，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寇仲和徐子陵都为白衣女高明的眼光咋舌时，跋锋寒冷哼一声，幻出重重剑浪，硬把围攻的人迫开，接着往上反击。

“呛！”

巴东派的陈当家连人带杖，给他震得抛飞开去，还喷出一口鲜血。

不过跋锋寒亦是好景不长，围攻他的人趁机合拢过来，一阵刀兵交击的声音后，两人中剑跌毙，跋锋寒亦一个踉跄，给人从肩背处打了一记软棍。

三刀一剑，分由四个角度朝失了势子的跋锋寒劈去，都是功力十足，劲道凌厉。

眼看跋锋寒要命丧当场，这小子忽然雄躯一挺，画出一圈虹芒，护着全身，敌人的兵器只能劈中剑光，随即踉跄后退。

另六人立即补上，不给他任何休息的机会。

白衣女指示其它人退下，接着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不是派主就是龙头当家的身份，杀得跋锋寒连叱叫怒喝的气力都失去了。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总算是一场朋友，上趟在襄阳这小子又对我们相当不错，要不要救他呢？”

徐子陵奇道：“仲少你不是一向对他没什么好感吗？”

寇仲有点尴尬道：“就当是为瑜姨干点好事吧！”

徐子陵微微一笑，点头道：“你是怕没有了跋锋寒的武林会失色不少吧！哈！出手吧！人多欺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

外面的跋锋寒此时一改先前硬拚抢攻的打法，剑法变得精微奥妙，紧密防守，觑隙而进，不片刻再有两人溅血倒地，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没有余力突围，才会转采守势，希冀能延长被击倒的时间。

寇仲压低声音道：“我们最好先脱下面具，否则人人都知我们懂得易容改装，以后就大大不妙了。”

两人立即脱下面具，收好后对视一笑，疾奔而出。

寇仲一声大喝，拔出井中月，抢先扑上。

那些围攻跋锋寒的人像早知会有人来救援般，在白衣女一声令下，最接近树林的两组人各分出四人，迎了上来。

寇仲健腕一翻，井中月化作漫天刀光黄芒，怒潮般往敌人卷去，气势如虹。

徐子陵则大叫一声“小弟来了！”纵身斜冲天上，向战圈投去。

跋锋寒闻声精神大振，剑光骤盛，把四周的敌人迫得慌忙跌退，进手一劈，又一人应剑抛跌，死于非命。

迎往寇仲那八个人面对寇仲的井中月，无不泛起自己全被对方刀势笼罩，没法进攻的可怖感觉。

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对手的刀气带着一股螺旋急转的劲道，极之难测难御，吓得纷纷退避。

寇仲飞起一脚，踢翻了一个敌人后，已深入敌阵内。

敌人再不能保持先前的从容姿态，乱作一团，毫无法度的朝寇仲杀过来。

徐子陵这时已抵达围攻跋锋寒的战圈外围处，双拳击出，“蓬蓬”两声后，两名敌人被他的螺旋气劲轰得打着转横跌开去。

徐子陵足踏实地，踢开了贴地扫来的一根铁棍，左掌飘忽无力的拍在一面盾牌上，但持盾者却立即喷血倒退。

跋锋寒何等样人，压力骤松下，倒撞往后，宝剑若风雷迸发，先磕飞了一把大斧，接着切入另一人刀光里，以剑背把一名黑衣中年汉子扫跌于寻丈开外，长笑道：“两位果然是跋锋寒的朋友。”

围攻他的战圈登时冰消瓦解。

徐子陵格挡着四方八面攻来的刀矛剑戟，大叫道：“不宜久留，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

跋锋寒一声应命，杀得四周的敌手人仰马翻，刹那间已和徐子陵会合一起，往寇仲方面冲杀过去。

整个战场乱作一团，由先前的井井有条，变得各自为战，连白衣女的娇叱发令也没人有闲情去听。

徐子陵和跋锋寒并肩作战，真是挡者披靡，何况他们是全心逃走，谁能阻止。刹那间已和寇仲会合，声势陡增，倏忽间已突破包围，从容逃去。

襄阳城西十五里一座山谷里，跋锋寒、徐子陵、寇仲在一道从山壁隙缝飞泻而下所形成的小潭旁喝水休息。

跋锋寒累得半死，缓缓解下上衣，露出精壮坟起的肌肉和三处伤口，忽地摇头叹道：“兀那婆娘真厉害，使我一时疏神下，几乎栽在她手上。”

寇仲正跪在小潭旁，掬水洗脸，冷水流进颈项里，痛快之极，闻言道：“跋兄说的是否那白衣婆娘，生得挺美的，究竟她是何方神圣，能让这么多不同帮派的人听她指挥。”

跋锋寒这时脱得只剩短跨，雄伟如山的躯体移进潭内，往飞瀑涉水走去，漫不经心的答道：“这婆娘叫郑淑明，乃前大江联盟主江霸遗孀，你们听过大江联吗？那是结合了大江附近十多个大小门派的一个联盟，自江霸给我宰了后，郑淑明便暂时代替了江霸的位置，其实一向以来大江联的事务都是由这婆娘打点的。”

徐子陵卓立潭边，瞧着任由水瀑照头冲在身上的跋锋寒，皱眉道：“跋兄为何要杀死江霸呢？”

跋锋寒耸肩道：“这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他要代人出头，找上了我，又技不如我以致掉了性命，就是如此而已。”

寇仲躺了下来，闭上虎目，舒服地吁出，一口气道：“跋兄的仇家，恐怕比我们还要多！”

跋锋寒微微一笑道：“寇仲你最好学徐兄般多站一会，每逢力战之后，最好不要这么躺下休息，那对修炼有损无益，像我现在般累得要死，也要强撑下去，不让劳累把我征服。哈！刚才杀得真痛快。”

寇仲吓得跳了起来，道：“真是这样吗？”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你倒听教听话。”接着指着左臂一道长约三吋的刀伤，叹道：“这刀是阴阳帮副帮主谢厚画的，他的刀法专走险奇，在群战中每生奇效，当时若我能不那么心切杀人，剑势不去得那么尽，谢厚就伤不了我，也不用因我的反击而身亡了。

生死就是那么的一线之判。”

徐子陵仰首望天，谷上的夜空已是残星欲敛，天将破晓，淡淡问道：“跋兄今趟来中原，究竟是否只为了撩事生非，妄逞意气，大开杀戒呢？”

跋锋寒离开水瀑，立在潭心，一派威压天下的气势，哈哈笑道：“寇仲便不会问这种问题，可见徐兄的英雄气概下，实有一颗妇人柔弱的心。这或可讨娘儿欢喜，却非大丈夫的行藏。”

顿了一顿，双目寒芒闪闪的盯着朝他看来的徐子陵昂然道：“大丈夫立身处世，最重要是放手而为，迈向自己立下的目标；凡挡在这条路上的，任他是武林至尊、天皇老子，都要一剑劈开。我跋锋寒岂会无聊得去撩事生非，更不屑与凡夫俗人打交道。剑道只能从磨练中成长，我到中原来是本着以武会友的精神，可是败于我剑下者总不肯心服，遂变成纠缠不清，不择手段的仇杀，但我跋锋寒又何惧之有呢？”

“扑通！”

脱得赤条条的寇仲一头栽进深只及胸的潭水里，水花溅得潭边的徐子陵衣衫尽湿后，再在跋锋寒旁冒出头来，喘着气笑道：“跋小子你说话倒漂亮，什么我跋锋寒何惧之有，不要忘记刚才便差点给人剁成肉酱，亏你还摆出这么不可一世的可笑样儿。”

跋锋寒啼笑皆非道：“你对我愈来愈不客气呢！不过我却感到挺新鲜的。因为从没有人以这种好朋友和不客气的语调和我说话。”

接着冷哼一声道：“不妨告诉你，我有一套催发功力的霸道心法，倘一经施展，当时必可闯出重围，但事后必须调息六个月才能复元。所以我仍是很感激你们出手帮忙，纵使给你们冷嘲热讽，亦不介怀。”

潭旁的徐子陵蹲了下来，抹着脸上的水珠道：“你的武功究竟是怎样学来的。为何会开罪了毕玄？”

寇仲奇道：“小陵你为何给人说得这么寒伧不堪，仍一点不动气，且不反驳？”

徐子陵潇洒地耸肩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妇人之心若代表的是善良和温柔，也没什么不妥。对吗？”

跋锋寒露出一丝笑意道：“徐子陵确是徐子陵，难怪琬晶会对你那么欲舍难离。”

接着整个人浸进潭水里，冒出来时，一双虎目射出缅怀的神色，缓缓道：“我自懂人事以来，便是在马贼群中长大，只知谁的刀子锋利，就不用受别人的气，唉！我已很久没想起以前的事。”

旁边的寇仲长身而起，只比他矮上寸许，但体型气魄却是毫不逊色，道：“那就不说好了。是呢！你不是和瑜姨一道的吗？为何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

跋锋寒苦笑道：“我和她失散了！”

两人失声道“什么？”

第八章 山中十日

三人坐在潭旁，跋锋寒道：“当日我和君瑜离开襄阳，便从陆路北上进洛，赶了三天路后，抵达南阳郡。”

寇仲问道：“南阳郡是谁在主事？”

跋锋寒正以衣袖抹拭搁在膝上的长剑，答道：“南阳属于王世充，由他手下大将‘无量剑’向思仁把守，这家伙颇有两下子，还与王世充像有点亲属关系。”

徐子陵有感而发道：“你倒清楚中原的情况，我们对这种谁是谁的仇家，谁是谁的亲戚，便一塌糊涂！”

跋锋寒微笑道：“只是我肯用心留意吧！且很多事都是君瑜告诉我的，听过就不会忘记。”

寇仲插入道：“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跋锋寒道：“本来只是小事，给一批来自寒外的仇家缀上我们，打了场硬仗，杀伤了对方几个人后，我们连夜离开南阳，继续北上，岂知在途中又遭到伏击。”他说来轻描淡写，但两人都可想象到当时战斗的激烈，否则跋锋寒和博君瑜就不用落荒而逃。

那一方面的人有此实力呢。

寇仲心中一动道：“是否遇上毕玄那阴阳怪气的徒弟拓跋玉和他浪荡风流的俏师妹？”

跋锋寒愕然道：“你们怎会认识他们的？”

寇仲道：“这事说来话长，究竟是不是他们？”

跋锋寒奇道：“寇仲你今晚是怎么了，似乎很没有耐性的样子。”

寇仲呆了半晌，同意道：“我确有点异乎寻常，很易生出不耐烦的情绪。究竟是什么原因？”

徐子陵道：“定是预感到会有某些事情发生，偏又说不出，对吗？因为我也有少许不祥的感觉。”

跋锋寒笑道：“不要疑伸疑鬼了哩！总言之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时，即管毕玄要来撩事生非，也要考虑换过别的日子，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寇仲拍腿道：“说得好！老跋你有否觉得自己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呢？问你事情，你总是吞吞吐吐，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答非所问，究竟你是怎样和瑜姨走散的。我关心的是我娘的师妹的安危啊！”

跋锋寒莞尔笑道：“是你自己岔到别处去吧！你是否看上了拓跋玉的俏师妹淳于薇呢？”

今次轮到徐子陵不耐烦道：“跋兄快说吧！”

跋锋寒忽地收起笑容，双目生寒，露出一个冷酷得令人心寒的笑容，沉声道：“我们是给阴癸派的第二号人物边不负截击于一座古庙内，他一句话都不说便动手，我独力架着他，让君瑜先溜走，但当脱身到指定地点会她时，却没有等到她。我怕她是给阴癸派的人算倒了。所以遍搜附近数十里的范围，最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寻回襄阳来，岂知又遇上郑淑明那贱货。”

两人听得脸脸相觑。

寇仲抓头道：“边不负是那里钻出来的家伙，为何从未听人提过他的名字。”跋锋寒道：“边不负是祝玉妍的师弟，此人武功之高，实我平生仅见，随便举手投足，我的剑也要变化几次才能封挡得着，打得我非常吃力。不过他输在智计逊我半筹，否则现在就不能和你们一起等待黎明的来临了。”

两人抬头望天，第一道曙光终于出现在东边的天际处。

跋锋寒漫不经意地道：“他是碗晶的生父。”

两人失声道：“什么？”

跋锋寒微笑道：“若不是碗晶长得像他，我怎能一眼便把他认出来。边不负乃魔教里的隐士，他的外号就是‘魔隐’，是否又嫌我把说话岔远了？”

寇仲哂道：“我理他是魔隐还是屁隐，却可肯定他顶多都是阴癸派的第三号人物，若你遇的是真正的第二号人物娼妖女，包保待会的太阳光没你有

照上的分儿。”

跋锋寒神色凝重的道：“阴癸派的传人终于踏足江湖了吗？可否告知详情呢？”

两人遂你一言我一语，把与馆馆的轱辘说出来。

跋锋寒沉声道：“想不到阴癸派这一代的传人厉害至此，跋某倒要见识一下。假设能把她掣着，便可向阴癸派作任何交易了。不过你们的计划过于被动，首先还要找到你们那四位兄弟，而这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徐子陵淡淡道：“阴癸派为何要劳师动众来对付跋兄？”

跋锋寒露出一丝笑意，扫了两人一眼道：“你们理该最清楚，馆妖女既和长叔谋、杜伏威联成一气，夺得竟陵；当然代表了祝玉妍和曲傲有携手借老杜打天下的协议。而我和君瑜则竟然于无意间破坏了他们对你们和飞马牧场的行动。魔教专讲以血还血，有仇必报，只是这点，已可使阴癸派不惜一切来杀死我了。”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色变。

跋锋寒明白他们担心的原因，冷哼道：“两位实不必过分担心，你们的瑜姨乃奕剑大师傅采林的嫡传弟子，无论祝玉妍如何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内，也不会蠢得结下这种动辄可倾覆阴癸派的大敌。他们要对付的只是跋某人，假若我们能擒下馆妖女，便可和祝玉妍谈判换人了。”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过了这么多天，馆妖女说不定已完全复元，若加上个什么边不负和几个阴癸派的喽啰，我们能否逃生都成问题，何况还要生擒她，跋兄定是说笑了。”

跋锋寒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道：“假若我们能在短期内武功突飞猛进，以静制动，然后突然出击，专拣敌方的重要人物不择手段施以暗算，你们认为又是如何呢？”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连忙请教。

跋锋寒一对锐目闪动着冷酷得教人心寒的杀机，缓缓道：“一向以来，我之所以要四处找高手搦战，皆因苦无够斤两的对手，若两位仁兄肯和我对拆钻研，以己之长，补彼之短，只要有十天八天的功夫，就可胜过其它人十年八年的努力。这一着任谁都不会想到。我们胜在年轻，又在不断的进步中，缺乏的只是新的刺激。”寇仲拍腿叫绝道：“亏你想得到，不过我却有一事不明，你和我们的关系一向不大妥当，为何却肯这么推诚与我两兄弟合作？其实阴癸派的主要目标是我们而非跋兄，但这么一来，跋兄将会与阴癸派和曲傲结下不可解的深仇。”

跋锋寒仰脸迎接第一道洒入谷内的阳光，微笑道：“我惯了独来独往，与你们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只为了这对大家都有说不尽的天大益处，也是我们迈向武道最高峰的修练过程里无比重要的一步。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和你们剑锋相对，但在眼前这段日子里，我们为今唯一求存之法，就是抛开过去的一切恩怨，共抗大敌。哼！谁想要我跋锋寒的命，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

寇仲点头道：“跋兄的口才真厉害，我听得非常心动。不过我们总不能整天打来打去，闲时还得出动去探听消息，看看敌人有什么动静。”

徐子陵反对道：“这就不是以静制动。要知我们昨晚已露行踪，馆妖女夸下海口要杀我们，魔门既讲有仇必报，所以亦该是有誓必践。只要他们动员找寻我们，我们便会给她可乘之机。唯一要担心的，还是玉成他们的安危，若可把他们找到，便可放下这方面的心事了哩！”

跋锋寒点头赞同，道：“徐兄说得好，这十天我们必须抛开一切，专志武道，与时间竞赛。其它一切，都要留待这十天之后再说。否则出去也只是白饶，徒自取辱，且以后只能东躲西逃，惶惶不可终日，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寇仲伸出右手，正容道：“说得好！我们就躲他娘的十天，然后发动雷霆万钧的反击，让祝玉妍知道天下并不是任他们横行无忌的。”

跋锋寒亦伸出右掌，与他紧握在一起，肃容道：“若我猜得不错，当敌人寻不着我们时，定会在洛阳布下天罗地网待我们投进去，那就是我们反击的最佳时机了。”

徐子陵把手按在跋锋寒掌背处，道：“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秘密躲起来，若是藏在这里，只是兵刀与掌风声响，便会把敌人引来。”

跋锋寒胸有成竹道：“襄阳东南方有座大洪山，连绵数百里，只要在那里随便找处深山穷谷，保证能避过任何人的耳目，两位意下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欣然同意。

就是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不但使他们避过杀身之厄，还令他们三人同时在武道上再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明月照射下，汉水在重山外远处蜿蜒奔流，光波点点，蔚为奇观。

徐子陵盘膝坐在一处高崖之上，缓缓睁开虎目。

经过近四个时辰的默坐冥修后，跟前的景象焕然一新，充盈着新鲜的动人感觉。

徐子陵环目一扫，高耸峭立的峰岳在左右两方如大鹏展翅，延伸开去，岩壁千重，令人生出飞鸟难渡的感觉。事实上凭他们的轻功，在攀援上来时亦费了一番功夫。

对面矮了一截的山峦则林木郁盛，奇花异草，数不胜数，其中石隙流泉，仞壁飞瀑，更为这深山穷谷平添不少生趣。

风声响起，不片刻寇仲来到他旁，就那么在崖沿坐下，双脚伸出孤崖外，摇摇晃晃的，说不尽的逍遥写意。

徐子陵道：“老跋呢？”

寇仲答道：“这小子不知躲到哪里练功，唉！坦白说，今趟虽说是互利互助，可是由于风湿寒无论在武功底子和识见上都比我们扎实，天分才情亦不下于我们，所以说说不定是养虎为患。”

徐子陵微笑道：“仲少很少这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的，为什么会忽然有这种感慨？”

寇仲叹道：“你和风湿寒相处多了，愈会感到他是天性冷酷薄情的人，不要看我们现在大家称兄道弟，将来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徐子陵奇道：“听你的语气，似乎对他颇有顾忌。”

寇仲沉声道：“我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和他交手钻研，接触多了，只能以深不可测来形容这个人。他在关键处更有所保留，所以他的得益当会比我们更大。”

徐子陵道：“我却认为是两下扯平，无论他如何留上一手，但我们总在他处学得很多以前想也没想过的东西，更听到许多域外奇异的风土人情。”

是了！这几天你不时看鲁先生遗下的历史书和兵法书，究竟学到了什么呢？”

寇仲眉飞色舞道：“当然是获益匪浅，兵法要比两人对仗复杂上千百倍，万千变化，怎都说不完。不过照我看鲁先生的想象力仍未够丰富，立论有时更是太保守了。”

徐子陵警告道：“先谦虚地掌握人家的心得再说吧！”

寇仲道：“我比你更尊敬他老人家，鲁先生用心最多是阵法的变化，什么三角阵、梅花阵，奇正虚实的运用，都能发前人所未发，他传我兵法，定是要我把他研究出来的东西用在现实的战场上，我必不会令他失望的。”

接着低声道：“你说风湿寒是否真的对瑜姨好呢？”

徐子陵叹道：“这个难说得很，跋小子这人很有城府，从不表露内心的感情，照我看，他还是爱自己多一点。”

尖啸从山顶传来，练功的时间又到了。

一轮明月，斜照山岭。

跋锋寒挥剑猛劈三下，破空之声，尖锐刺耳，凶狠猛毒，有使人心寒胆裂的威势。

“铮！”

剑回鞘内，跋锋寒气定神闲道：“徐兄寇兄觉得这三剑如何？请给点意见。”寇仲笑道：“这三剑最厉害处就是无论力道、速度均整齐划一，最难得是气势一剑比一剑强，任谁遇上跋兄这三剑，都要待三剑过后才能反击。”

跋锋寒点点头，不置可否地问徐子陵的意见。

徐子陵若有所思的道：“跋兄这三剑有一处奇怪的地方，就是落剑间看似一气呵成，其实却非如此，似乎中间仍有可乘之隙，若对方是高手，定会利用这点罅隙反击。”

跋锋寒赞叹道：“这看法精到之极，若我要三剑力道平均，速度相同，必须分三次发力运剑，于是就会出现徐兄所说的情况。当日我决战独孤凤时，就是给她找到这破绽，只使一剑便给她破了，这女人美得惊人，手底更是硬得可怕。”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面相觑，两人自问就算有此眼力，但能否利用来破跋锋寒的剑法，却是另一回事。而且这还是以前旁观者清的安详心态才把握得到。换了这三剑是迎头劈来，能挡得住已是谢天谢地。由此即可知独孤凤是如何高明。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你是否输了给她呢？”

跋锋寒傲然道：“她胜在剑法精微，我却胜在实战经验丰富，故意自断佩剑，骗了她半招，硬是把她气走。不过下次遇上，我便不能那么容易脱身哩，这婆娘比我还要好斗。”

徐子陵恍然道：“难怪跋兄提议我们入山修练，这该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跋锋寒冷哼道：“若只是对付这婆娘，我自己一人独练便足够。但我的目标却是宁道奇、祝玉妍之辈，将来我返回故土，第一个挑战的就是毕玄那家伙，让他知道谁才是突厥第一高手。”

寇仲忍不住问道：“究竟你和毕玄有否交过手呢？”

跋锋寒苦笑道：“若真交过手，我那还有命在这里和你们研究武道。但也等若交过了手，因为他的大弟子颜回风给我宰了，明白了吗？”

两人暗忖难怪毕玄要杀你了。

跋锋寒回复一贯冷漠，道：“徐兄寇兄请准备。”

寇仲愕然道：“你要同时应付我们两个人吗。”

跋锋寒微笑道：“有何不可。”

徐子陵笑道：“跋兄经四个时辰静思后，必有所悟，便让我们一开眼界吧！”跋锋寒缓缓拔出宝剑，迎着吹过山岭的一阵长风，衣衫猎猎飞扬，由于他背后就是崖沿，整个人像嵌在星罗棋布的夜空里，望之直如神人，确有不可一世的霸道气概。抚剑沉吟道：“这剑是我采深海钢母，穷七天七夜亲手打制而成，刚中带柔，坚硬而f，远胜我另一把已折之刀，一直以来我都想不到恰当的名字，今夜却忽然意到，就名之为‘斩玄’，两位请作个见证。”

斩玄剑要斩的自是毕玄，正是跋锋寒刻下追求的目标。

寇仲腰板一挺，掣出井中月，笑道：“井中月之名恰是来自一个玄奥的意念，倒要看看跋兄的斩玄剑能否真的斩玄。”

跋锋寒双目射出寒芒，凝定在因寇仲催发内劲而黄芒闪闪的井中月上，沉思道：“寇仲你这把刀杀气极重，故须谨记人能制刀，刀亦可制人。”

寇仲愕然抚刀，怀疑地道：“真会有这种事吗？”

跋锋寒一声长啸，瞧往徐子陵，明月刚好挂在他俊脸后方高处，金黄的月色下，愈显得他卓尔不群，潇洒孤高的动人气质，不由想起了单琬晶，心中暗叹，沉声道：“我要出剑了！”

徐子陵一对虎目亮了起来，淡淡道：“跋兄为何忽然透出杀伐之气，不像以前的收敛深藏呢？”

跋锋寒心中暗懔，知道解释只是废话，微笑道：“所以两位今趟须特别小心，说不定小弟一时兴起，会把你们干掉都说不定哩！看招。”

寒劲骤起。

斩玄剑疾攻寇仲，左手忽拳忽掌，变化无方，直取徐子陵，威勇无匹。

叮当之声不绝如缕，寇仲一步不让的架了跋锋寒三剑，对方剑势忽变，由大开大阖，化为细致的剑式，圈、抹、劈、削，手法玄奥奇特，把寇仲完全罩在剑势之内。

另一手则是硬桥硬马，远击近攻，教徐子陵无法与寇仲形成合围之势。

最厉害处是他练就心分二用的心法，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人，能分身以不同的战略对付他们。

一时在这方圆三、四丈许的岭顶处，剑气腾空，杀气贯盈。

寇仲和徐子陵见跋锋寒如此豪勇，都精神大振，正要全力反攻时，跋锋寒一个大旋身，变得以左手对付寇仲的井中月，右手斩玄则狂攻徐子陵，登时又压下两人的攻势。

待他们守稳阵脚时，跋锋寒又叱喝如雷，左手掌和右手剑夹杂而出，幻出一片剑光掌影，狂风暴雨般忽左忽右，杀得两人陷在被动之下风里。

寇仲猛提一口真气，往横一闪，同时运刀猛劈。

这一刀起始时似是劈往空处，但当井中月落下时，跋锋寒的斩玄剑偏像送上门来般被他一把劈个正着。

螺旋劲气有若山洪暴发，震得跋锋寒也要横移半步。

跋锋寒大笑道：“这一刀才有点味儿。”

“砰！”

徐子陵趁势一拳击至，跋锋寒失了势子，被迫硬拚了一拳。

以跋锋寒之能，亦被迫得门户洞开，再不能保持原先抢攻的优势。

寇仲争取了跋锋寒右侧的位置，在跋锋寒疾退后意欲卷土重来时，井中月化作一道黄芒，奔雷掣电般朝跋锋寒右肋下射去，刀未至，螺旋劲气已激射而来。

跋锋寒左手先发出一记劈空掌，硬将徐子陵迫开，然后回剑扭身挑开寇仲的井中月，依然是威势十足，但似已无复早前之勇。

蓦地跋锋寒反退为进，剑随身走，趁寇仲井中月劈到面前，斩玄剑化作一道长虹，直向丈许外崖沿处的徐子陵射去，其势凌厉无匹，更胜先前，显示他刚才的示弱，只是诱敌之计。

最要命是这一剑笼罩的范围甚广，徐子陵又后无退路，只有硬接一法。

“啪！”

徐子陵却像早知跋锋寒有此一着般，弓步坐马，一掌切在斩玄剑上。

若这是平野之地，攻的攻得精采，挡的挡得漂亮，可说是平分春色。

但在目下的环境，两劲交击，跋锋寒可以后移，徐子陵却是万万不能稍退。

寇仲见徐子陵给跋锋寒内劲撞得要跌出悬崖外，大惊失色时，跋锋寒大喝道：“抓剑！”

徐子陵一把抓着剑身，被跋锋寒扯了回来，离开崖边。

徐子陵松开斩玄剑，抹了一额冷汗道：“好险！我还以为跋兄真的要害我。”跋锋寒哈哈一笑，还剑鞘内，道：“我岂是这种卑鄙小人，要杀徐兄，也要堂堂正正。不过却试出了徐兄的真本领，竟能挡得住我这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一剑。”

接着沉吟道：“你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所谓奕剑术，其实是与傅采林的奕剑术形似而神非。就像徐兄刚才封格的手法，颇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先知先觉的意味，便与奕剑术‘以人奕剑，以剑奕敌’的心法大不相同。”

寇仲问道：“什么是以人奕剑，以剑奕敌呢？”

跋锋寒道：“大约言之，就是施剑如奕棋，布下种种局势，只要敌人入壳，便会任从摆布，看起来就像能预知对方的招式变化那样。但两位的奕剑法却非如此，例如徐兄可否告诉我为何刚才能先一步封挡我斩玄剑的进攻路线，令我无法尽情发挥剑法的精微和劲道呢？”

徐子陵的眼睛亮了起来，点头道：“跋兄的分析非常透澈，当时纯粹是一种感觉的驱使，令我感到跋兄会如此这般地挥剑攻来。”

跋锋寒叹道：“这正是《《长生诀》》的妙处，这本道家宝典实包含生命的奥秘，不但改变了你们的体质，还逐分逐毫在释放你们的精神潜力。试问在武林史上，谁能似你们般进步得那么神速，能催动螺旋而去的劲气更是闻所未闻。但亦使我受益良多，他日若能大成，这与两位相处十日的经验，必可占一关键的位置。”

寇仲哈哈笑道：“听得我手都痒起来了，不如再拚几场吧！”

“锵！”

井中月离鞘而出，朝跋锋寒疾攻过去。

第九章 血战襄阳

十天之期，转瞬即逝。

三人离开大洪山时，均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不要看跋锋寒胆大包天，却也小心谨慎，运用种种手段，察看敌人的踪影，以免误中埋伏。

朝襄阳赶了一天路后，他们找了个山头歇息，以掘来的黄精里腹。

在漫天星斗下，跋锋寒提议道：“任馆妖女如何智计过人，总猜不到我们的性格，肯乖乖躲上十天。只会以为我们已秘密北上洛阳，所以路上我们理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倚石而坐，一副懒洋洋样子的寇仲点头道：“就让我们以最快方法赶赴洛阳，我担心玉成他们等得心焦难熬，唉！又或他们已落在馆妖女手上。”

跋锋寒道：“放心吧！你那四名兄弟跟了你们这么久，又知形势凶险，自懂隐蔽行藏。说真的，我对你们之所以会生出器重之心，实是自那趟和君瑜追失你们开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人当时在轻功上都胜过你们，偏是久追不得，到现在我仍然想不通。”

徐子陵淡淡道：“当时假若追上我们，跋兄是否真的要干掉我们呢？”

跋锋寒漫不经心地微笑道：“凡人都要死，早死和迟死都不外一死。假若你们曾经历过我在大漠里活在马贼群中的生活，对什么死死活活会看得淡漠很多，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世上只有强者才可称雄，其它一切都是假话。”

徐子陵皱眉道：“若强者能以德服人，不是胜于以力服人吗？”

跋锋寒晒道：“强者就是强者，其它一切都是达致某一个目标的手段和策略而已，试看古往今来能成帝业霸权者，谁不是心狠手辣之辈。比起杀伐如麻的毕玄，跋某人仍差得远呢！”

徐子陵瞧了寇仲一眼，见他观天不语，禁不住一阵心寒。

跋锋寒从容道：“每个人都各有其信念和行事的风格，不要以为我好勇斗狠，便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抵达襄阳后，用钱买也好，明抢暗偷也好，怎也要弄他一条船，沿洧水北上，那便可省回很多脚力，两位意下如何？”

寇仲斜眼兜着他道：“跋兄囊中是否有足够的金子呢？又偷又抢终非英雄所为。”

跋锋寒失笑道：“你们若有顾忌，此事就交由我去处理好了，跋某绝不会薄待肯卖船给我的人。”

一阵夜风吹来，三人均生出自由写意的舒泰感觉。

寇仲笑道：“听跋兄意思，似是行囊丰足，生活无休，令小弟非常羡慕。不知可否向跋兄请教些赚钱之道？”

跋锋寒哈哈一笑道：“我们尚有一段日子要朝夕相对，你留心看吧！”

接着嘴角露出一丝阴森的笑意，沉声道：“只要给我逮着阴癸派的人，我便有方法迫他吐露出阴癸派的巢穴所在处，那时我们就转明为暗，以暗杀手段见一个杀他一个，让祝玉妍知道开罪了我跋锋寒的后果。”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都是心中凛然。

跋锋寒或者并非坏人，但当反脸成仇后，却肯定是可怕的敌人。

翌日中午时份，三人抵达襄阳，襄阳城门复开，一切如旧。

他们缴税入城，径自投店。

梳洗后，跋锋寒胸有成竹的去了张罗北上的船儿，两人闲着无事，到附近店铺买了两三套新衣服后，找了间食店坐下，每人点了一碗卤面，开怀大嚼。

由于过了午 时间，食店内冷冷清清的，除他们外，只有两台客人。

寇仲低声道：“我从没有一刻像现今般感到争霸天下是那么遥不可及的目标。可是在十多天前，当我站在竟陵的城墙上时，天下就像臣服在我脚下般，而我则永不会被击倒。唉！”

徐子陵道：“因为你是不甘寂寞的人，这十多天退隐潜修的生活，定把你闷出鸟来。”

寇仲沉吟道：“我看却不是这样，这十多天我是像你般投入，既享受剑刃交锋的刺激，更陶醉在各自静修的宁静里。有时把什么李秀宁、宋玉致都忘得一干二净，轻松得像飞鸟游鱼，无忧无虑，有时内功收发得甚至似可控制真气螺旋的速度，那感觉就有如成了宁道奇般，当足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

徐子陵拍案叹道：“假设我们能控制螺旋的速度，例如先慢后快，先快后慢，恐怕连老跋都挨不了多少下。不过要达致这样的境界，恐怕还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寇仲愕然道：“原来你也感觉到这美妙的可能性，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呢？”

徐子陵欣然道：“今次和老跋相宿相栖了这么多天，是福是祸我仍不敢说。但可肯定跟前便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至少让你体会到精神没有负担时的欢愉和写意，减了几分你要争雄天下的野心，否则你怎会感到争霸天下会离得遥远了些呢？”寇仲苦笑道：“兄弟你又来耍我了，不过亦引发了我一个妙想天开的念头，假若我一边与人争雄斗胜，一边却保持着忘忧无虑，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心境，那时谁能是我的敌手。他娘的！我就把奕剑术用在战场上，成为寇子兵法，那时天下将是舍我其谁。”

说到最后，双目神芒烁动，慑人之极。

徐子陵皱眉道：“这些话说来容易，却是知易行难。例如当日站在竟陵城头，面对江淮军千兵万马的攻城战，你能轻松起来吗？”

寇仲道：“当时轻松不起来，因为受到四周死亡毁灭的景象冲击，情绪大起波动所致。但若我把整个战场视作一个大棋盘，所有兵将都是棋子，而我则轻松写意的在下棋，那岂非可以优哉悠哉吗？”

接着微笑道：“寇子兵法的第一要诀：心法至上，谈笑用兵。”

徐子陵叹道：“现在你差的只是手上无兵，否则我会为你的敌人担心。”

寇仲待要说话，一阵长笑从入门处传来，接着一把阴阳怪气的男声道：“徐兄寇兄你们好，拓跋玉特来请安。”

两人吓了一跳，朝门口望去，果然是毕玄派来找跋锋寒算账的徒弟拓跋玉，立时心中叫苦。

拓跋玉仍是那副好整以暇的模样，打扮得像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般，一身锦缎华衣，腰上却悬着他的独门兵器“鹰爪飞撻”，最妙是两端的鹰爪

天衣无缝地爪握紧扣，成为一条别致的腰带。

他满脸笑容的来到桌旁，“咦”的一声道：“两位兄台的神色为何如此古怪？是否因爽了半年前洛阳会面交书之约，而感到尴尬呢！”

两人听他冷嘲热讽的口气，心知不妙。拓跋玉本身便是一等一的高手，当年一人独力应付他们两人，再加上刘黑闼和诸葛威德，他仍能处在上风，武功虽未必强过跋锋寒，但已所差不远，何况还有位不在他之下的俏师妹淳于薇和毕玄亲手训练出来精于联战的“北塞十八骠骑”，反脸动起手来，虽然他们武功已大有进步，仍是不敢乐观。

寇仲赔笑道：“拓跋兄请息怒，这年来兄弟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请拓跋兄先坐下来，要碗什么清汤面诸如此类的，先降降火头，大家再从长计议好吗！”

拓跋玉再哈哈一笑，坐了下来，油然道：“伙计都溜了，怎么唤东西吃？”

两人愕然瞧去，不但发觉两名伙计不知躲到哪里去，连仅有的两台食客都悄悄溜了，偌大的食馆，就只他们三个人。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正准备北上洛阳找拓跋兄。拓跋兄不要误会。”

拓跋玉笑道：“两位勿要心虚才是。小弟今趟来会，实另有要事商量，《《长生诀》》可暂搁在一旁，待此事解决后再处理，两位意下如何？”

寇仲不悦道：“我们会因何事心虚呢？”

拓跋玉露出一丝暧昧的笑意，道：“那就最好不过。小弟有一条问题，希望从两位兄台处得到答案。”

徐子陵道：“拓跋兄请说吧！”

拓跋玉淡然道：“我们今趟来襄阳，主要是追捕跋锋寒这奸贼，遇上两位纯是一个巧合，更想不到两位会与跋贼同路。坦白说，小弟和敝师妹对寇兄徐兄都很有好感，又得两位肯义借《《长生诀》》。所以特来请两位置身事外，不要卷入我们和跋贼的斗争中，两位一言可决。”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都大感为难。

现在他们和跋锋寒在一条船上，风雨同路，与阴癸派展开斗争，若事情尚未开始，便对跋锋寒的危难袖手旁观，怎么说得过去，更不用谈联手合作了。

寇仲苦笑道：“我们非是要与拓跋兄作对，更是珍惜大家之间的情谊。不过拓跋兄的提议确令兄弟颇感为难。但假若拓跋兄和跋兄是公平决斗的话，我们绝不干涉。”

拓跋玉沉默下来，精芒闪烁的双目在两人脸上来回巡视了几遍后，叹道：“寇徐两兄可知为何这店内的人都忽然溜走了？”

两人心中一凛，功聚双耳，立时觉察到店外异样的情况。

拓跋玉柔声道：“自李密对你们下了‘蒲山公令’，江湖上欲得你们往邀功的人多不胜数，其中以‘金银枪’凌风和‘胖煞’金波组成的‘拥李联’声势最盛，聚集了百多名武林人物，其中更不乏高手，正在全力追杀两位，所以两位的处境实是非常危险。”

现在我拓跋玉只是尽朋友之义，特来通知一声吧！”

寇仲平静地道：“他们是否在外面？”

拓跋玉道：“他们只是其中一帮人马，寇兄和徐兄小心了！”

说罢长身而起，就那么悠悠闲闲的走了。

寇仲瞧往徐子陵，后者点了点头，两人同时弹离椅子，冲天而上，撞破屋顶，带起了漫天碎瓦，来到店子瓦背之上。

环目一扫，登时呆了。

只见远近房顶全站了人，骤眼瞧去，至少有过百之众。

那‘胖煞’金波和‘金银枪’凌风则立在对街一所铺子的瓦面上，一副瓮中捉鳖的样儿。

一阵长笑来自左邻房舍的瓦背处。

两人循声瞧去，见到发笑者是个身量瘦长，潇洒俊逸的中年人，脸上泛着严厉阴森之色，令他的笑容透出一种冷酷残忍的意味。两手各执大刀一把，颇有威势。他旁边高高矮矮站了十多个形相各异的人，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神气充足，均非易与之辈。

那人笑罢沉声道：“本人钱独关，乃襄阳城城主，特来拜会徐兄和寇兄，两位近况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首次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若只是凌风、金波那般武林人物，他们打不过便可落荒逃走，可是若有钱独关参与其中，等若举城皆敌，能否逃走实在没有把握。

金波冷哼一声，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后，发出一阵奸笑道：“两位若肯放下兵器，束手就擒，我金波保证在把两位献上密公前，好好善待两位。”

寇仲摇头失笑，转向钱独关道：“老钱你何时成了李密的爪牙，江湖传闻的钱独关不是一向保持中立，谁都不卖账吗？”

徐子陵跟他一唱一和道：“仲少你有所不知了。这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老杜攻陷竟陵，不日北上，老钱自然要找位主子照顾呢！偏你还要问这种蠢问题。”

听到他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极尽嘲讽的能事，钱独关身旁的手下人人脸现杀机，跃跃欲试，反是钱独关不为所动，一振手中双刃，从容道：“假若两位肯把‘杨公宝库’之事从实相告，我钱独关立即撤出这场纷争，两位意下如何？”

寇仲哑然失笑道：“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若钱兄肯保证我们可安全离开，告诉你宝藏藏处又如何。钱兄请先作定夺。”

凌风方面的人立时露出紧张神色，看看钱独关如何回答。

钱独关微笑道：“寇兄若想离间我们和金波兄的交情，只会是白费心机，闲话少说，两位一是束手就擒，一是当场被杀，中间绝无妥协余地，清楚了吗？”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大笑，接着从瓦顶破洞溜回店内去。

“轰！”

寇仲在敌人分由前后攻入食店前，早一步撞破墙壁，到了隔邻店内。

那是一间杂货店子，店中人已闻风关门不做生意，老板和两个伙计正伏在店铺门封板的一扇打开的小窗窥看街外的动静，忽然祸从旁至，载满货品的架子随着沙石激溅塌了下来，店内立时乱得像发生地震后的灾场。

三人目瞪口呆时，寇仲闪电来到老板之旁，把一锭金子塞进他衣襟内，还不忘微笑道：“地上的货我全买了！”

倏又闪退，与往后门逸去的徐子陵会合一起，瞬眼不见。

“砰！”

徐子陵提脚踢破木门，来到杂货店后的小巷里，箭矢般往巷尾掠去。

寇仲掣出井中月，紧随其后。

两人自少到大，没有一刻不是打打逃逃，在这方面自然是驾轻就熟。

风声响起。

徐子陵向寇仲招呼一声，改变方向，翻上巷墙，只见四方八面全是追来的敌人，忙掠下闪到一座宅院的园林里。

吠声狂起，三头恶犬朝两人扑至。

寇仲、徐子陵都是爱护动物的人，腾身而起，落足一棵橡树的横丫处，借其少许弹力冲天而起，越过两座房舍，来到另一处瓦面上。

“嗤嗤”声响，不知何处射来一排劲箭，两人被迫下只好跳下瓦背，到了一处大街上。

叱喝之声不绝于耳，敌人纷纷从屋顶跃下，对他们展开包围拦截。

际此午后时分，街上行人熙来攘往，车马如龙，忽然有此特变，登时乱作一团，人人争相走避，车马则撞作一堆，慌得驾车和坐车者都要跃地逃生。

寇仲和徐子陵杂在四散奔逃的一股人潮里，横闪冲进一间生果店内，心叫对不起时，顺手弄翻了两箩西瓜，撒满地上。

两名敌人刚好扑进店来，踏在西瓜上，立时变作滚地葫芦，两人已从后门逸逃。

两人全速奔逃，进入了另一条大街后，朝最接近的南城门疾驰而去，这时他们已脱出重围，敌人都似给抛在后方。

两股人马追逐下，所到处都惹起了恐慌和混乱，喊叫震天。

片晌后两人切入贯通南北两门的通衢大道，南城门出现在长街的左端。

他们本打定主意硬闯南门，岂知一瞥之下，南门竟已关闭，且看过去整截通往南门二百多丈的街道渺无人踪，可疑之极。

寇仲当机立断叫道：“北门！”

徐子陵和他心意相通，早在他呼叫前，已转右朝北门奔去。

南门方面立时现出钱独关和一众手下，狂追而来，声势//。

寇徐已掠出了百丈之远，两旁瓦面不断有敌人跃下，都只差一点才能截着两人。

街上奔走窜逃的人群车马，为他们作了最佳的掩护和障碍物。

只十多息的时间，他们越过长街的中段。

蓦地前方人群散开，以凌风、金波为首的三十多名武装大汉，像潮水般往两人涌至。

两边瓦背同时出现了以百计的钱独关手下，把逃走的之路完全封闭。

寇仲大喝一声，猛提一口真气，井中月化作一道黄芒，朝领头的凌风、金波射去。

螺旋劲发，寒劲狂卷。

徐子陵左右手各劈出十多掌，许多片胜比利刃的掌风，就在敌人跃落街上阵脚未稳的时刻，以拿捏得分毫无误的时间速度，命中了十多名敌人。

敌人立时人仰马翻，功力稍差者立时抛跌倒地，反撞入沿街的内店或墙壁处，功力较强者亦要踉跄跌退，喷血受伤。

“铮铮铮！”

井中月同时给分持金枪、银枪的凌风和使长铁棍的金波架着。

螺旋气劲狂吐下，两人同时被寇仲震开。

寇仲想不到两人武功如此强横，虽勉力迫退他们，心中却无丝毫欢喜之情。更知若不猛施杀手，突破敌人的拦截，今天休想有命离城。

叱喝一声，疾扑而上，不予金波、凌风任何喘息的机会。

金波和凌风均是狡猾多智的人，见他勇不可挡，立即加速退后，好让其它人从旁补上，先挡上一阵。

此时钱独关一众已赶至身后百丈许处，若让两帮人前后夹击，情况就更不堪想像。

寇仲小命受胁，那会留手，井中月左挥右劈，见人便杀。

经过这十日山中修炼，他的刀势变得更是凌厉无匹，螺旋劲道收发由心，一刀劈去，挡者不是应刀抛跌，就是连人带兵器给他震得横跌直仆，竟没有人能阻他片刻。

徐子陵紧随寇仲身后，却是背贴着背与他像二位一体的双身人，硬以拳风掌劲，杀得冲上来的敌人左抛右跌，令寇仲全无后顾之忧。

只是攻来的敌人无不身手高强悍猛，特别是钱独关的手下都是经过严格操练的雄师，虽不断有人被击倒，仍是前仆后继的杀上来，使他们应接不暇。

整条长街此时除了弃下的车马外，所有行人都避进了横巷中和店铺内，这种情况自是大大不利于两人。

金波和凌风仍在急退中，口中不断呼喝其它人加入战圈里。

钱独关又追近了二十多丈。

寇仲杀得兴起，想起跋锋寒那三剑，井中月连劈十多下，登时有十七、八人中招倒地。

“当！”

金波知时机已到，改退为进，铁棍挟着劲厉的风声趁寇仲气势稍竭的一刻，扫往寇仲下盘。

以寇仲之能，亦感进势受阻，止步挥刀挡格，把铁棍震开。

凌风左手的金枪，右手的银枪，像两条毒蛙般颤震不停，补上被震退的金波位置，当胸搦至。

寇仲心叫糟糕时，徐子陵的背已重重撞在他背后，并输来一股真气。

寇仲那还不知道他的意思，乘势斜冲而起，井中月照头疾劈凌风。

凌风那想得到他能原地拔空攻至，魂飞魄散下滚倒地上，金银枪往上迎击。

寇仲哈哈一笑，井中月先画出一圈黄芒，斩断了附近几名敌人的兵刃，才抽空一刀劈入凌风两枪之间。

凌风不愧强手，双枪交叉挡架。

“笃！”的一声，凌风虽接上这一招，却挡不了寇仲的螺旋真劲，口喷鲜血，滚往一旁，接连撞倒了他那方面的七、八个人。

钱独关等已追至后方五十丈处，形势更趋危急。

徐子陵一个翻身，来到寇仲身下，一拳朝金波击去，左右同时飞出而脚，踢飞了两名横扑上来的敌人。

经此一轮交手，金波那边聚集了三十多人，把去路全截断了。

“蓬！”

金波腾出左掌，以硬拚的手法挡了徐子陵的隔空拳，被震得踉跄跌退时，上方刀啸骤起，井中月当头攻至，其它人被刀风迫得四外散开。

金波忽然发觉自己一个人面对徐子陵和寇仲上下两路的进攻，骇然下自行倒地，滚往一旁，活像一个大圆球。

两人去此强敌，压力大减，冲入了前方敌阵中，全力施为，杀得那三十多名大汉叫苦连天，溃不成军。

刹那间两人突破了前路的封锁。

就这至关紧要的一刻，娇笑声来自前方。

两人骇然瞧去，只见被跋锋寒所杀的大江联前盟主江霸的美丽遗孀郑淑明，正笑意盈盈的拦在前方二十丈许处，两旁则不断涌出大江联旗下各门各派的好手。

两人念头电转，改为朝左方屋顶瓦面扑射上去。

娇笑声中，久违的艳尼常真，两袖各飞出一条彩带，从瓦面往他们拂至。

另外十多名大汉亦暗器齐施，往两人雨点般撒来。

两人心中叫娘，运气堕地。

另一边屋顶上现出恶憎法难横杖而立的雄伟巨躯，狂笑道：“两个小子为何不闯贫僧把守的这一方呢？”

只是这一耽搁，后面的钱独关及时赶到，使两人登时陷进四面受敌的劣境内。敌人退了开去，腾出大片空地，人人怒目相向。

寇仲和徐子陵贴背而立，表面虽全无惧色，但心底下却是后悔不已。

他们之所以陷于如此田地，皆因想不到四方面的势力会组成联盟，合起来对付他们。

可以想象当敌人在北上洛阳的路途上找不到他们三人的影踪后，断定了他们仍在襄阳附近，故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候他们自动送上门来。

而他们的心神却全放在应付阴癸派上，一时疏忽，更想不到钱独关亦成了敌人，才有此失策。

恶憎法难最是好斗，又与他们有不解的深仇，跃往街上，持杖朝两人迫来，森寒的气势，换了一般高手，那怕不胆战股栗，弃械而逃。

寇仲知恶战难免，收摄心神，井中月指向法难。

法难一对巨目射出森厉的寒芒，罩定寇仲，大叫道：“我要亲手收拾你这小子，谁都不要上来助拳。”

霎时间法难迫近，挥杖猛扫。

徐子陵移了开去，傲然卓立，表示不会插手。

寇仲健腕一抖，井中月疾劈而出，竟以硬拚手法，去应付法难重逾百斤的钢杖。

“当！”

刀杖交接，发出震人耳膜的激响。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寇仲不但没有被向以臂力强横见称的法难砸得刀飞人亡，还震得满脸泛起惊容的法难倒退了半步。

就在钢杖荡开的闪电光景中，寇仲手中的井中月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回手劈出第二刀。

黄芒破隙而入，迅急得没有人能看得清楚。

换了在十多天前，寇仲绝使不出这么山洪暴发式霸道凌厉的刀法。

但这十多天日夕都对着高强如跋锋寒者刻苦锻炼，使他能以螺旋劲出奇不意地化解了法难的杖劲，然后疾施反击。

众人惊呼声中，法难杖尾回打，勉强挡着寇仲这石破天惊的一刀。

法难闷哼一声，硬被他劈得跌退寻丈，退回了围堵两人的外围敌人之后，气得老脸发青，威风尽失。

寇仲哈哈一笑道：“这般三脚猫的功夫，也敢来献丑，一起上吧！”

登时有十多人拥上前来。

钱独关排众而出，大喝道：“都退下去！”

他的说话显在众人里有至高权威，冲上来的人都依言退下。

寇仲和徐子陵又会合在一起，心中叫苦，现在他们的希望是越乱越好，说不定在混乱中才会有逃走机会。否则若对方运用上趟对付跋锋寒的车轮战术，只是累也可把他们拖死了。

敌人朝后退开，围成一片更广阔的空地，两边的人都退至行人道上，遥制着大街中心处他们这两条网中之鱼。

郑淑明在与钱独关遥对的人群里走了出来，左右还有凌风和金波，郑淑明娇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两个小子，竟敢与我大江联为敌，今趟还不插翼难逃吗？”寇仲冷笑道：“多言无益，先手底下见个真章，谁来和寇某人先拚一场？”

众敌倏地一起发喊，声震长街。

第十章 荒潭悟道

钱独关一声令下，登时扑出了二十多名劲装大汉，刀矛剑戟，围着两人鏖战不休，这摆明是以人海战术，好消耗两人的体力。

郑淑明娇叱一声，大江联的高手里亦分出十多人来，加进激战里。

寇仲和徐子陵背靠着背，咬紧牙龈，迎战着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涌上来的狂攻猛击。

徐子陵拳掌齐施，底下双脚闪电般连环踢出，登时有三人应招抛掷，当场毙命。

寇仲的井中月左挥右舞，刀无虚发，黄芒到处，定有人中刀倒地。情况惨烈至极点。

徐子陵刚劈空夺过一根长枪，顺手把一名大汉连人带剑扫得趴不起来后，叫道：“仲少，一动无有不动。”

寇仲一声狂喝，往横移去，不但避过了劈来的斧头，还斩断了两柄长矛，踢飞了另一名敌人。

徐子陵随着他往一旁移开，左掌隔空打出一股螺旋气劲，击得一名敌人打着转抛跌远方，另一手的长枪则来个横扫千军，飘忽无定，三名躲避不及的敌人，先后胸腹中招，溅血倒地。

整个包围网立时因他们的移动乱作一团，再不似先前的组织严密。

寇仲和徐子陵压力大减，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立时分了开来，放手反击。

寇仲刀出如风，快逾掣电，在敌人群中纵跃自如，井中月过处，必有人惨叫抛掷，留下了狼藉的尸骸。

徐子陵把长枪以螺旋劲射出，贯穿了一名敌人的木盾和胸口后，双手幻出万千掌影，杀得敌人马仰人翻，心胆俱寒。

钱独关等本对两人已有很高的估计，但仍想不到他们强横至此，一时都不愿亲自下场，只各命手下们不断加入战圈里，好消耗他们的战力。

寇仲和徐子陵在这等玩命的时刻，显示出过去十多天苦修的成果，无论内功外劲，手、眼、耳、步的配合均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

最令四周观战的敌人吃惊处，就是他们的出招很多时似落在虚空处，但偏偏敌人就像自动献身送上来似的，总给这些“空招”击个正着，全无还手之力。

眼力高明者当然看出他们是先一步把握到敌手的进攻路线，但任谁也自问在这种激烈的战斗中，纵能看破敌手的招数，但亦难学他们般在时间和位置上拿捏得如此精确，教人明知是送死也来不及变招。

转眼间，地上躺了近三十名死伤者，可见战况之烈。

恶憎法难和艳尼常真，被眼前景象激起魔性，抢入战圈，加进攻击里。

两人身上此时已无可避免地多处中招挂彩，不过他们总能在紧要关头凭身体微妙的动作和护劲，避过要害，把及体兵器的杀伤力减至最低。

寇仲挡开了法难狂暴的一轮猛攻后，身上多了两个伤口，一个旋身，扫飞了五、六名敌人，又被常真的“销魂彩衣”暗算了一记，跌退到与往后边的徐子陵会合在一起。

两人都是浑身浴血，但大多都是敌人溅上身来的鲜血。

“蓬！”

徐子陵一拳迎上常真飞临上方，罩头而来的彩衣，震得她抛往圈外后，知道再撑不了多久，大喝道：“随我走！”

腾身而起，直往常真追去。

寇仲画出一圈黄芒，扫得四周敌人狼奔鼠突，也把法难迫往后退开时，一个倒翻，追在徐子陵身后。

徐子陵凌空射出两缕指风，刺向收衣飘退的常真一对美目去，希望能从她处破开一个缺口时，剑风从侧旁疾射而来。

徐子陵暗叹一声，左掌切去。

“蓬！”的一声，偷袭者娇哼飘开，原来是一直没有出手的美少妇郑淑明。

她的剑劲凌厉非常，徐子陵又用不上全力，登时给她撞得往横抛跌，粉碎了他攻上瓦背逃生的大计，由此可看出这美女的眼力是如何高明。

常真得到了喘一口气的机会，手中彩衣化作一片飞云，往仍在空中翻腾的寇仲迎去。

寇仲刚挡飞了两枝甩手往他掷来的长矛，再无余力硬拚常真贯满真气的彩衣，知机地自行堕地，又陷进似是永无休止的苦战里。

左方劲气袭来，金波和凌风再加入围攻的人群里，带动了新一轮的攻势。

这时大街的两端，行人路上尽是呐喊打气的敌人，若非两人心志坚毅，早锐气尽消，斗志全失。

但前景显然绝不利于他们这一方。

徐子陵身才着地，钱独关的双刃迎头攻来，他身为襄阳城主，手底下自是极硬，而徐子陵却是力战之后，又要同时应付其它高手的围攻，登时被迫采取守势，只能紧守一个极狭小的地盘，在完全被动下任由敌人从四方八面狂攻猛打。

“砰！”

徐子陵一掌切在空处，以钱独关之能，仍来不及变招，双刀似先后送上去的让他一掌劈个正着。

这已是徐子陵殚思竭智制造出来的最佳形势，借力冲天翻，往寇仲处扑去，小腿一阵剧痛，也不知给谁画了一记。

寇仲这时被常真、法难、凌风、金波、郑淑明等一众高手团团围攻，本应早一命归西，犹幸他每一刀都吐出螺旋真劲，又加上机智多变，再配合奕剑之术，使敌人对他天马行空般的刀法全然无法捉摸，才硬撑到这一刻。

徐子陵来了，先一拳迫开了常真，大喝道：“走！”

寇仲一声狂喝，人力合一，直朝凌风射去。

凌风表面虽双枪并举，可是先前曾受的内伤大大影响了他硬拚的实力，骇然横移。

寇仲暗叫一声谢天谢地，提聚仅余的功力，撞入涌来的十多名钱独关的手下里去。

叮当之声连串响起，众壮汉纷纷踉跄横跌，给寇仲撞破了一个缺口。

正凌空追来的钱独关大喝道：“上！”

守在行人道的大汉应声拥了十多人出来，矛刀齐举，截着寇仲的前路。

徐子陵挨了郑淑明一掌，却踢翻了金波，闪往寇仲身后，双掌同出，拍在寇仲背脊处。

寇仲和他合作惯了，反手一把扯着他小臂，两人同时斜冲而起，越过敌人，往瓦面投去。

“嗤嗤”声起，瓦面的敌人弯弓搭箭，往他们射来。

寇仲把所余无几的真气输入徐子陵体内，又运力把徐子陵掷出。

徐子陵知此乃生死关头，迅速把汇聚两人之力的真气回输往寇仲体内，使这一下抛掷充盈着爆发性的劲道。

徐子陵往上抛飞，背脊先行，扯得寇仲亦随他往远方投去。

劲箭在两人身下掠过，险至毫厘。

背后追来的钱独关等那猜得到两人竟可凌空换气，又能借此奇招改堕地为上升，纷纷扑空。

这时徐子陵和寇仲已手拉手投往屋瓦上敌人后方的远处，消没不见。

钱独关等虽仍发力追去，但心中都知道追上两人的机会微乎其微了。

寇仲和徐子陵进入那和跋锋寒躲避敌人的小谷时，已接近虚脱，步履蹒跚。

他们来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就是他们已没有力气逃远一点。

其次，假若跋锋寒成功摆脱追兵，自应到这里来与他们会合，这是不

用事先说明也该知如此做的。

两人一先一后来到那个飞瀑小潭旁，颓然跌坐。

寇仲举起右手，道：“老跋有云：在力竭气残时，切忌躺下睡觉，务要以无上志力定力，强撑下去，这是使功力精进的要诀。”

徐子陵叹道：“若是失血过多，是否也该硬捱下去呢？”

寇仲苦笑道：“风湿寒倒没传这一招，唉！不知这小子会否给人宰了呢？我还以为他会比我们更早到这里来。”

徐子陵忽然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先把得自鲁妙子的秘笈塞到潭边石隙内，才纵身入潭中道：“刚才逃离襄阳时，什么井中月都忘了，每根神经都好象绷紧了了的弓弦般。不若趁这时刻，学风湿寒那样的在水瀑下练秘功为妙。假如真的有效，那每趟死不了时，就这么练他娘的一趟。”

寇仲笑得咳出了一口鲜血，爬起来取出怀内得自鲁妙子的那几本书，笑道：“莫要浸坏这些宝贝。”也学徐子陵般塞到石隙内去。

“扑通！”

寇仲连人带刀一头栽进小潭里，立时把潭水染红。

徐子陵哈哈一笑，接着咳起来，这才往水瀑移去。

两人像小孩子般你挤我、我碰你的来到水瀑下，强忍着肉体的痛楚，对抗着能令他们躺下来的晕眩，任由水瀑照头冲下来。

明月出现在小谷东方的顶沿处，斜斜照射入谷内，把谷内的树木影子投到地上去。

因冲击两人身体溅起的水珠，在月照下化为点点金光，蔚为奇观。

两人刚死里逃生，忽然见到这么美妙的情景，特别有种微妙感觉，一时看得呆了，不知不觉间，整个人轻松下来，心底涌出无忧无虑的舒快情绪。

他们的身体挺得更笔直，灵台间一片澄明，除眼下客观的存在外，再无他念。那是他们从未尝过的情况，绝不同于以前静坐下的忘我境界，而是因贯通了内外的空间桥梁，使他们能感受到宇宙间某一玄不可测的奥秘，把握到某种不可言喻的力量。

真气在凝聚中。

天地的精气分由天灵和涌泉两穴进入寇仲和徐子陵的经脉内。

两人都不敢说话，全力把精神保持在这妙不可言的状态里。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足音把两人惊醒过来。

他们同时睁眼，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从谷口暗处摇晃踉跄的走过来，直抵潭旁，才颓然跪下，喘着气的朝水瀑下的他们瞧过来，赫然是浑身染血的跋锋寒。

两人看得脸脸相觑时，跋锋寒吐出一口鲜血，指着他们笑道：“若非回头找你们而遇上郑淑明那婆娘，我便不用伤得那么厉害了。”

话未说完，已滚到潭内去，四肢张成个“大”字，浮在水面。

寇仲提醒他道：“切勿睡觉！”

徐子陵道：“不若到这里来硬捱一会吧！”

跋锋寒叹道：“让我好好地呼吸两口只有活人才有专利的新鲜空气吧！拓跋玉、淳于薇，加上那十八个毕玄训练出来的混蛋，差点连我的卵蛋都打了出来，若非曾苦修十天，怎能干掉了五个混蛋后，仍能杀出重围，哈！”

寇仲哈哈一笑，向徐子陵打了个招呼，两人联袂离开水瀑，涉水移到跋锋寒旁，夹手夹脚把他拉起来，不理他的抗议，押他来到水瀑下，强迫他

站直身体。

两人从未试过和跋锋寒有这种全无顾忌的接触玩耍，均大感新鲜有趣。

跋锋寒又辛苦又好笑，勉强站直雄躯，闭目运功疗伤。

他们见他的意志如此坚强，心中佩服，亦继续行气练功。

月儿缓缓移上中天，又没落在西方谷壁下。

远方不时有马嘶声隐隐传来，但这里却是一片安祥宁静，与世无争的净土。

在黎明前的暗黑里，一道虚实难分的人影鬼魅般飘进谷里来。

三人生出感应，睁眼看去。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低叫道：“ 媿媿！”

跋锋寒亦心中大慄，以他们目下的状态，正是最不该遇上媿媿的时刻。

第十一章 巧遇李密

跋锋寒压低声音在两人耳旁道：“ 退入去，绝不愁被看见的。”

两人随他后移，靠贴光滑的山壁，水瀑像一把扇子般把他们隐蔽包藏，除非有人穿过水瀑，否则休想可以发现他们。

媿媿注足谷口处，细察地面的痕迹。

寇仲轻震道：“ 她是循血迹追来的，我们真疏忽。”

跋锋寒冷静地道：“ 血迹是没有方向的，我们可以是来了又或走了，谁想得到我们伤得那么重，仍会在水瀑下淋水呢？”

轰隆的水瀑声，把他们说话的声音隔断了，加上他们只是低声耳语，故不虞外面的媿媿听到。

媿媿这时飘到潭边，环目四顾后，美目深注的凝视潭水。

三人立时合上眼帘，只露一线的瞅着她，怕她因他们的对视而生出感应，同时运功收敛身体发出的热量和精气，免惹起她的注意。

跋锋寒尚是首次见到媿媿，顿时生出从未有过的惊艳感觉。

她的美丽确是与别不同，美得使人屏息，像是只会在黑夜出沒的精灵。

她的脸容带着种纯洁无瑕的秀丽气质，横看 看都不像会害人的妖女。

最使人沉迷是她那对迷茫如雾的眸子，内里似若蕴含着无尽甜密的梦境，期待和等候着你去找寻和发掘。

她任何一个微细的表情，都是那么扣人心弦，教人情难自己。

优美的身型体态，绰约的风姿，令她的丽质绝无半点瑕疵。

媿媿忽然朝水瀑瞧来。

若换了是一般好手，这时不免骇得心跳加速，使媿媿生出警觉，但三人都是内外兼修的特级高手，身体内的机能没有半丝反应变化。

风声微响。

倏忽间媿媿旁边多出了一位高瘦颀长作文士打扮的中年男子。

此人脸白无须，长得潇洒英俊，充满成熟男人的魅力，双目开合间如有电闪，负手傲立，颇有种风流自赏，孤傲不群的味儿。

不用跋锋寒提点，两人立即认出这男子是“魔隐”边不负，因为他的样貌确与单璇晶非常相肖。

馆馆施礼道：“边师叔你好，我们迟来一步呢！”

她低沉的声音温婉动人，纵使三人明知她是江湖上最可怕的妖女，也希望听她多说几句话。

边不负双目神光闪闪的扫视四方，冷哼道：“他们都受了严重内伤，能走到那里去？”

馆馆柔声道：“潭边仍飘浮着血丝遗痕，可知他们曾在这里洗涤伤口，边师叔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办？”

边不负沉声道：“我们要运用手上所有力量，不惜代价的把这三个小子杀死，否则如何下得这口恶气。”

接着又冷冷道：“常真和法难真没用，假设能教那些蠢材拖到我们赶来后才动手，这三个小子早就到地府报到去了。”

馆馆轻轻道：“这二十年来，馆馆从未见过师叔发这么大的脾气，师叔放心吧！这事交在馆馆身上，保证他们没有多少天可活。”

边不负哈哈一笑道：“有馆馆你亲自出马，师叔自是非常放心，这三人士均是武林罕见的人材，无论智计武功，都非同凡响。馆馆你可视追杀他们为修炼的一段过程，师叔亦全听你的调度和指挥。哈！馆馆你该怎样谢我。”

瀑内的三人听得心中愕然，那有师叔用这种调侃的语气和师侄女说话的，但当想到魔门中人行事不依常规正理，更不顾伦常道德，亦不以为异了。

馆馆露出一个甜蜜娇柔的笑容，带点撒娇的动人神态道：“师叔又来呢！别忘了馆馆在与师妃暄决战前，必须保留纯阴之质啊！”

边不负柔声道：“当然不敢忘记，只是提醒你吧了！与其便宜外人，不若把红丸送给师叔。”

馆馆的目光再投注潭水上，射出凄迷和若有所思的神色，似乎心神到了另一个空间和时间处去。

边不负爱怜地拍拍她香肩，道：“快天亮了，走吧！”

看着两人消失在谷口外，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寇仲咋舌道：“若他们多视察一会，定会发觉我和小陵塞在石隙的宝书。”

跋锋寒一呆道：“是《《长生诀》》吗？”

徐子陵答道：“当然不是，而是有位老先生送给我们有关园林、建筑、兵法的书籍，跋兄如有兴趣，可随便借阅。”

跋锋寒显然不感兴趣，道：“目下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躲在这道水瀑之内。你们先出去把那几本书藏好，再回到这里来。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养伤，得过了今晚，才设法反击。哼！先干掉边老贼和馆妖女，然后逐一收拾其它人，我跋锋寒岂是好惹的。”

等得天际逐渐发白，到了午前时分，先后有几批武林人物寻到小谷来，但都没有发现他们。

太阳下山后，三人离开水瀑，均有气爽神清，体力全复的感觉，唯一美中不足处，就是浑身湿透，衣服破烂。

在潭旁石上坐下来后，寇仲惋惜道：“若没把衣服留在食店内，现在就有新衣服替换了。”

跋锋寒瞪了他一眼，抚着平放膝上的斩玄剑道：“你们的伤势如何呢？”

徐子陵抹掉从湿发滴下来的水珠，答道：“该好了七、八成，只要再有两三天，便可完全复原过来。”

跋锋寒默然片晌，叹道：“《长生诀》真奇妙，只是在疗伤一项上，已非其它所谓神功能及。”

寇仲忍不住问道：“你的情况如何？”

跋锋寒欣然道：“幸好你两个家伙硬扯了我到水瀑去行气运功，既避过杀身大祸，又加快了疗伤的速度，现在已好了大半，只要暂时避开像媼妖女和边不负那种高手，其它人仍不被跋某放在眼内。”

徐子陵苦恼地道：“瑜姨究竟有否落在他们手上呢？”

寇仲道：“听他们的语气，并没有擒到瑜姨，否则就会利用她来诱我们入彀。”

接着问跋锋寒道：“东溟公主怎会是边不负的女儿呢？”

跋锋寒道：“琬晶没有向我说清楚，其中保不定有些难以启齿的事，看琬晶提起边不负的神态，她对这个父亲是深痛恶绝的，还说会亲手杀死他。”

两人听得呆了起来。

跋锋寒忽然轻松笑道：“我们不若再回襄阳去，既可找两套新衣替换，又可顺手教训钱独关那些蠢材，再抢条快船供我们依原定计划北上洛阳，立威天下，岂不痛快！”

寇仲哈哈笑道：“这几句话甚合吾意，左躲右藏，那是大丈夫本色，谁的胆子够大，便放马跟来吧！”

徐子陵皱眉道：“假若弄得敌暗我明，我们不是要处于被动和捱揍的劣势吗？”

跋锋寒道：“所以我才要乘船北上，待他们知道时，还要费一番工夫才可追上我们，也不像在陆路般那么容易被人聚众围攻。必要时还可引他们追上岸去，才设法击杀，主动全操在我们手上。”

寇仲拍胸保证道：“我是操舟的高手，只要船儿性能良好，我便可摆脱任何敌方的船只。”

徐子陵听得直摇头。

跋锋寒站起来道：“好吧！现在回城，仍可有段睡觉的时间，钱独关是大富之家，他在城内除主宅外，尚有四处别院，金屋藏娇，我们就到他最宠爱的小妾白清儿所居的‘藏清阁’去打扰一晚，假若钱独关来访白美人，便是他倒足霉头的时刻。”

寇仲奇道：“你怎会对老钱的事知道得这般清楚呢？”

跋锋寒若无其事道：“因为我受了别人五百两黄金，要取他项上人头，只是尚未有机会杀他吧！”

两人听得愕然以对，开始有点明白跋锋寒的谋生方法。

三人翻过高墙，只见房舍连绵，隐闻犬吠之声。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只有当中的一座高楼和主堂处有灯光透出。

跋锋寒道：“这宅院分内外两重，外院有护院恶犬巡逻，但因白清儿怕犬只，所以下人不让犬只进入内院，去吧！”

三人腾身而起，奔过了数重房舍，越过内墙，来到内院的大花园内，只见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在月照下清幽宁静，景致动人。

三人屏息细听，肯定了左方的一所厢房没有人后，横过花园，穿窗而入。

里面原来是个大书房，画桌上摆了文房四宝和写画的宣纸等物。

四壁则挂满字画，充满书斋的气息。

跋锋寒笑道：“忘了告诉你们老钱的白美人擅长书画，你们在这里待一会，我去偷三套衣服就会回来。”

跋锋寒穿窗去后，两人在置于一角的两张卧椅舒服地躺下来，想起昨天的恶战，与现在优哉悠哉的情况，实有天渊之别。

寇仲长长吁出一口气道：“世事确无奇不有，你会想到我们会和风湿寒如比这般的患难与共，联手进退吗？”

徐子陵沉吟道：“我始终觉得老跋是那种随时可反脸无情，天性冷酷的人，和他这么走在一起，是福是祸仍是难以逆料。”

寇仲冷哼道：“我们和他只是基于眼前利益的结合，只要小心点，他能奈我们什么何？那趟在大洪山，我看他真的有心杀你，只不知为何会忽然改变主意。”

徐子陵道：“这人正正邪邪，行事难测，我们定要防他一手。”

寇仲点头同意。

这时跋锋寒回来了，把两套衣服掷在他们身前，道：“快换衣服，照我看钱独关今晚会到这里来，因为白美人的两名贴身小婢正在弄燕窝汤，那份量足够十多人喝。”

两人精神大振，起身更衣。

三人换上一身劲装后，都嫌衣服小了一点。

跋锋寒苦笑道：“这已是我能找到最大件的衣服，那叫我们长得比一般人高大呢？这就是有利亦有弊嘛！”

两人听得发噱好笑。

寇仲正要说话，人声隐隐从前院方向传来。

三人留神静听，认出其中一个正是钱独关的声音。

跋锋寒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右手作了个斩劈的手势。

寇仲移到窗旁，往外瞧去。

只见十多人沿着长廊朝他们的方向走来，带头的是钱独关和一名形相奇特，长发披肩的高大男子。

寇仲骇然退后，失声道：“李密来了！”

以徐子陵和跋锋寒的胆色，亦同时色变。

第一章 纵论大势

三人从没有想过会在此时此地遇上李密，登时乱了方寸。

李密乃天下有数的高手，威名尤在杜伏威之上；手下又能人无数，纵使以三人的自信，这时能想到的亦只是如何偷偷溜走，再非如何去找钱独关算账。

照常理计，假若钱独关要招待这么尊贵的嘉宾，必是合府婢仆列队迎迓的阵仗。但以现在连个先来打扫执拾一下的准备功夫都欠奉的格局，不用说李密今趟的行踪是绝对保密，却偏给他们误打误撞的碰上了。

他们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呢？

李密乃精于兵法与诈术的人，只看他如何布局杀死翟让便可见一斑。他于百忙中抽空来此会钱独关，自有天大重要的急事。

跋锋寒低呼道：“快走！他们是到这里来的。”

寇仲环目一扫，最后目光落在立在画室一角的大厨柜处，道：“你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躲躲，我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闪电般移到高达八尺的大柜前，拉开柜门，只见里面全是画纸，塞满了柜内的空间，那有他寇仲容身之所。

寇仲不敢怠慢，把一大沓画纸捧起，塞到刚来到他身旁的徐子陵怀内。

跋锋寒立时会意，也赶来接过另一沓画纸，当两人捧着重逾百斤的画纸由另一边窗门离开，寇仲则躲进柜内腾空出来仅可容身的位置，关上柜门时，钱独关刚好推门进来，确是险至毫厘。

错非高明如三人，不给李密察觉才是怪事。

柜内的寇仲深吸一口气，收敛全身的精气，进入《长生诀》内呼吸的道境，把体内的机能放缓，以避免为李密所察觉。

钱独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道：“密公请上坐！”

接着是众人坐下的声音。

寇仲倾耳细听，凭呼吸声便知只有五个人在画室内，其它三个人不用说都该是非凡之辈。不禁心中得意，任李密智比天高，亦想不到会有人先一步藏在画室内。只希望徐子陵和跋锋寒没有泄露行藏便成了。

李密的呼吸幼细绵长不在话下，其它另外两人的呼吸声亦是似有若无，显示这两人的武功绝不会比李密逊色多少，只是这发现，便骇人之极。

李密那雄浑低沉的声音在柜外响起笑道：“这座藏清别院清幽雅致，仿若闹市中的世外桃源，钱兄真懂享受人生。”

钱独关哈哈一笑道：“密公眼光独到，一目了然的看透了小弟。我这人自少胸无大志，只望能长居温柔乡内，快快乐乐度过这一生便算了，诸位切勿笑我。”

寇仲心中暗骂，因为若钱独关真是这种人，就不会当上襄阳城的城主。昨天更不会围捕他和徐子陵。他这么说只是向李密表态，一方面显示自己不会和李密争天下，另一方面则使自己居于更有利的谈判形势，一石二鸟，亦颇有谋略。

一把年青的男子声音笑道：“钱城主真懂自谦。听人说城主日理万机，曾试过七天昼夜不眠不休的工作，没有踏出官署半步，精力旺盛得教人佩服。”

赫然是徐世绩的声音。

这番话明是捧钱独关，其实却暗示他们对钱独关的情况了若指掌，惊告他不要耍手段。

钱独关干咳一声，有点愕然地道：“那是钱某刚接掌襄阳时的事了，想不到徐军师的消息这么灵通。”

李密淡淡道：“那是因为我们钱城主有极高期望，所以特别留意城主的情况。”

钱独关哈哈笑道：“能得密公关注，钱某实在深感荣幸。但望钱某不会令密公失望就好了。”

接着叹了一口气道：“钱某本以为今次见密公时可献上两份大礼，只可惜功亏一篑，竟给那两个小子溜了。”

两声冷哼，一尖亢一低沉，同时响起，充满不屑的意味，显然来自那尚未发言的两个人。

连在柜内的寇仲，亦给哼音震得耳朵隐隐生痛，可见这两人的内家功夫，是如何高明。

钱独关显然有点不大高兴，声音转冷道：“幸好如今有名震漠北的长白派符真和符彦两位老师亲来，照我看这两个可恶的家伙已时日无多。”

寇仲在忖度符真、符彦是何方神圣时，李密岔开话题道：“听说跋锋寒和他们混到一块儿。这突厥人据说乃继毕玄之后西域最是武功卓异和天才横溢的高手，兼且手段狠辣，杀人像呼吸般轻松洒脱，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对待。”

此人说话不卑不亢，不但表现出容人的胸襟，还于持重中见谦抑，不愧当今天下最具魅力和威望的领袖。

尖亢的男声冷冷道：“密公放心，我两兄弟无论对着什么人，从不会轻忽托大的。”

寇仲大感惶然，心中反希望他看不起自己，那一旦应付起来会容易许多。

李密欣然道：“有符真老师这几句话，这三个小子是死定了！钱城主有什么宝贵意见，可供两位老师参详呢？”

几句说话，分别捧了钱独关和符氏昆仲，又拉近了钱符三人之间的距离，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于此可见李密过人之长。

钱独关叹了一口气道：“我倒不是想长那两个小子的威风，这两人最厉害处是出手招式不依常规，千变万化，奇功绝艺层出不穷。他们那种带着强烈旋劲的真气，更是令人难以应付。”

徐世绩狠狼道：“杀他们是刻不容缓，因从来没人练成过的《长生诀》竟能被他们练出武功来，又每天都在进步中，若我们今次不把握机会痛下杀手，单是让他们向李世民泄出‘杨公宝库’的秘密，我们便后患无穷。”

寇仲心中打个突兀，为何徐世绩会认为自己会把‘杨公宝库’的事告诉李世民呢？

声音低沉的符彦道：“我大哥精擅追踪寻人之术，连王薄那奸贼都要甘拜下风。只要给我们追蹑上他们，保证密公可去此担忧。”

李密沉声道：“那就拜托两位老师，但最好能在他们到达洛阳前赶上他们，否则一旦让他们进入了王世充的势力范围，我们便难以纠集人手公然捕杀他们了。”符真、符彦高声答应。

李密发出一阵雄浑悦耳的笑声，叹道：“能和钱城主对坐畅舒心腹，实李密平生乐事，来！让李密先敬城主一杯。”

寇仲知他将要倾吐更多大计，精神一振，忙再收摄心神，留意窃听。

徐子陵和跋锋寒此时藏身在一株老槐树的枝叶浓密处，居高临下瞧着下方远处守卫森严的画室，那两大q画纸则置于树下一堆草丛内。

徐子陵尚是首次和这突厥高手单独相处，心中涌起颇为复杂的感觉。

他们间的关系颇为微妙。既亲近，又像很疏离；既是惺惺相惜，但亦带着竞争和对敌的意味，恐怕谁都弄不清楚其间真实的情况。

跋锋寒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你是否也觉得有点奇怪呢？放着大厅、偏厅、内院这么多更适合见客的地方不去，偏要到爱妾的画室来商议，这绝对是不合情理的。”

徐子陵淡淡道：“这就叫出人意表。更可看出钱独关怕见李密的事会给传出去，所以连婢仆都要瞒过，更可知今晚他们谈的事会牵连到各方面的形势利害，一个不好，说不定钱独关就要城破人亡。”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那他就亡定了。因为你的兄弟对他绝对无丝毫怜惜之心，更不会出手相助。”

就在这刻，两人同时生出惊觉，往左后方瞧过去，原来那座位于正中，本亮着灯光的小楼，灯火倏灭。

跋锋寒微笑道：“那个白美人定是住在那里，若我估料无差，这白美人绝不简单，极可能是阴癸派渗进襄阳的奸细。”

徐子陵不由想起李天凡派往飞马牧场作奸细的宛儿，用的也正是同样的居心和手段。

可知女色实是最厉害的武器，没多少个男人过得此关。

问道：“跋兄见过她吗？”

跋锋寒点头道：“见过一次。不过我也是见过媼媼后才兴起这个奇想的。因为白清儿有种奇怪的特质，非常肖似媼妖女。”

徐子陵心中凛然，跋锋寒的触觉锐利得教人害怕。

跋锋寒叹道：“她的美丽虽及不上媼媼，但却有股骚媚入骨的劲儿，非常使人神迷心痒，所以即管以钱独关这种惯见美女的老江湖，亦要堕入彀中。”

徐子陵目光回到画室后庭处，忽然见到巡卫里多了“胖煞”金波和“金银枪”凌风出来，口上却应道：“或者我们把方泽滔的悲惨下场告诉钱独关，说不定能使他惊觉过来。”

跋锋寒苦恼地道：“我仍想不通江淮军，铁勒人和阴癸派三方面的人怎能结成联盟，携手争霸。”

他的目光也落在同一位置，但当然不认识金波和凌风，微愕道：“李密的从人中确是高手如云，要刺杀李密绝非易事。据说王世充肯送出万两黄金予任何成功刺杀李密的人哩！”

徐子陵忽有所觉，别头朝小楼看过去。

终于见到白美人了，同时体会到跋锋寒初见白清儿那惊艳的异样感觉。

李密油然道：“杜伏威已取竟陵，不日即沿水北上，但襄阳却成了他唯一的绊脚石，对此情况，钱城主有何打算？”

柜内的寇仲暗呼厉害，开门见山，几句话，句句都击中钱独关的要害，

教他难有闪避招架之力。

果然老狐狸如钱独关者亦呆了半晌，才苦笑道：“凭钱某一城之力，日子自然不太好过。但钱某却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密公。”

李密讶道：“钱城教主请直言。”

钱独关沉声道：“竟陵之所以会失陷，皆因飞马牧场同时受四大寇攻击，无力援手。”

而据钱某道听涂说得回来的消息，四大寇和密公间有紧密的联系，若此事属实，密公岂非让四大寇帮了杜伏威一个大忙吗？”

事实上躲身在暗处的寇仲早亦想过这问题，而他却是确实知晓在四大寇攻打飞马牧场一役中，李密之子李天凡和俏军师“蛇蝎美人”沈落雁均参与其事。而他本也如钱独关般想不透个中过节，但现在李密亲来襄阳，他立即如梦初醒，把握到了其中微妙之处。

李密乃威震天下的谋略家，他的最高目标当然是一统天下。但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攻克洛阳的王世充，再挟其势攻打关中的李阀父子，如此则江山定矣。

现今李密虽据有荥阳之地，西进之路无论是陆路或黄河，均被王世充军截断，使他动弹不得。而王军的牵制，更令他无力攻打其它义军。

北方是刘武周和窦建德的势力范围，前者有突厥大军撑腰，后者的声势则不下于李密。若贸然与他们开战，只会便宜了王世充，被他乘虚而入。

所以李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击垮王世充，占取东都洛阳，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事。

可是洛阳乃天下著名坚城，又据水陆之险，兼之王世充武功高强，精擅兵法，且有独孤阀在背后撑腰，手下兵员则多是前大隋遗下来的正规军，训练有素，所以即管以李密之能，到现在仍奈何不了王世充。

在这种情况下，李密若要取洛阳，必须制造出一种新的形势，就是孤立王世充，使洛阳变成一座孤城，瓦岗军才有望成功。

李密不愧高明的军事策略家，兵行险着，秘密指示四大寇配合杜伏威行动，破去飞马牧场与竟陵唇齿相依又稳如铁桶的局面，竟陵因而失陷。

李密本来打的是如意算盘，让由他支持的四大寇占领飞马牧场和其附近的几个大城，好牵制杜伏威的江淮军，只不过横生变化，给寇仲和徐子陵坏了他的大计。惟其如此，整个南北形势顿时改观。

杜伏威已取得北进的坚强固点，进可攻，退可守，还直接威胁到襄阳和王世充的地盘。

以前钱独关能保持襄阳的独立自主，皆因各大势力相持不下，他才能在各方都无暇兼顾下的间隙中生存，可是现在形势剧变，使钱独关只能投靠某一方，始能得到庇荫保护，再难以左右逢源。

这正是李密要营造出来的形势，迫得钱独关必须作出选择，再诱之以厚利，那就达到兵不血刃而取得襄阳的目的，亦在洛阳的正南方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杜伏威在攻打竟陵一役损失惨重，暂时无力北进，但却不会放弃蚕食附近的地盘。

所以只要李密取得襄阳，令王世充感到两面受敌，同时要应付东南两条战线，对李密自是大大有利。

李密此计确是既毒且绝。

这亦显示了为何李密要抽身来此的原因。

徐世绩故作惊奇的道：“钱城主难道真的相信这种我们会帮杜伏威的谣言吗？”

钱独关闷哼道：“空穴来风，自有来其因，所以钱某才希望密公亲口澄清。”李密道：“我们瓦岗军和四大寇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四大寇攻打飞马牧场一事却早已知蹊，并知后面的指使人是谁；且曾趁此良机，想进行一些部署，只是给寇仲和徐子陵那两个可恶的小子破坏了。”

寇仲听得拍髀叫绝，现在连他也弄不清楚李密是否与四大寇有关系了，钱独关则更不用说。

微仅可察的足音突然在厅内响起。

钱独关欣然道：“石如终于来了，快来见过密公！”

寇仲心中大为惊惶，只听来人足音之轻，便可知此人至少在轻功一项上，可置身于一流高手之列。

李密哈哈笑道：“闻‘河南狂士’郑石如之名久矣，今日终于得见。”

一阵强劲的长笑后，郑石如油然道：“密公过誉，在下愧不敢当。”

接着是一番见面的客气话。

寇仲心中奇怪，听来这郑石如不但没有半分狂气，还颇为谦虚有礼，为何却得了这“河南狂士”名实不符的绰号呢？

又暗怪自己见识不广，竟从未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更不清楚他是钱独关的什么人。

厅中众人坐下后，敬了一巡酒，钱独关向郑石如扼要的重述了一遍刚才说话的内容后，郑石如从容道：“密公今趟于百忙中分身来此，是否意在洛阳，志在关中呢？”

李密欣然道：“郑兄确是快人快语，不过得陇始可望蜀，李密深悉按部就班之理，绝不会鲁莽行事。”

郑石如淡淡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当年密公大破洛阳军，西进之路已畅通无阻，为何不挥军直入关中，学秦始皇般踞关中山川之固，成其帝皇霸业，这是否坐失良机呢？”

寇仲这才有点明白他狂士之名的由来，亦猜到郑石如必是钱独关的智囊，除非李密能说服他，令他认为李密是独得天下的料子，否则钱独关仍会采观望态度。

而他的话真不易回答。

李密哈哈笑道：“郑先生问得非常痛快，答案是非不欲也，是不能也。入踞关中一事，密思之久矣，但当时昏君尚在，从兵犹众，而瓦岗军多为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远道西入关中。若我妄入关中，恐怕却会失去河南山东，那时虽有关中之险，却凭什么去争天下呢？”

这番话若给一个不知内情的人听到，定会满脑子茫然，不知所云。

但寇仲却是听得心领神会。

李密当时最大的障碍是翟让，若李密入关，翟让必留驻河南，那时翟让岂会再放过李密，只要停攻洛阳，让洛阳的隋兵截断李密的归路，那时李密便不再是占有关中，而是被困关中了。

徐世绩切入道：“另一个原因是昏君和他的手下大军已到了江都，关中在其时已失去了作为核心的作用，要攻的该是江都而非长安。”

郑石如淡然道：“当时形势，确如密公和徐军师所言。但纵观现今天下

大势，论威望，无人能及密公。可是若说形势，则以李家父子占优，乃坐山观虎斗之局。”

李密冷哼道：“李渊只是个好色之徒，只有李世民还像点样儿。当日李渊起兵太原，要逐鹿中原，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西入关中，另一条是南下河南。但给个天他作胆也不敢来犯我，剩下便只有入关一途。不过这家伙总算有点运道，既得突厥之助，又因关中部队空群东来攻我，才给他乘虚而入，否则那轮得到他来和我争雄斗胜？”

这番话透出强大的信心，不失他霸主的身分和自负，更使人兴起崇慕之心，充分显示出他慑人的魅力。

徐世绩接口道：“现今我瓦岗大军刚败宇文化及，声威大振，只要再取洛阳，关中李家小儿还能有什么作为？密公今趟来襄阳，就是要钱城主一句话，只要城主点头，包保密公得天下后绝不会薄待两位。”

寇仲暗忖终于到题了，只不知钱独关会如何应付？

第二章 随船北上

徐子陵看到白清儿时，才真正把握到跋锋寒的意思。

白清儿凭窗而立，全神贯注的瞧往画室的方向。

在徐子陵锐利的夜眼下，这美得异乎寻常的女子最惹起他注意的是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衬得她漂亮的脸庞肌肤胜雪，也带着点像馆馆般令人心悸的诡艳。

她无论打扮装束，都是淡雅可人，予人庄重矜持的印象，可是那双含情脉脉的明媚秀眸，配合着她宛若与生俱来略带羞涩的动人神态，却没有多少个男人能抵御得了。

她的姿容虽缺少了那种使人动魄惊心的震撼，但反多了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觉。

这时跋锋寒在他耳旁道：“阴癸派妖女最懂收藏，但我精于观人之道，所以她休想瞒得过我。”

顿了顿续道：“发为血之余，只要你留意她头发的色泽，便知她的体魄绝不像她外形般柔弱，而且有精湛的气功底子。她皮肤的娇嫩亦非天生的，而是长期修炼某种魔功的现象，白得来隐泛亮光，就像馆馆那样。”

徐子陵定神细看，同意道：“跋兄还有看出什么来呢？”

跋锋寒尚未回答，白清儿倏地消没不见，退到两人目光不及的房内位置去。

“河南狂士”郑石如沉声道：“徐军师之议容后再论，在下尚有一事想请教密公。”

柜内的寇仲心中叫好，这河南狂士显然很有自己的见地，非是那么容

易被打动的人。

“长白双凶”符真、符彦分别发出两声冷哼。显是有点不耐烦郑石如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李密却笑道：“郑先生请直言无碍。”

郑石如淡然道：“宇文化及杀死那昏君后，率兵北归，志在洛阳。以密公之才智，为何不诈作与宇文化及联同一线，任宇文化及攻打东都，再坐收渔人之利？现在却是反其道而行，平白帮了王世充一个天大的忙，更使他得以保存实力，观之目下王世充挥军东下，兵至偃师便知他是要趁密公损折了大量兵员后，想趁机占点便宜！密公有否为此心生悔意呢？”

李密发出一阵震耳狂笑道：“郑先生不愧河南智者，对局势了若指掌。不过李密亦有一个问题欲请教先生，假若设身置地，换了先生处在李密的位置，面对宇文化及南来的十万精兵，会如何应付？如果一旦洛阳被宇文化及所破，使其既有坚城为据点，又粮食充足，宇文化及的大军便再非远道而来的疲惫之师，我李密再与之争锋，那是否划算的事？”

郑石如沉默下来，好一会才道：“密公之言有理，不过目下形势显然不利密公，密公有何对策。”

李密胸有成竹的笑道：“王世充只是我手下败将，何足言勇。现今他率众而来，洛阳必虚，我李密只要分兵守其东来之路，令他难作寸进。另外再以精兵数万，傍河西以逼东都，那时世充必还，我们则退守南方，按兵不动。如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我绰有余力，彼则徒劳往返，破之必矣。”

寇仲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襄阳对李密的重要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襄阳就成了李密供应粮草的后勤基地，使攻扰洛阳的瓦岗军得到支持和补给。

所以襄阳城是李密志在必得的。

徐世绩接入道：“王世充移师东来攻我，粮食不足，志在速战，只要我们深沟高垒以拒之，只须两三个月光景，王世充粮绝必退，那时我们再衔尾追击，王世充能有命回洛阳，便是他家山有福。”

“砰！”

郑石如拍案叹道：“只听密公和徐军师这番话，便知瓦岗军胜券在握，王世充有难矣。城主还要犹豫吗？”

寇仲的脑袋轰然剧震，心叫不好。假若李密确依照刚才所说而行，王世充不吃败仗才怪。而若给李密攻占东都，关中的李阀必难再保眼前优势，而宋玉致则须依约定下嫁李天凡，使李密因得宋阀之助声势剧增。那时李密只要迫得李阀困守关中，再从容收拾杜伏威等人，天下还不是他李密的囊中之物吗？

白清儿又出现在窗前，但已换上一身夜行黑衣，默默目送钱独关陪李密等一行人离开画室，朝府门方向走去。

跋锋寒低声道：“李密今趟有难了，刚才她定是以秘密手法通知本派的人，好调动人手，追杀李密，现在她则是准备追踪李密，掌握他的去向。”

徐子陵不解道：“李密是这么容易被狙杀死的人吗？”

跋锋寒微笑道：“若祝玉妍亲来又如何？”

人影一闪，白清儿像一溜轻烟般穿窗而出，落到花园里，几个起落，消不见。

徐子陵道：“白清儿这么去了，不怕钱独关回来寻她不着吗？”

跋锋寒道：“她自然比我们更清楚钱独关的行事作风。嘿！我有个提议；不如把那两大叠书画纸放到白妖女的闺房内，然后再追上李密，看看可否沾点油水。”徐子陵微笑道：“悉随尊便！”

言罢两人跃下大树，与寇仲会合去也。

三人无声无息的潜入冰凉的河水里，朝李密的三艘大船其中一艘游去。

李密这时仍在码头和钱独关殷殷话别。

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码头方面，三人凭着灵巧如鬼魅的身手，神不知鬼不觉从左后方登上船舷。

他们探头甲板，立时眉头大皱，只见甲板上满是武装大汉，全无溜入船舱的机会。

寇仲见到船的两旁各吊着四艘长约丈二的小艇，又以油布盖好，提议道：“不若躲到其中一条小艇去，除非他们要用艇，否则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跋锋寒和徐子陵同意点头，遂沿着船舷边沿迅速移到吊着的一条小艇旁，略费了些手脚揭开油布，窜身进去，盖好后船身一颤，刚好启碇开航，沿河北上。

跋锋寒躺在船尾，寇徐则并排卧于船首的一边，但为了方便说话，三个大头挤在一堆，令三人都生出既怪异又亲密的感觉。

寇仲详细交代了李密要杀他们三人的决心，却把李密说动钱独关一事轻轻带过，皆因对跋锋寒他仍是深具戒心。言罢笑道：“若那长白双傻留下来找我们，便真是笑话之极！”

跋锋寒冷笑道：“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徐子陵瞧着上方的油布，道：“听跋兄这么说，这两个家伙该是有点道行的了。”

跋锋寒道：“这两人是王薄的师弟，不过早与师兄反目，想不到现在投靠了李密。”

这两人虽赋性骄横狂妄，但确有点真本领，否则早给王薄宰掉。尤其长兄符真更是有名擅长追踪的高手，这方面比李密以前死去的手下“飞羽”郑踪更有名气，武功更是天壤云泥之别，幸好我们躲到这里来，否则会有天大的烦恼呢。”

两人见以跋锋寒的自负，亦对这两人评价如此之高，都心中暗懔。

跋锋寒道：“趁此机会，我们先养好精神，待会杀人时，也爽快一点。”

三人闭目静心，不片晌便进入潜修默运的境界。

船身一阵抖震，由快转缓。

三人同时惊醒过来。

跋锋寒伸手运指戳破油布，三人伺隙外望，只见甲板人来人往，非常

忙碌。

天际曙光初现，可知李密的船队至少走了三个时辰的水程。

寇仲愕然道：“他们不是要泊岸吧！”

跋锋寒改到另一边破布处外窥，低呼道：“岸上有人。”

两人移了过去，淆水左岸处军营密布，还有座临时设立的码头，泊了数艘较小型的战船和十多只快艇。

李密的船队，缓缓往码头靠过去。

徐子陵恍然道：“原来李密伏兵在此，若与钱独关谈判失败，便以奇兵攻襄阳之不备，确是狠辣。”

跋锋寒点头同意道：“谁都知李密非是善男信女，徐兄这猜测颇合李密作风。好了，现在给个天祝玉妍做胆，恐怕她也不敢来惹李密，我们该怎么办？”

寇仲断然道：“我们立即偷艘快艇，北上洛阳。”

跋锋寒皱眉道：“若现在去偷艇，就不是暗偷而是明抢。李密本身高明不在话下，他手下亦不乏高手，我们未必能成功的。”

徐子陵奇道：“为何仲少这么急于到洛阳去？”

寇仲低声道：“迟些再向你们解释，暗偷不成就明抢吧！看！李密上岸了。”两人亦看到李密、徐世绩两人在一众将领簇拥下，离船登岸。

一群人早恭候于码头处，领头者是个高大轩昂的年青将领。

跋锋寒道：“那就是李密麾下大将裴仁基，此人与王伯当齐名，人称瓦岗双虎将，武功高强，智计过人。”

听到王伯当之名，徐子陵和寇仲想起素素曾受其所辱，心中一阵不舒服。

这时李密一行人没进营地内去。

跋锋寒笑道：“要抢船，现在正是时候！”

三人从水里冒出头来，攀上其中一艘泊在岸旁的快艇。

寇仲和徐子陵安详淡定的把布帆扯起，跋锋寒则拔出他的斩玄剑，手起剑落，劈断船缆。岸上有人喝道：“你们三个在干什么？”

跋锋寒大笑道：“烦请告诉密公，跋锋寒、寇仲、徐子陵借船去也。”

话毕双掌猛推，一股掌风击得水花四溅，朝扑来的十多名瓦岗军照头照脸洒过去，快艇同时受力反撞，倏地移往河心。

刚好一阵风吹来，寇仲忙摆出“一代舵手”的雄姿，操着风帆顺风沿河北上，转瞬远去。

他们在油布盖着的小船闷了几天，此时见到两岸群峰簇拥，绿树幽深，均觉份外神清气爽，精神大振。

在右舷轻松摇橹的跋锋寒仰天长笑道：“今趟我们是明着剃李密的眼眉，迫他派人来追杀我们，淆水北端尽于洛阳南面三百里处，那段路途会最是精采。”

在左舷运桨的徐子陵不解道：“凭我们现在快若奔马的行舟速度，李密的人如何能追上我们。”

跋锋寒耐心地解释道：“若李密只是一般贼寇，当然奈何不了我们。但

瓦岗军现在已成了一个严密组织的军事集团，更因要占夺东都，故在这一带设置了能火速传递军事情报的网络，一旦有事，便可利用快马驿站，又或飞鸽传讯的方式，指示远方的手下进行任何行动，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下来。”

寇仲道：“今次北上洛阳，我们只宜智胜，不宜硬闯，只要我们能以最快速度赶抵洛阳，便算我们赢了。”

徐子陵和跋锋寒均讶然朝他瞧来，因为这番话实不该从他口中说出来，以寇仲一贯作风，该提议大闹一场才对。

寇仲有点尴尬地岔开话题道：“长白双傻给撇下在襄阳，李密和裴仁基、徐世绩又难以分身，会否是俏军师沈落雁来侍候我们呢？”

徐子陵双目杀机乍闪，淡淡道：“最好前来的是王伯当，我们便可向他讨回旧债了。”

跋锋寒微笑道：“少有见徐兄对一个人如此恨之入骨的，不过王伯当一手双尖软矛使得非常出色，名列奇功绝艺榜上，就算他落了单，要杀他亦非易事。”

徐子陵没再说话。

三人全力操舟，逆水而上，到了黄昏时分，已越过由王世充手下大将“无量剑”向思仁把守的南阳城。

跋锋寒和徐子陵稍作休息，只凭风力行舟，速度大减。

跋锋寒笑道：“你们听过董淑妮的芳名吗？”

寇仲摇头道：“从未听过，不过这名字倒很别致。”

跋锋寒瞧着远方晚霞遍天的空际，深吸了一口迎舟吹来的河风，悠然神往的道：“董淑妮是王世充妹子王馨的独生女，自幼父母双亡。此女年华十八，生得花容月貌，国色天香，艳盖洛阳。”

寇仲笑道：“跋兄是否有意追逐裙下呢？”

跋锋寒淡淡道：“对我来说，男女之情只是镜花水月，刹那芳华，既不能持久，更没有永恒的价值。况且此女实王世充最大的政治本钱，听说李阀亦对此女有意，希望凭此与王世充结成联盟，对抗李密。”

寇仲哈笑道：“若她嫁与李世民，确是郎才女貌，非常匹配。”

跋锋寒苦笑道：“寇兄只想当然罢了！因为听说要纳董淑妮的是李渊本人！”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暗道难怪李渊被讥为色鬼了。

寇仲想起一事，问道：“当年我们曾在东平郡听石青璇吹箫，石青璇走时跋兄曾追她去了，结果如何？”

跋锋寒神色微黯，叹了口气道：“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已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这在彼此来说都或者是最好的情况，若我和她朝夕相对，说不定终有一天生出厌倦之心。”

徐子陵皱眉道：“跋兄是否很矛盾呢？一方面说不介怀男女之情，另一方面却对有色艺的美女渴望追寻，又铭记于心。”

跋锋寒沉吟片晌，嘴角逸出一丝苦涩的笑意，道：“难怪徐兄有此误会，皆因常见我与不同的美女混在一起，现在又听我说不把男女之情放在心上。但事实上这两者并无必然对立的情况。”

寇仲大感有趣道：“跋兄于此尚有何高论？”

跋锋寒吁出压在心头的一口闷气，像跌进深如渊海的回忆里般，双目神光闪闪的道：“自懂人事以来，我便感到生命是不断的重复，每天都大致上干着同样的事，只有不断的改变环境，不断地应付新的挑战，或把自己

不断陷进不同的境况内，才可感受到生命新鲜动人的一面。”

接着摊开双手道：“像现在般就没有半丝重复或沉闷的感觉，摆在眼前正是个茫不可测的未来，似乎在你掌握中，又若全不受你控制。和两位的合作更是刺激有趣，谁能肯定下一刻我们不会遇上祝玉妍呢？这就是我不想把男女之情放在心上的原因之一。”

寇仲失笑道：“这么说，跋兄可是个天生薄情的负心汉了。”

跋锋寒微笑道：“寇仲你莫要笑我，我和你都是有野心的人，只不过我专志武道，而你则作你的霸业皇帝梦；道路虽然不同，但若要达成目标，都须作出种种舍弃。”

寇仲老脸微笑道：“我何时告诉你本人要作皇帝梦？”

跋锋寒瞅了他充满暧昧意味的一眼，哑然笑道：“观其行知其志，你寇仲把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形势大变，又身怀‘杨公宝库’的秘密北上，已为你的计划作了最好的说明。昨晚在藏青阁的画室内分明听到了至关重要的机密，但偏要藏在心内，否则为何这么急于到洛阳去呢？”

寇仲在两人如炬的目光下，毫无愧色的哈哈一笑，从容道：“老跋你果有一手，想瞒你真是难以登天。不过我今次上洛阳，只是想做一笔买卖，别人出钱，我卖情报，与什么作皇帝梦没有任何关系。”

跋锋寒笑而不应，转向徐子陵道：“徐兄相信吗？”

徐子陵举手投降道：“我不想骗跋兄，又不想开罪仲少，只好避而不答。”

三人你眼望我眼，忽地一起捧腹狂笑。

就在此时，前方河道远处现出一点灯火，迎头缓缓移近。

第三章 铁勒飞鹰

三人骇然起立，定睛一看，均感愕然。

在明月高照下，来的是一条头尾尖窄的小艇，艇上竖起一枝竹竿，挂了盏精美的八角宫灯。可是艇上除此之外空空如也，鬼影都不见半个。

最令人诡异莫名的是小艇像给人在水底托着般，在弯曲的河道上航行自如，转了最险的一个急弯，笔直朝他们开来，邪门之极。

寇仲呼出一口凉气道：“这叫好的不灵丑的灵，眼前这个未来肯定不是掌握在我们手内。”

徐子陵凝视着离他们只有三百来尺的空艇，沉声道：“水底定有人在操艇，还不快想法避开。”

跋锋寒探手执起船桨，冷笑道：“管他是谁，我跋锋寒偏不信邪，看他能弄出什么花样来。”

此时寇仲操舟避往左岸，岂知那艘空艇像长了眼睛般，立即改变驶来的角度，仍是迎头冲至。寇仲目光朝岸上扫去，道：“岸上定有伏兵，假设我们失散了，就在洛阳再见。”

怪艇已驶至六十尺内，迅速接近。

跋锋寒大喝一声，手中船桨全力掷出。

二人全神贯注在船桨之上，瞧着船桨像一道闪电般射过近二十尺的空间，然从下贴江面，再在水底下尺许随像一条大白水龙般往小艇迎去，用劲之妙，教人叹为观止。

徐子陵提起另一根船桨，移到船尾，拨进水内。

快艇立时加速，只要对方躲往一旁，他们叫乘机冲过去。

跋锋寒掷比的木桨在三个人六只眼睛睁睁瞧着下朝顺水而来的空艇迅速接近。距离逐尺逐寸的不断减少。

空艇仍没有丝毫要避开的意思。

“砰！”

木桨与艇头同时化成爆起漫天的碎屑，可知跋锋寒用劲之刚猛。

江水涌入那艘艇内去。

三人同时大感不妥。

事成得实在太容易了。

就在此刻，三人脚底同时出生异样的感觉。

寇仲大喝道：“敌人在艇下！”

跋锋寒哈哈一笑，全身功力聚往脚底，快艇倏地横移丈许。

“蓬！”

一股水柱就在刚才的位置冲上二十多丈的高空，再往四外洒下来。

徐子陵已清楚把握到敌人的位置，船桨脱手而出，螺旋而去，刺入水中。

寇仲双掌遥按船尾的水面，激得河水四溅，凭其反撞之力，带得小艇像脱缰野马般逆水疾飞，刹那间越过正在下沉的空艇，把仍竖在水面上的宫灯撞个稀烂，且火屑四溅，情景诡异至极。

三人的目光无不集中在敌人藏身的河水处，却不闻任何船桨击中敌人应有的声音，距离则迅速拉远。

脚底异感又至。

寇仲狂喝一声，井中月离背而出，跃离艇尾，一刀朝水内劈去，连手臂都没进河水里。

井中月正中从水底斜射往艇底的船桨，发出一下沉闷的劲气交击声。

这一刀在时间上拿捏得无懈可击，刚好劈在桨头处。

“彭”！

寇仲有若触电，整个人给反震之力往后弹开，忙乘机来两个空翻，回到艇内，踏实后仍要退了两步，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气血，色变道：“究是何方神圣？”船桨在水内打了几个转，往下沉去。

跋锋寒拔出斩玄剑，回复了临敌的从容，微笑道：“快可知道了！”

话犹未已，一道黑影带着漫天水珠，从十丈外的河面斜冲而起，流星般横过水面，飞临小艇之上，那种速度，似已超出了物理的限制。

三人虽知敌人会追上来，但仍没有心理准备会是如此迅快，声势惊人至此。

他们尚未有机会看清楚对方的模样，强大无匹的劲气狂压而下。

千万股细碎的劲气，像锋利的小刀般随着劲风朝三人袭来，砍刺割劈，水银泻地的令人防不胜防。

如此内劲，三人还是初次遇上。

跋锋寒和寇仲同声大喝，一剑一刀，织出漫空芒影，有如张开伞子，往上迎去。

徐子陵矮身坐马，一拳击出，螺旋劲气从那刀剑虚拟出来的网罩核心的唯一缺口冲出，望那人打去。

空中那人背对明月，身后泛起朗月射下来的金芒，正面却没在暗黑中，邪异至不能形容的地步。

“蓬！”

跋锋寒和寇仲踉跄移跌，护罩消散。

当迎上对方怪异无匹的劲风时，两人虽把对方劲气反震回去，可是碎劲却像绵里藏针般沿刀剑透体而入，骇得他们忙运功化掉。

如此奇劲，确是前所未遇。

那人正要二度下击时，徐子陵的螺旋劲气刚好及时赶到。

跋锋寒和寇仲合击下的反震之力岂同小可，即管以那人的厉害，亦应付得非常吃力，眼见旋劲又迎头袭至，无奈下不敢疏忽，改攻为守，一掌拍上徐子陵旋劲的锋锐处。

“轰！”

气旋震散。

那人一声闷哼，往岸上飞去。

徐子陵则“咕咚”一声跌坐甲板，喷出了一口鲜血。

跋锋寒和寇仲刚化解了侵体的碎劲，连忙四掌齐出，击往船尾的水面。

水花溅射下，快艇船头翘起，破浪如飞，逆水急射。

三人不约而同朝那可怕的强横敌人瞧去。

那人落在岸旁一块大石上，转身负手，仰天大笑道：“英雄出少年，难怪能令老夫受丧子之痛，曲傲不送了！”

三人目定口呆的瞧着曲傲由大变小，消失在河道弯曲处。

重掌船舵的寇仲抹了一把冷汗道：“原来是他，难怪人说他的武功直追毕玄哩！”

徐子陵抹去嘴角的血丝，起立微笑道：“曲傲既出手，祝玉妍也该在不远之处，两位有何提议。”

跋锋寒缓缓回剑鞘内，傲然道：“此事避无可避，除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还有什么办法？”

寇仲却坐了下来，摇头道：“若我们只逞匹夫之勇，今晚必死无疑，既是敌众我寡，更因敌人中至少有三、四个人可稳胜我们，这则叫知己知彼。”

跋锋寒为之哑口无言，暗忖自己在灵活变通上，确不及两人。

徐子陵挺立艇首，凝望前方，运气调息，河风吹来，拂得他衣衫猎猎作响，自有一股从容大度，孤傲不群的动人神态。淡然道：“曲傲之所以能在刚才处截击我们，定是得到消息后，因心切杀子之仇，故立即出动，孤身赶来，把其它人都抛在后方。”

跋锋寒冷哼道：“定是我们现身抢船时，白妖女于一旁窥见，立即以飞鸽传书一类的手法，通知曲傲等人。”

寇仲接口道：“所以只要我们现在弃舟登岸，敌人将会暂时失去我们的

行踪，而我们则可由明转暗，把主动抢回手上。”

三人意领神会，交换了个眼神，脚下同时发劲。

小艇立时四分五裂，往下沉去。

三人腾身而起，投往右岸密林的暗黑里去，瞬间走得影踪不见。

河道回复平静，在月色下河水粼光闪闪。

不久后一艘大船高速沿河驶至，破水滑过小艇沉没处，朝下游开去。

穿过岸旁广阔达五十里的疏林区后，前方现出一列延绵不尽的山丘，挡着去路。

三人那怕高山，反觉易于掩蔽行藏，加速赶去。

寇仲追在徐子陵旁，关心的道：“曲傲那掌受得了吗？要不要休息一会。好好睡他娘的一觉。”

徐子陵摇头道：“那一掌不算什么，只是脏腑血脉被伤，把血喷出来后，去了壅塞，又运功愈合了伤口，已复原得七七八八，小事而已。”

前面放足疾奔的跋锋寒有感而发的道：“你们间的兄弟之情真是没人能及，照我看只有徐兄可令寇仲将火速赶往洛阳一事暂搁一旁，对吧！”

寇仲摇头道：“错了！我寇仲是最讲义气的人，假若伤的是你老跋，我也会这般做，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呢。”

跋锋寒速度不减，沉默了一段路后，忽提议道：“不若我们各以对方名字作称呼，胜似兄前弟后那么见外。”

徐子陵欣然道：“那你就唤我作子陵，我们则叫你做锋寒，这就亲切多哩！”寇仲眉头大皱道：“我的名字只得一字，老跋你总不能唤我作‘仲’那么憋扭难听吧！”

跋锋寒和徐子陵为之莞尔不禁，前者大笑道：“那就唤你作仲少，你则叫我作老跋，横竖我长你们几岁。”

寇仲大喜，三人谈谈笑笑，脚下草原似潮水般后泻，不片刻已来到群山脚下。他们停下脚步，均生出高山仰止的感觉。

眼前大山虽非特别高耸，可是壁立如墙，直拔而上达数百丈，即使轻功高明如他们，亦生出难以攀登的感叹。

正要沿山脚找寻攀爬的好位置时，徐子陵发现了一处峡口，招呼一声，领头奔去。

来到峡口处，始发现不知那位前人，在峡旁左壁高处雕凿了“天城峡”三个大字，笔走如龙蛇，极有气势。

徐子陵领先入峡，只见两边岩崖峭拔，壁陡如削，全长达半里，越往北去越是狭窄，至北面出口仅可容单骑通过，险要至极点。

寇仲出峡后叹道：“假设能引敌人进入此峡，我只须一百伏兵，便可歼灭对方数万雄师，可见不明地理者，战必败。”

此际曙光初现，前方起伏无尽的丘陵，沐浴在熹微的晨光雾气中，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自然美态，令人心神向往。

跋锋寒指着左方地平处一座横跨数十里的大山道：“那山叫隐潭山，过了它就是襄城，洛阳就在城北百里许处，我曾到过那里，景色相当美。”

徐子陵道：“现在我们该已把敌人甩掉，若我是他们，如今只能在洛阳

南方布下封锁线阻截我们，所以我们一是硬闯，一是绕个大圈子从其它三方往洛阳去，但如此我们至少要多用上几天时间。”

寇仲断然道：“我们先到隐潭山，休息一会，夜色降临时便直奔洛阳，看他们能奈我们什么何？”

跋锋寒乃天生好勇斗狠的人，欣然笑道：“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来吧！”领头飞奔。

一个时辰后，三人深入深山之中。

这时寇仲和徐子陵才明白此山得“隐潭”之名的原因。

原来在群峰竞秀的深处，因山势而汇成十多个大小水潭，由千百道清冽的溪泉连接起来。

最高的一个潭位于一座平顶峰上，聚水成湖，湖畔松柏叠翠，清幽恬静。更妙是潭与潭间的峭壁伸展如屏，洞壑处处，积水满溢，泻为飞泉，为隐潭山平添无限的生气。

在这飞禽汇聚，走兽栖息的好地方，三人都觉精神大振，一洗劳累。他们依原定计划，攀上最高的水潭，静候夜色的来临。

三人在潭内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采来野果吃罢，徐子陵找了个僻静处疗治尚未完全痊愈的内伤，寇跋两人则攀上至北的一座高峰，观察形势。

两人纵目北望，均觉天广地阔，心神延展。

在这角度往下瞧去，层峦叠翠，万山俯伏，山外田畴历历，十多条村落掩映在林木之中。

跋锋寒指着远方建在一道流过大地的长河旁的大城道：“那就是襄城，河名汝水，襄城左方那座山叫箕山，雄伟非常。”

寇仲吁出心头一口豪情壮气，戟指北方道：“再北处就是东都洛阳，我寇仲是龙是蛇，就要看在那里有何作为了。”

跋锋寒哈哈一笑道：“这天下是属于有大志的人。我和你仲少都是不甘于平凡之辈，如此生命才能多姿多采。在武林史上，洛阳从未试过有一刻像目下般龙蛇混杂，成为关系到天下枢纽的核心。谁能夺取洛阳，谁便可取得向任何一个方向扩展的便利。不过仲少此刻手下无兵无将，如何可以与群雄竞逐呢？”

寇仲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道：“我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中的实力全是隐形的，但却已在暗中操纵天下形势的发展，其中细节，一时实难以尽述。”

跋锋寒心知肚明他不会向自己泄出秘密，微笑道：“只听仲少说话流露出来的信心，便知你心有定计，哈！想想也觉有趣，若有人看到我们两个站在这里，有谁能想到一个要成千古不败的皇图帝业，另一个则要攀上武道的极峰。”

寇仲忽然问道：“传说谁能得到和氏璧，便可得到天下，对此事老跋你有什么看法。”

跋锋寒嗤之以鼻道：“这是只有愚夫笨妇才相信的事。不过话又要分两头说，正因有很多愚夫笨妇对这种谣传深信不疑，加上和氏璧确曾是历代帝皇玺印，来历又秘不可测。所以谁能得之，必然号召力倍增，大大加强了争霸天下的本钱，此则不可以忽视。”

寇仲赞叹道：“和老跋你谈话确是一种享受，这正是我想得到和氏璧的原因。”

跋锋寒道：“我素来对什么宝物全无兴趣，惟是这和氏璧却能牵动我心神，很想一开眼界。不过若此璧确在宁道奇手上，我们能碰到和氏璧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寇仲问道：“武林流传宁道奇会在洛阳亲手把和氏璧交给慈航静斋的代表师妃暄，此事是否只是好事之徒平白捏造出来的谣言呢？”

听到师妃暄之名，跋锋寒锐目神光亮起，沉声道：“照我看此事千真万确，也是宁道奇和慈航静斋故意放出来为未来真主造势的消息。”

寇仲失声道：“什么？”

跋锋寒微笑道：“仲少想不及此，皆因你不明白慈航静斋与天下政治形势的关系。”

自地尼创立慈航静斋以来，静斋便成白道武林至高无上的代表，既出世又入世。出世处罕有传人踏人江湖，故能不卷入任何纷争，保持其超然的姿态。”

顿了一顿，接下去道：“入世处则是遥遥克制着魔教最有实力的阴癸派，不让他们出来搞风搞雨，祸害人间。而若遇上天下大乱，静斋则设法扶持能造福万民的真命天子，使天下由乱转治。”

寇仲大感意外，愕然道：“老跋你怎能对这么隐秘的事亦了若指掌呢？”

跋锋寒淡淡道：“我今趟东来中土，除了是修行上必须的过程外，还因心慕贵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故对像慈航静斋这种历史悠久的圣地特别留心，也比一般人知多一点。”

寇仲奇道：“少有听到你这么谦虚的。”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我和你只是仍在黑暗中摸索某一理想的人，不虚点心如何能进步。嘿！且让我去打些野味回来饱餐一顿，好为我们直闯洛阳壮壮行色。”寇仲哈哈大笑道：“与君一席话，我寇仲获益匪浅，这野味该由我去张罗才对。”跋锋寒失笑道：“我只是想一个人去静心想点事情！待会儿见好了。”

言罢闪没在峰沿处。

第四章 东西突厥

徐子陵盘膝坐在潭旁一方平滑的大石上，凝视着反映着蓝天白云的澄澈湖水，心窍一片清明。

对他来说，这世上除了寇仲外，就只有素素能令他挂在心上，其它人都像离他很远，印象模糊。

寇仲和跋锋寒都各有其人生目标，而他徐子陵则只希望能过着一种没有拘束，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

这并非代表他是个不求上进的人，只是他并没有为自己定下必须达到

的目标。对武道或知识的探索，本身已是一种乐趣，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此时寇仲来到他身旁坐下，正容道：“不是我想瞒你，而是不想老跋知道太多秘密，我始终觉得他不大可靠，随时可反脸无情。”

徐子陵不大在乎的道：“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告诉我，我是不会怪你的。”

寇仲苦恼道：“不要和我说这种话行吗？一世人两兄弟，只有你我才可以完全信任，更需要你的帮忙。”

徐子陵无奈道：“老跋到那里去了？”

寇仲说了后，沉声道：“假若没有我，王世充此仗必败无疑，因为他根本不是李密手脚。若被李密夺得洛阳，什么李渊李世民、窦建德、杜老爹，全都要返乡下耕田，这还要他们家山有福，留得住性命才行。”

徐子陵动容道：“你究竟听到什么消息？”

寇仲扼要地说出来后，分析道：“李密最大的长处就是一个‘忍’字。当年他明明伤了翟让，但因摸不清他的伤势，于是忍到翟让露出底牌，才发动攻势，一举把翟让踢下大龙头的宝座，取而代之。”

徐子陵点头同意。

若李密过早叛变，纵能大获全胜，但因翟让威望仍在，与瓦岗军各派系的头头关系又是蒂固根深，必会使瓦岗军四分五裂，如此惨胜，不要也罢。

寇仲低声道：“得到军权后，他本有机会挥军直捣关中，占据西都，那时东都还不是他囊中之物吗？可是他怕入关后，翟让的忠心旧部会自立为王，不听他指挥，于是固守河南，把瓦岗军的领军将士全换上忠于自己的部下，在策略上实属明智之举。”

顿了顿又道：“李密又屡开仓库赈民，使他更赢得民心，声威大振，各方豪杰无不来归，若换了个鲁莽的人，早就会藉运河之便，挥军南攻江都，但李密便忍着没这么做，待得宇文化骨笼里鸡作反杀了炀帝，领兵北归时，才起军迎击。宇文化骨本非善男信女，手上又是最精锐的禁卫军，但仍输在李密一个‘忍’字上，你还要听吗？”

徐子陵听到宇文化骨之名，虎目闪过令人心寒的杀机，道：“当然要听。”

寇仲赞叹道：“要忍也须讲策略讲诈术，而李密则是此中高手。李密为避王世充与宇文化骨左右夹击，竟厚颜向东都王世充捧出来的傀儡皇帝示好，并表示愿平宇文化骨以赎罪，去其后顾之忧。”

徐子陵皱眉道：“但这么做不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吗？”

寇仲续道：“在这谣言满天飞的时候，谁弄得清楚那段消息是真，那段消息是假。”

不过王世充确怕李密任由宇文化骨进攻东都，乐得暂且按兵不动，来个坐山观虎斗，最好李密和宇文化骨来个两败俱伤，或是坚持不下，那对他就最理想不过。”

徐子陵奇道：“你怎能知得这般清楚呢？”

寇仲道：“一半是听来的，一半是猜出来的，哈！你该知我的联想力有多丰富吧！”

接着拍腿道：“宇文化骨将辎重留在滑台，率军进攻黎阳。李密又忍了他，命守黎阳的徐世绩避其锋锐，西保仓城。但不用说半点粮草都不会留给宇文化骨哩！”

徐子陵听出兴趣来，追问道：“宇文化骨难道不可以乘势追击吗？大军

压境下仓城岂能守得住呢？”

寇仲道：“这你就不得不佩服李密了，他亲率二万步骑进驻附近的清淇，与徐世绩遥相呼应，深沟高垒，偏不与宇文化骨正面交锋。如宇文化骨攻仓城，他就扯他后腿，形成对峙不下的僵局。问题是宇文化骨缺粮，李密这老狐狸还诈作与之议和，使宇文化骨这笨蛋以为可暂息干戈，不再限制士兵的口粮。李密就于此时与他大战于童山，宇文化骨粮尽而退，败走魏郡，势力大衰。李密之所以能胜，非是宇文化骨智计不及他，又或军力兵法不足敌，而是输在李密的忍功上。”

接着双目放光道：“所以只要能破去李密这忍字诀，我便可使无敌的李密吃到生平的第一场大败仗，并使他永远不能翻身，而机会就在眼前，只要让我见到王世充，就有办法令他听我之言，否则天下就是他李密的了。”

徐子陵心中剧震。

寇仲说得不错，也确把握了李密的长处及优点，只要针对他的长处定计，李密的优点便反会成为他的缺点，而寇仲则有足够的才智去布下陷阱，让李密上当。

任李密智深如海，也势想不到会有寇仲这样一个可怕的大敌在旁暗中窥伺，并掌握到他的策略，伺机加以痛击。

问题是寇仲如何令王世充听他的话呢？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此时跋锋寒捉了头小獐回来，中断了二人的对话。

黄昏时分，三人离开山区，抵达汝水南岸一座密林时，已是夜幕低垂。

明月尚未现身的夜空，星光点点，壮丽感人。

跋锋寒拔剑劈下一截树干，削去枝叶，道：“我将这截树干抛到河心，再借力渡往对岸，谁先上？”

寇仲笑道：“小陵先上吧！谁先谁后都该没有分别。”

徐子陵忽地低声道：“似乎有点不妥当，不知如何，离开了山区后，我便有心惊肉跳的感觉，有点像那趟在巴陵城外的情况。”

跋锋寒骇然道：“我本身亦是擅长跟踪和反跟踪秘术的人，刚才已利用种种方法，测试有否给人缀着。假若子陵的感觉无误，那这伏在暗中的敌人，至少应是曲傲般级数。”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那他为何还不动手呢？说不定是没有把握同时对付我们，故须等待帮手，且很可能就是曲傲本人，又或他计划在我们过河时才猝然出手偷袭，先杀我们其中之一，才从容收拾其它两人。”

跋锋寒道：“管他是谁，就算是曲傲又如何？我们设法把他引出来，再以雷霆万钧的攻势，把他杀死，好去此祸根。”

徐子陵摇头道：“现在绝非强逞勇力的时候，我们的行踪既落在敌人眼中，这到洛阳之路将会是荆棘遍途，若我们只懂以狠斗狠，最后只会落得力战而死之局，多么不值。”

寇仲皱眉道：“那你有什么提议？”

徐子陵问道：“襄城是谁的地盘？”

跋锋寒道：“当然是王世充的，否则东都早完蛋了。”

寇仲压低声音道：“若有人在旁窥伺我们，定以为我们欲要渡河，假设我们忽然沿河狂奔，直赴襄城，那对方除了衔尾狂追外，再别无他法。”

跋锋寒欣然道：“襄城外全是旷野空地，无法掩蔽形迹，那我们便可知道这人是谁了！”

三人商量了很完整的计划和应变的方法后，移到河旁。

跋锋寒运力把手持的树干抛往河心。

“扑通”！

水花四溅。

三人一声呼啸，沿着河岸朝襄城的方向疾掠而去。

襄城位于汝水北岸，控制着广大的山区与上下游的交通，地理位置非常险要，乃兵家必争之地，对东都洛阳的安危更是关系重大。

襄阳城墙，四周连环，墙体坚固雄伟，门阙壮观，箭楼高耸，景象肃杀。

他们在离襄城里许远的河段，才渡过汝水，掩到引汝水而成的护城河旁，伏在草丛里。

回首后望，整片旷野空空荡荡的，不见半只鬼影。

高达十五丈的城墙上灯火通明，照得护城河亮如白昼，就算有苍蝇飞过，也难逃守城兵卫的眼睛。

除了硬闯外，实无其它入城方法。

跋锋寒叹道：“若真有人跟踪，那这人真是高明得教人心寒。”

寇仲沉声道：“子陵的感觉屡来屡验，绝错不了。”

徐子陵凝视远方一座小山丘上，肯定地道：“敌人就在那座山丘之上。”

跋锋寒眉头大皱道：“我们应否立即绕道赶往洛阳呢？总好过在这里进不是，退又不是。若让敌人布好天罗地网，我们便有难了。咦！有马蹄声！”

徐子陵和寇仲功聚双耳，立时收听到北面三里许处正有大队军马朝襄城奔来。寇仲大喜道：“这叫天助我也，有机会混入城了。”

“叮”！

三个杯子碰在一起，跋锋寒笑道：“今晚明月当空，大敌即至，就让老跋我作个小东道，仲少、子陵，你们定要赏面。”

寇仲右手一抬，杯中烈酒像一枝箭般射进喉咙内，难得他照单全收，半滴都没有泻溅出来，开怀大笑道：“你还是第一趟自称老跋，又前所未有的客气，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跋锋寒也将手上的土酒一饮而尽，如电的双目先扫视了附近几台的食客一眼，吓得正因他们狂放的言行而对他三人侧目而视的人忙垂下头去，他这才微微一笑道：“我跋锋寒来中土的目的，就是要会尽此处的高手，现在竟有人自动送上门来，心情自然开朗，态度亦因而有异，这个解释仲少满意吗？”

徐子陵只略一沾唇，便放下酒杯，哑然失笑道：“敌人恐怕要明早才能

入城，老跋你莫要欢喜得太早哩！”

寇仲悠然神往道：“明天将是非常有趣的一天，最妙是根本不知谁会来找我们。”

这时菜肴来了，寇仲为三人添酒，道：“老跋你是突厥人，能否向你问些关于突厥的事呢？”

跋锋寒道：“说出来吧！”

寇仲想了想，压低声音道：“你们究竟是帮那一方的呢？当年突厥的始毕可汗曾派出‘双枪将’颜里回和‘悍狮’慕铁雄两人来与李密勾结，布局欲杀翟让。可是……”

跋锋寒截断他道：“你首先要知道突厥有东西之分，始毕是东突厥的大汗，这十多年来南征北讨，东自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都臣属东突厥。至于西突厥则以伊犁河流域为基地，整个阿尔泰山以西的土地都是他们的，疆域之广，不逊于东突厥。”

跋锋寒续道：“无论是东突厥又或西突厥，其统属编制均与中土皇朝的制度不同，是以部落为主体，例如东突厥的始毕，只是最有实力的酋长，被推举而为最高领袖。在那个强者称王的地方，没有人敢担保自己明天仍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徐子陵好奇心起，问道：“那毕玄又是什么情况呢？他究竟是东突厥还是西突厥的人？”

跋锋寒听到毕玄之名，冷哼一声道：“我突厥最重勇力，毕玄乃东突厥第一高手，故在当地拥有像神般的超然地位。始毕可汗若没有他的支持，休想坐稳大汗之位。所以我开罪了毕玄，等若开罪了整个东突厥。哈！但我跋锋寒何惧之有？现在还不是活得生龙活虎。”

从跋锋寒身上，两人可清楚感受到突厥人强悍的作风。

在馆子的一角处，坐了一桌男女食客，人人穿劲装，携带兵器，似是某一门派的人物。两个女的都青春可人，长得颇为标致。

她们见到三人出众的体型仪表，有点情不自禁的不断把目光向他们飘送过来。事实上三人各具奇相，都是万中无一的人物，充满男性的魅力，不要说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是同是男性的其它人亦禁不住要对他们行注目礼。

这时她们又以美目瞧过来，跋锋寒迎上她们的目光，露出一个极有风度的笑容，雪白整齐的牙齿更是闪烁生辉，引人之极。两女又惊又喜，忙垂首避开，连耳根都红透了。

同桌的三名年轻男子，见状都现出嫉怒的不悦神色。

跋锋寒不理他们，却道：“在我们那里，女人的价值是以马牛羊的数目来计算的，她们只是男人的财产。”

寇仲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兴趣，道：“你还未答我的问题呢。”

跋锋寒不知如何心情极佳道：“边吃边说吧！”

三人举杯起筷，气氛出奇地兴奋。

跋锋寒默默瞧了徐子陵好一会后，奇道：“子陵是否有些心事？”

徐子陵点头道：“我忽然想到瑜姨，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跋锋寒叹了一口气道：“坦白说，我也在担心她。所以很想抓住个阴葵派的人来问问，只是没说出来罢了！”

两人闻言后对他好感大增，至少他非如表面那么冷漠无情。

他们这时对跋锋寒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但仍有高深难测的感觉，原因

在跋锋寒很懂得把内心的感受收藏起来，更由于他异于常人的想法和行事作风，使人难以捉摸。

像现在般的真情流露，在他看来实是罕有。

寇仲道：“瑜姨的轻功这么高明，打不过也该逃得掉的。”

跋锋寒点头道：“君瑜曾告诉我她师傅传她的‘逆天遁术’，能在任何情况下脱身远扬，咦！你们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难看。”

寇仲苦笑道：“那即是说我娘本有机会保命逃生，但却因为保护我们，才被迫与宇文化骨拚个两败俱伤，唉！”

跋锋寒愕然道：“谁是宇文化骨，噢！我明白了。”

徐子陵沉声道：“我会杀了他的。”

跋锋寒明白他们难过的心情，岔开话题道：“隋末时中土大乱，更因炀帝三征高丽，故北方更是民不聊生，为了种种原因，例如不堪苛税，又或逃避兵役，躲避奸吏，不少军民越过长城，逃入东突厥去，既使始毕可汗实力大增，也令他清楚把握到贵国的形势。

你们听过赵德言这个人吗？”

寇仲摇头道：“从未听过，该是汉人吧！”

跋锋寒道：“这人无论武功智计，均高绝一时，来历却是神秘莫测，武技心法，都自辟蹊径，与别不同。你若想知他高明至何等地步，容易得很，因为毕玄曾因见之心动和他比试，到最后使出压箱底的化阳大法，才把他击败，于此便可知他的厉害。”

两人不禁为之咋舌。

跋锋寒道：“此战令赵德言名动域外武林，也更得始毕宠信。始毕前年病死，传位处罗可汗，奇怪的是处罗忽然无疾而终，由颉利可汗替上，而颉利可汗则与赵德言关系最密切。若说处罗之死与赵德言无关，我第一个不相信，因为处罗一向与颉利和赵德言势成水火的。”

寇仲愕然道：“原来现在当权的是颉利，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跋锋寒冷笑道：“只看他重用赵德言，便知他是个有远大野心的人。对他来说，中土愈乱愈好，最好是四分五裂，攻战不休，那他便有机可乘。赵德言的定计是，凡有人来求援，都一律支持，尽量不令任何一方坐大。所以既支持刘武周、梁师都攻李阀，又支持李阀叛隋攻打关中。自己则不断寇边抢掠，以战养战，守候时机。”

徐子陵沉声道：“这赵德言最是可杀，那有这么掉过枪头来对付自己人的呢？”

跋锋寒道：“他的作风有点像阴癸派，对人对世充满了仇恨，总要弄得天下大乱才称心。东突厥还有个要注意的人就是‘龙卷风’突利，此人乃颉利之侄，不但武功高强，还用兵如神，当日颉利就是派他来助李渊用兵关中，据说与李渊次子关系极佳，彼此称兄道弟。”

李渊次子便是李世民了。

寇仲听得津津有味，笑道：“老跋你真的很关照我，异日要否我封你作个什么锋寒可汗呢？”

跋锋寒莞尔道：“我差点要说去你的娘。我跋锋寒若要在突厥求取个高官职位，只是举手之劳。不过话又要返回头说，你若登上天下至尊的宝座，总比其它人来坐这位子较为顺眼，因我们怎都曾共过患难嘛！”

寇仲哈哈笑道：“这几句话最合孤意！”

三人失声大笑时，那台男女结账离开，两个女的仍是依依不舍地把目光投往他们，才怅然离去。

此时桌上菜肴已被他们扫个一干二净，跋锋寒道：“西突厥亦是人强马壮，绝不逊于东突厥，若两国合一，中土必然大难临头。幸而颉利和西突厥的大汗统叶护一向不和，才无法形成联手东侵之势。”

徐子陵奇道：“锋寒兄倒很为我们汉人着想呢。”

跋锋寒微笑道：“国家民族只是纷乱来源。对我来说，国界无非人为的游戏，它也不会恒久存在的。真正值得关心的只有先人遗传下来的文化。”

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若不是和跋锋寒深谈，那想得到他有这么超脱的思想。

寇仲却意不在此，问道：“东突厥有毕玄和赵德言，西突厥的统叶护手下又有什么能人呢？”

跋锋寒道：“西突厥的国师是来自波斯的武术巨匠云帅，此人用的是一把弯月形的怪刀，使得出神入化，西突厥无人能敌；更擅诡谋诈变之道，否则西突厥早给异族灭了。”

顿了顿续道：“云帅有女名莲柔，听说她不但冰雪聪明，权谋武功均得乃父真传，且有倾国倾城之姿，统叶护视之如自己女儿，爱护备至。”

寇仲正要说话，心中忽生警兆，与跋锋寒和徐子陵同时朝入门处瞧去。

事实上馆内十多台食客，此时人人都先后把目光投往立在门前的白衣女子身上，像给点了穴道般看得双眼发亮，目瞪口呆，失魂落魄。

若有人能读到他们心内的说话，则定是“世间竟有如此美女”这句话。

白衣如雪的馆馆像幽灵般立在入门处，如梦如幻的凄迷美目落在他们三人身上，俏脸神色静若止水。

一对赤着的纤足在裙下露了出来，即管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到任何瑕疵。

第五章 隔桌之战

馆馆像天上下凡不食任何人间烟火的仙女般袅袅婷婷的移到三人靠角的桌前，就在寇仲和跋锋寒间唯一的空椅子飘然坐下。

比任何梦境更惹人遐思的美眸扫了三人一匝，最后目光落在跋锋寒脸上，巧俏的唇角逸出一丝比涟漪更轻柔自然的笑意，以她低沉性感的声音道：“跋锋寒你好吗？”

跋锋寒虎目精芒爆闪，迎往其它食客痴痴迷迷的目光，暴喝道：“有什么好看的！”

那些食客的耳鼓无不像被针刺般剧痛，怵然惊醒，垂下目光。

本欲上来招呼馆馆的伙计亦吓得退了回去。

跋锋寒这才瞅着馆馆，哈哈一笑道：“有美光临，我跋锋寒有何不好。只不知馆馆小姐是刚刚进城，还是莲驾早驻于此呢？”

寇仲和徐子陵都是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态，似乎一点不把馆馆寻上门来

当作什么一回事。

事实上当然是暗地全神贯注听她如何回答。

要知在目前襄城这种城禁森严，高度戒备的情况下，除非懂得隐身术又或恃强硬闯，否则休想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城外偷窜进来。

故此假若馆馆的答案是刚进城的话，那她便极可能与襄城主事者有勾结，而她亦有可能是刚才于城外暗中缀着他们的人。

如是另一答案，则更令人头痛，就是她为何能未卜先知地先一步在这里等他们呢？

馆馆清丽如仙的玉容静如止水，目光缓缓扫过寇仲和徐子陵，樱唇轻吐的道：“跋兄的问题真奇怪，先到后到在眼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分别呢？而你们要面对的事实则只有一个，就是除非三位能飞天遁地，否则怎都飞不出奴家的手心。你们最该问的事，就是奴家为何尚有闲情和你们聊天呢？”

寇仲笑嘻嘻道：“你为何会有这闲情，我们才没闲情要知道。哈！差点忘了告诉你，我们从来不怕虚言恫吓的，有本事便拿点手段给我们看吧！”

馆馆“噗哧”娇笑，神态迷人至极，横了寇仲千娇百媚的一眼道：“你好象未听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两句话……”

跋锋寒一掌拍在桌上，震得所有碗碟都跳起来，同时截断了她的说话。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骇人电芒，暴喝道：“其它人全给我滚出去，我要杀人了！”

那些食客伙记与掌柜的都吓得屁滚尿流，一哄而散，转瞬走得干干净净，偌大的菜馆，只剩下他们四个人。

寇仲和徐子陵心知肚明跋锋寒是故意把事情闹大，由饭馆的人通知襄城官府，令馆馆方面的人难以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

馆馆显然想不到跋锋寒有此一着，凤目生寒，显是芳心震怒。

跋锋寒一点不让的瞅着她道：“少说废话，便让我秤秤祝玉妍的得意弟子有多少斤两。”

寇仲仰天呵呵大笑道：“假若我寇仲所料不差，刚才在城外就是馆妖女你像吊靴鬼般跟着我们。现在则是怕我们突然离城溜掉，所以才来施缓兵之计，皆因你的帮手尚未及时赶来，对吗？”

馆馆回复无风无浪的平静神色，晶莹胜玉的皮肤泛起难以形容的奇异光泽，幽幽一叹道：“你们在找死！”

三人立知她出手在即，正要抢先发动，整张桌子已打横向跋锋寒撞去。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感到馆馆台下的赤足，分往他们踢来。

在桌沿撞上跋锋寒胸口那电光石火的眨眼光景中，跋锋寒右掌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高速，劈在桌沿处。

坚实的木桌中分而断。

分作两半的桌面同时向内塌陷，可是向着馆馆的一边却被跋锋寒以巧劲迫得斜飞往上，切向馆馆的咽喉。

“蓬！蓬！”

两人分别挡了馆馆一脚。

对馆馆变幻莫测的天魔功两人已深具戒心，故都留上余力，防止不测之变。

馆馆一阵娇笑，娇躯连椅子仰后，半边桌面仅以毫厘之差在她鼻尖上飞过，无损她分毫。

本在桌上的碗碟酒杯全往地上倾跌。

啪啪连声，跋锋寒和寇仲同时运功震碎椅子，往后疾退，避过馆馆射来的两缕强劲凌厉的指风。

徐子陵仍稳坐椅内，一拳隔空击出，暗里却趁桌子倒地前，以脚尖踢中其中一个下堕的碟子，螺旋劲发，碟子以惊人的高速旋转着斜割往馆馆双膝处。

若给击中，保证馆馆膝骨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这隔桌近距离之战，比之四人以往任何一场战斗更凶险百倍，既迅疾无伦，更是斗智斗力，瞬息万变。

斩玄剑和井中月离鞘而出。

馆馆冲天而起，足尖点在徐子陵踢来的碟子上，碟子立时改变方向，以更迅快的旋劲割向跋锋寒的脸门。

徐子陵一声长笑，弹离椅子，凌空一个急翻，双腿闪电往似欲破瓦而出的馆馆踢去。

寇仲亦斜冲而上，井中月化作一道黄芒，笔直朝馆馆射去。

跋锋寒侧头避过破空而来的碟子，但终为此慢了一线，赶不上在半空中龙凤剧斗的盛会。

馆馆冷哼一声，双掌像一对追逐的蝴蝶般在空中化出千百掌影，天魔功全力出手。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感到以馆馆为中心方圆丈许内的空间，像骤然塌陷了下去似的令人生出无处着力的感觉。

若换了在山中十日苦修之前的日子，两人这刻必然手足无措，要像上趟在竟陵独霸庄花园之战般只求全身而退。

可是经过了这十日与跋锋寒的切磋研究，两人无论在见识和功力上均大有长进，知道此时若退，运聚起天魔功的馆馆将全力扑击跋锋寒。

徐子陵本已踢出的右腿疾收回来，从容自若地画了个小圆圈，动作完美至似若依天理而行，无任何斧凿之痕，令正与他以生死相搏的馆馆亦生出玄之又玄的感觉。

螺旋劲像龙卷风般旋卷而出，但却旋往相反的方向，似塌陷了的空间忽又充实起来，被徐子陵发出的灼热气旋刺破，直捣向馆馆没有半分多余脂肪的小腹。

徐子陵灵光一闪，明白自己凭着这毕生以来最具创意的一招，已试探出天魔神功的一项秘密。

空间是不会塌陷的。

因为天魔功有种能吸取对方功力为己用的特性，每当真气遇上馆馆的魔功，都像萎消了似的威力大减，才会生出空间塌陷的错觉。

可是当徐子陵突然把全身功力，改以右脚发出，更改变了旋劲的方向。

馆馆猝不及防下无法吸取他的劲气，遂给他破开了她已练至最高第四十九层阶段的天魔罩气，及身攻来。

跋锋寒见状狂喝了一声“好”！斩玄剑像怒龙般激射而上，往馆馆攻去。

就在徐子陵脚劲撞上馆馆前，寇仲的井中月亦生出变化，改直刺为横斩，劈向馆馆不盈一握的小蛮腰去。

井中月在空中不住改变角度方向，以至乎极点的速度力道狂砍，就像与一个无形的敌人在虚空间角斗。

这一刀也是寇仲生平力作。

每一个变化，其目的亦在于要使馆馆无法掌握，因而不能削弱他的旋劲。

馆馆却是夷然无惧，千百掌影重归于二，右掌封上徐子陵的脚劲，左手则缩入袖内，再一袖拂在寇仲劈来的井中月处。

“蓬！”

脚劲撞上馆馆那纤柔得似多用力点也会握碎的玉掌，劲力竟全给卸去，还改变方向，以更高的速度射向正疾冲上来的跋锋寒处。

徐子陵骇然收劲，馆馆乘势推波助澜，加送出一股能摧心裂肺的天魔劲气，像十多根利针般混在徐子陵回收的螺旋劲气中，希望他能照单全收。

“霍！”

柔软的袖子像钢鞭般抽打在井中月的刀锋上。

寇仲立时手臂欲裂，不但自己的劲气被带得往横泻去，最要命是馆馆还慷慨的送了他一股像毒蛇卷缠般的气劲，加重把他扯前和带横了的力道。

馆馆裙底雪白的赤足同时飞出，只要寇仲被她成功的牵扯到那个位置，这一脚便可正中他胯下，破了他来自《长生诀》的超凡武功。

没有人比她更明白《长生诀》的奇异功法。因为没有人比她与两人有更“亲密”的接触。

亦只有她才明白两人的可怕处。

假以时日，这两人终会变成似宁道奇、毕玄那级数的不世高手，要杀他们，早一日怎都比迟一日好一点。

“蓬！”

跋锋寒首先迎上馆馆借力杀人滑泻下来的螺旋气柱，闷哼一声，往横飞移。

徐子陵右脚点出，本是回收的力道又改为前送，并变更了螺旋的方向。

这一着连消带打是妙至毫巅。

馆馆失算处是忽略了徐子陵对自己的真气，就像身体的一部分，能立时生出感应，察觉到馆馆的阴毒手段，故悬崖勒马，改收为送。

那十多道尖刺般的天魔针劲，原封不动的归还这美丽的魔女。

寇仲则刀法一变，洒出一球刀光，每一刀都生出一股短而促的旋劲，硬是把馆馆的天魔卸劲化去，既守且攻，刀光雪花般投向馆馆左肋。

此时跋锋寒横飞至馆馆背后那边距离战圈最远的墙壁，双脚一点墙身，炮弹般飞射回来，斩玄剑带出一道芒虹，直刺馆馆的粉背。

馆馆立时陷进三面同时被攻的危局。

剑气透背而来时，馆馆旋转起来，两袖缩卷至手肘处，露出赛雪欺霜的一对玉臂，再幻出无数闪现不定的臂影，活像千手观音在作天魔妙舞。

她本已是晶莹如玉的纤纤玉臂亮起诡异光亮的色泽，使看者更是目眩神迷。

劲气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刹那间，馆馆分别挡了一脚、一刀、一剑。

最后是跋锋寒的一剑。

寇仲和徐子陵先后被馆馆的天魔功震得往后抛跌时，跋锋寒无坚不摧的一剑，被馆馆一掌劈在剑锋稍侧处。

劲气像山岩碎裂般在掌剑间激溅。

馆馆以左手玉指点散了寇仲的刀球，右掌封挡了徐子陵的脚劲，实已施尽了浑身解数，而跋锋寒论老辣、论功力都稍胜过寇徐两人，这一剑不但是他精气神凝炼而来的巅峰之作，更含有一往无前强横无匹的自信。

馆馆这才明白为何跋锋寒会被誉为突厥继毕玄后最杰出的高手。

纤柔的手掌劈中剑锋之侧的刹那，跋锋寒感到整个人都摇晃了一下，虚虚荡荡，难过得像是经脉尽裂，知道厉害，收回了一半功力护体，同时借力飞开。

馆馆则喉头一甜，张开樱唇喷出了一口鲜血，但旋势不止，仍往上升起，撞破瓦顶，没在破口之外。

“砰！”

寇仲掉在一张椅子上，椅子四分五裂，使得他坐倒地上。徐子陵则撞在窗门处，连着破碎框子，跌出了菜馆外的后巷去。

跋锋寒退得最轻松，安然落地，大喝道：“快走！别的麻烦来了。”

爬起来的寇仲亦听到门外大街由远而近的急剧蹄音，知道若再不走，就会出现血战襄城的局面了。

三人硬闯城墙，溜出城外，朝北疾驰，一口气奔了十多里路后，跋锋寒着他们在一处密林停下，道：“现在连我都要对子陵特异的感觉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子陵现在还有没有先前那种被人缀着的感觉呢？”

徐子陵少有被跋锋寒如此衷心推许，俊脸微红的摇了摇头。

跋锋寒欣然道：“那表示我们暂时摆脱了馆妖女，此女武功之高，确超越了边不负。”

寇仲犹有余悸道：“刚才胜负之分，实是只差一线，幸好她是孤身一人，否则我们怕已遭殃哩！”

跋锋寒倚树坐下，道：“先坐下休息一会，我们还有好一段路要赶呢。”

待寇仲和徐子陵安坐两旁后，跋锋寒道：“魔门之人少有联手出动，皆因互相间缺乏信任，而他们修炼的过程又被视为个人最高机密，故此惯于独自一人闯荡，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寇仲道：“幸好如此，更幸好我们在山中练了十天，使我们间有了默契，否则休想伤她。”

徐子陵道：“不知会否因此把祝玉妍惹出来呢？”

跋锋寒道：“那时我们该已抵达洛阳了，问题在应付‘铁勒飞鹰’曲傲，这人如我般出身马贼，因而长于追踪之术，若我们没有点转移办法，早晚会给他追上来。”

寇仲道：“有什么可行之计？”

跋锋寒道：“跟踪之术不外察迹、嗅味、观远和听风四大法门，察迹就是找寻被跟踪者路过处所留下的痕迹，例如足印，折断的枝叶，踏践了的花草诸如此类。高明如曲傲者，又或我跋锋寒，不论昼夜，只须一眼看去，便可纤毫毕露，所有痕迹都无所遁形。”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暗忖难怪那趟跋锋寒和傅君瑜能一直追在他们背后。

跋锋寒续道：“次是嗅味，人身的毛孔都是开放的，不断送出气味，历

久不散，除非在流水之中，否则气味会附在途经处的花草树木上。跟踪之术高强者，嗅觉比狗儿更要灵敏，故一嗅便知。”

寇仲不解道：“为何你不早点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运功收缩毛孔，便体气不外泄，那便不用在这方面露出行踪了。”

跋锋寒微笑道：“坦白说，非到不必要的时刻，我也不想把这方面的事告诉你们。”

因为难保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对立的位置，那时我若想跟踪你们，便难之又难了。”

寇仲愕然道：“你倒够坦白，但为何现在又改变主意呢？”

跋锋寒道：“道理很简单，因为现时太多敌人在找我们，阴癸派和曲傲是一组，李密、大江联则是另一组，还有毕玄派来的徒弟手下又是一组。任何一方皆有歼杀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穷于应付。所以绝不能暴露行藏，在这情况下，我焉能藏私。”

徐子陵问道：“望远是否指登上高处，俯瞰远近？”

跋锋寒道：“正是如此，听来简单，但却每收奇效，若人数足够的话，只要派人在各处山头放哨，敌人便很难避过追踪者耳目。所以我们若要有命到洛阳去，便须针对此三点定计，绝不能不顾一切的只知赶往洛阳去。”

又道：“至于听风，则只在追近时才有用，施术者站在下风的位置，武功高强者可听到数里内衣衫拂动的声音，从而精确地把握到目标的位置。马贼不论武功强弱，都是听风的高手，只须辨别风势，便知敌人在何处。不过此法较合在平原大漠使用，像现在的情况便不适合。”

寇仲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该如何办呢？”

跋锋寒微笑道：“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可能已成功摆脱了长白双凶那方的人，至少可远远把他们抛在后方，可以暂且不理。拓跋玉师兄妹的情况该与他们大同小异。所以目下最可虑的还是曲傲和阴癸派的人，若我所料无误，他们应在全速赶来此地途中。”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刚才都不知撞断了多少树枝，踏践了多少花草，敌人岂非随时可循迹追来？我们还躲在这里干吗？”

跋锋寒笑道：“若他们能这么快赶来，媚妖女刚才就不用施缓兵之计，以稳着我们了。”

寇仲心切赶往洛阳，催道：“你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子，快点说出你的对策好吗？”

跋锋寒道：“首先让我们定下两条路线，沿途像刚才般留下蛛丝马迹，教敌人能跟踪跟来，但却是兵分二路。然后到了某一点后，我们便收敛全身毛孔，不让体气外泄，又小心落脚点，专拣石头树梢又或河溪逃走，再在某处会合。那时敌人既实力分散，又骤然失去我们的行踪，必然手足无措。”

寇仲拍腿道：“这确是妙计，但敌人明知我们要到洛阳去，只要在沿途高处放哨，我们岂非仍是无所遁形吗？”

跋锋寒笑道：“观远之法只在白昼最有效，晚上便功效大失。且此法需大量人手，而敌人真正能在黑夜视物如同白昼的高手则没有多少个，像曲傲、长叔谋那级数的人，绝不会做个像呆头鸟般苦候山头的哨兵吧！所以只要我们昼伏夜出，白天乘机躲起来练功，养精蓄锐后晚上才出动，保证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摸不着。”

再哈哈一笑道：“闲话休提，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兵分两路的逃走路

线吧！记紧你们只可留下一个人的痕迹，那他们就更弄不清楚我们如何分路逃走了！”

两人听得拍腿叫绝。

第六章 山头苦斗

天将破晓。

徐子陵和寇仲躺在洛阳东南方少室山脚一座小丘斜坡的疏林内，下方远处就是奔流而过的颍水支流。

这是他们与跋锋寒约好会合的地方。在里许外处只有三人才明白的四枝短竹竿，以方位排列，指示出两人藏身的位置。

可是跋锋寒仍未出现。

寇仲仰望天上繁星，叹道：“换了个境况，整个天地都不同了。平时我们哪有这么全心全意去看天的，愈看便愈发现以前看天是多么粗心大意。”

徐子陵指着天际一团光芒道：“那就是昴宿星团，是由七粒较明亮的主星组成，故又称七姊妹星团。”

寇仲愕然道：“你怎会知晓这么深奥的名称？”

徐子陵耸肩道：“都是从鲁先生的书上学来的。认识多两颗星儿不是挺有趣吗？”

寇仲道：“可否传我两下子呢？那下次看天时，我便可在人前显点威风了！”徐子陵道：“一世两兄弟，有什么不可以教你呢？”

寇仲喜道：“这句话总是由我来说的。出自你口尚属破题儿第一趟。”

徐子陵叹道：“说不说出来有什么分别呢？事实我们比亲兄弟还要亲。言归正传，若要认星，首先要明白三垣二十八宿的分野。三垣就是紫微、太微和天市，二十八宿则是东南西北各有七宿，加起上来就是二十八宿！”

寇仲干笑道：“嘿！就先学那么多，下一课才记二十八宿的位置和名称吧。”接着岔往别处道：“日间和娼妖女一战，胜负就只一线之差，只要一下失手，负伤而逃和不知是否逃得了的就是我们而非娼妖女，真是危险。”

徐子陵道：“若功力可以用秤来量度，娼妖女绝不及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后的总和。

但偏偏她能利用种种形势，加上层出不穷的魔功，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若非她错估了我，老跋那一剑亦未必可以伤她。”

寇仲点头同意，道：“不过老跋那一剑确是不同凡响，娼妖女明明挡住了也要受创，唉！天快亮了，为何老跋还未到呢？”

言罢坐了起来。

徐子陵仍在全神观天，看得入迷。

寇仲环目四顾，忽然全身一震，指着颍水上游的方向。

徐子陵如梦初醒，坐起来时，寇仲已弹了起来，冲天而起，流星似的往颍水投去。

徐子陵赶到岸旁时，寇仲抱着右手仍握着斩玄剑，脸色苍白如死人的

跋锋寒从水里跃上来。

徐子陵接过他的长剑，跋锋寒呻吟道：“快走！曲傲来了！”

两人大吃一惊，抬着跋锋寒落荒逃去。

寇仲和徐子陵轮流背着跋锋寒，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他们专找密林深处钻进去，一方面可避人耳目，另一方面林中多溪涧，可供他们涉水而行，令敌人难以跟踪。

到午后时分，他们实在走不动了，才找了个山洞休息，并输气替跋锋寒疗伤。《长生诀》的先天真气果是不凡，不到半个时辰，跋锋寒脸上恢复了血色，吐出两口瘀血后，呼吸畅顺起来，叹道：“今趟真侥幸，若非你们及时把我从河里救起来，恐怕我已被淹死。”

徐子陵关心道：“你现在情况如何呢？”

跋锋寒冷哼道：“曲傲的凝真九变虽然厉害，仍要不了我的命。只要再有三个时辰，又有你们相助，我将可完全回复过来。”

接着苦恼道：“我到现在仍不明白他为何能赶上我。不过他显然因赶路过急消耗了大量的真元，否则我便不能借跳崖拉远与他的距离，并借水遁走了。”

寇仲道：“待会再说吧！现在我们只能求神拜佛，希望曲傲在这三个时辰内不要寻到这处来，否则就糟糕透哩！”

时间逐分逐分的过去。

寇仲和徐子陵轮番为跋锋寒输气疗伤，另一人则到洞外放哨守护。

到黄昏时分，轮到徐子陵到洞外把风，他选了附近一块可监视下方整个山区，又颇为隐蔽的嶙峋巨石，坐了下来。

在夕阳西下的美景中，但见危崖耸峙，颖水在两山之间流过，河中水草茂盛，浓绿的水草把河水映成黛色，尤增丹山绿水的强烈对比。

三艘帆船刚好进入他的视野内，流水潺湲，林木清翠，时间在这刹那似停顿了下来。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动的不是帆船，而是徐子陵和整个险峰罗列的山野，而流水则以另外一种速率运动着。

徐子陵心中无忧无喜，恬静一片。

他整个思感的领域开阔开去，体内真气回旋澎湃，因赶路和为跋锋寒疗伤而来的劳累一扫而空。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太阳早没在西山之下，一阵晚风吹来，夹杂着衣袂破空拂动的声音。

徐子陵心中没有丝毫惊惧，缓缓闭上眼睛。

来人不断接近，只听其速度，便知若非曲傲，就是娼娼那种顶尖儿的高手。

徐子陵一声长啸，腾身而起，落到下方野草杂树丛生的斜坡顶处，被

誉为铁勒第一高手的“飞鹰”曲傲，刚好抵达斜坡脚处，倏然止步。

曲傲个子又高又瘦，但却能予人笔挺硬朗的感觉。他的皮肤有种经长期曝晒而来的黝黑，长了个羊脸，但轮廓分明，像刀削般清楚有力，配上一对鹰隼似的锐目，确有不怒自威的慑人气概。

只是一个照面，徐子陵便从他闪烁的眼神感到曲傲是那种既自负又自私成性，阴险狡诈的人，这类人，一切都会以自己作为中心，仿佛认为拥有老天爷给他的特权，可肆意横行。

两人现在相隔了足有三丈的距离，可是不见曲傲如何作势，一股发自我身上的森寒杀气，已向徐子陵潮涌浪翻般卷来。

徐子陵昂然傲立，暗提功力，抗衡着对方有莫之能御之势的气劲，淡声道：“你的儿子是我杀的，你要报仇就动手吧！”

曲傲双目爆起精芒，讶然道：“小子你倒有视死如归的硬性子，你以为在我手底可走上多少招呢？”

本来曲傲打算一上来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他击倒生擒，才从容收拾其它两人，然后再整治得三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泄爱儿被杀之恨。

岂知徐子陵拦在上方，自有一股万夫莫敌，又无懈可击的气概。

在这种情况下交手，即管以曲傲之能，亦不得不全力出手，那时生死相搏，杀之容易，要生擒之却是休想。

曲傲乃一代武学大师，遂从心理上瓦解徐子陵的气势，只要对方盘算究竟能挡自己多少招时，自然会生出不能力敌的心态，气势自会随而削减。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曲老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法仍这么天真。我现在是养精蓄锐，又有援手在旁。曲老却是在赶了两天路后，又曾作舍命力战，成了疲兵，千万不要一时失手，累得辛苦建立的一世英名，尽付东流。”

曲傲心中大慄，首次感到徐子陵的厉害。

最令他不解的是对方精满神足，丝毫没有因日间苦战和跋涉奔走而消耗真元，以致力尽身疲的情况，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他早前虽击伤了跋锋寒，但却胜之不易；还在跋锋寒的反扑下受了点内伤，又为了追敌而尚未复元，确如徐子陵所言，成了疲兵。

徐子陵那番话最厉害处，就是点出了本身因为年纪尚轻，声名又差他一大截，输了可不是什么一回事，而他则绝对输不起。

顿然间，曲傲对徐子陵泛起莫测高深的感觉。

以往每次对敌，他都能把对手看个通透，但今次却是例外。

即使换了毕玄、宁道奇之辈，这时设身处地替换了他，亦会生同样烦恼疑惑。甚至徐子陵本人，也是对眼前情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皆因《长生诀》乃千古不传之秘，暗合天人之理，一切出乎自然，来自老子所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至妙之门”的天道。

适才徐子陵妙手偶得，嵌进了不能言传，无刻不在，偏又是常人瞧不见摸不着的天道中，身内精气与天地的精气浑成一体，顿悟般一下子把消耗得七七八八的真元补足，还更有精进，试问这么玄妙的道理谁能明白。

曲傲本也生出说不过他的感觉，不过他成名数十载，心志刚毅如岩石，绝不会因而生出颓丧气馁之意，冷哼一声，闪电往斜坡顶的徐子陵冲上去。

出乎曲傲意料之外，徐子陵亦斜冲而起，凌空朝曲傲扑去。

曲傲本以为徐子陵会死守斜坡顶上，不让他越过雷池半步，免得他去对付躲起来的跋锋寒和寇仲。

但现在徐子陵豁开一切，毫无顾忌的全力攻来，怎能不使他大感愕然。

但此时岂容多想，曲傲十指箕张，脚尖用力，斜冲迎上，十指生出的强大气劲，把徐子陵的来势和去路都封个密不透风，好迫他力拚。

徐子陵见曲傲的手爪玄奥莫测，伸缩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又是封得严密无比，不过却因中途变招，变了以守为主；不由一声长笑，竟凌空翻身，硬是升高半丈，居高临下，双拳奋力痛打进曲傲的爪影去。

劲气交击之声不住响起。

在眨眼的工夫间，两人交换了十多招。

闷哼声中，徐子陵飘回坡顶，一个踉跄后才站稳脚步，左腿侧裤管碎裂，现出两条血痕，鲜血涌出，嘴角亦逸出血丝。

曲傲则笔立斜坡中段处，脸色铁青，双目凶光闪现。

刚才他已是全力出手，岂知徐子陵奇招迭出，屡次化解了他必杀之着，怎教他不脸目无光。

徐子陵哈哈一笑道：“早说曲老你累了呢！还要逞强出手，看招！”

今趟连曲傲亦对他的豪勇心生敬意，刚才徐子陵可说是死里逃生，若非临危避过下胯要害受袭，改以腿侧挡了他那精妙的一爪，此时早躺在地上。

现在鲜血未止，又卷土重来，顿使曲傲对他另眼相看，心中更动杀机。

也不见他如何作势，已迎往徐子陵，笑道：“再接一招试试看！”

徐子陵见他一掌斜斜劈来，身法步法中隐含无数后着变化，一下子把他完全笼罩在像波浪起伏和接踵而来的劲气里，知道曲傲是含怒下全力出手，那还敢硬架，倏退三步，然后一拳击在空处。

以曲傲的修为，亦吃了一惊。

这一拳在外人眼中全无道理，但却恰好封死了他的招式变化。

假设他原封不动的继续依原来路线运掌攻去，势必在变招前被对方的锋锐拳劲挡个正着。

如此奇招，他还是生平第一次遇上。

若在平时最佳状态下，尽管来不及再生新劲，也有信心凭这一拳震得对方喷血跌退，可是现在身疲力竭，只能用上平时六、七成功力，如此勉强硬击，绝占不了多少便宜。

曲傲怒叱一声，往横移开，侧腿向徐子陵右肋空门踢去。

徐子陵见奇招奏效，精神大振，信心倍增，两手幻出千百掌影，往曲傲狂攻而去。

曲傲见这后生小辈竟借此机会，抢得主动强攻之势，差点给气疯了，连忙收摄心神，展开含着凝真神功的“鹰变十三式”。

这“鹰变十三式”实是曲傲自创武功中的精粹，化繁为简，把复杂无比的掌、指、爪多式变化包含在十三式之内，配合着腾跃闪移的身法，变化无方，令人难以测度，如飞鹰在天，下扑猎物的准确精微。

徐子陵只觉眼前一花，曲傲已飞临上方，向他展开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狂猛攻势。

主动权反操在对方手上。

徐子陵自知无论经验、武功、眼光，都差对方一截，只好咬紧牙龈，以闪躲为主，封架为辅，再加上奇招突出的奕剑法，苦苦抵着对力有若长江大河，倾泻而来的狂暴攻势。

曲傲弹起又落下，活像飞鹰般向徐子陵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哗！”

徐子陵喷血跌地，右脚则踢起，点在曲傲刺来的指尖上，形势危殆之极。

曲傲再升上丈许高空，大喝道：“明年今日此刻，就是你的忌辰。”

双掌全力下按。

徐子陵急滚下斜坡，原地立时塌陷下去，现出两个掌印。

曲傲一口真气已尽，落在斜坡上。

蓦地刀风、剑风，从后破空而至。

“砰！”

勉力站起来的徐子陵再掉在地上，爬不起来。

在电光石火的光景里，曲傲已凭内察之术，知道刚才心切杀死徐子陵，施出了绝不宜在真元损耗的情况下妄用的“鹰变十三式”，现在再无余力应付跋锋寒和寇仲的联手合击。

当机立断下，曲傲横移开去，没入山野的黑暗处。

跋锋寒和寇仲似是威风凛凛的现身在坡顶处，瞧着曲傲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望往下方想爬起来的徐子陵，然后对视苦笑，一起跪跌地上，除了喘气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第七章 巧遇绝色

三道人影，先后从一块高达三丈的大石跳下来，无一幸免的滚倒在长可及膝的青草堆中，喘着气爬不起来。

徐子陵是全力苦战兼受伤，赶了近两个时辰的路，已接近油尽灯枯的境况。

跋锋寒则是重伤初愈，再耗真元，疲不能兴。

寇仲的情况亦好不了到那里去，早前为跋锋寒疗伤时，听到曲傲的笑声，心急下一鼓作气的加劲为跋锋寒打通闭塞了的经脉，过度损耗下，又赶了这么远的路，自也累得要命。

寇仲勉强从草地仰起脸来，环目扫视，在星光月色下，尽是起伏不尽的山头野岭，苦笑道：“我们是否走错了方向，为何仍见不到洛阳城的影子呢？”

跋锋寒喘着气道：“我是以天上的星辰来辨别方向的

绝不会迷途，至不济都该抵达大河的南岸。”

徐子陵低喝道：“起来练功！”

寇仲和跋锋寒同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以身作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艰苦的坐起来，虽是摇摇晃晃，但声音却是肯定有力的道：“这是老跋说的，若练的是上乘武功，最忌在身疲力竭时放弃一切似的瘫痪下来，所以我们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以钢铁意志和疲劳对抗，明白了吗？”

跋锋寒苦笑道：“徐师傅教训得好。”学他般坐起来。

寇仲也爬起身来，却是站直虎躯，昂然道：“站着对我是自然一点。”

两人那有力气理会他，闭上眼睛，各自修行。

他们都明白到，目下唯一求生之法，就是尽快使精神体力回复过来，那时要打要逃都可任随尊便。

事实上这是一场功力体能的竞赛。

本来是只有馆娃、曲傲等才能赶得上他们，其它人都给抛在后方。

不过他们曾多次停下歇息疗伤，情况可能已改变了。

临天明时，寇仲忽地大喝一声，徐子陵和跋锋寒猛睁开眼时，寇仲正跃上半空，并中月朝在上空飞过的一只怪鸟击去。

两人刚从最深沉的调息中醒转过来，一时间都意识不到寇仲为何要这样做。

怪鸟“呱”的一声，横掠开去，往左方一片疏林顶上投去。

寇仲左手发出一道指风，击向怪鸟。

鸟儿像长了眼睛似的振翼斜起，但仍被寇仲指风扫中左翼尖处，一声悲鸣，喝醉酒般没进林内。

寇仲如临大敌的追进林内去。

徐子陵迎上跋锋寒询问的目光，道：“我记起来了，这是沉落雁养的扁毛畜牲，专替她找寻敌踪，非常灵异。”

跋锋寒色变道：“那表示李密的人已大约把握到我们的位置，所以才会放出怪鸟在这区域搜寻我们。”

徐子陵默察体内情况，发觉回复了六、七成功力，劳累一扫而空，问道：“你情况如何？”

跋锋寒哂道：“我在域外都不知曾受过多少次伤，比这更严重的至少有十多趟，算不了什么！”

这时寇仲一脸怏怏不忿的走回来，狠狠道：“给它溜了，不过它绝飞不远，扁毛畜牲靠的就是两翼的平衡，伤了一边就像我们成了跛子般，哈！”

两人为之莞尔。

天亮了起来，三人都精神大振，颇有重获新生命的曼妙感觉。

寇仲回刀鞘内，笑道：“怎么走？”

跋锋寒双目寒芒电闪，望往北方道：“先抵大河，再设法找条船儿省省脚力吧！”

三人展开浑身解数，又以潜踪匿隐之术，望北奔出了数十里，太阳仍未抵中天。

他们为了保留体力真元，缓下脚步，一边打量四周环境。跋锋寒指着西北方道：“洛阳和偃师该在那个方向，但若我们沿直线奔去，不投进某一批敌人的天罗地网才是怪事。”

寇仲神色一动道：“不若我们先去偃师吧！”

徐子陵当然知他到偃师去是为了找王世充，俾能献计对付李密。

跋锋寒却微讶道：“你不是要赶着到洛阳去吗？”

寇仲尴尬的道：“我到洛阳其中一个目的是找王世充，不过听李密说他率兵到了偃师城，横竖顺路，便去和他谈两句吧！”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不要胡诌了！你当我不知道你仲少是想借刀杀人吗？争天下的事我像子陵般根本没兴趣去管，但念在一场相识，我又闲着没事，陪你凑凑热闹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寇仲喜道：“想不到你这么够朋友。”

此时三人步上一个小山丘，只见下方有条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但却没有丝毫生气，竟是一条被废弃了的荒村。

在这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此类荒村随处可见，毫不稀奇。

跋锋寒忽然止步，低声道：“村内有人！”

寇仲和徐子陵随他停了下来，定神瞧去，只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屋宇残破剥落，与以前见过的荒村，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大分别。

徐子陵点头道：“我也感到有点不妥当，老跋你有什么发现呢？”

跋锋寒沉声道：“我刚才看到其中一间屋的窗缝精光一闪，该是眼珠的反光，绝错不了。”

寇仲抓头道：“会是谁呢？”

徐子陵分析道：“可能是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人也说不定，若是沉落雁又或阴癸派的人，何须这么闪闪缩缩呢？”

寇仲道：“小陵说得有理。怎么样？我们是否该绕道走呢？”

跋锋寒微笑道：“仲少为了争霸天下，却变得胆子小了，但小心一得一失，因绕道反碰上敌人，便太不值哩。”

寇仲哈哈一笑道：“恁多废话，走便走吧！”

领头奔下小坡。

三人以漫步的悠闲姿态，油然进入村口。

两排屋子左右延伸开去，静如鬼域。

蓦地蹄声在村口另一边响起，且奔行甚速。

跋锋寒倾耳一听，皱眉道：“若我们这般往前走，刚好与来骑在村口外碰个正着，要不要找间屋躲起来，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和徐子陵都生出好奇心，点头同意，三人遂加快脚步，来到村内，透窗看清楚其中一间屋内没有人后，扭断门锁，推门入内。

寇仲和跋锋寒各自把向街的两扇窗门推开少许，往外窥看。

此时蹄声愈是响亮，听来不出一盏热茶的工夫，骑队将抵达此处。

跋锋寒皱眉道：“听蹄声来人怕有四、五十骑之众，都是精擅骑术的好手，蹄声整齐平匀，可知曾受过训练，又经长期合作，才有如此声势。”

寇仲道：“最奇怪是刚才蹄声骤然响起，似是他们先待在某处，然后忽然发动，笔直朝这方向奔来，真是古怪，不知是否针对我们呢？”

徐子陵此时走到后门处，推门看去，后面是个大天井，接着是后进的寝室，闻言心中一动道：“会否前面就是大河流经处，这批人马刚从船上下来呢？”

跋锋寒和寇仲均觉有理，前者沉声道：“若确是如此，待会若须分散逃

走，我们就在大河南岸以标志为记会合，再齐往偃师找老王去。”

两人点头答应。

就在此时，徐子陵听到后进的房子里传来仅可察觉的一下轻微呼吸声，好奇心起，道：“我到后面看看！”

跋锋寒和寇仲正全神留意前面的情况，只是略作点头，徐子陵遂跨过门槛，步进天井去。

凭着刚才的印象，徐子陵试推左边厢房的门，木门应手而开。

徐子陵朝内看去，登时愕然，只见一个黑色劲装的健美女郎，大列列地躺在纱帐低垂的榻子上，双目紧闭，动也不动。

透过纱帐的净化，此女皮肤如雪似玉，白得异乎寻常，黑衣白肤，明艳夺目。她如玄丝的双眉飞扬入鬓，乌黑的秀发在顶上结了个美人髻，一撮刘海轻柔地覆在额上，眼角朝上倾斜高挑，最使人印象深刻是她挺直的鼻梁，与稍微高起的颧骨匹配得无可挑剔，傲气十足但又不失风姿清雅。

红润的嘴唇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动人神气，像正在梦境里碰上甜蜜的遭遇。

徐子陵首先联想起娼娼，但却肯定认为眼前此妹不似阴癸派的妖女，因为此女与娼娼、旦梅又或白清儿有种迥然有异的开朗气质，绝不是那种令人心寒的诡艳。徐子陵愕然半晌后，才跨过门槛，移到榻前，伸手拨开纱帐。

以他对女性的定力，亦不由心中赞叹。

在劲服的紧裹下，她苗条而玲珑浮凸的美好身段表露无遗，惹人遐想。

没有纱帐的阻隔，五官的线条更清晰得令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美目深嵌在秀眉之下，两片洋溢着贵族气派的香唇紧闭着，呼吸轻柔得像春日朝阳初升下拂过的柔风。

纵使她在沉睡中，徐子陵仍直觉感到她是个性格佻脱，活泼妩媚的女郎。

她的艳色绝不逊于假寐时的娼娼。

一时间，徐子陵连已来到荒村北面入口处的震天蹄音都忘掉了。

美女的睫毛晃动了一下，接着张开眸子，朝他瞧来，还甜甜浅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美丽牙齿。

外面小屋的跋锋寒和寇仲都察觉到徐子陵那方面的异样情况，但既没听到打斗的声音，来骑又已入村，遂仍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

蹄声大作下，四十多骑拥进村来，个个劲装打扮，携有兵器。

带头是个满脸横肉的高大壮汉，背插双刀，双目闪闪有神，显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其它人无不是强悍之辈，动作整齐划一，很有默契。

带头壮汉勒马停定，其它人则散往四方，扼守村内所有信道。

跋锋寒移到寇仲那边的窗子处，低声道：“此人叫‘双刀’杜干木，我曾洛阳见过他一面，好象是越王侗心腹大臣元文都的手下大将，乃吕梁派目下最杰出的高手，双刀使得相当不错。”

寇仲暗忖若能被跋锋寒这心高气傲的人评为“相当不错”，那就定有两下子。忽又感到吕梁派相当耳熟，想了想才记起秦叔宝暗恋的情人，正是吕

梁派主的女儿，心想又会这么凑巧的。

越王侗正是名义上坐镇洛阳的皇帝，王世充只是他的臣子。

杜干木打出手势，众骑士纷纷下马，开始搜索全村。

徐子陵接触到一对充满挑战性的漂亮明眸，心神轻颤时，女子向他伸出洁白纤柔的玉手，微笑道：“拉人家起来好吗？”

徐子陵犹豫片晌，才抓起她纤巧尖长的玉掌，登时一阵暖腻柔软的感觉直透心坎，心中微荡。

美女被他拉得坐直娇躯，低鬟浅笑的道了声“谢谢”后，移坐床沿去，拍拍旁边的空位道：“坐下来好吗？我们谈谈吧！”

徐子陵皱眉道：“外面那些人是否来寻你的呢？你还有谈天的闲情吗？”

美女作出侧耳倾听的迷人神态，咋舌道：“恶人又来捉奴家了！你定要救我，人家除了轻功外，其它的功夫都是稀松平常呢。”

她的眸子宛若荡漾在一泓秋水里的两颗明星，极为引人。尤其是说话时眼神随着表情不住变化，似若泛起一个接一个的涟漪，谁能不为之心摇神动。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姑娘究竟是谁呢？外面那批恶人又是何方神圣？”

美女长身而起，只比高挺的徐子陵矮上两寸许，身形优雅高挑。

她毫不客气地坐入靠角的椅子内，螭首靠往椅背，闭目吁出一口香气道：“可真累死人呢！”

旋又睁开美目，欣然道：“人家只看你们入村时显露出来的英雄气概，便知你们是行侠仗义的好汉子，绝不会对我这弱质纤纤的女子置而不顾的，对吗？噢！差点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叫董淑妮，王世充是我的大舅父。”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原来眼前此女，就是跋锋寒提过艳盖洛阳的董淑妮。

第八章 赶赴偃师

眼看来人快要破门入屋，寇仲和跋锋寒已作好应变准备。蓦地一阵蹄声从南面入口方向传来，以杜干木为首那批人立时停止搜索，全神戒备。

寇仲皱眉道：“小陵似在后面和一个女子说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跋锋寒回头瞥了敞开的后门和空广的天井一眼，好整以暇道：“只要不是娼妖女又或祝玉妍，我们便不需为他担心吧！”

南面蹄声忽盛，该是奔上刚才他们来此途经的山丘顶处，没有山峦阻隔，所以声音清楚多了，可听出后来这批人足有五十至六十骑之多。

寇仲道：“来的说不定是寻找我们的敌人，最好和杜干木等一言不合先打一场，那我们就可坐收渔人之利。”

跋锋寒从他的角度瞧出去，先一步比寇仲瞧到飞驰而至的来人，微笑道：“你的愿望该可实现哩！因为来的是瓦岗军。”

此时来人已进入寇仲的视线，风姿姣秀的沉落雁映进他眼帘来。

董淑妮娇媚地横了徐子陵一眼，有点羞涩地道：“你知人家是谁！你却尚未说出自己的名字呢？”

徐子陵此时刚听到村南外传过来的蹄声，见她仍是一副娇痴的可人神态，像完全不把外面的情况放在心上，不由有些摸不着头脑，答道：“我叫徐子陵……”

董淑妮美目亮了起来，喜孜孜道：“我听很多人提过你们，说你和寇仲是年青一辈中最有潜质的其中两个人，那在外面的当然有个是寇仲了。嘻！幸好我躲到这里来，你们定要负起保护人家的责任啊！”

徐子陵啼笑皆非，不过纵使她非是王世充的甥女，他亦不能拒绝加以援手。便问道：“你若想我们保护你，首先要告诉我们究竟是谁要伤害你？而你又为何一个人逃到这里来？”

董淑妮苦恼地蹙起黛眉，叹道：“他们是越王的人，越王要杀我大舅舅，给奴家知道了，越王便派人来追杀我，淑妮于是坐船逃走，岂知给追兵赶上。嘻！幸好奴家的轻功不错，于是溜到了这里来，又幸好遇上你们。”

徐子陵愕然道：“越王为何要杀你大舅舅？他不是个只十多岁的小孩子吗？”董淑妮耸肩道：“功高震主兼奸人唆使，从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嘛。奴家现在要赶到偃师去见大舅舅，你们肯送奴家去吗？另外那个不像汉人的好看男子又是谁呢？”

沉落雁和另一大汉飞身下马，只从那大汉手持的双尖矛，便知他是与裴仁基并称两大虎将的另一虎将王伯当了。

寇仲想起素素曾受其辱，右手探往背后，握紧刀柄。

跋锋寒伸手轻按他肩头，着他不要轻举妄动，低声道：“情况有点不对头，先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

杜干木迎上两人，道：“我们已依从沈军师的指示，从大河那边搜过来，仍发现不到她的踪影。”

寇仲留心打量那王伯当。

他把双尖矛漫不经心的扛在肩上，不论飞身下马的动作，又或举手投足，都显出豪放不羁的神态，似从不把别人对他的看法放在心上。

当寇仲目光落在他身上时，他却似生出感应，别头朝他们的方向瞧来，幸好两人知机，先一步避往窗侧处。

沉落雁娇滴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道：“杜将军请放心，我们已在周围五十里内布下天罗地网，任她轻功如何高明，也是插翼难飞。但要注意会有高手为她护驾，否则我的鸟儿就不会伤了左翼。”

寇仲和跋锋寒对视一笑，一齐想到幸好那怪鸟不懂人言，否则就会泄出秘密。王伯当有点不满的道：“这么机密的事，为何会让那个只懂迷惑男人的董淑妮知悉呢？”

跋锋寒和寇仲的目光不约而同瞟往后门天井的方向，心想又会这么巧的？

杜干木苦恼地道：“正是朝中有人迷恋她的美色，想藉此讨她欢心，致泄了机密，幸好给我们及时发觉，现在只要把她抓起来，亡羊补牢，尚未为晚也。”

跋锋寒和寇仲听到这里，已是智珠在握，猜了个大概出来。

由于宇文文化及率大军北归，越王侗乃与李密结成联盟，共抗大敌。李密还受越王侗封为魏国公。

到得李密惨胜宇文文化及，王世充见有机可乘，遂率精兵到偃师，想趁机攻打李密。

岂知越王那阵营的人畏惧王世充远多于畏惧李密，故暗中勾结李密，阴谋对付王世充。那料事机不密，给董淑妮知道了，欲往偃师通知王世充，却被追兵伏击，连番追杀下只剩她一人凭着超卓的轻功逃抵此处。

寇仲这时那还有兴趣听下去，与跋锋寒商议两句后，往后门掠去。

“咿*”！

两扇门张了开来，跋锋寒大步踏出，伸了个懒腰，目光扫过正愕然瞧着他的沉落雁、王伯当、杜干木和双方以百计的手下，哈哈笑道：“如此机密之事，各位竟在光天化日下当街谈论，实是儿戏之极，可笑啊可笑！”

杜干木色变道：“跋锋寒！”

王伯当仰天长笑道：“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却闯进来。我们正奉命拏你，另两个小子在那里？”

沉落雁却露出疑惑之色，打出手势，身旁立时拥出十多人来，扇形散开把卓立屋前的跋锋寒围着。

跋锋寒从容一笑道：“我既敢站出来，自然有应付你们的把握。”

沉落雁左侧一个相貌特别凶悍的大汉，倏地扑出，大刀往跋锋寒照头劈去。

跋锋寒傲然一笑，也不见他如何动作，斩玄剑已来到左手上，头也不回地听风辨位，挑中敌刀，那人被震得手臂发麻，骇然疾退时，跋锋寒剑芒暴张。

那凶悍大汉如被雷殛，胸口溅血，抛跌地上。

包括王伯当在内，众人无不色变。

事实上连跋锋寒都想不到自己的剑气变得如此厉害。

那人已倒退出一丈开外，仍被剑气破胸而亡，是他以前难以办到的事。

经过了山中苦修十天和连番血战，在不知不觉里，他的武功修为作出了梦寐以求的突破。

在这刹那，他脑海中浮现出与寇仲和徐子陵两人肝胆相照的交往过程，心中一阵温暖舒畅。在他这个对人际关系异常冷淡的人来说，此乃非常罕有的情绪。

“锵！”

跋锋寒还剑鞘内，冷然道：“我跋锋寒身经大小千百战，却从未有人能取我之命，且看你们能否捡得例外甜头。”

王伯当神色变得无比凝重，双尖矛弹上半空，洒出一片芒光，旋又收归胸前，遥指跋锋寒。

其它人纷纷跃上瓦背，更有人破窗进入跋锋寒背后的屋内，形成一重又一重的包围网。

沉落雁踏前一步，娇叱道：“寇仲和徐子陵究竟到哪里去了？”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我负责杀人，他们负责放火，这样说沈军师清楚了吧？”

沉落雁失声道：“不好！”

跋锋寒大笑道：“太迟了！”

拔剑出鞘，一式横扫千军，谁不惧他能杀人于寻丈之外的能耐，只觉无影无形的剑气迫人而来，无不吓得踉踉跄跄退。

此时，村后密林多处起火，浓烟冲天而起。

跋锋寒人剑合一，拔身而起，避过了王伯当的双尖矛和杜干木的两柄刀，登上瓦顶。

又在给人截上时腾身而起，朝浓烟密布的村后密林投去，转瞬不见。

寇仲蹲了下来，呻吟道：“我的天，终于到了，娘！这就是大河！”

滚滚黄河水，在矮崖下奔流而过。

这段河道特别狭窄，但亦阔逾十丈，河水冲上两岸的岩石，浪翻水激，河水瞬息万变，惊涛裂岸，汹涌澎湃，极为壮观。对岸是延绵不尽的原始森林，怪石峥嵘。

徐子陵亦心神激荡，移到岸沿处，凝视着河水冲上岸岩，再奔腾回荡而激起的一个接一个怒号狂驰的急转漩涡。

跋锋寒来到徐子陵旁，赞叹道：“我第一次见到大河，是在陇西的黄河河段，其奔腾澎湃之势，有若自天上滚流而来，令我连呼吸都停顿了。”

董淑妮一直以来，无论在那里，都是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中心，即使王室贵胄，又或巨宦公子，都对她奉承备至。

惟有眼前这救她出险境的三个人，都似有点不把她放在眼内似的。

像现在对着大河的惊喜，便远胜见她时的惊异神态。

心中既泛起新鲜奇异的感觉，亦有点怨愤不平，微嗔道：“追兵快来了！你们还在谈风说月的！”

寇仲肃容凑下嘴巴，亲吻着大河岸旁的土地，跋锋寒回头微笑道：“小姐放心，太阳沉下西山后，我们便动程往偃师去，大家趁这机会休息一下，顺便欣赏大河落日的美景。”

董淑妮感到他无论说话的声音、语气、神态，都有种令人甘于顺从的慑人魅力，竟不敢再吵下去，气鼓鼓走到一旁，找了块石头坐下，眼睛却瞪着徐子陵。

对这潇洒飘逸，又卓尔不凡的年轻男子，她份外有好感。

徐子陵却像一点都没留心到她的行止，只顾与跋锋寒谈对大河的感触。

寇仲终长身而起，来到她旁边另一块石头坐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柔声道：“肚子饿吗？”

董淑妮喜道：“终于有人来理淑妮了！我不是饿，而是饿得要命，有什么可以吃的？”

寇仲看得眼前一亮，只觉此女既有种天真烂漫的动人神态，但一颦一笑，又有种妖媚入骨的风姿，欣然道：“老跋还有几片风干的兔肉，是我亲手调味的，非常好吃，你要不要试试看？”

董淑妮却一径摇头。

寇仲奇道：“你不是饿得要命吗？”

董淑妮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我不吃他的东西，他对人家很凶哩！”

寇仲听得连耳朵都酥软了，失笑叫道：“老跋！你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人家董大小姐，累得她情愿饿着肚子也不吃你的东西？”

跋丝寒哈哈一笑，走了过来，奉上以叶子包着的干兔肉，洒然笑道：“董小姐大人不记小人过，请赏脸！”

董淑妮显是为大为受用，抿嘴低笑，俏脸微红，神态引人之极，接着迅快的取起一片风肉，撕着来吃道：“算你哩！这样子差不多。”

跋锋寒摇头失笑，拍拍寇仲肩头，把风肉塞到他手上去，径自返回徐子陵身旁去了。

寇仲见跋锋寒出奇地这么给自己面子，更知他是想到董淑妮对自己的重要性，心中不由一阵温暖，亦对他好感大增。

跋锋寒的性子根本非是如此的。

董淑妮吃得很快，取过第二片风肉，笑语道：“你的手艺相当不错。”

此时跋锋寒走了过来，向他打个眼色，道：“我和子陵到高处看看，仲少你陪大姐姐在这里好好歇息，待会还要赶路。”

寇仲会意，两人去后，转入正题道：“究竟是谁想害你大舅舅呢？是否越王和元文都？”

董淑妮津津有味的吃完第二片风肉后，蹙起秀眉，道：“他们凭什么来对付我大舅舅，当然是另有大后台在背后撑他们的腰哩！”

寇仲愕然道：“你不是说李密吧！”

董淑妮皱皱可爱的小鼻子道：“你猜错了！但究竟是谁我只会告诉大舅舅，大舅舅便常教我要分清楚那些事可以对人说，那些事是不可对人说的。咦！太阳下山了。”

寇仲为之气结，又暗忖若我被你这么一个女娃子难倒，还怎么去与群雄争天下？

搜索枯肠下，蓦地脑际灵光一闪，笑道：“你不说我也知是谁，定是独孤家的人，对吧！哈！”

董淑妮不能相信的瞪大美目，单是表情已清楚告诉寇仲他是猜中了，她有点不依地嗔道：“你这人倒有点道行，难怪大舅舅那么注意你们的事，独孤家的人我没有一个欢喜的。”

顿了顿又道：“尤其那个独孤峰，每次见到人家都从头看到脚，好象想用眼睛把人家的衣服脱掉似的，可厌之极。”

这种说话从这样一个绝色娇娆的香唇吐出来，寇仲也不由听得心中一荡，但为了正事，绮念瞬即消去。问道：“洛阳现在的情况如何？是否已落进独孤家的手内哩？”

董淑妮不屑道：“那轮得到他们，守城的郎奉叔叔和宋蒙秋叔叔都是大舅舅的心腹，只有皇宫的禁卫由独孤峰统辖，兵力不过五千，若非用阴谋手段，那是大舅舅的对手。”

寇仲心想原来如此，换了自己是越王侗，也要定计杀王世充了。

董淑妮忽然道：“和你说话很有趣！你这人很聪明，长得又好看。”

寇仲啼笑皆非道：“你才是人间绝色，有倾国倾城的美貌，究竟你大舅舅将你许配了人家没有呢？”

董淑妮道：“人家今年才十七岁嘛，才不想那么快嫁入呢。嘻！你不想娶我呢？”

寇仲愕然道：“你不但长得美，还非常特别，我还是第一趟听到漂亮的女孩子问我这问题。”

董淑妮微嗔道：“说说不可以吗？又不是当真的。你们汉人的头脑真拘谨。”寇仲呆了一呆，抓头道：“难道你不是汉人吗？”

董淑妮没好气道：“谁告诉你我是汉人呢？人人都知大舅舅不是汉人，就只你不知道。”

寇仲细看她的如花玉容，试探道：“那你究竟是什么人？”

董淑妮得意道：“你这么聪明，快猜猜看！”

寇仲无言以对时，徐子陵和跋锋寒一阵风般赶回来，叫道：“快走！”

第九章 妙计脱身

四人躲在一处山头，远处四面八方均见簇簇火把长龙的移动，而他们显已陷身重围之中。

寇仲指着左方五里许处，各以一枝长达数丈的旗竿，高高挂起红、白、黄的三个大灯笼，狠狠道：“小陵，都是你的沈情人不好，若不是由她以灯笼指挥手下行动，我们怎会落到现今这个处境呢？”

在徐子陵背后的董淑妮推了他一把，酸溜溜的道：“沉落雁是你的老相好吗？”

徐子陵没好气道：“休要听仲少胡说，我和她没有半丝瓜葛。”

董淑妮雀跃道：“那就真好！”

三人见她神态率直，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下仍似在争风呷醋，均摇头苦笑。跋锋寒冷哼道：“若我猜得不错，李密和长白双凶都来了。否则士气不会如此高昂。”

寇仲和徐子陵都吃了一惊，论武功，在群雄中李密怎都可以列入前三名。而长白双凶则仅次于王薄，只是这三个人，已使他们穷于应付，更不要说其它人了，何况他们更要保护这个娇娇女。

跋锋寒续道：“若非有符真这种擅长追踪的名家在主持大局，我们怎都不会陷进这种局面。”

寇仲点头道：“我们已用了种种方法，仍甩不掉他们，反被他们布下的伏兵迫得进退不得，现在他们应大约把握到我们的位置，正逐渐收紧包围网，确是高明之极。”

徐子陵指着东南力道：“偃师是否在那个方向？”

跋锋寒道：“正是那里，不出三十里路。”

董淑妮此时也知事态严重，低声道：“我们冲过去成吗？”

寇仲道：“那是下下之策，敌人已清楚我们的实力，没有把握也不会蠢得来招惹我们。只点数火把光，可知对方至少也有二千至三千人，我们能杀多少个呢？”董淑妮下意识地挤进寇仲和徐子陵间，道：“那怎么办好呢？快想办法吧！”

跋锋寒冷然道：“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心慌意乱只会坏事。”

董淑妮给他神光闪闪的锐目瞅了一眼，立即噤若寒蝉。

徐子陵道：“有什么方法可惹起偃师方面的注意？使他们派人来援。照理王世充该派人在城外山头放哨，侦察周围情况的。”

董淑妮听得精神大振，低声却兴奋地道：“淑妮背上有两个特制的烟花讯号炮，只要给我大舅舅的人见到，便知是自己人遇事了，这成了吗？”

寇仲苦笑道：“问题是我们能否捱到援兵到来的时刻？”

董淑妮颓然无语。

因为若发出讯号炮，等若暴露了藏身位置，李密方必全力来攻，而当哨兵看到讯号，通过烽火之类的手法通知偃师，假设王世充又能当机立断，立即调兵遣将来援，至少也要一、两个时辰的光景，那时他们早完蛋大吉了。

徐子陵四人一边说，一边留意四下的情况，此时见到一条火把长龙直往他们藏身处移过来，连忙又再逃走。

跋锋寒领着他们摸黑奔下山丘，逃进山脚的疏林区，寻得一道小河，忙涉水而行，走了近两里路后，地势往上倾斜，源头处原来是一座山上的小瀑布，泉水从百隙飞出，注成一池清潭。

此际月儿升上中天，映得潭水波光闪闪，景色极美，可惜四人都是无心欣赏。董淑妮叹了一口气道：“现在离偃师愈来愈远了。”没精打采地在潭旁坐下，露出一个心力交瘁，惹人爱怜的表情。

寇仲点头道：“这正是敌人的计策，迫得我们不断南逃，好再从从容收拾我们。”

跋锋寒忽地凑近董淑妮，问道：“董小姐用的是什么香料。”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一震，目光灼灼的朝董淑妮望过来。

董淑妮不悦道：“那有这样问人家的。”

寇仲恍然道：“这正是杜干木可轻易直追到荒村的原因，皆因他熟悉大小姐所用的香料。而现在亦因此而使我们无法甩掉敌人的追踪。”

徐子陵道：“不知是否我们嗅惯了，反而觉不到什么。”

跋锋寒微笑道：“清潭明月，董小姐何不在此作美人出浴，而我们则为你把风，保证不会有人窥看。”

董淑妮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伸手便去解襟头的扣子，欣然道：“看又如何呢？只要不动手人家便不怕。唉！恐怕要连衣服也洗濯才行，我的衣服都是用香料熏过的。”

即使在这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亦非好色之徒，但如此香艳诱人的话出自这绝色少女的檀口，三人也不由怦然心动。

徐子陵忽然探手按着董淑妮的玉手，阻止她宽衣的动作，道：“我有个更好的办法。”

跋锋寒和寇仲都不解的瞧着徐子陵。

徐子陵沉吟道：“仲少！你记否在襄阳城外，我们为那小公子疗毒时，

我曾把毒素吸到掌内吗？”

寇仲一呆道：“但香气不同毒素，它是没有实质的气味。”

董淑妮亦睁大秀目瞧着他，徐子陵按在她纤手的掌心灼热柔软，使身疲力累的她直舒服至心底里。赧然道：“若你的手掌真能吸取人家的香气，人家岂非要给你按遍身体的每寸地方吗？”

三人均心跳加速，此美女说起这些诱人的话时仍是一派天真模样，毫无机心，但却比任何淫娃荡妇蓄意挑逗的言词更引人入胜。

徐子陵下意识地收回抓着她玉手的右手，道：“在一般情况下，我确没有这种吸聚香气的本领。但现在只要淑妮整个人浸进潭水去，待全身湿透后，仲少再运功助淑妮把水份蒸发，那香气不是亦可随水气蒸发了吗？那时我就有把握吸取带着香味的水气，然后再把香气散播，引敌人循错误的路线追去。”

跋锋寒拍腿叫绝道：“此计确是妙想天开，保证可令敌人中计。”

董淑妮凑过去亲了徐子陵的脸，喜孜孜道：“你这人真是聪明绝顶，人家欢喜被你唤作淑妮啊！以后你们都这样唤人家好吗？”

跋锋寒和寇仲对她大胆的作风早习以为常，丝毫不以为异，反是徐子陵大感尴尬，俊脸红了起来。

董淑妮娇笑道：“陵少比女儿家还要脸嫩，淑妮要下水了！”

“噗通”一声，她已像一条美人鱼般潜入水里，再在清潭另一边爬上岸。

三人一看下，都心叫乖乖不得了。

在月色斜照下，浑身湿透的董淑妮被半透明的湿衣紧贴身上，里面的亵衣短跨亦赫然可见，尽显玲珑浮凸的曼妙曲线。

跋锋寒苦笑道：“你们去作法吧！但切勿监守自盗，我负责把风好了。”

四人离开水潭，登上小山顶处，最近的火龙已逼至里许开外。

跋锋寒道：“我和子陵去后，你们须躲在潭水里，如此必可避过敌人耳目，万无一失。”

董淑妮愕然道：“人家不懂得在水内换气哟！”

寇仲微笑道：“这个由我教你。”

接着对两人正容道：“你们得小心，千万要活着再相见。”

跋锋寒晒道：“放心吧！我们岂是那么易被杀死的人。”

向董淑妮要过那两枝烟花炮后，与徐子陵联袂去了。

寇仲忙领着董淑妮，重返清潭。

“砰！”

讯号炮直冲二十多丈的天际，爆出十多朵血红的光芒，璀璨夺目。

寇仲和董淑妮置身潭沿的浅水处，一起仰首瞧着不远处空际的人造奇景。

董淑妮靠贴着他道：“你们为什么肯如此冒生命之险来帮助奴家呢？”

寇仲微笑道：“因为我们都喜欢和爱钊你嘛！”

董淑妮摇头道：“不！我看你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男人我见得多了！个个见到人时都是色迷迷的样子。有些人能扮作道貌岸然，但骨子里仍是那

德性。嘻！我最爱作弄他们。但你们却是不同的，不像一些人平时扮英雄、充好汉，遇上事时则变成怕事的胆小鬼。”

寇仲嘻嘻笑道：“你再这么挨挨碰碰的，说不定我也会变成色鬼了。哈！”

董淑妮凑过去亲他脸颊，低笑道：“淑妮才不怕你，因为奴家喜欢你呢。”

寇仲迎上她像喷着情焰的眼睛，讶道：“小丫头你不是动了春心吧！告诉我！你究竟欢喜谁，刚才你也这么对小陵说的。”

董淑妮侧头想了想，道：“我也不知道，但现在人家只感到你又好看又强壮，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人家，其它的事都不愿去想。”

寇仲暗忖小姐你实在太多情了，就在此时，衣袂拂动之声在山腰处传来。

寇仲心中大懔，知来者必是高手，否则不会到了如此接近的距离才被自己发觉，忙搂着董淑妮潜到潭底去，同时封上她丰润诱人的香唇，董淑妮早知会发生比事，忙张开小嘴，接着寇仲渡过来的内气，立时浑身舒泰。

寇仲搂着她潜过水瀑，避进潭壁下的石隙缝中，此刻就算有人潜进水里来，除非迫近观察，否则亦难以发现他们。

才藏好身体，董淑妮四肢像八爪鱼般缠上来，丰满动人的娇躯不住扭动，纵在冰凉的水里，也感到她如火的热情。

寇仲一面欲火狂升，另一方面却是大吃一惊。

虽说有水瀑的掩护，但如此在水底扭动，说不定对方可从水波的异常情况，察觉端倪，那就要功亏一篑。

人急智生下，伸手在她背上写了个“不”字作警告。

董淑妮果然乖乖停止，但缠得更紧了。

寇仲松了一口气，功聚双耳，细听上方的动静。

不片刻上方传来足音人声。

符真熟悉的声音传下来道：“密公！我肯定他们曾在此逗留过好一会工夫，所以这处的香气特别浓郁。”

沉落雁的声音道：“他们在山顶发放讯号炮，显是已走投无路，所以才凭高传讯，希望有救兵来援，我们宜火速追去。”

李密道：“这三个小贼都是狡猾多智的人，明知泄漏了行藏后，休想能带着董美人从容突围而去，说不定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最有可能是溪涧的隐秘处，那便可灭去她留下的气味，所以我们定要仔细搜查清楚。”

潭底石隙中的寇仲泛起历史重演的古怪感觉。

当年在翟让的龙头府，他和徐子陵、素素三人亦是这么躲起来，偷听李密和下属说话。

符真、符彦领命率人去了。

王伯当道：“今趟得沈军师精心策划，又有符老师负责追蹊，布下天罗地网，他们休想能逃出我们的掌心。”

李密沉声道：“今趟事关重大，若被王世充闻得风声，我们兵不血刃夺取东都的大计便会好梦成空，所以绝不能让那小美人儿逃到偃师去。”

王伯当邪笑道：“此女艳盖洛阳，确是人见人怜，待下属把她擒来献上密公吧！”

李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道：“此女已被我许了给独孤峰那色鬼，暂时不

到我染指了。”

潭下的寇仲听到这番话，又是另一番刺激感受。

而正与自己颈交唇接的动人美女亦生出反应，呼吸急促起来，吓得他忙再画“不”字警告，若一旦气浊，或沉不住气，那就大事不好。

符真此时来报道：“已发现了敌人留下的线索，他们该往南面逃了。”

“砰！”

不用看，寇仲也知徐子陵和跋锋寒在另一山头发放了第二枚讯号炮。

转眼间，上面的人走个一干二净。

寇仲松了一口气时，忽然发觉李密口中的小美人儿香舌暗吐，娇躯扭动，脑际轰然一震，已迷失在那无比动人的天地里。

第十章 运筹帷幄

跋锋寒和徐子陵一先一后扑上一株高耸出林的大树上，环目一扫，前后四方都是火把长龙，把逃路完全封锁了。

徐子陵叹道：“若非晚间春雾湿重，我们只要放一把火，制造点混乱，说不定可趁机溜脱。”

跋锋寒冷哼道：“纵然我们力战而死，但寇仲和淑妮能成功离开，亦再无遗憾。”

徐子陵剧震道：“若非此刻亲耳听到此话出于锋寒兄之口，我真不敢相信锋寒兄是这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

跋锋寒苦笑道：“义无反顾只是溢美之词，视死如归亦仍差一点点。我只不过从不后悔自己作出的决定，只要随意之所之就行了。你两个小子对我那么有情有义，我又不是狼心狗肺的卑鄙之徒，现在只希望仲少将来能手刃李密为我们报仇吧。”

徐子陵摇头道：“不！我定不能让李密把你杀死的。嘿！假若我们能摇身一变，成了李密的两名手下，是否会大增逃生的机会呢？”

跋锋寒皱眉道：“你是否想抓得两个人来，换过他们的衣服，可是瓦岗军有名组织严密，军下有团，团下有营，营下又分若干小队，各有统属，加上我们换得了衫换不了脸，只会徒惹人嘲笑吧了！”

徐子陵从怀里掏出一张假面具，递到跋锋寒手上道：“这是天下第一巧匠宗师鲁妙子先生的遗作，我们先换过脸孔，再设法更衣。”

话完自己先戴上另一面具，登时变成了曾与四大寇交手的疤脸大侠。

跋锋寒看得啧啧称奇，也在徐子陵协助下，戴上面具，摇身一变化身作一个眼陷、唇薄、鼓下巴的年轻壮汉。

跋锋寒精神大振道：“这就大不相同了！来！我们先削些树枝作暗器，随我来吧！”

寇仲背着董淑妮，在山野间狂驰疾跃，掠出一片密林后，奔上一座小

丘顶时已见洛水横亘前方，对岸有座灯火辉煌的大城。

寇仲哈哈笑道：“终于到了！”停下脚步。

董淑妮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宽厚温暖的虎背，见寇仲雄立如山，双目闪闪的瞧着五里外矗立平原上的偃师城，自有种不可一世的慑人气概，一阵心迷神颤，小鸟依人的挨进他怀内去，低声道：“我们的事，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啊！若大舅舅知到了，定会杀死你的。”

寇仲低头瞧了一眼这动人的美女，脑海中不由回味起刚才发生的事。心想这就最理想了。否则若董淑妮因与自己有了肉体关系而迫他去向王世充提亲，便大大不妙。

董淑妮微嗔道：“你为何不说话，是否已不欢喜人家哩！”

寇仲大感头痛，探手挽着她纤软的小蛮腰，把她搂贴胸膛，深深一吻后，微笑道：“那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学刚才那样呢？”

董淑妮媚笑道：“那要由我决定，有机会人家自会来找你。”

寇仲可以肯定自己非是她第一个男人，因为在那事儿上董淑妮要比他更驾轻就熟。

虽然无可否认她在各方面都胜过云玉真，但也像对云玉真那样，他只会抱着逢场作兴的心态，绝不会妄动真情。

何况眼前还有那么多重要紧迫的事等待他去做。

一路奔来，他大部份时间都在惦念徐子陵和跋锋寒的安危，少部份时间在想如何利用王世充来对付李密，却全没想过背上那动人的肉体，更没想到和她的将来。董淑妮猛拉他的手道：“去吧！”

两人奔下山丘，朝洛水掠去。

李密立在斜坡顶处，眉头深锁地瞧着手下把目标中广阔达两里的密林围个水泄不通，再由以符真、符彦两兄弟为首的数十名高手人材搜索，可是大半个时辰过去了，仍没有丝毫动静。

左边的王伯当狠狠道：“这是没有可能的。那女娃子的香气怎会忽然消失了。”

李密身后十多名将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右边的沉落雁美目凄迷，轻轻道：“我有很不妥当的感觉，照道理他们该是插翼难飞。”

李密叹道：“若真有合理或不合理这回事，寇徐这两个小贼也早应死去数十趟了，但他们总能逃出险境，真教人难以理解。”

王伯当沉声道：“假若他们真的成功把董淑妮送抵偃师，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密双目亮起寒光，一字一字地缓缓道：“最好的方法，莫如立即攻打偃师，牵制王世充，使他难以回师洛阳，对付独孤阀和越王。但如此将会破坏我们整个策略，而我们因与宇文文化及一战，损折甚重，元气未复，故仍是宜守不宜攻，所以只好另外设法。”

接着向沉落雁道：“落雁有何提议？”

沉落雁道：“另一对策，就是暗遣高手进入洛阳，策动独孤峰扫除王世充在洛阳的势力，教王世充只得孤城一座，后援断绝。那时我们要取王世充

项上人头，就像探囊取物般轻而易举了。”

王伯当皱眉道：“王世充的势力在洛阳蒂固根深，欲要将其连根拔起，恐非易事，必须有妥善布置才成。”

李密断然道：“无论此计成与败，对我们都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洛阳是愈乱愈好，最好独孤阀和王党拼个两败俱伤，那就更是理想。”

转向沉落雁道：“我们必须与时光争竞，若让王世充先一步发动，他受的损害将愈是轻微，落雁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吗？”

沉落雁点头道：“密公放心，此事交由落雁处理吧！必不负密公所托。”

李密下令道：“此事以落雁为主，伯当为副，还要请得南海仙翁法驾，以增强实力，其它人手分配，你们瞧着办吧！”

众人听得南海仙翁之名，都露出既敬且惧的神色。

原来南海仙翁晃公错，乃宁道奇那种辈份的高手，是宗师级的人物，现今位于南海珠崖郡的南海派掌门梅洵，只属他的徒孙辈。

据传宁道奇曾与晃公错决战于雷州半岛，到百招之外晃公错才败于宁道奇的压箱底绝技“散手八卦”之下，可说虽败犹荣。于此可见“南海仙翁”晃公错的高明。

李密由于其父李宽曾有大恩于南海派，故李密起兵后，曾三番四次派专使请晃公错出山，但直至炀帝被宇文化及所弑后，晃公错才肯点头。并答应南海派尽全力助李密取天下，其中当然附有苛刻的条件。

王伯当和沈落雁齐声领命。

就在此时，守在密林南方的火把纷纷熄灭，惊喊之声不绝于耳。

李密不怒反喜，领着众手下疾驰赶去。

寇仲和董淑妮在守城兵将簇拥下，策骑驰入王世充在偃师的郑国公府去。

董淑妮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敛起笑容，神情肃穆，一派不容侵犯的圣洁样儿。

才入府门，王世充已闻讯在十多个亲兵拥护下迎出大门。

董淑妮飞身下马，哭着扑入王世充怀内。

王世充神采依然，只是鬓边花斑，多了几根白发。

他爱怜地拥着董淑妮，连声道：“小妮妮莫哭！一切有大舅舅作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边说边朝寇仲瞧来，眼神立即变得无比锐利。

寇仲甩蹬下马，施礼微笑道：“以后是成是败，就要看尚书大人一念之间了！”

王世充愕然不悦道：“若你想危言耸听，休怪我……”

董淑妮打断他的话微嗔道：“大舅舅啊！他是好人来的，没有他小妮妮的遭遇就不堪设想了。”

寇仲毕恭毕敬道：“王尚书可否借一步说话，此事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即使孙子再世，武侯复生，亦挽回不己成的败局。”

王世充厉喝道：“寇仲！”

寇仲躬身道：“寇仲在！”

王世充狠狠盯了他好一会后，冷哼道：“随找来！但千万勿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跋锋寒和徐子陵一口气奔出五十多里路，直抵洛阳的大河下游处，两人再支持不住，先后伏倒岸旁，前方就是滚流不休的黄河水。

洛阳在远方的灯火，照亮了地平的天际。

几经辛苦，他们终脱离险境，跋锋寒大笑道：“好小子！真有你的。王伯当脸对脸的瞧着我们，仍不知我们是谁。还喝令我们去堵截，幸好那时我能忍着笑，可不知憋得多么辛苦呢。”

徐子陵摇头叹道：“李密这么劳师动众，却连我们的衫尾都摸不着，说出去，保证笑歪了天下人的口。”

跋锋寒勉力爬起来，道：“趁离天光尚有少许时间，我们最好养精蓄锐，再以假脸目大摇大摆入城喝口热茶，在洛阳我有几个老相识，保证招呼周到。”

徐子陵艰苦地坐直身体；道：“不知寇仲能否说得动王世充呢？”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回复冷静，微笑道：“王世充只是一头人扮的老虎，而寇仲则是一个老虎扮的人，胜负已昭然若揭，子陵何用担心呢？”

密室内。

董淑妮一口气把事情和盘托出，但王世充的脸色却至少变了十几次。

沉吟片晌，王世充沉声道：“淑妮你去好好休息一会，大舅舅自有主张。”

董淑妮还想撒娇不依，见王世充表情严肃，脸上阴霾密布，不敢多言，瞥了坐在对面的寇仲一眼，乖乖去了。

门关。

偌大的密室，就只剩下王世充和寇仲两人。

寇仲出奇地沉默。

自进密室后，他没说过一句话。

王世充沉吟片晌，低声道：“你们肯冒死救小妮妮，我王世充非常感激，说出你们的要求吧！”

寇仲知他不信任自己，淡淡一笑道：“我的要求是扳倒李密。”

王世充愕然瞧了他半晌，皱眉道：“现在我内忧外患，动辄腹背受敌，恐难助你完成这心愿。”

寇仲胸有成竹道：“王尚书此言差矣。事实却是从没有一个似眼前更佳的时刻，能让贵方有粉碎瓦岗军的机会。”

王世充不悦道：“我生平最恨人挟恩要胁，我王世充什么场面未见过，岂会听人摆布。”

寇仲从容道：“王尚书今次出兵偃师，为的究竟是什么呢？”

王世充双目神光闪动，冷然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我当务之急，就是回师洛阳，扫除奸党。”

寇仲微笑道：“然后呢？”

王世充傲然道：“安内后当然是攘外，我与李密势不两立。”

寇仲哈哈一笑道：“王尚书今趟出兵，是看准李密虽打败宇文文化及，但却元气大伤，故趁机痛加挞伐。现在却要作安内，白白让机会溜走，予李密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岂非大大失算吗？”

王世充怔怔的瞧了他好半晌，像首次认识清楚他般，肃容道：“那寇小兄是否认为该先收拾李密，再回师对付杨侗和独孤峰呢？”

寇仲摇头道：“非也。就算东都无事，今次尚书若贸然兵攻李密，亦是必败无疑。”

王世充本想试探寇仲是否别有用心，利用自己来对付大仇家李密，此刻听他这般说，大感意外，反虚心问道：“愿闻其详。”

寇仲遂把李密那番对付王世充这次出兵的话说出来，当然是说得只像他寇仲本身的推测般。

王世充脸色微变，好一会都没说话，显是被命中要害。

过了好半晌，王世充叹道：“我本为西域人，因慕天朝文化，随父来隋，自幼便喜读史书，爱习兵法，官拜兵部侍郎，颇得杨广那昏君看重。与孟让一战，更使我名震天下，本以为天下再无用兵更胜我王世充者，岂知竟遇上李贼，处处受制，若非得寇小兄提醒，此仗实有败无胜，那我现在应否立即回师东都呢？”

寇仲知他已方寸大乱，微笑道：“正如我刚才所言，要破瓦岗军，此实千载一时之机。原因有二，首先就是李密刻下确是元气大伤，兵疲将倦。其次则是李密仍在刚打败宇文文化及的胜利心态中，对你难免有轻敌之意。”

顿了顿，正容道：“不怕得罪一句，论军力，贵方实不及李密，且屡战屡败，更添李密轻视之心，所以只要王尚书你示弱以弱，又制造巧妙形势，引得李密倾巢而出，而我们则精心布局，设下陷阱，保证可令李密栽个大筋斗，从此无力凌迫东都。”

王世充听得怦然心动，对寇仲疑虑大减，信任倍增，问道：“如何可示弱以弱呢？”

寇仲道：“请问王尚书现今手上有多少可用之兵呢？”

王世充犹豫了片刻，才下定决心，答道：“今趟我只带有二万人，但无一非训练优良的精锐。”

寇仲拍案道：“那就成了。孙子有云：兵贵精不贵多。而因我们兵少，更能增李密轻敌之心，只要再令他误以为我们粮草不继，我才不信新胜的李密还可忍着不率军溺战。”

王世充摇头道：“他大可等我们真的缺粮时才来攻击，此计可骗别人，但绝骗不倒老谋深算的李密。”

寇仲笑道：“所以我说还要制造其它微妙的形势，才可迫李密不得不来打硬仗。”

王世充讶道：“计将安出？”

寇仲道：“事情可分两头进行，首先我们要营造出缺粮的假况，例如派人四出搜刮粮草，又扬言即要回师东都，李密不来截击才怪。”

接着俯前低声道：“另一方面，我们则与北方势力绝不于李密的窦建德修好，请他出兵夹击李密。当然啦！这一着必须巧妙地让李密知晓，那更不愁他不主动来攻了。”

王世充虽自负将才，亦不由不拍案叫绝道：“果是妙计，不过其中细节，仍要斟酌。”

双目旋即射出锐利的光芒，盯着寇仲道：“谁都知你寇仲雄心勃勃，弄得南方天翻地覆，现在如此助我，究竟有何目的？”

寇仲坦然迎上他的目光，平静地道：“因为我若不杀李密，李密便要杀我。谁当皇帝我不管，只要不是李密就成了，王尚书满意我这答案吗？”

王世充沉声道：“你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若你肯投附我，我王世充定不会薄待你。”

寇仲欣然道：“多谢王尚书提携。不过一切仍待破掉瓦岗军再说。对付李密虽是重要，但东都却必须牢牢掌握在手里，只要能撑到李密出兵，我们便攻打越王的皇宫，把所有反对你的人连根拔起，那时王尚书便大可取越王之位而代之。而天下至少有一半已到了圣上你的口袋内了！”

这番话直说进王世充的心坎里，使他忘了寇仲没有立即表示效忠，大喜道：“独孤峰在洛阳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若我不在洛阳，恐怕难以镇压大局。”

寇仲微笑道：“这正是示敌以弱的一个关键部份，尚书不妨精兵简骑回洛阳打个转，摆平洛阳的形势，然后再见机行事。只要李密有任何异动，尚书立即溜回来主持大局，那不就成了吗？”

王世充呆了半晌，长长吁了一口气，摇头笑道：“舍此之外，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第十一章 千年古都

洛阳雄踞黄河南岸，北屏邙山，南系洛水、东呼虎牢、西应函谷、四周群山环抱，中为洛阳平原，伊、洛、瀍、涧四水流贯其间，既是形势险要，又风光绮丽，土壤肥沃，气候适中，漕运便利。

故自古以来，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等八朝建都于此。

所谓河阳定鼎地，居中原而应四方，洛阳乃天下交通要冲，军事要塞。

杨广即位后，于洛阳另选都址，建立新都。

新皇城位于周王城和汉魏故城之间，东逾瀍水、南跨洛河、西临涧河，北依邙山，城周超过五十里，宏伟壮观。

杨广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出一条南达杭州，北抵涿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洛阳更成天下交通商业的中心枢纽。

这日天才微亮，城门开启，大批等候入城作买卖的商旅，与赶早市的农民鱼贯入城。

戴着面具的跋锋寒和徐子陵混在人群里，大摇大摆的从容由南门入城。

洛阳的规模果是非比一般小城，只南城门便开有三门，中间的城门名建国门，左为白虎门，右为长夏门，型制恢宏。

此时两人身上穿的再不是瓦岗军的劲服，而是向两个农民购来的朴旧布衣，每人肩上各负一大捆新鲜割下来的菜蔬，随便报出顺口诌来的身份名字，守门的兵卫便毫不留难地放他们进城。

甫进城门，初抵贵境的徐子陵顿然眼界大开。

只见宽达百步贯通南北两门的大街“天街”，在眼前笔直延伸开去，怕不有七、八里之长。

街旁遍植樱桃、石榴、榆、柳等各式树木，中为供帝皇出巡的御道，际此春夏之交，桃红柳绿，景色如画，美不胜收。

大道两旁店铺林立，里坊之间，各辟道路，与贯通各大城门的纵横各十街交错，井然有序。

跋锋寒笑道：“洛阳有两大特色，不可不知。”

徐子陵兴趣盎然的向他请教。

跋锋寒道：“首先就是以南北为中轴，让洛水横贯全城，把洛阳分为南北两区，以四座大桥接连，而城内洛水又与其它伊、瀍、涧三水联接城内，使城内河道萦绕，把山水之秀移至城内，予人天造地设的浑成感觉。”

此时前方忽现奇景，一艘帆船在隐蔽于房舍下方的洛水驶过，从他们的角度瞧去，只是帆顶移动，宛若陆地行舟。

徐子陵欣然道：“我见惯江南的水乡城镇，多引江湖之水贯城而过，本没甚稀奇，但却少有如洛水般宽深笔直，使洛阳别具严整调谐的气象，而此城的规模，当然亦非水乡城市可比。另一特色又是什么呢？”

此时天色大白，街上人车渐多。

御道上不时有一队队甲冑鲜明的兵卫操过，作晨早的操练，使这美丽的皇城添上刁斗深严的气势。

跋锋寒续道：“另一特色就是在外郭城的西墙外，因其天然环境设置西苑，西至新安，北抵邙山，南达伊阙诸山，周围二百余里，比得上古时汉武帝的上林苑，外郭城与西苑连在一起，令洛阳更具规模。”

两人沿街而行，抵达洛水南岸。

跋锋寒指着横跨洛水，连接南北的大桥道：“这座叫新中桥，只看此桥的规模，便具体而微地说明了杨广当年如何劳民伤财。据说为了使洛阳具都城之实，那昏君从全国各地迁来了数万户富商巨贾，又将河南三千多家工艺户安置到郭城东南隅的洛河南岸十二坊居住，所以眼前才有此气象。”

又压低声音道：“这叫坏心肠作好事，异日不论谁人得到天下，将会享受到杨广的建设成果，只要管治上稍为得法，盛世可期。”

徐子陵听得肃然起敬。跋锋寒虽专志武道，但对时局的看法却极有见地，且与众不同，际此人人都在编派杨广不是的时刻，他却能指出杨广的建都筑河，实对后世有很大的裨益。

跋锋寒笑道：“我们好应找个地方医医肚子了。”

徐子陵欣然应是。

偃师城位于洛水北岸，大河之南，嵩高、少室等诸山之北，上游是洛阳，下游百里处为虎牢，乃翼护洛阳的战略要塞，亦是东拒李密的前线基地。若偃师失陷，会直接动摇洛阳的安稳。

偃师之于洛阳，等若虎牢之于荥阳。

现今王世充率兵至偃师，立即直接威胁到虎牢的存亡，故李密必须作出反应，或守或攻，绝不能不小心筹度。

在十多名忠心可靠的统军将领与名家高手簇拥下，换上一身武官便服的寇仲与王世充、董淑妮登上泊在城外码头的战船，同行的尚有二千近卫军，坐满多艘战船。

踏上甲板后，寇仲心中一动，把王世充拉到船尾处，指着洛水道：“我们必须作出些假像，才可令李密确信我们有出兵虎牢的决心。”

王世充皱眉道：“我驻重兵于偃师，难道还不足够吗？”

寇仲道：“那也可视作加强防守，且又不能予敌人放火烧粮的机会。我刚才研究过尚书给我的地理形势图，虎牢、荥阳皆位于洛水和大河之南，不若尚书着人在此城之东洛水两岸的适合河段设立浮桥，建立两、三座也不嫌多，然后在南岸设粮仓建军营，这种高姿态比任何军队调动更有显示力，亦免了李密要大动干戈攻城之苦。哈！此计如何？”

王世充怔怔的瞧了他一会后，叹道：“如此妙计，教我怎能拒绝呢？”

徐子陵和跋锋寒挤进了一间闹哄哄的茶楼，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靠角的空桌子，要了糕饼点心，放怀大吃。

徐子陵随口问道：“锋寒兄似乎对洛阳份外欣赏，对吗？”

跋锋寒点头道：“中土的城市里，我对洛阳和长安特别有印象，皆因两城均有王者之气，非一般城市可比拟。”

徐子陵问道：“江都又如何呢？”

跋锋寒道：“我尚未到过江都，那是子陵你出身的地方，自然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就像我对草原和大漠。”

又微笑道：“不过相比之下，我都是比较欢喜北方的城市和山水，那种险峻雄奇，和南方的绮丽明媚，是完全不同的味道，且较合我的脾胃。”

徐子陵点头道：“跋兄就像北方的大河峻岭，经得起风霜岁月的考验，不怕面对艰苦恶劣的环境。我和仲少毕竟是南方人，很易生出好逸恶劳之心，纵使练武，也没有什么严格规律，嘻！”

跋锋寒笑道：“我看寇仲比较近似我，而你亦非好逸恶劳，只是本性不喜与人争斗，但假若有人惹得你动了真火，我也要为那人担心！”

徐子陵微笑道：“我是那么可怕吗？”

跋锋寒正容道：“我少有欣赏一个人，但你却是例外。平时你看来温文尔雅，好象事事都不放在心上，可是每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你总能显出坚毅不拔之意志，并有却敌脱身之妙计，否则我们今早就不能在洛阳这里吃点心了。”

徐子陵苦笑道：“我倒没想过自己这方面的事，是了！我们是否应设法与仲少取得联络呢？”

跋锋寒沉吟道：“仲少和王世充的交易如何，现今该已成定局，我们实不宜介入闻问。最好由寇仲来找我们。而我们只须照原先的约定留下标志，使他知道我们在那里就成了。”

徐子陵点头表示同意，却皱起了眉头道：“那我们眼前干什么好呢？”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子陵你太不习惯没有寇仲的日子了，告诉我，以前你和寇仲一起时，有没有想过要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心境？”

徐子陵尴尬道：“真的似乎有点不习惯，不过凡事都有开始的，唉！待会……嘿！”

跋锋寒捧腹狂笑，惹得附近几台的茶客都为之侧目。

笑罢，跋锋寒淡淡道：“我们先去见一位我们都认识的美人儿，看看会否有你瑜姨的消息，顺便探听和氏璧的最新情况，子陵意下如何呢？”

徐子陵愕然道：“我们都认识的美人儿？”

跋锋寒现出个古怪的表情，微笑道：“东溟公主单琬晶大概可算其中之一吧。”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王世充和寇仲立在战船的看台处，凝望洛阳的方向。

寇仲道：“尚书可知李密曾私访襄阳的钱独关，说动他供应人力粮草予他从南方攻打洛阳的部队吗？”

王世充一震道：“钱独关难道不怕死？竟如此斗胆。”

寇仲道：“李密一向以智计闻名，他故意策动四大寇与江淮军合作，攻陷竟陵，胁迫北方诸城，实是一石二鸟之计，既可使杜伏威无暇兼顾南方，亦使洛阳以南数城因畏惧江淮军而投向他。所以尚书若不及早击破瓦岗军，早晚会给他团团围困，那就悔之已晚。”

王世充大讶道：“寇小兄为何能对南北形势如此清楚？”

寇仲微笑道：“当然是为了对付李密，这老贼颁下的‘蒲山公令’，累得我两兄弟屡陷险境，几次险死还生，此獠岂能不灭。”

王世充默然片晌后，忽道：“假若今仗胜不了李密，我是否应西联李渊？”

寇仲本想答“此仗必胜”，但念头一转，反问道：“李渊、李密两者，尚书以为谁更可怕点呢？”

王世充苦笑：“我本来从不把李渊放在眼内，甚至他起兵太原，渡龙门进关中，先后击溃宋老生和屈突通，我也以为只是一时之势。可是当李渊次子世民大败薛举、薛仁果父子的西秦军于扶风，并乘胜追击之直抵陇城，便不得不改变看法。因为关中再无西面之忧，便可全力东进，经略中原，构成对洛阳除李密外最大的威胁。”

寇仲道：“尚书已很清楚李阀的形势，也该知李世民乃胸怀平定中原大志的人。所以除非尚书肯俯首称臣，否则如让李世民在关中再多取得几处立足据点，洛阳早晚要落到他手上去。”

王世充叹道：“洛阳固是天下漕运交通的枢纽，但也因而陷于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即使去掉李密，还要应付四方八面而来的攻击，非像李阀般进可攻退可守。”寇仲道：“所以去李密之胁后，尚书必须用兵关中，至不济也要制得李阀半步都踏不出潼关，而尚书则可挟胜李密的余威利用运河之便，逐步蚕食附近城镇，增加实力，舍此外再无他法。”

王世充苦笑：“我有点累了！想到舱内歇歇。”

寇仲却是心中暗叹。

王世充始终不是争天下的料子，绝比不上杜伏威，亦不及萧铣，当然更难与雄材大略如李世民、李密者争一日之短长。

“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
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
柳丝袅袅风绿出，草缕茸茸雨剪齐；
报道先驱少呼喝，恐惊黄鸟不成啼；”

两人步上横跨洛水的天津桥时，跋锋寒油然道：“天津晓月乃洛阳八景之首，最迷人是夜阑人静，明月挂空之时，掬美来此把臂同游，个中况味，当是一言难述。”

徐子陵停了下来，道：“我忽然想起一事，恐怕难陪锋寒兄去见公主了！”

跋锋寒笑道：“不知子陵兄有什么急事呢？”

徐子陵苦笑道：“锋寒兄勿要以为我在找借口避见公主，而是心挂失散了的兄弟，所以想去试试寻找他们。”

跋锋寒道：“你是指段玉成他们四人吗？”

徐子陵道：“正是他们。”

跋锋寒洒然道：“如此便不阻子陵了！”

两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就在闹市中分道扬镳。

第十二章 路遇故人

徐子陵步下天津桥，回到城南区域，整个人轻松起来。

他真的不想见单琬晶。

此时洛阳城像苏醒过来般，车轿川流不息，热闹非常。行人中不少身穿胡服，显是来自西域的商旅。

只看眼前的繁荣，谁都感受不到城外的世界战争连绵，生灵涂炭。

更想不到洛阳正陷于内外交煎的地步，成为各大势力倾轧角力的轴心。

他离开了人潮涌涌的天街，沿着洛水西行，宽达十多丈的河面，巨舟并列，以大缆维舟，铁锁钩连，蔚成奇景。

回头朝天津桥望过去，跋锋寒已走得影踪不见。

而天津桥南北对起四座高楼，更添桥梁的气势，极为壮观。

离开了桥南的肆市后，道上行人疏落多了。

徐子陵沿洛堤漫步，堤边杂植槐柳，树绿成荫，风景迷人。

徐子陵收摄心神，不由想起跋锋寒和单琬晶间的关系。

当日单琬晶和跋锋寒约定在九江相会，恐怕不是只关男女私情那么单纯。

要知单琬晶乃东溟派新一代的领袖，在派内早选了那尚明作她的夫婿，所以她虽对李世民倾心，亦是有缘无份。

以单琬晶刚烈的性格和行事的作风，既能克制自己对李世民的感情而不出乱子，照道理也不该情不自禁至要与跋锋寒来个秘密偷情。

所以她与跋锋寒间，定有一些彼此合作的事情。

徐子陵本不会想及这方面的事，可是因跋锋寒不但知悉单琬晶既身在洛阳，更清楚她落脚的地方，事情便大不简单。

若两人只是男女之情，以跋锋寒不以儿女私情为重的作风，凭那趟单琬晶下不了手杀自己一事，已足可令跋锋寒对单琬晶永不回头。

徐子陵苦笑摇头。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就在此时，前面一人匆匆而至，徐子陵定睛一看，登时呆了起来，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寇仲凭窗外望，心内思潮起伏。

争霸之路绝非一条康庄大道。

不但前途渺茫难测，崎岖难行，随时有粉身碎骨之祸。最教人头痛的是歧路甚多，一个不小心，便错失直抵目标的机会。

时机实具最关键的重要性。

李世民便是最懂掌握时机的人，觑准机会，迫得他老子作反，起兵太原，趁关中精兵西出应付李密之际，渡河入关，夺得西都长安这坚强的固点，只须去了薛举父子这西面之患，便可遥看关中群雄逐鹿，乘鹬蚌相争，坐享渔人之利。

而他现在才是刚起步。

搞垮了李密，固然可使宋阔与瓦岗军结盟一事胎死腹中，但最得益的却是李世民而非他寇仲。

所以现在仍未是杀李密的时刻，纵使李密引颈待割，他也不会杀害李密。

唉！

有小陵在就好了！至少有人可以谈谈心事。

假若徐子陵遇害，他将会不顾一切的为他报仇，什么霸业鸿图都要摆到一旁去。

“咯！咯！”

寇仲愕然道：“进来！”

一个小婢推门恭身施礼道：“小姐请寇公子到舱厅见面。”

徐子陵犹豫了片刻，才在那人擦身而过前把他拦着，沉声道：“李大哥！”

竟是久违了的李靖。

他之所以犹豫，皆因始终不能对素素之事释然，若非李靖薄情，素素就不会受王伯当之辱，更不会嫁给香玉山。

李靖身穿便服，但仍是轩昂爽朗，眼神变得更锐利，显是在这几年间

武功大有长进。

他愕然止步，脸露疑惑之色，皱眉道：“这位兄台是否认错人哩？”

徐子陵这才省起自己是以“疤脸大侠”的容貌示人，低声道：“我是徐子陵，现在只是戴上面具。”

李靖先是虎躯一震，然后露出惊喜神色，挽着他穿过路旁的槐树，到了堤坡边沿处，大喜道：“我也风闻到你们会来洛阳的消息，想不到就这么遇上了，小仲呢？”

徐子陵扯下面具，塞入怀里。

李靖叹道：“你比我长得更高了。时光过得真快，不经不觉又这么多年，昔日的两个小子，已成了名动天下的人物，现在谁说起你们来，不是咬牙切齿，就要衷心夸赞？”

又急忙问道：“小仲没出事吧？”

徐子陵听出他真诚的关切之意，又想起素素，心中矛盾得要命，道：“小仲没有事，我们只是暂时分手，各有各行事罢了！”

李靖松了一口气，道：“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再说！”

寇仲在小婢引领下，步进舱厅。

董淑妮换上华服，还刻意打扮过。安坐椅内，更是艳光照人，眩人眼目，亦多添了几分成熟的迷人风韵。

寇仲在她左旁的椅子坐下后，小婢退下，还为他们关上厅门。

寇仲愕然道：“你不怕给大舅舅怪责吗？”

董淑妮模仿王世充的语调老声老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怎同呢？”

接着忍不住花枝乱颤地娇笑起来，媚态毕露，诱人之极。

寇仲心中恍然。

董淑妮实在是王世充的秘密武器，利用她的美色来笼络有利用价值的人，又或刺探情报，否则今趟王世充可能死了仍不知堕入李密的彀中。

王世充为了收服自己，现在则打出董淑妮这张牌。

董淑妮甜甜一笑道：“你这人真本事，人家从未见过大舅舅这么看重一个人的，可是现在人家再不欢喜你了！”

寇仲失声道：“什么？”

房舍在洛河对岸往左右延展，不远处有座高起的钟楼，宏伟高耸，雄视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洛水。

李靖叹道：“想不到当日一别，到此刻才有重逢之时。素妹真难得，若没有她，我李靖今天休想能坐在这里和你叙旧。所以听得李密造反，我便心知不妙，立即赶赴荥阳，才知你们已救走了她。”

徐子陵一阵硬咽，差点掉下热泪，勉强忍住，沉声道：“李大哥当日为何肯让素姐回荥阳呢？难道不知荥阳大龙头府是险地吗？”

李靖苦笑道：“素妹对我恩重如山，我李靖岂会是这种忘恩之人，可惜

她去意甚决，又知我会拦阻，竟留书出走，悄悄离开。那时我内伤未愈，追她时更遇上风雨，大病一场后，才到荥阳找她。但素妹拒而不见，我只好先到洛阳，再入关中。现在于秦王手下办事。”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竟是有这么一回事！

董淑妮容包转冷，淡淡道：“凡是大舅舅欢喜的人，我都不欢喜的。”

见寇仲瞪大眼睛瞧着她，跺足嗔道：“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欢喜自己去选择也不成吗？大舅从来都不欢喜我爹，可是娘却比任何女人都快乐。娘常说以前她们都可在野火中会自由选择对象。”

寇仲反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微笑道：“那现在我可滚出去了吗？”

今次轮到董淑妮杏目圆睁道：“听到我不再欢喜你，你难道不伤心难过吗？”寇仲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朝舱门漫步而去，边行边道：“当然难过得要命，我现在就要回房中痛哭一场呢。哈……”

寇仲转身接着董淑妮随手拿起朝他背脊掷来的名贵瓷瓶，笑嘻嘻道：“我也有个坏习惯，就是不欢喜给人摆布，吃软不吃硬，哈！”扬手便把瓷瓶抛回给董淑妮。

董淑妮慌忙接着时，他已推门扬长去了。

“砰！”

花瓶再次摔出，掷在门上，撒得一地碎片。

李靖关心地道：“素妹近况如何？”

徐子陵听到自己的声音答道：“她在巴陵，已嫁了人。”

李靖欣然道：“那真要为她高兴，究竟是谁家儿郎如此幸运？”

徐子陵剧震一下，朝他瞧去。

李靖不解道：“为何小陵你的神色如此古怪，难道素妹的夫婿有什么问题吗？”

徐子陵奇道：“素姐嫁了给别人，李大哥不感失望吗？”

李靖皱眉道：“素妹若有好归宿，我高兴还来不及，究竟是否这人有问题呢？”

徐子陵瞧了李靖好半晌后，摇头道：“我也不敢肯定。”

李靖笑道：“差点给你吓个半死。这人究竟是谁？巴陵不是萧铣的地头吗？”徐子陵点头道：“此人正是萧铣的手下，叫香玉山。”

李靖色变道：“什么？”

徐子陵吃了一惊道：“是否这人真有问题？”

李靖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好一会才叹道：“这人是否本身有问题，我并不清楚，但却知道……唉！小陵请恕我有难言之隐，故不能畅所欲言。天啊！为什么这么巧的。”

徐子陵心念电转，沉声道：“刚才李大哥说在秦王手下办事，秦王是否李渊次子李世民呢？”

李靖点头道：“就是他了，他也很欣赏你们。你们不是很想创一番事业吗？他将会是个好皇帝。”

徐子陵冷笑道：“他会当上皇帝吗？他只是秦王，但世子却是李建成。只听李大哥这句话，便知他们兄弟间嫌隙已生，李阀祸机将至，大乱必兴，李大哥仍要混这浑水吗？”

李靖肃容道：“小陵你确长大了，识见大是不同。不过我李靖岂是见难而退的人。”

顿了一顿，双目寒光闪闪，凝视着下方长流不休的洛水，缓缓道：“国家患难，今古相同，非得圣明君主，不能安治。且为国者岂拘小节，现今谁不知李阀的地盘是秦王打回来的，亦只有他才有造福万民的才能德行。小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徐子陵心中一片烦厌，胸口如被大石重压，长长吁出一口气，才舒服了点，道：“李大哥不在关中，却到此险地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

李靖压低声音道：“我今次来洛阳，实有至关紧要的事，但现在却不可说出来。”

接着扯了徐子陵站起来道：“快随我来，你嫂子该等得心焦哩！”

徐子陵失声道：“嫂子？”

第十三章 往事如J

王世充换上戎装，卓立船头。

寇仲和一众将领，分立身后。

洛阳的外郭城已然在望，气象肃穆。

四艘水师船加入护航行列，使船队更为壮观。

王世充精神奕奕，看来心情大好，把寇仲召到身旁来，问道：“寇小兄到过洛阳吗？”

寇仲恭敬答道：“尚是首次到洛阳。”

王世充哈哈一笑，自豪地道：“我们下面这条洛水，把都城一分为二，成南北两部分。皇宫和皇城位于城西北部；街、坊、市均分布在城南和东部。”

寇仲道：“船队可直接驶进城内去吗？”

王世充得意洋洋的道：“不但可驶进城内，还可抵达任何地方，若论内外水陆交通的便利，天下没有一个城市可及得上东都。除洛水贯穿其中外，还有东瀍河、西谷水、北金水渠、南通津渠、通济渠、伊水、漕渠、道渠、重津渠、丹水渠与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车船相接方便无此。”

水闸早已升起，船队沿洛水长驱入城。

眼前忽地换上了城内繁华的景象，寇仲连呼吸都停止了，看得虎目圆睁。

王世充凑到寇仲耳旁道：“若你助我东破李密，西克长安，我便封你为洛阳王，此城就是你的封邑，而小妮妮便是你的王妃！”

寇仲收摄心神，深吸一口气道：“多谢圣上龙恩！”

说完也觉心中好笑。

但亦知不佯作奉承，王世充可能会随时反脸。

王世充听到“圣上”两字，哈哈大笑，又低声道：“人传你两人知道‘杨公宝库’的秘密，究竟是真是假？”

寇仲心中暗骂，表面则摆出恭敬的神色，耳语道：“我们只有一些线索，能否找到仍是未知之数。”

王世充道：“宝藏究竟是否在洛阳呢？”

寇仲故作愕然道：“尚书真厉害！”

王世充冷哼道：“昔年建设新都时，杨素曾积极参与，要弄个宝藏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寇仲心中大乐，暗忖你这么想就最好了。忽见船队朝横跨河面的大桥驶去，骇然道：“要撞桥哩！”

王世充和一众手下虽苦忍着笑，但已是忍得极苦。

寇仲大惑不解时，大桥中分而开，朝两边仰起，露出足够的空间，让船队畅通无阻的鱼贯驶过。

王世充欣然对仍驾讶得合不拢嘴的寇仲道：“这是我们中土第一座开合桥，出自天下巧艺大宗师鲁妙子的设计，寇小兄没有见过并不足怪。”

又指着前方右岸道：“那就是皇宫，我们直接去见杨侗，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徐子陵愕然道：“李大哥成亲了吗？”

李靖老脸一红道：“已有多年了！当年我和素妹亡命北上，幸好遇上了她，得她义助，接回我一条断筋，否则你的李大哥已变成一个跛子。”

刹那之间，徐子陵明白了整件事。

正因李靖移情别恋，素素才被迫黯然离开李靖，从此不愿再提起他。

李靖奇道：“小陵的脸色为何变得这么难看？”

徐子陵面容转冷，一字一字地道：“由今天起，我们再非兄弟，李靖你走吧！”

李靖剧震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冷然道：“你该清楚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枉素姐对你情深一片，你却移情别恋，把她抛弃。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话好说。”言罢转身便去。

李靖大喝道：“小陵！”

徐子陵展开脚法，瞬间离开堤岸区，没入一道横街的人流里。

城内洛水之端，外郭城西北处，坐落着气魄宏大的东皇宫。

皇宫分为皇城与宫城两部分。

皇城围护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呈“凹”形，北面与宫城有城墙分隔。

皇城城墙都是夹城，有两重城墙。北面则有三重，更增其防御能力。

皇城内东西有四条横街，与南北三直道交错，中央大道居中轴线，什么省、府、寺、尉等官署分别排列在大道两侧的横冲，众星拱月般，不离皇

宫左右。

宫城则是杨侗这小皇帝的居处和接见群臣的地方。

宫城之北，再有曜仪和圆壁两城，使宫城处于重重包围之中，防范严密处，更胜江都的皇城。

船队在皇城外的码头缓缓靠岸，王世充笑道：“由于李密不知你和淑妮早已脱身，所以消息该尚未传返洛阳，只看现在杨侗全无防备，恐怕到现在仍未知我王世充已回来了。”

寇仲道：“这叫以快打慢，只要我们能控制杨侗，独孤阀便失去最大的凭借，那时要杀要剐，再不由他们决定了。”

王世充道：“独孤峰武功虽高，但仍未放在我心上，但那老婆子尤楚红却真是非同小可，我旗下虽高手如云，恐怕仍没有人拦得住她，若给她漏网逃去，会是个很大的祸患。”

寇仲讶道：“为何尚书不提独孤凤呢？”

王世充愕然道：“为何要提她？”

寇仲心知不妙，沉声道：“吾友跋锋寒曾和独孤凤交手，差点便不能脱身。据说她的武功已超越了独孤峰，仅次于尤楚红，尚书怎会一无所知的？”

王世充曾在彭城亲睹跋锋寒强绝一时的身手，闻言变色道：“若真此事，那说不定独孤阀仍有其它隐藏起来的实力，用以伺机暗算我。”

寇仲点头道：“定是如此，我们必须小心应付，否则一个不好，就要吃大亏。”

船已泊定，王世充领头走下船去。

徐子陵低头疾走了半条街后，心情才稍为平复。

尤其道旁均满植树木，绿荫环护，天上则白云蓝天，春光明媚，遂勉力抛开李靖和素素间那不能挽回的恨事，把心神集中在洛阳城的建设上。

自离开飞马牧场后，每有空间，他都取出鲁妙子的遗笈翻阅研究，对建筑之道已颇有心得，故此时能以专家的眼光，浏览这事先周密规划、顺应地势、精心布局的天下名都。

徐子陵心境转趋开朗，漫步横街里巷，无论走到何处，街巷纵横，都是方格整齐，犹如棋盘。而民居则平均分布在棋格之中，秩序井然。

一群小孩正在一处空地上玩耍，天真的欢笑声填满周遭的空间，不由使他想起与寇仲在扬州度过的童年岁月，他们好象从未试过如此这般地玩耍过，每天都为了温饱挣扎奋斗，以及应付别人的欺凌。

想得入神时，身后风声响起。

猛然回首。来者竟是窦建德手下的头号大将刘克闵。

王世充踏上码头，一名中年大将迎了上来，施礼后道：“一切安排妥当，尚书请放心。”

此人身量颇高，只比寇仲矮上寸许，生了一张马脸，留着一撮山羊须，两眼闪闪有神，显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王世充介绍道：“这是郎奉将军，我不在时，洛阳的事就由他和宋蒙秋将军两人负责。”

寇仲心中恍然，原来是王世充的心腹。

同时亦暗自凛然。

只看现在一片平静的情形，便知王世充已通过特别的通讯渠道，指示郎奉和宋蒙秋两人暗中调集兵马，控制了皇城。

所以别看王世充初听得情况不妙时似是手足无措，但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待得情绪平定下来后，便显出老辣厉害的本色。

郎奉道：“尚书大人请！”

王世充从容一笑，领头朝进入皇城的端门大步走去。

